

西厢记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元 王实甫

西厢记

(元)王实甫 著

剧情简介

故事发生在唐代，张生入京赶考，路过河中府，想顺便探望一下小时的同学、现在统领十万大军镇守蒲关的白马将军杜确。听说普救寺是当地的名胜古刹，闲中便往一游。游玩之时，蓦然间遇到一位绝色佳人，惹得他“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原来这位佳人乃是崔相国府的小姐莺莺，身边陪着的是丫鬟红娘。此刻她正与母亲崔老夫人护送其父棺柩至博陵安葬，为乱兵所阻，只得在普救寺的西厢暂住，并写信入京，叫侄儿郑恒前来迎接。

为了能够接近莺莺，张生也在普救寺住下，当他听说崔家要为老相国做斋超渡时，便也要求老和尚带一份斋追荐自己的父母。红娘接洽好做斋之事从方丈室走出，迎面撞见早已守候在门外的张生。张生连忙深深一揖，说道：“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氏，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红娘又好笑又好恼，回去告诉莺莺，莺莺暗暗把此事记在心上。晚上，莺莺在花园中焚香祝祷，诉述一腔悲绪。这时张生隔墙听到莺莺长叹，便高吟一绝，表达情思。莺莺和韵一首，两人的感情得到了交流。

做斋的日子中，莺莺素服出现，好似玉天仙离了碧霄，“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慌乱中，莺莺与张生偷偷地眉目传情。

此时忽然发生了河桥兵变。贼将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强索莺莺做压寨夫人。出于无奈，老夫人声称：“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姐与他为妻。”此时张生应声而出，修书一封，着人送给镇守蒲关的白马将军杜确，请他派兵解围。杜确接信，立即率兵，打败了孙飞虎，解救了崔氏一家和全寺僧俗。

贼兵一退，张生等待着好事的到来。莺莺满心喜欢，红娘也逗趣逗乐。老夫人安排下酒宴，派红娘去请张生。张生喜不自禁，“‘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想不到刚一见面，老夫人却叫莺莺“近前拜了哥哥”。一听说兄妹相称，莺莺芳心欲碎，张生愤然告辞，急坏了一旁的红娘。红娘悄悄与张生说：今晚

小姐后花园烧香，先生可用琴音拨动她的心弦。晚上，张生听到红娘一声咳嗽，弹了一曲“凤求凰”。莺莺闻之，不觉泪下，遂命红娘传话，不管母亲从中间阻，我们俩一定要好歹相随。

相思入骨，张生染病卧床。莺莺派红娘前去探望，带回张生情书一封。红娘暗自把信放在妆盒儿上。莺莺梳妆时见信，“颠来倒去不害心烦”。一见红娘在旁察颜观色，马上羞红了脸，并狠狠地斥责她不应拿这筒来。红娘深知小姐心里所想，假意说拿这筒帖到夫人面前出首。莺莺赶忙拦住。莺莺说要以筒相酬，不过是为了兄妹之礼，叫红娘送给张生。张生拆筒一看，顿时喜出望外，原来那是一首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分明是约他夜间跳墙相会。红娘此时方知莺莺筒帖的内容，但愿意成全他们。

晚间，张生跳过粉墙，一把搂住莺莺。却不料莺莺又变脸说：“你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夤夜来此何干？”并扬言把他送到老夫人那里严办。张生受此刺激，相思病日益沉重。莺莺内疚，又写了一筒，假托药方，央求红娘送去。张生接筒细看，方知莺莺来诗致歉，并认真表示：“寄语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就是说她要效法巫山神女会襄王的故事，真的和他幽会。当天晚上，红娘携了衾枕，果然把小姐送进了张生的房内。

过了几天，老夫人发觉莺莺语言恍惚，体态异常，情知不妙。唤来红娘，问她是否知罪，并欲施行家法。红娘一狠心说出了真情。老夫人说这都是你这小贱人的不是，红娘抢白道：“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红娘接着数落老夫人悔却前言，失信于人，又说：“目下老夫人若不成全，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久后得官，惊动官司，还要落个治家不严之罪。”一番话说得老夫人哑口无言，只得允下这桩亲事，但又提出崔家三代不招白衣之婿，叫张生明日上朝赶考，得官后再来娶亲，否则休来相见。张生唯唯而退。

十里长亭，碧云漫天，黄叶满地，西风阵阵，北雁南飞，一片萧瑟景象。莺莺和泪相送，叫他无论得官与否，早早回来，千万不要停妻再娶。张生依依不舍，告别亲人，行至草桥歇宿，情思郁结，忽然梦见莺莺渡河前来，一起私奔，途中遭遇一群贼兵，将莺莺抢走，鸳梦惊破，不免又增一番怅惘。

再说郑恒接到老夫人的信，从京城赶到河中，闻得表姐已嫁与张生，不胜怅恨，遂编造张生已被卫尚书家招赘的谎言，欲使莺莺改嫁给他。这时恰好张生状元及第，回来迎娶，白马将军同时赉旨前来，为崔、张二人主婚。郑恒自知有罪难赦，触树自尽。云开雾散，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留下了一首千古传颂的爱情颂歌。

白话故事

一、惊艳

崔夫人唱：

“夫主京师禄命终！子母孤孀路途穷，旅棹在梵王宫；
盼不到博陵旧冢，血泪洒杜鹃红！”

莺莺唱：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
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
无语怨东风——！”

张生唱：

“游艺中原，脚根无线如篷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向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
棘闹呵，守暖！
铁砚呵，磨穿！
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十余年。
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
怕你不雕虫篆刻，断简残篇！——”

张生望黄河唱：

“九曲风涛何处险？正是此地偏；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
雪浪拍长空，秋云天际卷！
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

东西贯九州，南北串百川。

归舟紧不紧，如何见？

似弩箭，乍离弦。——

疑是银河落九天，高原云外悬；

入东洋不离此径穿。

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

我便要浮槎到日月边！——”

张生游殿唱：

“随喜了上方佛殿，又来到下方僧院；

厨房近西，法堂北，钟楼前面。

游洞房，登宝塔，将回廊绕遍；

我数毕罗汉，参过菩萨，拜罢圣贤。”

张生见莺莺唱：

“蓦然见五百年风流孽冤！——

颠不刺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

我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去半天！——

尽人调戏，弹着香肩；

只将花笑拈。

是兜率宫，是离恨天！

我谁想这里遇神仙？——

亦嗔亦喜春风面！

偏！宜贴翠花钿！——

宫样眉儿新月偃，侵入鬓云边！——

未语人前先腼腆；

樱桃红破，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似啾啾莺声花外啭；——

行一步，可人怜！

解舞腰肢娇又软！

千般娜嬛，万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风前。——

你看衬残红，芳径软；

步香尘，底印儿浅。

休题眼角留情处，只这脚踪儿将心事传！

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前面；只有那一步远！

分明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
神仙归洞天！
空余杨柳烟，只闻鸟雀喧。
门掩了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
恨天不与人方便！
难消遣，怎留连；
有几个意马心猿！——
兰麝香仍在，环佩声渐远；
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
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则说是南海水月观音院！——
望将穿，涎空咽！
我明日透骨髓相思病缠！
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我便铁石人，也意惹情牵！——
近庭轩花柳依然；
日午当天塔影圆；
春光在眼前，奈玉人不见！
将一座梵王宫，化作武陵源！”

一阵东风；半天里微微的几声叮咚铃儿响，送到人耳鼓里来。一片靠晚的太阳光，斜照着一座七层高的宝塔；颤巍巍的洒在一所大院子里，发出万道金光来。这时院子里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儿，只有树上几只鹊儿，一啼一嘶的，和那远远的钟鼓声酬答着。原来这地方是河中府普救寺里的一座塔院；这座普救寺，是唐朝武则天娘娘派人盖造的。寺里养着八九百个和尚，天天在里面撞钟打鼓，替人家做功德。俗话说得好，“和尚道士夜来忙”；看看天晚，那班和尚，一阵子敲打，便完了功德。只见一群一群光头，从那座大雄宝殿里四散出来；有的回到僧房里去休息打坐，也有三个一堆，五个一丛，站在廊下院子里闲谈；还有几个，在山门外大树底下散步。最快活的，便是那十几个小沙弥；终日成群结伴，嘻嘻哈哈，既不用跪拜念经，又不用烧茶煮饭；师父又十分爱惜他们，从不肯狠狠的骂一声，重重的打一下；放着他们自由自在，不是在大殿里捉迷藏，便是在山门外赛跑。内中有一个厨房里的烧火和尚，名叫“惠明”的；他脾气爽直，最爱和这班小和尚寻事玩耍。这时候，又看见他领头儿带了七八个沙弥，东跑西闯；一回儿爬到塔顶上去捉小雀儿，一回儿跳在树梢头采果子；内中有一个沙弥说道：“我们为什么不到西院子里去游玩一回呢？”众人听了，说

一声“好”便一窝蜂似的，穿过观音殿，绕过回廊，正走到那西院子门口；只见那院长法本，站在门里，督着几个长工打扫廊院。一回头见了惠明，便喝道：“哇！蠢虫！你又来惹祸了吗？我吩咐你，从今以后，你可不许再到这西院子里来。崔相国的灵柩和家眷，今天便要到了；你可要照看这班师弟们，不许他们乱闯；若有半点不是，当心你的狗腿！”惠明听了，便缩着脖子，带了一群沙弥，转身逃去。法本看了他这种形状，也忍不住好笑起来。正在这个时候，知客和尚法聪，带领了一个乡下老头儿进来。见了法本，忙上前来；嘴里连声唤着：“老师父！”法本也笑嘻嘻的看着他，说道：“赵大哥！这般早晚你到这里可干什么？”那老赵回答道：“不瞒师父说，我和我弟弟二老官，辛苦了半世，略略积蓄了几个血汗钱；新近在蒲关外西塘地方，买了一方地，盖了几间茅草屋子，打算明天进屋去。备了几样粗菜水酒，请请乡邻；又想起你老师父收我做徒弟一场，也没有什么孝敬你老人家的；特意备下一桌素菜，明天请老师父一定赏光。”法本听了，便说道：“啊哟！你来得不巧了！我寺里，崔相国的灵柩，和崔老太太小姐们，早晚便到；这座西院子，原是崔相国生前新置下的产业。如今崔相国死在京里，那位老太太带了公子小姐，盘柩回博陵原籍地方去安葬；昨天到了府城，打听得东关下营里死了浑瑊元帅，兵士们大变，到处抢掠。崔老太太怕在路上吃惊吓，便派他的总管家人，到寺里来吩咐：“快把这西院子，打扫干净，早晚要搬来暂住。”老僧当初又是崔相国剃度的；这几天忙着照料看管，一两天怕崔相国的灵柩到来，老僧理应恭候着。你一番好意，我只得改一天领受你了。”那老赵听了法本和尚一番说话，便觉得十分扫兴；但是闻师父一时分身不开，也是没法的事体。他低着脖子，正想把自己的诚心再说一遍；只见外面飞也似的跑进几个和尚来，嘴里连连说道：“崔老太太到了，老师父快出去迎接！”法本听了，忙丢下了老赵，慌慌张张的抢出大殿去。只见八个管家，到了山门口，跳下马来；手里拿着马鞭子，赶开了闲人，挺出了肚子，站在两旁。接着是头牌、职事、旗锣、伞扇，一对一对的走进院子；后面十六个人，抬着一座崔相国的灵柩；四辆车儿，跟着一直到大雄宝殿檐前停下。河中府派了八名亲兵，护送到寺前，帮着弹压闲人。里面法本，恭恭敬敬走到老太太的车前，弯着腰打了问讯；那粗做老妈妈，抢上前来，打起了车帘；老太太见了法本，略略问了几句。车夫卸去了车杠，换上短杠，把四辆车儿直抬进西院子里退出来；走上十多个丫头老妈妈，把老太太从车子里扶出来。第一车里，走出一个俊俏丫环来；走到第二辆车子跟前，把莺莺小姐扶下车来。第三辆里，小公子欢郎，自己跨下车来。老太太一手搀着欢郎，莺莺小姐跟在后面，慢慢的走屋里去。停了一回，里面一片声传出话来，唤：“老和尚进去，老太太有话。”这时，法本忙着

指点，把崔相国的灵柩安放在西院子正厅中间，听说老太太传唤，又忙着进去。老赵躲在墙角里，看了这般声势，早吓得他缩着脖子，溜出山门回家去了。

法本从西院子里退出来，已是黄昏时候。崔老太太只因路上辛苦了，便去歪着养养神。欢郎便在老太太后房，收拾一间小小书室；正忙着理书本儿，只见他姊姊莺莺进房来；嘴里说道：“这一间小屋子，倒是很精致的。”欢郎说道：“姊姊路上辛苦了么，不在房里息息呢？”莺莺说道：“我屋子里，他们正忙着收拾东西呢。”说着，一见桌上搁着一本箫谱，翻开来看时，第一折便是“卓女当炉”。莺莺看上边的句子，香艳动人，便不知不觉的，娇声低唱起来。欢郎听了，也丢下了书本儿，挨近身去，姊弟并着头低低的唱着。欢郎唱得高兴，便去壁上拿下一枝玉箫来，跟着谱吹着。里面一段最妙的是画眉序，说道：

“词赋贱如灰，有句难偿酒家债，我羞穿犊鼻，他恨锁蛾眉。把青旗一角挑开，仗翠袖十分遮盖；（想我当日呵，）货郎车价嫌铜臭，到今日诰封裙带。”

正唱到一个带字，只听得房门口娇滴滴的声音。说道：“好香艳的曲儿！”欢郎看时，只见红娘笑嘻嘻的走进房来。莺莺说道：“老太太起来了没有？”红娘说道：“来了，已经传饭出去了；请小姐和二爷，用饭去罢。”他姊弟两人听了，便站起身来走。莺莺走在前面，欢郎跟在后面；回过头来，拿手指点着自己，又点着红娘的脸儿，道：“我犊鼻，他恨锁蛾眉。”“啪”的一声，红娘伸手在欢郎手背上打了一下；抿着嘴笑了一笑。回儿，到了老太太房里；三四个粗做丫头，站在地下。外面老妈子送进菜来，一个丫头抢来，忙把菜碗端在桌上；一个丫头装饭；一个丫头分杯筷。老太太在上面坐下，莺莺打下，欢郎坐在下面。鸦雀无声的，停了一回。饭罢，莺莺陪着老太太坐着。老太太说道：“姐儿的房做在东院子里，和这里隔着一重围墙；可嫌离得太远太冷静么？”莺莺说道：“孩儿却欢喜那屋子幽静；院子里长得好一丛树木，常常得雀儿来叫几声听着，也很有趣的呢。”老太太便扬着脖子，对门外说道：“叫多派几个老妈子，在腰门边上夜。”只听得廊下连珠似的答应着：“知道了！”欢郎从里屋跳出来，说道：“姊姊快不要住在那东院子里！树木多的地方，是有鬼的呢！”莺莺听了，啐了一声。老太太不禁微微的一笑。莺莺站起身来，一手扶在红娘肩上，向老太太请了一个安，回房去了。那座东院子，上屋子一排三间；正屋中间是厅屋，摆设着小小一间客座儿。西面一间，是小姐的书房，东面一间，外房是小姐的妆台，套房是小姐的卧房。下屋子东面一带，是抄手回廊，西面两间厢房，里屋子红娘做了卧房。回廊的尽头，开着一扇秋叶门儿，是过老太太上房的。当下莺莺小姐回到房里，自有两个小丫头伺候着。红娘回到自己房里，换了一件衣服，又把自己的床铺收拾一番，再回到小姐房里；只见他低着头，趴在灯光

下面，手里捏着一枝翡翠笔管儿，在那里写什么呢。红娘不敢惊动他，悄悄在炉子上炖着的一把玉壶里，倒了一杯参汤，送到小姐跟前。莺莺放下了笔，伸手接过杯儿，搁在嘴唇边；两眼看看桌上的那张笺帖儿，怔怔的出神。红娘看时，见帖儿上写着一首诗；题目便是“卓女当炉”四个字。红娘忘了形，说道：“我想，在世界上做一个人，不论男女，这一件终身大事，总要合得上自己的心意儿，才算不空过了一世。尽有许多官家子弟，宦室千金，看他外面享尽繁华，受尽富贵；谁知道他夫妻的事体，被爹娘硬逼住了，一肚子不称心的，也尽多着呢。这个卓文君，别人说‘他不识羞耻，暗地里跟着男子汉逃走’；我倒称赞他是一个有主意，知道寻快活、有情有义的人呢！”红娘说到这里，莺莺伸手在红娘粉腮儿上拧了一把，说道：“啐！好一个女孩儿，连臊也忘了。什么终身大事，什么夫妻的事体，什么有情有义，尽是满嘴胡说。仔细传在老太太耳朵里，精皮肉一顿打；看你这张脸，搁到什么地方去？还不快去替我叠被呢！”红娘两手捧着脸，嘴里嘻嘻的笑着，一转身走到床前，替小姐叠好被，服侍他睡到床上去；吩咐外屋里小丫头，“小心听着呼唤。”自己也回房安睡去了。

莺莺听了红娘的话，心中不免又想起了许多心事；在枕上翻腾了半夜，才朦胧睡去；醒来已是不早，睁眼看时，只见一片太阳光，夹着花影儿照进屋子来；耳中听得一阵鸟声，吱吱喳喳的叫着。红娘走进房来，服侍小姐起身；洗面搽粉，小丫头送上燕窝粥，莺莺一面吃着，红娘一面替他打开云髻。说道：“小姐，今天我替你梳一个堕马髻儿罢？”莺莺听了，微微的点了一点头。正在梳头，忽头廊下小丫头喊道：“老太太来了！”红娘忙过去，打起门帘；莺莺一手握着发梢儿，站起身来。只见他母亲，一手扶着欢郎，走进屋子来。莺莺请了安，欢郎也向他姊姊问了好。老太太便随意在妆台侧面坐下，看他女儿梳头。老妈子递上旱烟杆儿，一边吃着烟。欢郎却挨在他姊姊跟前，伸手玩弄妆台上的胭脂瓶儿粉盒儿。不一回，梳完了头。老太太说道：“坐在这里怪闷的，我们不如到院子里去走走。”说着，便站起身来；莺莺也站了起来。红娘急急向衣架上拿了一件半臂，给小姐穿上。走出屋子，向西首廊下走去。走过红娘的房门口，老太太拿烟杆儿挑起门帘来，向门里觑着。说道：“倒也干净。不知道的，还错认是小姐的房呢！”红娘听了，便笑着说道：“老太太又来打趣人了。”说道，转过一座月洞门去；接着弯弯曲曲一带游廊，两旁花木整齐；微风吹来，夹着一阵一阵的玫瑰花香。老太太说道：“好香的花儿！我们到木香棚下面去坐坐罢。”穿出游廊，绕池砌着一圈石子甬道，远远见池对面高耸着一架花棚。一簇人跟着甬道绕过去，走到花棚下面；耳中只听得一阵蜜蜂嗡嗡的叫声，把个欢郎开心得拍手跳脚；拉着他姊姊的袖儿，手指着上面叫他看。莺莺抬头看时，只

见棚上面一簇一簇的木香花开得正闹热；也禁不住说了一声：“有趣！”棚下原有石桌石鼓凳排列着，老妈子送上茶来，大家在石鼓凳上坐下。老太太抬头向四面一看；见西面一带粉墙，沿墙堆叠起一座假山；靠山脚一座半面的八角亭，亭中心露出一个山石砌成的圆洞门来。老太太看着，不觉叹了一口气。对莺莺说道：“想你父亲在日，和我商量着，盖造了这一座西院子；只因这里普救寺法本老和尚，当初是你父亲剃度的。又欢喜这河中地方山水清秀，‘将来告老回来，住在这院子里；空下来，去寻老和尚讲讲佛经。天气晴和的日子，到外面去游山玩水。回家来也得带着老妻儿女，息影园亭。’这几句话，是你父亲在日，常常说着的；谁想他待不到屋子造成，便丢了我们去了。如今盘着棺材，住在此地，这好好一座园子，叫人看了，想着‘人亡物在’一句古话，勾起了我无限的伤心。”老太太说着，忍不住拿手帕擦着眼泪。莺莺听了，也低着脖子；半晌，才说道：“关外兵变，不知道闹到什么时候，才能太平。父亲灵柩，一家老小，耽搁在客地里，终不是个事体。但愿皇天保佑，使我们早一天回到博陵地方去，也早放了这一条心。”老太太听了，接着说道：“只愿应了姐儿的话，早早回去；不但是你父亲的葬事要紧，便是你的亲事，也不能够再耽搁下去了。早一天做了，也叫做母亲的早放了这条心。”莺莺听他母亲说到自己身上来了，便又低下头去，不好意思答话。忽听得欢郎站在池旁，连声唤着：“姊姊！”莺莺趁此避开，走到池旁，靠着石栏，和欢郎指点着水中游鱼，说笑了一回。一阵风来，卷着池旁的杜鹃花瓣儿，一点一点红得和胭脂一般，落在水面上，随水飘着，煞是好看。忽然间想起方才他母亲说起亲事的话，不觉心里一阵跳动；他想：“这花朵儿开在枝上，能够几天新鲜？一转眼，春天过去了，它便一瓣一瓣的随着风吹水流，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做女孩儿的，也和这花朵儿一般。正是青春易老，红颜难再！”莺莺想到这地方，两眼看着水面的花瓣儿，怔怔的出了神。这时欢郎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红娘来催他，说道：“老太太要进去了。”他才转过身来，一手扶着红娘的肩头；慢慢的走到木香棚下，跟在他母亲身后。老太太说：“我们穿过假山洞绕回去罢。”说着，一簇人便向那座半面的八角亭走来。走进亭子，个个低着脖子，走向山洞里去。洞里虽说曲折黑暗，倒也收拾得十分干净；顶上有几处窟窿，常常射进天光来。老妈子扶着老太太，红娘扶着莺莺，慢慢的扶墙摸壁走着；弯弯曲曲走了一阵，绕出假山洞。老太太抬头看时，只见洞门口一株桂花树，拔地起来；树干又粗又高，一条枝儿探出在墙外。老太太便问：“这墙外是什么人家？”里面一个老妈子回答道：“这墙外是寺里的空屋儿，没有人住的。”老太太听了，慢慢的说道：“哦！这地方倒要小心提防着；你们没事，园门不要常常开着。”大家听了，答应了一声“是”。慢

慢的绕过靠墙的一带回廊，走到原来的月洞门口进去了。

流水一湾，垂杨两岸；微风过处，柳腰轻摆。一队一队的紫燕，斜掠着水面；一声一声的黄莺，竟唱着艳曲。柳荫浓处，罩着一座双环门儿；门前车儿马儿排列着好似长蛇一般。门上一方匾额，写着“绿荫深处”四个字。一阵一阵箫管琵琶的声音，从门里度出来。走进门去，绿茸茸的一方草地，好似铺着绣毯；有十多个管家模样的人，围坐在地下；也学着他主人，在那里传杯递盏，猜拳行令。杯盆零乱，好不有趣！忽见里面走出一个僮儿来，高声说道：“我家相公吩咐：‘快去催请张相公白相公去！’”那班家人听了，齐声答应。便有一个管家，放下了酒杯，站起身来，抖抖衣裳，走出门去。脚刚一跨出大门，那管家便嚷道：“来了！来了！”只见一个僮儿，扶着一个三绺须儿的相公，走进门来；后面跟着一个白面书生。那相公已是吃得醉醺醺的，走路东倒西歪，两条腿打着绊儿；嘴里兀是叽叽咕咕在那里唱道：“百花落如雪，两鬓垂作丝；春去有来日，我老无少时！人生待富贵，为乐常苦迟；不如贫贱日，随分开愁眉。卖我所乘马，典我旧朝衣；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姓名日隐晦，形骸日变衰；醉卧黄公肆，人知我是谁？”那爬在草地上的许多管家，见两位相公来了，便一个个直挺挺的站在两旁；白相公一眼见了草地，便大笑道：“好一片草地！我醉欲眠。”扑的一声，便横倒在草地上，一阵鼾声，竟睡熟去了。引得那张相公呵呵大笑，说道：“好一个无赖的香山居士！”顿时哄动了里面的一班相公，一齐出来。第一个是杨巨源，见了张相公，忙上前来拉着手，说道：“君瑞兄！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来？既来了，怎么又带了这个酒醉鬼儿？”张君瑞说道：“我昨天原是和他约定，今天一起来扰你的酒水的；谁知我今天到他家里去唤他，他已是独自一人在书房里吃得醉醺醺了。我劝他不用来了，他说道：‘今天是杨巨源的东，他自命诗人，我非和他去斗一斗法不可！’”那张籍和李绅两人，站在一旁听了，不禁哈哈大笑。一齐说道：“我们今天倒要看看他两人的法力，是谁大呢？”杨巨源听了，说道：“理他这个酒鬼呢！他的诗，只能去读给那浔阳江里的老婊子，和那住在破窑里的老太婆听听的！”张籍说道：“我们还是去吃我们的酒罢！”说着，四个人手拉着手儿，踱进院子去。只见里面白石甬道上，罩满了一片梧桐树荫儿；花架上排列着各种花草，廊下养着各种禽鸟。张君瑞一边走着，李绅一边对他说道：“这院子里四个粉头。那小红儿的脸儿，长得实在不错！那水盈盈的眼光，笑咪咪的嘴儿，真是看一眼叫人魂灵儿也飞去半天。你自命是一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今天怕不也风魔了你这个张秀才呢！”张君瑞听了，微微的笑着，说道：“李兄错了！‘男女饮食，人之大欲’；我们自命风流的人，岂有一个不好色的道理？但是好色也有各人的好法，有的欢喜模样儿的，有

的欢喜性格儿的，有的专欢喜淫荡的。比方人吃东西一般；那只图吃饱，不讲味儿的人，见了东西，不问它粗的腥的，一齐拉在嘴里。有一种专讲究味儿的人，若味儿不好，不对他的胃口的，宁可饿着肚子不吃。我张君瑞，今年二十二岁了，生平却不曾近过女人。并不是我不欢喜女人，我却是一个最欢喜女人的人。我欢喜的女人，我肚子里自有一个分寸；如今没有人合得上我的分寸，也只好罢了。像古时的登徒子，是好淫罢了，并不是好色。若说单讲好淫，天下女人千千万万，没有一个不是西施王嫱了！我张君瑞是万万做不到的。”说到这里，他们已经转过回廊，走到一座四面厅上；未曾进门，只听得里面一阵呼么喝六，夹着那娇声唱曲子弄琵琶的音声。小厮上来，揭起门帘，进去；鼻管中送进一阵酒香来，有三五个人围着吃酒，各人怀里抱了一个粉头。有一个姐儿，见张君瑞进来，正要站起来上前来迎接；被两个相公一边一只手拉住了，抢着伸过脖子去闻他脸上的香。那姐儿夺手过来，劈啪两声，各人脸上着了一掌；引得哄堂大笑。张君瑞看了这不堪的样子，便不肯入席；冷冷的坐在一边。有一个姓韩的，韩相公见了，便嚷道：“柳下惠来了！你们还不快安静些。”大家听了，便静了下来。杨巨源和张籍两人，再三拉张君瑞入了席，吃起酒来。李绅肩旁坐着一个粉头，偷偷的从背后溜过眼光去，看着张君瑞。杨巨源回过头去见了，嚷道：“了不得！今天红拂看上了李卫公了！李兄，你还不快给他们做一个虬髯客么？”李绅听了，忙把那粉头送到张君瑞怀里去；说道：“这个姐儿，名叫燕燕，还不觉得讨人厌；张兄勉强收了他，不知可合得上你的分寸么？”羞得那粉头尽向李绅怀里倒躲。张君瑞笑着说道：“不必了！君子不夺人之所好。”那燕燕也说道：“这位张相公，长得这样标致的脸儿；我看诸位相公，竟不必到这里来嫖院；大家一天到晚看着张相公，也便够了。你看张相公的脸儿，长得多么俊！我家红姐姐也赶他不上呢！”张君瑞听了，说道：“了不得！快打嘴！你竟拿我做龙阳君看待么？”这一句话，引得众人拍手大笑，一阵笑声里，出来了个娇小玲珑的姑娘；大家嚷着道：“花王来了”。一窝蜂似的上去，围定了他。杨巨源上去，拉着他的手，送到张君瑞跟前，说道：“一个是文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你们去细证前缘罢。”说也奇怪，这个小红儿，西洛地方多少大人先生捧着；他总是拿腔作势的，不肯随和一些。今日见了张君瑞，也便有说有笑；问他的名姓，谈些当地的景子；又说自己到过川中湘鄂一带，那山水如何奇秀，风景如何雄丽。张君瑞听了，不禁拍案说道：“曲院中人有此吐属，难得！难得！”说着，拿起酒杯，满饮一杯；接着也和他谈些古往今来的事迹。又说：“先老人在京城里做礼部尚书的时候，自己也跟着进京。”又把京里的风景人物，说了一番；劝小红不可不进京去走一遭。小红儿回过头去，吩咐侍

儿，拿琵琶来。他斜签着腰儿，抱着琵琶，铮铮琮琮的弹唱起来。张籍站起来说道：“我们这位宗兄，在曲院中，轻易不肯和姐儿多说话的；如今他居然和小红高谈阔论起来。讲到这个红儿呢，在粉头中，也算数一数二的牌子；前几天米公子唤他去陪酒，他还推托有病不去呢。如今他见了我们这位宗兄，居然笑逐颜开，都是难得的事；我们今天也该痛饮几杯，贺贺他两人呢。”说着，大家哄的一声，连说：“不错！”便你一杯我一杯抢着来敬张君瑞；张君瑞心中得意，也便开怀畅饮。在这热闹声中，白乐天从榻上酒醒过来，也抢入座来，缠着张君瑞闹酒。看看闹到灯昏月上，张君瑞已经吃得醉眼迷蒙，一侧身便靠在小红肩头；小红便唤侍儿掌灯，亲自扶他到自己卧房中去。走进卧房来，只见插架满列着图书；一张书桌，收拾得窗明几净。桌上排列着笔墨，笔筒中插着纸卷。张君瑞赞一句“好风雅的所在！”便拔起一支斗笔，饱蘸着墨汁，小红儿铺上粉笺，看他好似游龙舞凤的写了“静观”两个大字。落罢款，丢下了笔，小红依旧上来扶住他。走进套房，方是妆阁。七宝床上，满叠着锦绣被褥；张君瑞一放手，便倒下床去睡熟了。杨巨源拍着小红红的肩头，说道：“今夜织女会牛郎，你须要好好的伺候！”小红儿禁不住粉脸上飞红起来，抿着嘴笑了一笑，啐了一声。杨巨源也笑着，拉着李绅的衣袖，退到外面去了。一宿无话，到了第二天一早，杨巨源约着张籍白乐天两人，走到小红家来；偷偷的走进里屋去，房门口坐着一个侍者，见了他们，忙摇手低低的说道：“姐儿还睡着呢。”杨巨源说道：“不妨事的。”他三人揭起绣帘，蹑着脚走近床前去；轻轻的挂起了罗帐看时，只见他两人兀自和衣睡着，竟好似各不相犯的。小红儿一弯玉臂，枕在张君瑞脖子下面，鼾鼾的睡着，白乐天忍不住哈哈大笑，把他两人惊醒过来。小红儿坐起身来，低着头整着云髻，露出一种娇羞腼腆的神韵来。杨巨源抢上去问道：“你们昨天夜里，到底已否真个销魂？”张君瑞笑了一笑，说道：“你问他去。”这时小红已经走下地来，白乐天正要上去问他，只见韩相公李绅各人拉着他的相好，走进房来，嚷道：“我们今天吃张兄的喜酒呢！”张君瑞说道：“我们朋友襟怀，连床一夜，喜从何来？”韩相公说道：“我却不信，我问他去。”便伸手拦住了小红，追着问他昨天夜里的事体。小红笑着说道：“谁都像你们是饿煞雄狗转世的呢？”杨巨源听了，拍着手笑道：“韩相公抹上一鼻子灰了！”大家正在说笑的时候，只见侍儿送进一封信来，交给小红；小红看了一看，交给张君瑞。张君瑞接着，打开看时，嚷道：“了不得！老杜竟爬上去了；我一定要去走一趟看看他。”众人听了，便问他：“什么事？”他说道：“住在本城西街上的杜君实，是你们大家知道的。我和他原是八拜之交，只因他连考几场不中，便发狠丢下了书包，跟着他叔叔练武！五年前中了武状元，进京做官去了。前年土

蕃反乱，朝廷派他出关，立了许多战功，官做到总兵。他几番写信来，唤我去做个随营参军；我嫌他不是正路出身，不曾去得。如今蒲关浑瑊元帅死去，皇帝便封他做征西大元帅；带了十万大军，早晚到蒲关地方去，替浑瑊的官职。他现在写信来唤我去。如今贞元十七年，我本要进京去应考；河中府蒲关地方，是顺路。我三两天便要动身去看他。”说着，又吩咐侍儿，“去唤送信的进来。”停了一回，只见一个僮儿走进门来，见了张君瑞，便上前去请了一个安。说道：“琴童叩见相公。”张君瑞说道：“你快回去，回复那送信人，说：‘我三天以内，便要动身，准到蒲关，和他家元帅会齐。’你回去快快替我收拾着行囊书袋，预备动身。”张君瑞说一句，那琴童应一声；待琴童去了，大家又哄着要替张君瑞饯行。接着，又在小红儿家中热闹了一天。

一片平阳，远远的露着几点黑点儿，转过一株老树，那黑点儿慢慢的大起来了，原来是张君瑞，带着琴童，骑在马上走着。后面跟着一个大汉，挑着一肩行李。他们在黄河南岸，正向蒲关的大路走着；看看走进了一座山峡子里面，两壁厢树木参天，好似竖着一座翡翠屏风；人在下面走着，照得衣襟上也是一片绿色。树上的杜鹃，一声声“不如归去”，叫得人勾起了一腔心事。张君瑞在马上，不觉叹了一口气；琴童接着说道：“相公可是心里舍不下那个小红姐儿么？早依了奴才的话，把他带在路上，也可以解得客中的冷静，又省得小红姐儿临分别时候那一场凄凉。”张君瑞听了，便说道：“蠢才！又要胡说了；我有我的心事，谁有功夫把这种庸脂俗粉挂在心上。你想我家老人在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何等风光，自从老大人去世以后，一转瞬间，已过了五年头；我在十七岁上，就中了秀才，满想万里鹏程，升腾上去。谁料到第二年，老大人便出了事儿。三年守孝，错过了考期；如今年纪到了二十二岁，空读着一肚子诗书，还是一事无成；好似没有线的脚跟儿，在外面跑来跑去。抬头望望那京城地方，好似远在天边，就是太阳也比它近一些呢。我这几年来，书房里的凳子也坐暖了，那方铁也似的砚儿也被我磨穿了；只因为想望功名得意，好似鹏鸟在云端里飞着，一飞九万里路；也不枉了我在窗下埋头吃了十多年辛苦。但是现在势利世界，越是有才学的人，越是看不上那班俗眼，生成薄命的人，任你有天大志气的男子，也是不能够如你心愿的。怕你不咬文嚼字的，守着这断简残篇，过了一世罢了！”琴童听他相公在马上，一个人絮絮滔滔的越说得上心事来了；他要叫相公丢开心事，便说道：“时候不早了，我们今天要赶过河去，才有宿头呢。”说着，他便把手里缰绳一提，胯下紧一紧，着地飞起了一阵泥土，两匹马八只蹄儿，好似翻盏一般，向前跑去。跑了一阵，看看转出了山冈子，前面好大一座松树林子。不一会儿，到了林子下面，张君瑞主仆两人，跳下马来，坐在树

下石块上面息息。掏出身旁的干粮来吃了，又放马吃了一肚子草料。那个挑担儿的，也赶上了。又有三四个客商一般的人，也骑着马，在他们跟前走过。张君瑞重复又跳上马去，后面琴童跟着，转出松树林子；抬头一望，前面好一带大水。黄澄澄的波浪，你推我挤的直向岸上扑来。隔岸的山色，一高一低排列着，好似屏风。回过头去，上流头一片白茫茫，和天边的云朵儿接着，也看不到它的来路，也看不尽它的去路，这个便是黄河了。一条竹绳子结着的浮桥，跨在水面上，好似一条龙爬着。望着桥下的船儿，趁着潮势，和射箭也似的向东流去。桥上人儿马儿，一串儿接连着走；只听得那马铃儿叮当响着，挑担儿的，肩行李的，来来往往的走着。不一会儿，过了桥。河中府的一带城墙，便照在眼前。张君瑞和琴童的马，一先一后的走着；看看走进了西城，好闹热的街道。这河中地方，原是黄河北岸来去的要道；便是他主仆两人上京去，也走过几趟，却是熟路。城东面状元坊，有一家酒店，上面榜着“长安客店”四个字。为什么既是酒店，又称客店呢？只因限他前屋儿开设着酒铺，后屋儿却有一座大院子；专安顿来往客商，是河中府城中数一数二的客店了。他家又酿得好“瓮头春”，是著名的好酒；任你是一等一的好酒量，三杯落肚，便要脸上露着春色。因此河中府中的人，个个要去领教三杯。这酒家里面设着雅座儿，是专供大家子弟豪商巨贾请客消遣的地方；外屋儿一排散座，是单身过客随意起坐的地方。这时晚快的太阳，照在柳梢上，正是酒家上座的时候。店堂中一片说笑的声音，好似靠晚的乌鸦，在树头吱吱喳喳的乱叫着。那店小二忙着送酒送菜，柜身里面酒垆边，却坐着一个俊俏姐儿。看他脸上不施脂粉，却是越显红白，他一边看着垆子，一边低着粉颈，手中还做着活计。那吃酒的客人，看了他这个模样儿，便禁不住喝一声“好！”举起酒杯，直向喉咙口倒去。这姐儿名叫四儿，他的美貌，却和他家的瓮头春一样有名。那班来吃酒的河人，一半果然是为贪着几杯酒；一半却也是借此来领略美人的眼光。四儿有时溜过一眼去，引得那班酒客，神魂颠倒。内中有一个北大街徐家的三公子，只因看上了四儿，便天天到他酒铺中来。他要看着四儿，不愿在里面干净屋子吃酒；却愿在外明散座里，和一班下等人挤在一块儿。一边吃着酒，却把两道眼光，射定在柜身里看。这一天，合该他晦气；他来迟了一步，店堂中没有独桌的空座了。只得和别人拼桌坐着，却巧他对桌儿坐着一个黑脸和尚，这个和尚，人人认识他，是东关上普救寺里的烧火和尚，名叫惠明。惠明生成一个粗暴性格，心肠却是热烈不过的；那一天，状元坊火起，有一个女人，被火逼住在楼上，不能下来。楼下一簇人，只是呐喊，也没有法想。恰巧惠明打这地方走过，见了，便一纳头抢入火堆里去，走到楼上，轻轻的挟住了那女人，从楼窗口跳下地来。因此地方上

人人感激他，却拿另眼看待他。惠明也和他们好，见了小孩子，他便从寺里采些果子来给他；小孩子见了他，人人叫他惠师父。只因他生性不能够吃素念经，更喜欢吃几杯酒；在寺中不便，因此常常到这“长安客店”里来沽饮三杯。他在吃酒的时候，看着那班人，见了四儿，做出那种贼形狗势来；他肚子里早已不耐烦了。如今那个三公子坐在他对面，伸头缩脑的，对着四儿做出许多丑相来，由不得他浓眉双竖，豹眼圆睁，醋钵也似的大拳，在桌上只一拳。那酒杯儿凌空跳了起来，泼得三公子满脸满身，淋淋漓漓的兀自淌下酒来。惠明嘴里还叽咕着说道：“这班狗男女，个个好似饿煞雄狗一般。看在老爷眼里，实在是看不惯！”你想这个三公子，岂是省事的人；他家里请着教师，也学得三下拳头。早听唵啷一声响亮，掀翻了桌子；三公子一纵身，抢过来，伸手在惠明胸前一把揪住。第二拳劈面打过来，惠明眼快，举手一格；三公子揪住他衣领的那只手，便轻轻的脱去。惠明又平举两手，向三公子拦腰一撮；扑通一声，直掷到街心上去。吓得那吃酒的客人，一齐嚷起来。说道：“了不得！和尚打人。”看看那三公子躺在街心里，一翻身爬了起来；只额上撞破了一块皮，淌下血来。早有那三公子带来的两个家人，抢进店来捉人。惠明略略把两手一分，推开了两个家人，大脚步向店门外走去。迎面一阵风来，惠明肚子里的酒，已有了十分；吹着这阵凉风，他只说得一声“好风！”两条粗腿，早软软绵绵矮了下来。大家嚷道：“倒也！倒也！”惠明便和一座山似的，睡倒在酒店廊下。那两个家人，各人找了一条门闩；抢上前来，照着他顶门，恶狠狠的打下去。倒是三公子抢上前来，拦住他两个家人。说道：“我们趁人醉倒的时候打人，算不得好汉。我们回去罢，过一天和他来较量。”说着，三个人跨上马去了。这里吃酒的客人，也零零落落的散去了。这班人临走的时候，走过柜身外面；却个个要向四儿脸上膘一眼，才肯走出门去。这里店小二，招呼两个伙计上去，把惠明扶起身来，想要叫他到里面去躺一会儿。惠明却摇摇头，自己七撞八跌的向东门走去。这时候天色昏黑下来，惠明在路上走着，看看走到普救寺山门外；正中一座小桥，半空中罩着绿沉沉的树荫儿，那一群鸦雀，在树上噪聒着。惠明走到桥上，说道：“好一个清凉所在。”便一屁股坐在桥栏上息息。这时老和尚法本，走出庙门来；那知客师法聪，跟在后面。走到山门口，便站住了。法本回过头来，吩咐法聪。说道：“我今晚到西塘老赵家吃斋去，若夜深了，穿不得城时，我便不回寺了；明天下半天，总可以回来。你在寺里，须要好好的照看着；若有客来，须要好好的招呼，记着他的名儿，我回来时，好去回看他。”法聪听了，一一应着。法本便慢慢的走上桥来，一抬头见了惠明；看他吃得醉醺醺的，眼皮儿也抬不起来。便喝道：“喏！孽畜！你又吃酒了。”说着，便向山门里招一招手；立刻出来

了三五个和尚。法本拿手指着惠明，说道：“拉他到菜园子里去关起来。”惠明虽说酒醉，肚子里却明白；见了他师父，便不敢倔强。低着头跟着他几个师兄，乖乖的走到寺后菜园子里去了。

张君瑞主仆两人骑着马，看看走到了状元坊“长安客店”门口。有几个伙计，正在那里忙着上牌门。见有客人来了，便抢上前来，拉住缰绳。张君瑞跳下马来，琴童跟着，走进店去。店小二上前来招呼，一领领到后院子里屋里住下，忙着送茶送水。张君瑞站在院子里，看琴童安顿行李；店小二上来问：“可要吃酒？要什么菜？我家酿得好翁头春，我家四儿，做得好下酒菜。”张君瑞听了，便随意说了几样菜。店小二答应一声，飞也似走出院来；转过屏风，和他妹子四儿撞了一个满怀。原来四儿看张君瑞面貌长得俊，便跟着在屏门后面偷眼瞧着；不想被他哥哥撞破了，羞得他满脸通红。店小二拿一个手指在脸上画着羞他，说道：“还不快做菜去！”四儿一扭腰儿，转身走去。嘴里叽咕着说道：“也没得把女孩子的名儿，去告诉那陌生人呢！”这里店小二正要进去，忽听得外面一片人声，急急出去看时，只见一簇人；男女老小，有的肩上掬着箱笼，有的臂上挟着包裹，慌慌张张的抢进店里来。店里伙计，忙上前去招呼；只听得他们嘴里嚷道：“东关上兵变！浑瑊元帅死了，兵士们不服营官丁文雅的号令，四处打家劫舍。我们只得暂时投到客店里来避难。”店小二听了，心里自然快活。里面琴童出来，打听消息。店小二对他说了。琴童去告诉了他相公。张君瑞说道：“我那杜家哥哥，不知什么时候可到蒲关？只愿他早日到来，咱弟兄们也可以早一天见面；百姓们也可以早得一天太平呢。”不一会儿店家端上酒菜来，张君瑞拉住了他，问道：“这里离蒲关地面，还有多少路程？”那店家说道：“还有十多里地呢。”又问他：“这里河中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去处？”店家说道：“这城里好玩的地方很少，只城东有一座大寺院，名叫普救寺，是当初武则天娘娘盖造下来的。好大的丛林，相公有兴，明天不妨去逛逛。”张君瑞点点头。一转眼，那琴童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急叫唤时，那店小二笑吟吟的抢进来。说道：“相公有什么话时，吩咐小人伺候，是一样的。那琴哥儿，小人已邀他到厨房里去喝一杯水酒，停一刻便来。”张君瑞听了，也没话说。只说：“吩咐他‘少吃酒，吃完了快来！’”原来那四姐儿，虽说是小户人家的女儿，眼界却也很高；平日在他店中来往的一班酒客，没有一个看得进他的眼里。如今见了张君瑞，他便有了意思。悄悄的叫店家把琴童唤到厨房里来，一面好酒好菜款待他；自己便坐在一旁，有一搭没一搭的盘问他。琴童三杯落肚，眼前又放着一个美人胎子；便高兴起来，原原本本的把他相公的门第家势，人品性情，说了出来。又说：“我家相公，今年二十二岁了，还不曾近过女人的身。他自己说：‘是一个

最欢喜女人的人，只苦得没有他合得上心意的人呢。’我们西洛地方的小红儿，也算得是数一数二的美人儿了；我家相公在他床上睡了一夜，竟是各不相扰的。”说得四儿忍不住红着脸，嗤的一声笑了出来。琴童又凑趣着，说道：“像姐儿这般人才，我陪着我家相公跑来跑去，也不曾看见有这般标致的姑娘；明天姐儿何妨假意儿送水到房里去。我家相公见了，怕不要害起相思病来呢？”四儿听到这里，啐了一声，转身进房去了。这里琴童哈哈笑着，进去服侍他相公睡下。张君瑞睡在床上，耳朵里只听得前前后后儿啼女哭的声音，在枕上一夜不曾安睡；到第二天，一早起来，正在梳洗，忽见门帘一动，进来了一个姑娘；手中托着一个盘儿，娇声娇气的说了一句：“相公请用早饭。”张君瑞忙站起来，说道：“不消姐姐劳神。”接着那四儿嫣然一笑；张君瑞向他脸上看时，倒也长得俊俏；一张瓜籽脸儿，水盈盈的眼光，高耸耸的鼻子；粉腮儿上，略略长着三五点粉斑儿。四儿见他看时，忙放下盘儿，低着脖子，一转身出去了。接着琴童进来，张君瑞吩咐：“套马，我们到普救寺去走走，在这个地方，怪烦闷得很呢。”

昨天夜里，法本和尚果然没有回寺来。法聪和尚掇一条长凳，坐在山门外闲看；一会儿惠明手里拿了一条禅杖，大脚步走出来；走到大树下面，宽敞地方，左三右四上斗下八的舞弄起来。只听得那棍儿划着空气，呼呼的响。法聪站在台阶上看看，禁不住喝一声“好！”耳中忽听得一阵铃儿响，远远的两匹马，上面骑着一个书生，一个童儿，跑过小桥来；下了马，走上台阶。法聪见了，忙站起来迎接，领进山门。法聪问道：“先生从什么地方来的？”张君瑞说道：“小生姓张名瑞，是西洛地方人，路过此地，听说上刹是一个清幽所在，特来参拜佛像；又要见见你们长老。”法聪说道：“俺师父昨天西塘赴斋去了；小僧是弟子法聪的便是。请先生方丈拜茶。”张君瑞说道：“既然长老不在，不必赐茶；敢烦大和尚相引，瞻仰一遭。”法聪便走在前面，张君瑞跟在后面；绕过四金刚殿，后面一个大院子。两旁古木参天，树梢儿和树梢儿接住了，绿沉沉的好似搭了一座漫天帐。人在下面甬道上走着；那甬道分做六路，正中一路，直达大雄宝殿。左右分着四路，通着别的佛殿。看看走到大殿，一色白石砌成的三座台阶；走上台阶去，那石门槛却有小半个人高。大殿里正中，佛座连台上，塑着三尊金身大佛，足有五六丈高。仰起脖子看时，那大佛的脸儿，直伸到屋脊里，暗吞吞的不十分看得清楚了。人在里面行走说笑，那屋脊上便发出应声来。出了大殿，又到那观音殿，迦蓝殿，罗汉堂，太岁庙；各处去游玩了一回。从观音堂左首走进一扇侧门去，便是一座塔院。耳中只听得叮咚塔铃响着。塔院后面，便是一座藏经阁；阁下种着一丛杨柳，罩住了池面。那燕子一边飞着，一边叫着；在柳荫下面池水上面掠来掠去，好不自在。张君瑞站立了一回。退出院来，

向东面回廊走去。走过几处斋堂，迎面一座黑漆大墙门，门里花木扶苏。张君瑞见了，由不得嘴里说道：“好一所幽静的所在！”他提起了衣服儿，正要跨步进去；法聪见了，忙上前来拉住。说道：“那里须去不得，先生请住者。里面是崔相国家眷寓宅。”张君瑞抬头看时，只见门框上一张字条儿，上面写着，“相国崔第”；两边又揭着两块木牌，写着“闲杂人等，不许进内”八个字。张君瑞忙缩住脚，正要退出去；一眼见那边花荫子后面转出两个美人儿来。张君瑞一阵眼花，那魂灵儿摇摇晃晃的，好似不在腔子里了。忙自己按住心神，定睛看时；只见后面那个，额上高高的堆着云髻，两边鬓儿压住了眉梢。一双好似皱着，又好似不皱着的眉儿；娇滴滴吹弹得破的粉腮儿，越显得红白。一张似笑不笑的小嘴儿，紧闭着；斜弹着香肩，低垂着玉颈。一手搭在那丫环肩上，一手玉指玲珑的，拿着一枝花朵儿。低垂着眼光，怔怔的注射在那花朵儿上，走一步，他细腰儿摆一摆；叫人看了，越发觉得可怜。前面走着的那个丫环，一眼疾见了张君瑞；忙悄悄把他小姐袖子拉了一下。那小姐溜过眼光来和电光般一闪，向张君瑞看了一眼，忙又垂下眼皮去。张君瑞被他这一看，身体虚飘飘的，自己也不知道站在什么地方。只见他慢慢的回过脸儿去，转过身子去。鬓脚后面戴着一朵翠花，偏在一边，越发觉得妩媚动人。这时耳朵里送进一阵娇滴滴的声音来，说道：“红娘，我看母亲去。”好似那黄莺儿在树枝里面啼着。背转身来，一步一步的走向里面去。只见裙子里面微微的动着，地上的青苔印着他小小的脚印儿；那张君瑞的一双眼光，跟着他的脚踪儿，痴痴的看着。只见他转过一扇花格门去，回过脸儿来又看了一眼，人影儿也不见了。张君瑞兀自呆呆的站着，法聪一连来拉他几遍，他一点儿也不曾觉得又不便大声叫喊，只得听他去。直到不见了那两个美人儿的影子，他才回过气来；低低的说道：“谁想到我在这里却遇到了神仙呢？”说着，他头也不回的走出山门去了。骑在马上，还嘴里叽咕着说道：“冤家！冤家！我眼睛里好的娘儿们，见了千千万；像这般欢喜人儿，却也少见呢！”

二、借厢

张生见法聪法本唱：

“不做周方，埋怨杀法聪和尚！

你，借与我半间儿客舍僧房；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门儿相向；

虽不得窃玉偷香，且将这盼行云眼睛打当。

我往常见傅粉的，委实羞，画眉的，敢是慌；
今番不是在先人，心儿里早痒痒！
撩拨得心慌，断送得眼乱，轮转得肠忙；
我只见头似雪，鬓如霜，面如少年得内养；
貌堂堂，声朗朗，只少个圆光，便是捏塑的僧伽像。——”
大师一一问行藏，小生仔细诉衷肠：
“自来西洛是吾乡；宦游在四方，寄居在咸阳；
先人礼部尚书多名望，五旬上，因病身亡；
平生正直无偏向，至今留四海一空囊——”
闻你浑俗和光，果是风清月朗；小生呵，无意求官，有心听讲。
秀才人情，从来是纸半张；
他不晓七青八黄，任凭人说短论长，他不怕掂斤播两；
我是特来参访，你竟无须推让，这钱，也难买柴薪，不壳斋粮，略备茶汤；
你若有主张，对艳妆，将言词说上；还要把你来生死难忘。——
不要香积厨，不要枯木堂；
不要南轩，不要东墙；
只近西厢，靠主廊，过耳房，方暂停当；
快休题长老方丈！
张生见红娘唱：
“大人家举止端详，全不见半点狂轻；
大师行深深拜了，启朱唇语言得当。
可喜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缟素衣裳；
鹞伶禄老不寻常，偷眼望眼，挫里抹张郎！
我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你叠被教铺床；
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许放我自写，与你从良。
崔家女艳妆，莫不演撒上老洁郎；
既不是睃趁放毫光，为什打扮着特来晃？
曲廊洞房，你好事从天降；
好模好样忒莽撞，烦恼那唐三藏；
偌大个宅堂，岂没个儿郎？要梅香来说勾当？
你在我行口强，你硬着头皮上！
人间天上，看莺莺强如做道场！
软玉温香，休言假傍；

若能够汤他一汤，早与人消灾障！——

听说罢，心怀悒悒；

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

说：‘夫人节操凜冰霜，不招呼，不可辄入中堂；’

自思量：‘假如你心中畏惧，老母威严；你不合临去也回头望！’

待颺下，教人怎颺？——

赤紧的深沾了肺腑，牢染在肝肠！

若今生你不是并头莲，难道我前世烧了断头香？

我定要手掌儿上高擎，心坎儿上温存，眼皮儿上供养！

只闻巫山远隔如天样，听说罢，又在巫山那厢！

我这业身虽是立回廊，魂灵儿实在他行！

莫不他安排心事正要传幽客，也只怕是漏泄春光与乃堂？

春心儿荡；他见黄莺作对，粉蝶成双！——

红娘！你自年纪小，性气刚；

张郎倘去相偎傍，他遭逢一见何郎粉，我邂逅偷将韩寿香；

风流况，成就我温存娇媚，管什么拘束亲娘，

红娘！你忒过虑，空算长，郎才女貌年相仿；

定要到眉儿浅淡思张敞，春色飘零忆阮郎！

非夸奖：他正听言工貌，小生正温俭恭良。

红娘！他眉儿是浅浅描，他脸儿是淡淡妆，他粉香腻玉搓咽项！

下边是翠裙鸳绣金莲小，上边是红袖鸾销玉笋长！

不想呵！其实强；你也掉下半天风韵，我也丢去万种思量！——

红娘！我院宇深，枕簟凉，一灯孤影摇书晃；

纵然酬得今生志，着甚支吾此夜长；睡不睡，如翻掌；

少呵！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捣枕捶床！——

解羞花解语，温柔玉有香；乍相逢，记不真娇模样；

尽无眠；手抵着牙儿，慢慢地想！……”

张君瑞回到客店里，只是呆呆的出神。琴童送茶上去，他没头没脑的说道：“是兜率宫啊！是离恨天啊！是南海的观音啊！我真不信天底下哪有这样标致的人儿？哈哈！张君瑞！张君瑞！你一身自命不凡，今番怕要送了性命也！”唵啷一声，一拍手，把手里的茶杯打碎了。那四儿听说：“这标致客人回来了！”忙走去站在客门外，一手掀着帘儿，向门里偷瞧着。见打破了茶杯，忙抢着进来，另倒了一杯送上去；张君瑞也不接他的；睁大了眼珠，向四儿脸上看着。四儿

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来，脸上一阵红晕，忙丢了茶杯，转身出去。走出了房门，才站住脚。只听得张君瑞在屋子里说道：“可怜可怜！这样一副脸嘴，也要到人前来卖弄。”四儿听了，低低的啐了一声；撅着小嘴，回到房里生气去了。看看天色已晚，店家搬上夜饭来；张君瑞胡乱吃了一口，一兀头倒在床上便睡。闭上眼睛，便见那普救寺里的美人儿，袅袅婷婷的站在他跟前；那张似笑非笑的脸儿，似蹙非蹙的眉儿；张君瑞看了，从床上直跳起来。睁眼看着，房中空洞洞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这时候夜静更深，只听得，四壁厢远远的一片儿啼女嚎的声音；床下的鼠子，又吱吱的叫着。张君瑞叹了一口气，自己低低的说道：“这样闷沉沉的夜里，叫我如何延挨得过去？——”张君瑞自己说，是一个最好色的人；这几年来，只因不曾遇见他合意的人，便也安安静静的过去。真是古人说的，“不见可欲，其心不乱。”如今见了这个天上少地下无的美人儿把几年来的千条心肠，万种情意，全个儿放在他身上。它的来势，好似猛虎离山，怒潮入海，一往无前。他眼中心中，只知道有这个美人，什么功名，利禄，艰难，危险，他都顾不得了。——一个人在房里打着旋儿，看着绿幽幽的一盏灯火，听着远远的更鼓，心里禁不住一阵一阵焦躁起来。看看窗上，微微的露出一片亮光来；张君瑞不禁低低的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去把琴童唤了起来。琴童正在好睡的时候，听相公唤他；他摩挲着眼睛，嘴里模模糊糊的唤着“四姐儿”！张君瑞喝了一声“胡说”！琴童也不禁好笑起来，问道：“相公这样早，起来做什么？”张君瑞说道：“我们到普救寺去。”琴童听了，怔了一怔；又不敢笑出来，只得出去，赶着店家起来，烧着茶火，送上早饭。张君瑞胡乱吃些，一叠连声的喊着“套马”！待到走出街来，那两旁的店铺牌门，还关得紧腾腾的。大街上静悄悄的，不见人影儿呢。张君瑞跳上马去，呼的一鞭；两匹马一先一后，流星赶月似的跑着。看看跑出城来，琴童在后面，喊道：“相公慢慢走！”他相公却不曾听得，一口气跑得山门前，下马。那法聪和尚，已经站在山门外闲望着。张君瑞见了法聪，忙滚下鞍来；抢上前去，冲口便说道：“你怎么不肯替我行一个方便？你这个好没趣的和尚！”法聪听了他的话，只是睁大了两只眼睛，怔怔的看他。真好似丈六金身，摸不着自己的头脑。停了半晌，才说道：“先生来了！小僧不解先生的说话哩！”张君瑞又说道：“你借给我半间屋儿，和那冤家的门儿对面开着；虽说不能够和他同床共枕，便是得常常看他一眼，也是好的。”法聪听了，伸手搔他的光头皮；皱着眉心，说道：“小僧真正不懂得先生的话呢！”张君瑞又接下去说道：“我平常见那搽粉的女人，画眉的娘儿们，便要恶心逃走；如今的张君瑞，却又不是从前的张君瑞了。可怜引得我心坎儿上痒呢！痒呢！勾得我肚子里也慌了，看得我眼睛也花了，想得我肚肠也乱了。”

张君瑞说到这里，法聪忙拦住他，说道：“先生说了半天，小僧一句不懂；待我通报师父去来。”说着，一转身向院子里跑进去了。张君瑞也抢着进去；他不走大殿，也不走方丈，看他头也不回的，向东首回廊走去；转进边门，便见那相国崔第。他对着那门口，呆呆的站着，痴痴的看着。自言自语的说道：“神仙去了！你看那静悄悄的园亭。一丛杨柳好似烟一般雾一般，罩住那扇垂花门儿。树上一阵一阵雀儿的啼声，可惜不是我那人儿说话的声音呢！你看那一带粉墙儿，高得和天一般，遮住了我那人儿；望也望他不见！看也看他不见！天呀天呀！你怎么不给我行一个方便？这样的相思滋味，叫我如何耐得住呢？”他正说着，耳中只听得雷一声般的吆喝着，说道：“哪里来的书呆子？快出去！”原来相府里走出一个高鼻子的家人来；琴童见了，正要上前去和他斗口，张君瑞便上来拉住了，说道：“是他家里的人，你莫去得罪他；我们往别处去罢。”说着，绕过一个小院子，只见一座环洞门儿，里面很精致的三间书房，靠墙也叠着一堆假山，种着几株芭蕉，一丛翠竹。隔院的树枝儿，探过墙来；一阵一阵的花香，送进鼻腔来。张君瑞看了，忽然拍着手说道：“妙呀！小生有主意了。我向那老和尚借这屋子去。”说着，走出院子，向大殿上走去。这时法聪通报了他师父，出来找张君瑞，正找他不着；忽见他疯疯癫癫的前面走来。法聪向他招招手儿，说道：“俺师父请先生方丈去拜茶。”张君瑞跟着他走进后殿，又转了几个弯，便到了另一所院落。里面花架盆鱼，有一种天然的清趣。法本站在廊下，手里抱着一只白玉也似的猫儿，见了张君瑞，忙走上前来打一个问讯。嘴里说道：“昨天大檀越光降，老衲恰巧到村坊中吃斋去了。失迎得很。”张君瑞说道：“天下园林，并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大和尚没得空儿，小生也做得此间的主人。”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两人走到客室里，坐下。张君瑞又说道：“小生久闻清誉，欲来座下听讲；不期昨日相左，今得一见，三生有幸呢。”法本接着，客气了几句；又说道：“请问先生世家何郡？上姓？大名？今天清早到这里来，有什么贵干？”张君瑞回答说道：“小生西洛人氏；姓张，名珙，字君瑞。因上京赶考，路过此地；听得普救寺是一个名胜的去处，特来瞻仰一回。若讲到俺的家世，我的父亲，官做到礼部尚书。在五十岁上，害了一场大病死了。只因他生前爱做清官，不曾留下半点家产；小生在外面跑来跑去，依旧离不了一个穷书生的本色。”张君瑞一句一句的说着，法本和尚低着眉儿，垂着头儿，一声一声的答应着。张君瑞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话头；一只手伸到衣袖里面去，掏来掏去，掏了半天。嘴里唧唧唔唔的，好似要说不说的样子，法本看了诧异，忙问：“先生可有什么说的？不妨明白见教。”张君瑞突然从衣袖管里，掏出一两银子来。送到法本跟前说道：“小生出门在路上，没有东西孝敬；只有这白金一两，送与常

住公用，还求大和尚收下了。这真叫做秀才人情纸半张；这一些些薄礼，拿去买柴也不够，量米也不够，只可以做做茶水的本儿。你若有本领，见了那美人儿，拿我想他的说话说给他听，我还要死着活着不忘记你的大恩大德呢！”法本听了他的话，不禁怔了一怔；半晌，说道：“先生在客地里，怎么倒要你花费银钱。先生有什么说话？不妨老老实实说出来。”张君瑞便说道：“小到贵地来，原要多住几天，等候一个朋友到来。住在客店里，只因关上兵变，这几天逃难到城里来的人，挤满了一店；人声嘈杂，小生怕烦，意要向大和尚借一间屋子，住过几宵。小生也得在屋子里温习经史，早晚也得听大和尚讲经说法；房钱按月，任凭多少。”法本听了，便说道：“敝寺里空屋子尽多着，听凭先生拣着；不然，就与老僧同榻，你看怎么样？”张君瑞听了这个话，心里急了；又不好说一定要住在那东院子隔墙的那座小院子里，惹得和尚起了疑心，反是不好。张君瑞急把眼睛看着琴童。琴童早已知道了他相公的意思，这时却有意放刁，假装做不理睬；转过脸子去，看着别处。张君瑞急了，故意拍着腰包；又说了一句：“我这里有钱，任凭多少。”那眼睛却依旧看着琴童。琴童会意，便上前来说道：“俺相公不惯跟和尚睡觉。奴才知道相公的意思，不要香积厨，不要枯木堂，不要南轩，不要东墙；只要那靠近东屋儿的三间西厢。”琴童正说着，张君瑞一眼见门框外面罗裙一角，被风吹得飘动着；那裙带儿上的金铃儿，微微响着。接着又听他低低的说道：“偌早时候，已经有客人在里面了。待我去去再来罢。”他正要转身回去，法本已看见了便站起来迎出去，唤道：“红娘姐，可有话说么？”那红娘听法本呼唤，便站住了脚，回过身来；微微一笑。这一笑，那院子里的花朵儿，也被风吹着，摇摇摆摆的，好似在那里跟着他笑。缸里的金鱼儿，摇头摆尾的，浮到水面上来，好似在那里迎接他。张君瑞在一旁站着，嘴里低低的说道：“好个女子也呵！”这时红娘走进屋子来，向老和尚深深道个“万福”。法本说道：“红娘姐，来此做什么？”红娘说道：“我家老太太，特差我来问老师父；‘几时可与俺老相公做好事？’”这几句话，说得口齿伶俐，声音娇脆，说完了，闪的溜过眼来，向张君瑞抹了一眼。张君瑞一看，便知道是昨天见过的那个丫头；到底是大户人家教调出来的人，看他举动端庄，全不见半点轻狂。穿着一身素衣，淡淡的扑着粉儿，红红的点着唇儿。和白玉一般似的颈子，和秋水一般的眼光，见了他这一副标致的脸儿，便想起他小姐那一副勾魂摄魄的神韵儿来。张君瑞肚子里暗暗的想道：“我若和你多情的小姐，同睡在一张床上，叫我可怎么舍得叫你替我叠被铺床呢！到了那时候，我一定要替你求着小姐，求着太太；他们若不肯放你，我便自己替他们做主，放你出去，配一个俊俏郎君，也叫你们作对成双。”他只想着，忽然眼前不见了那红娘姐，和法本和尚。忙问

琴童时，琴童说道：“他们一块儿出去了。”张君瑞急急赶上前去，只见一个和尚，一个姑娘，一前一后的在廊下走着。张君瑞上去，问道：“老师父和这位姐姐到什么地方去？”那法本说道：“先生在方丈少坐一回，待老僧陪小娘子到佛殿上去去便来。”张君瑞说道：“小生也去，可使得么？”法本说道：“也使得。”张君瑞便跟在红娘后面，慢慢的走着；看他一缕青丝，披在脖子上，上面扎着一截彩色的结儿。白练裙里面，两只小脚儿微微的动着。张君瑞看得正得意；那红娘见后面有一个陌生男人跟着，忙紧一步，抢上前去，走在法本和尚的前面。张君瑞不觉一阵酸气，直冲上脑门来；又听得法本嘴里有一搭没一搭的和红娘说着，他一腔子的醋意，没有发泄的地方，不觉心里恨着法本。鼻子里哼的一声，冷笑着；自言自语的说道：“崔家的姑娘，打扮得这样标致，来看望和尚；莫非是要做一出僧敲月下门么？莫不是他看上这个光头，却为什么打扮得这样齐齐整整呢？停一回你和和尚进了洞房，真是半天里落下一场好事来；叫我看了，好不眼热。”法本在前面听得了张君瑞的说话，便板起了脸儿，回过头来；说道：“先生好模好样的人，说哪里话来？亏得不曾给姐儿听了去，若给姐儿听得，算什么意思呢？张君瑞嘻嘻的笑着说道：“老师父不要生气，你须怪不得我说，你试想，偌大一个相府，岂没有一个童儿一个家人出来传话，却打发这个俊俏丫环，一早走到和尚房里来说话；便是这一点，就不能不叫我疑心起来。你还要在我跟前强嘴，你欺我是一个书呆子么？你仗着你这个硬头皮么？”法本听了，越发急了；忙分辩着说道：“先生错了！这个是崔家小姐一片孝心，与他亡过的父亲老相国追与做好事；一点志诚心，所以不打发别人，特打发自己贴身的丫环红娘来问做道场的日期。”说着，便回过头去，对红娘说道：“你去上复夫人小姐，说：‘老僧这里斋供道场都完备了，十五这一天，是菩萨受供的日子；便请老太太和小姐出来上香便了。’”张君瑞在一旁，听说小姐要出来上香；他便把眉头一皱，想了一条计策。装假哭着说道：“可怜呵！我的爹爹妈妈，辛辛苦苦的生了我一场，如今他死了；我要报答他的恩德，也没有地方可以报答了。小姐是一个女孩儿，还知道报答他父亲的恩德；我枉做了一个男儿，却还不如这个小姐，叫我这张脸搁到什么地方去呢？还求大和尚发一个慈悲心，小生也备五千个钱；怎生替我带得一份斋儿，超度超度我的爹爹妈妈，也尽了我做儿子的一点孝心。便是崔家老太太知道了，想来也是不妨事的呢。”法本说道：“难得先生一点孝心，夫人那边，老僧自替你去说知；想来是不妨事的。”这时法聪站在后面，法本回过头去，对法聪说道：“法聪与先生带一份斋者。”法聪答应着；张君瑞回过头去，悄悄的问着法聪道：“那一天小姐是一定来的么？”法聪说道：“这是他自己父亲的事体，怎的不来呢？”张君瑞听了，心下十分快活，不

禁要笑出声来。琴童在一旁看见了，忙悄悄的拉拉他的袖子；又凑过脖子去，在他耳边低低的说道：“相公忘记了方才曾哭过来么？”张君瑞听了，立刻又皱着眉头，装出苦恼样子来。但是他这时心中急要向红娘打听他的小姐，看看有老和尚在跟前，也不便开口。便说：“我小便去。”一转身走出去，走到那回廊尽头，垂花门边去守候着。他一边走着，一边嘴里叽咕着，说道：“这五千个钱，使得着也！我见了他家小姐，好似天上去看看女神仙。我虽不能够和这玉一般花一般的人儿搂抱一回，便是得这般美人儿在跟前，看他一眼，也可以治好了我的相思病呢。我如今只在这里等候着他，红娘姐出来，待小生着实问他几句。”只听得琴童在一旁说道：“红娘姐来也！”张君瑞忙迎上前去，兜头一揖。嘴里说道：“小娘子拜揖。”那红娘姐退后几步，斜着肩儿还礼。嘴里说道：“先生万福。”张君瑞抢上一步，说道：“姐姐莫非是崔家小姐跟前的红娘姐姐么？”红娘看他问得蹊跷，便向他脸上瞟了一眼；半晌，说道：“我便是红娘，何劳先生动问。”张君瑞接着说道：“小生有一句话，不知可说得么？”红娘冷冷的说道：“常言说得好，‘言出如箭，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先生有话，但说不妨。”张君瑞咳嗽了一声，便说道：“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原是西洛人氏。年纪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过……”正说着，红娘便拦住他，说道：“先生慢着；这些话，谁问你来？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的生年月时辰有什么用处？”说着，“哼”的冷笑一声，转过脸去，向门里便走。张君瑞急了，忙抢上一步，跟在他身后；连连作揖，嘴里说道：“姐姐请留步，小生还有话呢。”红娘便停住了脚，并不肯回过身体来；说道：“先生有什么话？快说！”张君瑞又问道：“你家小姐可常出来吗？”红娘听了陡的竖起了两道柳叶眉儿，斜瞪了张君瑞一眼。冷冷的说道：“出来便怎么？不出来便怎么？先生是一个读书君子，须知道‘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俺老夫人治家严肃，凜若冰霜。便是三尺童儿，非奉呼唤，不敢闯进中堂去。先生和我家绝无瓜葛，怎么可以问出这个话来？早是在我跟前，还可以饶恕过你；若给我家夫人知道，岂肯干休？从今以后，应该说的话，便说；不应该说的话，休得胡说。”他说到这里，头也不回，一直走进相府大门去了。吓得张君瑞倒退下来，嘴里兀自“是是”的应着。他呆呆的好半天不说话。琴童走上去，说道：“相公何苦来！我们回店去罢。那四儿的脸面，奴才看来，也不输给他家小姐呢。”张君瑞总是一个不开口。半晌，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道：“这相思真是害杀小生也！你听他的说话，竟是斩钉截铁，一丝儿没有想望。虽说天下美人儿尽多着，但是我张君瑞好色半生，今见了这崔家小姐，正合着那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叫我这一天心事，如何得了？……慢着，他方才说：‘老夫人治家严肃，

不奉呼唤，不能够闯进中堂去。’但是据我想来，这句话也有些靠不住。若说老夫人规矩真正严肃，做儿女的，心里自然害怕。怎么昨天他家小姐，却走到外宅院来游玩？见了陌生人，他临去的时候，还把人看上一眼呢？我如今拼命把他丢去了罢，唉！却教人如何丢得下呢？我自从昨天被他看了一眼，早把他的面庞儿，牢牢记在我的心头；把他的神韵儿，紧紧的贴在我的眼底。我今生今世若真的不能够和他作对成双，难道说是我前世里烧了断头香吗？我却不信；我定要拿他小姐在手掌儿上擎着，心坎儿上温着，眼皮儿上供养着。我和他非亲非眷，原是不容易见面的；如今听那姐儿说的话，要和他见一面，越发是不容易了！真是：‘巫山远隔如天样，如今又在巫山那厢！’我现在这个身体，虽说是站在回廊上面，那魂灵儿，实在早飞到他身边去了。……莫非是他原是有心儿要把心事传给我知道的？只怕是给他母亲知道了，不当稳便。照规矩说来，这样的妙人儿，这样的年纪；他独自一人，住在绣房里，眼看着对对的黄莺，双双的粉蝶，怎的不要勾引得他春心儿摇荡呢？……红娘呀！你自己年纪小，性气刚；却不知道这里边的情趣。你若放我进去，和他在一块儿；到那时啊！他见了我这个漂漂亮亮的少年郎君，我见了他这个标标致致的天仙美女，我两个成就了好事，还管他什么母亲不母亲，严肃不严肃呢。……红娘呀！你也忒小心了，空做了恶人。这样一个才郎，这样一个美女，年纪又是差不多儿的，快快成就了好事罢！若一定要等到姑娘年纪老了，才想起姑爷；女孩儿颜色退了，才嫁男人，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讲到眼前我和他的一对呀！不是自己夸嘴，他是德、言、容、工四美俱全！我是温、俭、恭、良四德全备。……红娘呀！你真不知道我心里的难受呢！你想她的眉儿是浅浅描，她的脸儿是淡淡妆，他的玉颈儿是香粉儿白玉儿搓成的一般；他下边是套着一幅翠色裙儿，露出一双尖瘦的小脚儿；他上边是穿着红罗绣着鸾凤的衫儿，袖口边露出一双玉笋一般的纤手。这样的美人，叫我不想呵！怎么能够不想？叫我想呵！这相思想到什么時候才完呢？”

琴童在一旁，呆呆的站着；张君瑞自言自语的叽咕着。看看那边，有两个挺胸突肚的家人走来；琴童忙上去拉住他相公，说道：“相公，我们快回店去罢。”张君瑞便叹了一口气，说道：“也只好回店去罢！”说着，脚下懒洋洋的走一步，停一停；看看走到山门口，张君瑞低着头站住。说道：“我难道便这样放手了吗？”琴童又催道：“相公回去罢。”张君瑞不做声，一转身，又往里走去。琴童说道：“相公到什么地方去？”张君瑞说道：“我却忘了辞别老和尚，我还要向他借屋子呢。”琴童说道：“不借屋子也罢。”张君瑞又不做声。在罗汉堂门口，遇见了法本。张君瑞上前去，说道：“小生敢问长老，房舍如何？”法本听了，说道：“随

我来。”把他一领，领到东院子隔墙的那三间西厢屋里。法本说道：“这间房甚是潇洒，正可先生安下；随先生早晚来也。”张君瑞忙说道：“多谢长老。”正要说话，只见一个小沙弥走来，说：“老师父，外面有客来了。”法本听了，便回身出去。这里张君瑞在屋里四面看了一遍，又对那隔墙痴痴的望了一回。只见那琴童，撇着嘴，站在一旁。张君瑞说道：“琴童，快回店搬行李去！”琴童说道：“奴才不去，奴才舍不得那个店！”张君瑞听了，呵呵大笑道：“你舍不得那个店，搬来此地以后，我许你每天去一趟好么？”琴童听了，高兴得跳起来，连连的说道：“好好！奴才搬行李去来。”张君瑞看着屋子，叹了一口气，说道：“搬则搬来，叫我怎么挨这凄凉也呀？红娘红娘！你怎知道我，一个人静悄悄的住在这屋子里，睡在冷冷的席上，对着这绿沉沉的灯火，照在影壁上，一晃一晃的，虽然读破了万卷书，又怎么能够度过这长长一夜！睡在床上，也好似不睡一般。少说呵！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捣枕槌床！像那人儿的：眉儿，眼儿，嘴儿，脸儿，肩儿，腰儿，手儿，脚儿，便是看一万遍，也看不厌的。我只见了他一面，一时里也记不真他的模样儿；也罢！我拼着一夜无眠，在枕上手抵着牙儿，慢慢地想着他罢！”

三、酬韵

张君瑞唱：

“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
罗袂生寒，芳心自警！——
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
悄悄冥冥，潜潜，等等；
等我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
一更之后，万籁无声！
我便直至莺庭；到回廊下，揣的见你那可憎。——
定要我紧紧搂定；问你个会少离多，有影无形？
猛听得，角儿门，呀的一声；
风过处，衣香细生，
踮着脚尖儿仔细定睛，比那初见时庞儿越整！
我今夜甫能，见娉婷；
便是月殿嫦娥，不恁般撑！”

遮遮掩掩穿芳径，料他小脚儿难行；
行近前来百媚生，兀的不引了人魂灵！”
“夜深香霭散空庭，帘幕东风静；
拜罢也斜将曲栏凭，长吁了两三声。
剔团圆明月如圆镜；
又不見轻云薄雾，只是香烟人气，两般儿氤氲得不分明。”

张生唱诗：

“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

崔莺莺唱诗：

“兰闺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应怜长叹人。”

张生唱：

“早是那脸儿上扑堆着可憎，更堪那心儿里埋没着聪明；

他把我新诗和得忒应声；一字字诉苦情，堪听！

语句又轻，音律又清，你小名儿真不枉唤做莺莺！

你若共小生厮觑定，隔墙儿酬和到天明；

便是惺惺惜惺惺！”

“我拽起罗衫欲行，他可陪着笑脸相迎？”

不做美的红娘，莫浅情；

你便道：“谨依来命。”

忽听一声猛惊！扑刺刺宿鸟飞腾，颤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

碧澄澄苍苔露冷，明皎皎花筛月影！

白日相思枉耽病，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

帘垂下，户已扃；

我试悄悄相问，你便低低应。

月朗风清恰二更，厮傒幸；

如今是，你无缘；小生薄命！”

“恰寻归路，伫立空庭！”

竹梢风摆，斗柄云横。

呀！今夜凄凉有四星！

他不做人待怎生？

何须眉眼传情？你不言，我已省。

碧荧荧是短擎灯，冷清清是旧围屏；

灯儿是不明，梦儿是不成！

浙冷冷是风透疏棂，芯楞楞是纸条儿鸣；
枕头是孤零，被头是寂静。
便是铁石人不动情，也坐不成，睡不能！
有一日柳遮花映，雾幃云屏；
夜阑人静，海誓山盟，风流嘉庆；
锦绣前程，美满恩情，咱两个画堂春自生。——
我一天好事今宵定，两首诗，分明互证；
再不要青琐闷梦儿中寻，只索去碧桃花树儿下等！

绿沉沉的一簇树枝上面，罩着薄薄的一层雾气；远重望去，似好罗帐里站着一个人儿。停了一回，一片太阳光直透进雾气里来，顿时天地光明。那鲜艳的花儿，袅娜的柳儿，都露出它天然的美丽来。又好似烧着红烛，揭起罗帐，见了它美人的樱桃嘴，柳叶眉，云鬓粉腮，一一照眼。这春天园亭里早晨的景子，原是叫人看在眼里，忘不了的。那一对一对的粉蝶儿，在草上飞着，一声一声的黄莺儿，在树头啼着。斜刺里跳出一个粉搥玉琢似的男孩儿来，蹑手蹑脚的跟定了那对粉蝶；擎着衣袖早去扑它。扑了一个空，一双绣云鞋儿，早被草尖上的露水，打得湿透了鞋帮。他便撅着嘴，叽咕着说：“这蝴蝶儿是捉狭鬼投胎来的！”一抬头，见树梢儿上的青梅子，一串一串的结着；青翠的颜色，看了叫人心里喜欢。他便揎臂撸袖的爬上树去，摘下几个来；一边吃着，一边皱着眉心。他不知道想起了什么？忽然笑了一笑，把腿一拍，一转身走进屋子去。蹚进西厢房，见外屋里一个小丫头，在那里扫地。见了他，忙唤一声：“欢哥儿，这一清早赶到这里来干什么？！”欢郎问：“红姐儿可在屋里么？”那小丫头说道：“红娘姐姐不知有什么要紧事体？赶一清早起来，梳了头，出去看老和尚去了。”欢郎听了，喝道：“胡说！他一定是服侍姊姊去了，待我来看他去。”说着，回身出去；走进上屋里，看见三四个小丫头静悄悄的守在厅屋里。见欢郎进来，忙摇着手，低低的说道：“小姐睡着呢。等起来了，再来请哥儿罢。”欢郎听了，不睬他们；揭起了绣帘，侧着肩儿进去。轻轻的走进了套间，一阵甜腻腻的香气，送进鼻子管来，转过床头，他伸手去揭开罗帐。只见他姊姊闭着眼睛，侧着腰肢，严严的裹着一幅桃红色绸儿的绣花被；鼻腔里微微的吐着鼻息。欢郎伸手在衣袋里掏出一颗小小的青梅来，忍着笑，送进他姊姊的嘴里去。只听得“嚶哼”一声，他姊姊惊醒过来；一睁眼，见是欢郎。便骂了一声：“促狭鬼！”坐起身来，身上穿了一件银红的小袄儿；一手掠着鬓发，笑着说道：“你这早晚闯到我房里来干什么？”接着，又埋怨小丫头，说：“小蹄子，见哥儿来了，也不知道进来招呼。”那小丫头听得了，从外房抢来，说道：“可不是！哥儿也听见

了吗？我们原说：‘小姐睡着呢，等起来了，再来请哥儿。’哥儿一定不依，独自一人闯进房来。如今害我们挨骂，这又何苦来呢！”欢郎听了，忙唤着：“好姊姊！饶了他们罢！这原是我不好，我不听他们的话，进来吵醒了姊姊的清梦。不知姊姊梦见的，是司马相如呢？还是箫史呢？”莺莺听了，陡的一朵红云罩住小粉脸；忙伸过手来，要拧他的嘴。欢郎只是把脸儿贴在被面上躲去。嘴里嘻嘻的笑着，一边讨着饶，说道：“姊姊饶了我罢！弟弟年纪小，说话不知轻重；姊姊教导教导我呢。”莺莺笑骂道：“坏透了的小子！我把这话告诉母亲去，评评谁的理错？”那小丫头不懂得欢郎说的什么话？只听得小姐说要告诉太太去，认做是去告诉他们来。忙趴下地来，跪着哭着说：“小姐开恩，莫告诉太太去，丫头下回不敢再放哥儿进来了。”引得欢郎拉着他姊姊的手，哈哈大笑起来；莺莺忍着笑，喝着他们起来。说道：“还不快倒洗脸水去呢！”那小丫头听了，忙爬起身来，转身出去。这里莺莺对欢郎说道：“好弟弟！到外屋儿去坐一会！待我梳洗好了，我们一块儿看母亲去。”欢郎听了，便走出外房来；一会莺莺也出来梳洗，欢郎坐在一旁看着。莺莺梳洗完了，看他弟弟还散着发儿；便说道：“一早起来，不知忙些什么？跟你的人也都是懒虫！头发也不给你梳一梳。”欢郎听说，忙挨近身去，央告道：“好姊姊！替我梳梳罢。”莺莺便拿了牙梳，轻轻的替他梳过了头发；绾上一个髻儿，戴上束发紫金冠。后脖子披着一排黑漆也似的鬚发。小丫头捧出衣包来，换了外衣；姊弟两人手拉手儿的走出院子来。正走到秋叶门口，一眼见红娘走进门来。欢郎迎上前去，问道：“年纪轻轻的一个姐儿，一清早起来，打扮着出去看望和尚，是什么样儿？”红娘听了，脸上一阵热；只见他竖起了柳叶眉儿，睁大了一双水盈盈的眼儿，正要发作。莺莺忙上前去，喝住说道：“小孩子嘴没遮拦，一味胡说。是我唤他去打听我爹爹做功德的日期；我怕去迟了，庙里人多嘴杂，所以打发着他一清早去的。你知道得什么！”说着，便过去拉着红娘，问他做道场的日期。红娘把法本的话，一一说了。接着又是吐嗤一笑，说道：“小姐，我对你说一件好笑的事，咱前日庭院前瞥见的秀才，今日也在方丈里坐地；他先走出门外，等着红娘。深深唱喏道：‘小娘子莫非崔家小姐的侍女红娘吗？’又道：‘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氏，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莺莺听到这里，便接着说道：“谁着你去问他？”欢郎也接着说道：“你又不是算命先生，要问他的生年月日做什么用？”红娘急起来，说道：“却是谁问他来？他还问：‘小姐常出来么？’被我一顿抢白，他才住了口。”欢郎在一旁拍着手，说道：“抢白得好！”莺莺低着头，半晌，说道：“你不抢白他也罢。”红娘说道：“小姐，我不知他想什么哩？世间有这等傻角，我不抢白他！”莺莺说道：“你可曾告诉老

太太知道也不？”红娘说道：“我不曾告诉老太太知道。”莺莺便回过头来，对欢郎说道：“你以后不告诉母亲知道也罢。”说着，他三人一块儿走进老太太房里去。见他母亲坐着，一个小丫头，坐在小机凳上捶腿。欢郎见了，抢上前来，把小丫头赶开，自己坐在机子上，替母亲捶着腿儿。老太太一手摸着他的脖子，说道：“好孩子，你一早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欢郎歪着头，靠在他母亲的膝盖上，说道：“在姊姊房里玩呢。”莺莺向他抿一抿嘴，说道：“母亲问他呢！大清早起，跑来吵睡儿；还不老成呢。”红娘忙问：“什么不老成？”莺莺说道：“我正好睡，他拿酸溜溜的一个青梅，送进我的嘴来。”欢郎说道：“姊姊，莫恼；这个便是诗经上说的‘擗梅’的好兆头呢！”老太太听了，忍不住笑起来；喝道：“油嘴，该打！”莺莺红着脸，赶上前来；拉着他母亲的袖子，说道：“母亲不打他，孩儿不依呢！”老太太伸手在欢郎颈子上轻轻的打了几下；欢郎一边躲着，一便说道：“姊姊，亏你是一个会吟诗作赋的。你可知道‘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八个字怎么解？我们年纪轻轻的人，又住在这个上好的园林里；一片春色，还不趁早天天去赏识赏识；难道直待到花谢春归的时候，才去赏识么？譬如这个梅子：它暗香浮动的时候，你不去赏识它；如今它绿叶成荫子满枝，你便是想再看它一眼疏影横斜的神韵儿，也是不能的了！”欢郎说到这里；老太太点着头儿，叹了一口气，说道：“欢儿的话，原是不错。古人说：‘人生行乐须及时’，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话又须说回来，像你这样年纪轻轻的孩儿，便应该及时用功，如今难说住在客地里，也应该觑空温温旧课，你命苦，父亲早早去世了，在客边也不便请师傅教读。你们姊妹做伴读读书，也可以解得冷静。这便可以说是‘人生读书须及时’了！像我年纪老了，你父亲又已丢下了我先去了；便是要行乐也来不及了！”说着，拿帕儿擦着眼泪。莺莺忙上去劝慰，欢郎也连连唤着“母亲！”屋子里静悄悄的，好一会儿；老太太便回过头去，唤着红娘；问道：“使你问长老‘几时做好事？’”红娘凑近身去，说道：“恰回小姐话也，正待回夫人话；老师父说：‘二月十五这一天，是佛什么供日；请夫人小姐上香去。’”老太太问：“今天是几时？”莺莺回道：“今天是初九呀。”老太太又说：“叫传话出去：‘老师父得空儿，便请他东院里来一趟；我有话商量呢。’”接着，廊下老妈子齐声答应着，出去吩咐家人传话去了。这里开上饭来，老太太吃过了饭，和莺莺说闲话儿。欢郎走出院子去，找家人小厮玩耍去了。正说笑着，一眼见和尚法本，穿了一件新海青，慢慢的踱进门来。欢郎迎上前去，拉住他的大袖子，说道：“老师父！你答应我后园去采梨儿给我吃，怎么忘了？”法本捏着欢郎的手，一边走着，一边说道：“有有！停一会跟着老僧去采来。”一个管家在后面笑着，说道：“欢哥儿！当心给老师父驱去做小和尚呢！”法本听了，哈哈

大笑，便问管家：“老太可得闲儿么？说我‘法本请见’。”那管家答应着，走到二门口；高声喊道：“里面妈妈快禀老太太知道：‘普救寺老师父请见。’”这里欢郎拉着法本，到东书房去坐着；不一会，出来两个老妈子，说：“老太太请老师父上房去坐。”法本应着，走进去；老妈子领他在内厅屋子里坐下。一个大丫头，扶着崔老太太出来。法本上前去打了问讯，接着说起十五做法事的事体。崔老太太说道：“关上兵变，如今城里城外挤满了难民。我们这里做起水陆道场，哄动了闲人，怕不当稳便。老师父看可要改过日期罢？”法本忙说道：“阿弥陀佛！老太太洪福齐天，怕什么来？关上离这里还远呢！纵有变故，也害不到普救寺里。不然啊，到府城里去请十六个兵来，把守大门，这是万无一失了。”崔老太太沉吟了半晌，说道：“既然如此，索兴吩咐：‘这一天大开山门，斋僧施食。有穷苦人家到庙里来求布施的，每家给他白米二升；开了米票，到城中米店去领取。有那关上逃难来的百姓，要替他祖宗做法事，不能回家去的，许他们也带一份斋儿，一齐追荐着，不用他们花一文钱。应该要多少经忏钱？打总儿开了帐单到外帐房去支领。便是那十六名兵丁，只许他弹压歹人，不许他吓着乡下人。”老太太说一句，法本和尚答应一声；直待到老太太话说完了，法本又把张君瑞出五千个钱，带一份斋，超荐他亡故的父母的话说了。崔老太太听了，说道：“难得他年纪轻轻，在客地里有这一点孝心！这五千个钱，不拿他的也罢。”法本和尚说道：“阿弥陀佛！老太太存这样好心，将来哥儿怕不是一个状元。”这时莺莺小姐也打里房走出来，法本和尚忙站起来，嘴里称着：“女菩萨！”崔老太太忙唤他坐下，说：“老师父偌大的年纪；见了孩儿们，不用这样客气。”法本才挨着凳角儿坐下。莺莺说道：“老师父，我也拿出五千个体己钱来，请老师父替我带上一份斋；追荐我父亲，也算我一点心。”法本忙笑着，说道：“女菩萨这一份儿，却是要的。难得一点孝心！比做上三十六天道场还强呢！”红娘说道：“老师父这一张嘴，谁也说不过他！他知道小姐是有钱的，不在乎这五千个钱上；便说是要的了，可怜我是没有钱的，从小儿死了爹娘，也没有人超荐他；如今靠着老师父的法力，也替我带上一份儿。想来是不用我拿出钱来了！”法本听了，呵呵笑着，说道：“阿弥陀佛！老太太听听这位姑娘的嘴。他说：‘老僧的嘴凶’；如今弥勒佛见了观世音，一般的也被他收服了。姑娘既然这样说，也难得一点至诚心，这一份斋供的钱，多少总得要收的了！”红娘说道：“你要收，我偏没有！”引得一屋子的人，都好笑起来。停了一会，法本说道：“一句正经话：一个人若思念自己死去的爹娘，只叫每天到黄昏人静的时候，或是在院子里，或是在花园里。当天点三炷香，心里暗暗的祷告着：‘死去的爹娘早升天界。’这样点上一年，死去的人自然得到好处。”莺莺听了，忙回过头去；

对红娘说道：“你听着，我们今夜便烧香去。”老太太说道：“点天香；须要一张洁净的香案；平常在房里摆设的茶几，是龌龊的呢。”说着，便回过头去，对管家婆子说：“传话出去，吩咐：‘外帐房打发管家，到城里去买一座香案。’”管家婆答应着，这里法本告辞出来，欢郎上去跟着他，到后园里采梨儿去了。

一树芭蕉，罩住了大幅文窗；窗里湘帘高卷，微风过处，度出一缕香烟来。屋子里低低的有人吟诗的声音，接着一声长叹。说道：“好寂寞煞人也！”琴童从左屋里出来，懒懒的走进房去；一边欠伸着，张大了嘴，连连的打着呵欠。半晌，说道：“奴才明白了！”张君瑞问道：“你明白什么？”琴童说道：“相公从西洛动身出来；不是赶考来的，也不是会杜大爷来的；原来是……。”张君瑞拦着说道：“原来是看美人儿来的。”琴童说道：“不是。原来是打坐修行来的！”张君瑞听了，诧异起来，问道：“这句话怎么讲？”琴童说道：“若不是修行，却为什么放着客店里的美人儿不看？巴巴的搬到这和尚庙里来，镇日价关上门儿静坐呢？”张君瑞忍着笑，说道：“蠢才！你懂得什么？天底下只有不容易看见的，才算是美人儿。那容易见面的，算得什么美人呢？”琴童说道：“哦！原来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一生一世不得见面的，越发是美人儿了！”张君瑞喝道：“呸！狗才！胡说！”琴童忍着笑，一转身到山门外游玩去了。看看那一片太阳光，又慢慢的落下粉墙外而去；一轮明月，却从东面升上来，挂在树梢头。法聪和尚来请他去吃夜饭，他也无心吃得；只是站在廊下，呆呆的看着天，频频的叹着气。耳中只听得风吹树梢，虫吟石畔；远远寺里的钟鼓声，一高一低的送进耳管里来。他背着手，在墙脚下绕来绕去。一会儿坐在假山石上，一会儿靠在树根子上，肚肠想得打结，也想不出和那美人儿见面的法儿。这样子过了一夜，又是一夜；过了一天，又是一天；他也曾走到相府门口，向门里探望；也曾爬到假山顶上，向墙外探望。总看不见他意中人的影儿。可怜把个珠一般圆，玉一般润的脸儿，憔悴得又黄又瘦。琴童在一旁，也曾劝过好几次，张君瑞总是不听。他没有法想，天天在相府前后打探消息。到了第三天，只见三五个人，抬进一座紫檀高脚香案来。琴童平日和相府把门的说得上，便上去打听，原来是崔府小姐天天黄昏时候在花园里点天香用的。那座香案搁在庙门口，哄动得许多人围着闲看。那香案面儿，是圆的；上面嵌着大理石，四周围镶着螺钿块儿，果然是十分考究。琴童打听得仔细，急急跑到书房里去，对他相公说知。张君瑞听了，心中不由得快活起来。他想相国府里的花园，和他只隔着一朵粉墙儿；墙根一座假山，是天生成的一座梯子。他每夜爬到假山上去看时，那隔院的影子，统统看在眼里；若崔家小姐真的到花园里来烧香，便不怕不能够和他见面了。张君瑞想到这里，忍不住说了一句：“妙啊！”忙吩咐琴童打水洗脸。他重新梳

洗起来，拣了一件新海青穿在身上，戴上一顶新方巾；拿着一面铜圆镜子，横照竖照，照一回，笑一回，自言自语说道：“看这镜子里的面貌，虽比不上潘安宋玉，却也有几分动人处。或者那小姐看我憔悴得可怜，便如了我的心愿，也未可知。”一会儿走出廊下去，看看天上的太阳；兀自高高的挂在中央。便说道：“天啊！天啊！你行一个方便，快快把太阳赶下去罢！”谁知他越是盼望，那天越是不肯晚。张君瑞和热锅上蚂蚁似的；一会儿坐，一会儿立，一会儿在廊下踱着，一会儿在院子里走着。从午刻直到申刻，他脚步儿却不曾停一停。好不容易，看看那一个月儿从东面捧出来；一个太阳，从西面逃下去。琴童送上饭来，他胡乱吃了一口；忙走到假山石上，隔着墙望去。只见一片清光，满园花木亭台，一齐倒铺着影儿，照在地面上。那壁厢黑黝黝的假山石，蹲在墙根；静悄悄的都好似抬着头，在那里赏月。看看那扇通崔府内宅的月洞门儿，还是静悄悄的紧腾腾的关着。张君瑞想到那美人儿照在月光下面的神韵儿，越发痴痴的望着，不肯走下山石来。琴童低低的说道：“相公，时候还早呢。”张君瑞说道：“我须要打点一片至诚心，等候我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的姐姐呢！……呵！你看那月到天心，夜已深了！露也重了！风也冷了！美人儿心里也该知道，是烧香的时候了！再迟下去，夜凉露寒，他穿着薄薄的罗衫，岂不要冻坏了我那姐姐呢？”他说一回，又伸长了脖子，向隔院探望一回；心想：“那美人儿是在他绣房里，还是梳妆呢？还是读书呢？还是闲坐着呢？还是做着针钱呢？还是和那俊俏丫头闲磕着牙儿呢？唉！美人美人！你怎么知道，花园外，墙角下，有一个顶忠心顶恭敬，待着你的人；在这里露天地下，冷冷清清，凄凄凉凉的站着等候着你呢？想来，你这时候，一定已经离了你的闺房了，走出了院子了，快到月洞门边了，呀的门开了，美人儿在眼前了；呸！你看那隔院的景物，依旧是花柳无言，月光荡漾。”张君瑞心里一酸，几乎要掉下眼泪来。说道：“唉！他竟不出来了吗？我恨不能够脊骨上长着两扇翅膀，飞过墙去；飞到小姐房里，抱定了他的细腰儿，贴着他的粉腮儿，问他为什么会少离多，有影无形呢？”这时莺莺伴着他母亲，才吃罢夜饭，坐在房里闲谈。红娘进来说：“香案儿已在花园里摆设舒齐，请小姐上香去。”老太太听了，抬起头来，向窗外一看，说道：“外面好月色也！我也随你们赏月去。”说着，大丫头拿过一件半臂来说：“花园里风寒露冷，老太太多穿一件衣服去。”崔老太太穿上了衣服，一簇人跟随着，走过东屋子来；绕着回廊，走出月洞门去，趑进东首走廊，打腰门里走出去。一座五间大敞厅，白石甬道，两旁种着四株高大桂树。一轮皓月，从树头上直照下来；一簇人站在台阶上，抬着脖子，不住声的赞着：“好月色也！”一回儿，老太太回过头去，不见了欢郎；众人四处找寻，又提高了嗓子叫唤。只听得欢郎

远远的答应着；后来还是一个老妈子，爬到假山顶上去找到了。只见欢郎站在山顶上亭子外面，对着月亮发怔。这亭子高出在围墙上，这时张君瑞正伸长了脖子望着；忽见隔墙假山顶上有人行动，把他吓得忙向树荫深的地方躲去。靠墙原有一株桂花树，横着枝儿，探出墙来，罩住墙头；张君瑞一时无可躲避，便躲在那枝儿下面，攀着墙头望着。可怜他站在墙边，足足有两个时辰；站得他腿也酸了，脚也麻了。好不容易，才见两个老妈子，抬出一座香案来，摆在当地。两个小丫头，又捧着香炉香筒出来，陈设在案上，张君瑞看了，由不得暗暗的念了一声佛。原来摆香案的这座院子，是贴紧那道粉墙的；张君瑞爬在墙上，分外看得亲切。他满心想守候着小姐出来，在月光下面看一个饱；谁承想呀的一声，角门开了，里面拥出一簇人来。五六个丫环老妈子，搀扶着一位老太太，走在前面，后面红娘扶着小姐，隐隐绰绰的不十分看得清楚。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官人，在一簇人四周围跳来跳去走着；一霎时他爬上假山顶来，吓得那老太太唤着“欢郎”。张君瑞心想，这一定是那美人儿的兄弟了。接着听他们在台阶上说笑了一阵，莺莺先走下台阶来，站在庭心里香案前；抬着脸望一望天空中的月亮，月亮光直射到他的粉脸上来，照得娇滴滴越显红白。张君瑞心里一阵痒痒的，禁不住低低的喝了一声：“妙啊！他面庞儿比先前越发标致了。”只见他罗袖里伸出玉笋般的纤手来，红娘站在一旁，递过一炷香去；莺莺正要伸手接时，只听得老太太说道：“且慢，这第一炷香，待老身来上罢。”接着，老妈子扶他走下台阶来；莺莺从红娘手里接过香来，递过去；老太太双手擎着，只听他低低的说道：“这一炷香，但愿我家老相公早升天界，保佑他儿女，一生福寿双全。”说着，把香装上炉子去；大丫头铺上毡条，老太太颤巍巍的拜倒身去。众人静悄悄的在后面一字儿站着。莺莺上去把他母亲扶起来，只见他母亲掉下两挂眼泪来，莺莺忙用话劝慰着；他母亲看着他女儿的脸儿，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今生今世已经是没有什么想望的了，但愿你姊弟两人！”说到这里，便咽住了喉咙，说不下去。墙外的那个张君瑞听到这里，便轻轻的接下去说道：“老太太，你不用忧愁。你若招我做了女婿，怕你小姐不富贵双全呢！”这时，那班老妈子丫头，正七张八嘴的劝着老太太；也没有人去留心墙外的人声。停了一会，一群丫头老妈子簇拥着老太太，先回屋子去；这里院子里，只留下了莺莺和红娘两人。一双美人，在月光下面照着，不说别的，单说那双人影儿，也觉得飘飘欲仙。张君瑞抹着鼻子，低低的说道：“这一番够我消受也！”半晌，听莺莺说道：“红娘，将香来。”红娘便拿起三炷香，引火点着了，一炷一炷的递给小姐。张君瑞肚子里想道：“我听他祝告什么？”莺莺接过第一炷香来，低低的说道：“此一炷香，愿亡过父亲早生天界。”第二炷香说道：“此一炷香，愿中堂老

母，百年长寿。”第三炷香说道：“此一炷香，愿……！”莺莺说到这里，便顿住了说下去；红娘在一旁，说道：“小姐，怎么不作声儿了？红娘替小姐祷告了罢：‘此一炷香，愿崔家莺莺小姐，配得姐夫，冠世才学，状元及第，风流人物，温柔性格，与小姐百年成对波！’”莺莺听了，微微一笑，添上香拜着。嘴里低低的说道：“世间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一拜中！”说罢，不禁长叹了一口气。张君瑞悄悄的说道：“好一个莺莺小姐的名儿！你生长在富贵人家，又长得这副俊脸，心中还有什么不足？却发出这一声长叹来。哦！我知道了。莫非小姐自从那天和我见了一面，心中便有所感！我虽比不上司马相如，小姐你莫非倒是一位卓文君么？待我提高了嗓子，唱一首诗出来，传到他耳朵里，看他说什么？”他便略略想了一会儿，唱着第一句道，“月色溶溶夜！”留心看时，那莺莺听墙外有人吟诗，他起初便想移动小脚儿，躲避进去；忽然他又停住了脚，侧着耳朵好似在那里留心听他第二句。张君瑞便念着第二句道：“花荫寂寂春！”莺莺听了，便低下头去。张君瑞暗暗的说一句：“有意思了！”便接着吟第三第四句道：“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小姐听完了诗，把一个手指抵着牙儿，在那里微微的点着头。红娘听得了，便拉着莺莺的袖子，低低的说道：“这声音，便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个傻角呢。”莺莺忙拿手握住红娘的嘴，说道：“放低声些。女孩儿家嘴没遮拦，给人听见了笑话。”红娘说道：“他知道笑我，他也不傻了。”莺莺低低的说道：“这人儿不知是做什么的？一个人在客地里，又是冷清清的住在庙里；难道他真是傻的吗？……可是听那法本说来，他愿意拿五千个钱出来，带上一份斋，超度他死去的爹娘。这个人倒也算有点儿孝心的呢！”只听得红娘鼻管里一声冷笑，说道：“小姐莫中他这个诡计；他哪里是有什么孝心，他借着这供斋的名儿，原是要混在里面看小姐呢。小姐不信，你看那天在前院遇到我们的时候，一双鹞伶伶的眼珠，死盯住在小姐身上；那种贼腔，真叫人看不上眼！”张君瑞听到这里，心中暗暗的说道：“这番坏了！他骂得我这样刻毒，他又一句话说破了我的心事；真是一个聪明乖刁的女孩儿！若不打通了这一重关节，我的事体，便全毁了。”他正想着，只听得莺莺小姐又说道：“这些闲话，我们也不用去说他；只是今夜这一片好月色，却不可不做一首诗，赞叹它一番。”红娘听了，忙说道：“小姐莫做诗，若给那傻角听了去，又错认做小姐在这里和他的诗，够他三天三夜想不完的了。”莺莺听了，说道：“这怕什么，做诗这件事体，是出乎人心的自然。人心里有了感慨，便做一首诗，说说自己的心事；是不能够勉强禁止的，也是和别人不相干的。若给那人听得了，也可以叫他知道我的身分，不是平常女子，可以拿一首诗几个字引诱得动的。”张君瑞听了他的话，不觉在隔墙儿点着头，悄悄的赞叹道：“好一个多情

明理的小姐！”正想时，忽听得莺莺在那壁厢娇声吟道：“兰闺深寂寞！”张君瑞暗暗的说道：“可怜！”又听他吟着第二句道：“无计度芳春！”张君瑞轻轻的拍着手，说道：“原来小姐和我是同病的。”这时莺莺又接着，吟那第三第四句道：“料得高吟者，应怜长叹人。”张君瑞说道：“是好应酬得快也呵！”他禁不住从树枝下露出脸儿来，隔着墙儿，对莺莺说道：“小姐和得好清新的句子也呵！”莺莺冷不防墙头上钻出一个人来，倒把他吓了一跳。忙避过脸儿去，擎起衣袖儿，遮着羞。红娘一边上去扶住了他小姐，转身向屋里走去，一边回过脸儿来，喝道：“哇！什么地方来的野男人？半夜里来偷看着相府小姐；明天告诉老太太，送到河中府衙门里去一顿拷打，看你这贼秀才，还偷看人官眷不看呢？”张君瑞这时，也顾不得红娘辱骂他；他提高了嗓子，接着说道：“小姐啊！你脸上长得这样勾人魂灵的颜色，还当得起你肚子里那样出人头地的聪明！你把我的新诗和得这么快，你诗里面一个一个字儿，在那里告诉我你心里的事体；我也一个一个字听在耳朵里，记在心窝里，……那诗里的语句又轻，音律又清，你的小名儿真不枉唤做莺莺！你若和我说得投机，我便和你隔着墙儿，酬和到天明；这真叫做惺惺惜惺惺呢。”他一个人絮絮滔滔的说着，那小姐却转过侧门，往前面走廊下走进去。张君瑞忽然拍着自己的脑袋，说道：“张君瑞！张君瑞！你怎么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呢？小姐诗里的意思，明明说也在那里想着我；我便撞将过去，看他怎么一个发付？”他想着，便一手拽起罗衫，要想跨过墙去。嘴里自言自语的说道：“我拼陪着笑脸，低声下气的将小姐央求，只求那不做美的红娘，不要打断我们的好事。你可知道我是依了小姐的吩咐来的呢？”他一边说着，一边趴在墙头上；耳中只听得那月洞门儿砰的一声，张君瑞说道：“啊哟？！他已经把门儿关上了！”这时花园中静悄悄的，只有那睡在树枝儿上的雀儿，被关门的声音惊醒了；忒楞楞的扇着翅膀，飞向别的树枝上去。那树梢儿被风吹着，一摇一摆的，自己看着自己的影子。花朵儿上亮晶晶的挂着露珠，柳叶儿上白茫茫的罩着雾气。一片冷月照在空阶上，那青苔越发绿得可怜。张君瑞到了此时，肚子里懊丧到万分。照他的心意儿，直欲追到他绣房里去，低低的问他的心事，他也低低的答应着。但是小姐无缘，小生薄命；便是见了面，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得的。他想到这里，便垂头丧气的走下假山来，回到房门口，站在廊下，抬起头来，只见天上几点北斗星，横着一道淡淡的白云。微风过处，那芭蕉叶儿，簌簌的动着；竹叶梢儿，呜呜的响着，好似在那里安慰他。张君瑞微微的叹一口气，说道：“谁想到今夜依旧是这样冷静的下梢？小姐小姐！你果然不肯睬我，我也没有法想。但是你那天见了我，又何须在眉眼儿上向我传情；哈哈！你便不说，我也知道你的心事了。……只是今天夜里，叫那睡魔怎生到得我眼里来

啊？”他走进屋子去，只见一盏绿沉沉的灯火、一张冷清清的床铺；看上去好似遭遇火灾以后的破庙，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凭吊着。他走到床前，回身又走到书案边，随手拉过一本书来翻着。他眼睛虽注视着书面上，他心里恍恍惚惚的，好似已经追到小姐房门口；和他两人肩并肩儿，静悄悄的站在廊下。一阵冷风，从纸窗眼儿里吹进来，吹在他脸上；把他的魂灵，又从小姐房里吹回来，吹到他腔子里。睁眼看时，依旧一个人冷清清的坐在书案前面。耳中只听得隔房琴童的鼾声，和那远远更楼上打着的更鼓声音，一啼一嘶的接应着。张君瑞身上一阵寒噤，才觉得腿酸，腰痛，眼干，舌燥；便丢下书本儿，说道：“罢罢！”起到床前去，倒身便睡。他也不脱衣，也不盖被；翻腾了半晌，总是不能够睡熟。他心想：我若有一天和他在花柳深处，云儿雾儿做着屏障，静悄悄夜深的时候，并肩儿站着，唧唧啾啾的说着许多恩情的话；又发着山一般高海一般深的誓呀儿。睡在一块儿，做着风流事体；享着一生一世的艳福，结着这个美满婚姻。到那时，我两个人便有许多说不出的快活了。接着，他又想起今天夜里隔着墙儿和诗的情形；他便快活得跳起来，说道：“这一件好事，算是今天夜里说定的了；这两首诗，分明大家交换做着凭据。张君瑞呀，张君瑞！你好造化也！以后可再不用孤单的一个人在房里痴想，在梦中空寻了，他既然心儿里肯了，我只需破些工夫，天天到碧桃花树儿下面等候着他便了。”

四、闹斋

张生唱：

“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
法鼓金铙，二月春雷响殿角；
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
侯门不许老僧敲，纱窗也没有红娘报；
我是馋眼脑，见他时要看个十分饱！”

张生拜佛唱：

“惟愿存在人间的寿高，亡过的天上逍遥。
我真正为先灵礼三宝，再焚香暗中祷告：
‘只愿红娘休劣，夫人休觉，犬儿休恶。’
佛罗！成就了幽期密约。”

我只道玉天仙离碧宵，原来可意种来清醮；

我是个多愁多病身，怎当他倾国倾城貌！——
你看，檀口点樱桃，粉鼻倚琼瑶，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
妖娆！满面儿堆着俏，苗条！一团儿真是娇。——
大师年纪老，高座上也疑眺；
举名的班首真呆愣，将法聪头故磬敲！
老的，少的！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
稔色人见，可意冤家！怕人知道，看人将泪眼偷瞧。——
着小生心痒虽挠！
哭声儿似莺转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
大师难学，把个慈悲脸儿蒙着；
点烛的头陀，可恼！烧香的行者，堪焦！
烛影红摇，香霏云飘，贪看莺莺，烛灭香消。
我！情引眉梢，心绪他知道；
他！愁种心苗，情思我猜着。
畅懊恼，声瑯瑯，云板敲；
行者又嚎，沙弥又哨，你须不夺人之好！——
你，有心争似无心好；我多情早被无情恼！
劳攘了一宵；月儿早沉，钟儿早响，鸡儿早叫。
玉人儿归去得疾，好事儿收拾得早！
道场散了！酪子里各回家，葫芦已倒晓！

到了二月十五这一天，普救寺里，鼓钹震天，灯旗遍地；一色素彩，直扎到山门外。引动得那班闲看的人，挤在山门外探头探脑。那山门口台阶上，站着十六个挺胸叠肚的亲兵，手里各各擎着藤条，威风凛凛的把守住门口。大家看了害怕，却没有一个人敢闯进去。琴童一早跑到殿上，看得他头晕眼花；一霎时跑到山门外去，一霎时赶到大殿上去。停了一回，只见丫头老妈子一大簇，围着一位白发老太太，原来便是崔老夫人。法本忙抢出殿来迎接；走进佛堂去，拜过了三宝。只见眼前九十二个大和尚：穿着一色黄澄澄的袈裟，各各手里拿着法器，打得震天价响，嘴里念着经卷；从殿口一直到佛座前，五六排香案，许多和尚轮换着；前排起来，后排跪倒，在那里礼拜。法本和尚恭恭敬敬的站在老太太跟前，说些闲话；又说：“寺里观音大士是十分有灵验的；三年前，东关上发大水。早几天，那关上住的百姓，梦见大士来吩咐：‘你们赶快逃难！’那百姓们统统逃到我们寺里来。到了第二天，果然山水大发，屋子被水冲倒的，不知道有多少，到底不曾淹死一个人；后来他们想起菩萨的好处，便一齐到菩萨

跟前来许愿。也有替菩萨换袍的，也有挂旗的，也有上匾的，也有许下灯油的。”老太太听了，忙问：“这几件事体，什么东西功德最大？”法本说道：“最大的功德，要算是许灯油了。在菩萨跟前许下了灯油，天天点着琉璃灯，不但是菩萨得到好处，便是自己做人也光明，跑来跑去没有鬼怪欺侮，死去也不入黑暗地狱了。”老太太说：“要多少油？让我也点点。”法本说道：“阿弥陀佛！老太太是一个大护法，得到的好处也多了；老太太倘然高兴，每天点上五斤八斤油，也都使得。”老太太听了，说道：“既是这样，我也每天点上五斤罢。”说着，便出了大殿，趑进西院子的观音殿去；只见十多个老太婆，团团坐着一桌，在那里念佛。见了老太太，大家一齐站起来，嘴里唤着：“老菩萨！”法本说道：“他们都是贫僧的徒弟；今天听说老太太做法事，贫僧特意唤他们来帮着做些功德。”老太太听了，忙说道：“阿弥陀佛！要姊姊们这样费心，叫老身如何担当得起？”说着，回过头去，对管家婆说道：“吩咐账房去：‘快开十四张米票来，要一张一斗的！’送给这几位姊姊，每一位一张，也算略表我的谢意。”话不曾说完，只听得许多老太婆轰雷也似的说了一声“谢谢！”里面有一个姓徐的老太婆，人人唤他三奶奶的；在他同伴中，算他的一张嘴最来得了。他要在崔老太太跟前卖弄卖弄，便一手撮着念珠，觑着眼眶，走上前来；一边念着佛号，一边说道：“阿弥陀佛！……这样大富大贵的老菩萨，我活了五六十岁年纪，也不曾看见过；今天我也是前世修来的，得和老菩萨会会面。可不要错过，我可要细细的看一看佛面呢。阿弥陀佛！……啊！可了不得！老菩萨这大年纪，望去好似十七八岁的美人儿呢！你看弯弯的眉儿，红红的唇儿，白玉也似的脸儿，脂油也似的手儿，阿弥陀佛！……老菩萨长得这样标致，不知道那哥儿姐儿，长得怎么样得人意儿呢？阿弥陀佛！……”崔老太太笑吟吟的，一任他看着。听他说到这里，便笑着说道：“老身有一个哥儿，一个姐儿。不知姊姊家里可有哥儿姐儿没有？”那徐老太婆正要回答话，只见一个姓方的老太婆，抢上前来说道：“三奶奶，也让我来会会老菩萨。”说着，把个身体横在前面；对崔老太太说道：“我家里也有一个哥儿，名叫阿牛；阿弥陀佛！……他年纪小的时候，和我真亲热呢！阿弥陀佛！……天天和我一床儿睡，一桌儿吃；阿弥陀佛……上街去也跟着，下田去也跟着。阿弥陀佛！他到十六岁的年纪，也还常常倒在我怀呢！阿弥陀佛！”说着，回过身来，搂搂那姓徐的老太婆。姓徐的急急推开他，嘴里笑骂道：“臭婆娘！我不是你的儿子，怎么讨我的便宜？”忽听得那姓方的发了一声长叹，两眼掉下泪来；一边抹着眼睛，一边说道：“唉！如今不能够了。”他又带着哭，念了一句阿弥陀佛！接着说道：“都是那天杀的娼根！自从他到我家来了，便把我儿子的一颗心，活活的抢了过去。阿弥陀佛！……真是俗话说说的：

‘讨进了媳妇，卖去了儿子。’阿弥陀佛！……他们两口儿，如今一床儿睡，一桌儿吃；把我丢在冷壁角里，眼角儿也不觑我一觑。阿弥陀佛！……可怜！我是三十几岁上死了丈夫的，如今我要抱他一抱，也不能了。眼看着那娼根抱着他，撇下了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好不难受。阿弥陀佛！……啊唷！我的天呀！……我的狠心短命的老公呀！……”他说到这里，竟忘其所以，放声大哭起来。法本忙上前来喝住。崔老太太看了，禁不住好笑起来；便叫法本不用拦住他，说：“和他们谈谈，很是有味儿的。”接着，有一姓骆的老太婆走上前来，和姓徐的扶着那姓方的去坐在桌旁；两人又回过身来，走到崔老太太跟前。这姓骆的指手划脚的说道：“老菩萨，你也不要怪我；那方家姊姊，我和他是邻舍，眼看着他呕媳妇的气。真是若没有两个鼻管，要活活气死的呢！……老菩萨，你家里也有一个哥儿；可要小心呢！将来若给他说媳妇，总得亲自去打听。要那女孩儿脸面儿端正，性格儿温存……”他说到这里，忽然掀着鼻子，嗤的一笑，说道：“不是我自己夸嘴，像我家这个秀姑娘，长得模样儿又好，性格儿又好。我做娘的吩咐他说话，他没有一样不依的。我的脸嘴，虽长得没有什么好处，可是我那邻舍人家的叔叔伯伯，人人都称我是半截观音呢。”他说到观音两字，又想到怕触犯了菩萨，忙急急的念了几句佛。接着又说道：“若讲到我家秀姑娘的脸儿，却还要强过我十倍；真是一指弹得破的脸儿，风摆杨柳似的腰儿，娇滴滴的喉咙；有一天，他坐在屋子里闲得没有事体做，唱那一双‘燕子飞勒飞’的山歌给我听。这声音的娇脆，便是老太婆听了，也要被他勾了魂灵去呢！正唱得高兴，城里王相公家的账房先生来收租，给他听了去。隔了几天，那王家太太便打发账房先生来说媒，说给他家第三个公子做个媳妇。只因我家秀姑，算命先生说他有状元夫人的命，听说那王家三公子，不很欢喜读书，所以不曾许得。如今老菩萨家里的哥儿，将来一定是一位状元！我和老菩萨不如攀一门子亲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说到这里，只恐崔老太太不答应他的亲事；便急急念着佛，是遮盖遮盖的意思。崔老太太身后站着的大丫头，听得不耐烦起来；便说道：“我劝妈妈少烦心罢！堂堂相国府里，怎么的也不肯娶你那唱山歌的姑娘去做媳妇的。”崔老太太听了忙喝住他。又对那老太婆说道：“我也愿意和你们乡下人家结一门子亲眷；只是我家的哥儿年纪太小呢。……这么办罢：过几天姊姊带你那秀姑娘到我家来看看，若我欢喜，我便收他做一个干女儿罢。”这姓骆的老太婆听了，忙说：“不敢当！不敢当！”这时有一个姓傅的老太婆，坐在桌旁；看看那骆老太婆爬高枝儿去了，心里有一点酸溜溜吃他醋的意思。忙也抢上前去，伸手拉着崔老太太的袖子，正要说话，冷不防一个老妈子，伸过手来，把袖子夺去。冷冷的说道：“有话好好的说，拉拉扯扯的，

算什么！”傅老太婆抹了一鼻子灰，紫涨了脸皮，说不出话来。这个当儿，又走上一个姓卞的老太婆来；他是一个有嘴吃病的，越是性急，越是吃得利害。他撑大了一张嘴，说道：“让我我我！……来替你你你！……家家小姐姐！说一家婆婆婆！……家罢！”他一句话不曾说完，早说得他气急声嘶；满嘴的涎沫，向四处飞开来，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那管家婆笑着说道：“妈妈竟不用替我家小姐说婆家，当心说坏了你的嘴巴！”一句话，又说得众人大笑起来。接着，又有那姓卞的，姓姚的，姓鸟的；几个老太婆，走上前来，把个崔老太太团团围定。七张八嘴的，也有说他好福气的，也有说他好品貌的；噪聒得人耳朵也聋了。崔老太太离开了一群老太婆，走出观音殿来；那姓骆的老太婆，只因崔老太太有收他女儿做干女儿的话；便觉得自己的身价抬高起来，他同伴也抢着唤他骆太太，不敢称他姊姊了。这里法本，请崔老太太去客厅里坐地；那座客厅，盖造得十分宏敞。院子里两株梧桐树，直挺挺的穿出在屋檐上面。白石台阶上打扫得不见半点灰尘，走廊前挂着一色的湘妃竹帘，垂下地来。老妈子上去打起帘子，崔老太太走进堂屋里去；只见满屋子排列着黑油油紫檀木做成的高大桌椅，四壁挂着名人字画。堂屋两旁，是两间套房；左面房里排列着十锦书架，博古花橱；书桌上供着一大盆佛手，是男客们休息的地方。右面房里，排列着妆台衣橱，绣幙文帘；妆台上烧着一炉十字檀香，是女客们休息的地方。崔老太太走进房来，大丫头在大椅子上铺上坐褥，崔老太太坐下。老妈子送上参汤，两个小沙弥，捧着果盘，站在房门外面；老妈子接进房去，崔老太太随便吃些。在椅子上躺着养养神。忽听廊下老妈子，一叠连声嚷着：“哥儿来了？”只见门帘一动，跳进一个哥郎来！扭股糖儿似的，倒在他母亲怀里。崔老太太一手替他理着头发，看他身上穿着素缎子绣银丝儿的箭衣，脚上套着一双小巧的粉底靴儿，头上戴着一顶紫金冠；短发齐眉，越发显得面如满月，唇若涂脂。崔老太太问道：“你姊姊怎么到这时候还不见出来？”欢郎说道：“姊姊今天替我打扮着，忙了一早半天，打发我出来了，他自己再打扮呢。”说着，那法本在房门外唤着哥儿；崔老太太推他出去。停了一会儿，欢郎手里捧着一个大佛手进来，说：“是老师父给的。”崔老太太说道：“你姊姊最欢喜这个鲜佛手，快替他留下罢。”欢郎听说，忙去供在妆台上面。大丫头送上一碗燕窝来，欢郎捧着碗，走到他母亲跟前；兜一瓢送进他母亲嘴里去，又兜一瓢自己吃着。旁边站着的老妈子，笑着说道：“真孝顺的哥儿！”他母子两人，把一碗粥分着吃完了；法本和尚在房门外，说：“外面上供了，请哥儿上香去。”崔老太太接着说道：“好儿子！你快跟着老师父上香去，我等你姊姊随后一块儿便来。”又吩咐两个老妈子，“跟着哥儿出去，好好的看顾着，当心给大钟大鼓吓了。”两个老妈子一边答应着，

一边跟着欢郎出去。法本和尚走在前面，看看走到西院子门口，只见一簇老太婆，远远的跟着他莺莺姊姊，走进门来；红娘扶着他小姐，走在前面，后面许多老太婆，交头接耳唧唧啾啾的赞叹着。只听得他们低低的说道：“真是一位女天仙呢！”法本见了，忙侧过身体让在一边。嘴里唤着“小姐”，说：“老太太在客厅里等着呢。”莺莺略略点着头儿，欢郎抢上前来，说道：“姊姊快到客厅里去，老师父给我这样大的一个鲜佛手，我给姊姊留着呢。”莺莺听了，低低的啐了一声，说道：“这样齷齪的东西，谁要它来。”欢郎见他姊姊不快活，便自顾自出去了。这里崔老太太见了莺莺，向他脸儿上一看，见他脸儿淡白，越发好似白玉琢成的一般了。崔老太太忙拉着他女儿的手，说道：“姐儿的脸色，怎么清灭了许多呢？”红娘在一旁，也接着说道：“这几天小姐不知怎的，茶饭也懒怠得吃，夜里也睡得不十分甜，怕是感冒了什么呢？”莺莺说道：“没有什么感冒的。”老太太说道：“哦！想起来了；怕是这几天烧夜香，受了风寒呢。”莺莺听了，心里怦怦的跳起来，忙转过脸儿去，望着院子里，嘴里说道：“没有的事，过几天便好了，母亲放心罢。”老太太回过头去，对管家婆说道：“吩咐账房里，‘打发人到城里去，请大夫明天来。’瞧瞧姐儿的病罢。”说着，欢郎打发老妈子来，请老太太和小姐上香去。两个大丫头扶着老太太，红娘扶着小姐，慢慢的出去。走到大殿上，上过了香，老太太站在廊下闲看；只见山门外人山人海，挤满了门口。老太太就便记起那斋僧的事体，和许人带齐儿上香的事体；唤人去请法本来问时，法本说道：“老太太吩咐的话，老僧怎敢怠慢；只因人多气杂，怕薰坏了哥儿姊儿。待老太太上过了齐，再放他们进来上齐呢。”

张君瑞自从那夜隔墙儿见过莺莺以后，心里越发恍恍惚惚的，搔不着痒处。到了第二夜，他打扮齐整，正要爬上假山去，忽见那法本和尚走来，说道：“相公一个人在院子里闷得慌，老僧和相公下一局围棋消遣则个。”张君瑞听了，心下虽不愿意，苦得又不便回绝他；只得回进书房，两人对局起来。一个心中有事，一个心中无事；张君瑞一连输了几盘，法本见自己赢了，越发高兴起来，逼着他再下几局；直到月落参横，才告辞出去。张君瑞急急爬上墙去一看，只见香案上空烧着三炷香，望去烟柳模糊，那扇月洞门早已闭得静悄悄，不见那美人影儿了。张君瑞禁不住骂了几声：“贼秃！”回到房里去，尽自叹气。回心一想：“明天便是二月十五了，我也不争得这一夜；待我打扮起来，拼得一夜不睡觉，明天去把我那莺莺姐姐看一个饱。”他想到这里，便快活得跳起来；去打开衣箱，拣几件标致的衣衫鞋帽，穿戴起来。又把薰笼里炖着的热水，倒出来，重复再梳洗一回；拿镜子从上照到下，看不出半点毛病来，心里自是快活。又想到明天在大殿上，若见了那美人儿，便上去向他深深一揖，亲亲热热的唤他一

声：“姐姐。”他便斜辮着玉肩儿，回我一礼。我那时睁大了两只眼珠，打点着从他的云髻看起：眉儿，眼儿，鼻儿，腮儿，嘴儿，劲儿，肩儿，手儿，腰儿，衫儿，裙儿，直看到小脚儿；细细的看着，牢牢的记着。到得没人的时候，一样的想着。我那时便低低的对他说道：“姐姐和得好清新的诗也！”只见他粉腮儿上罩着一片红云，抿着朱唇，盈盈一笑，溜过眼光来，向我看上一眼，接着低低的一声啐，啊唷！妙呀！张君瑞想到这里，只听得远远的喔喔一声鸡啼；抬头看时，只见得窗上一片白光。张君瑞说道：“好了！好了！挨过了一夜，今天真是二月十五日了。哈哈！二月十五，二月十五！你也有挨到的这一天吗？……那莺莺姐姐在佛殿上等久了，待我作速去也。”他自言自语的一边开了房门，又开了院子门出去；急匆匆的抄过游廊，走上台阶，抬起头来一看，那殿上的隔门，还关得紧腾腾的；耳中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儿。他走下台阶，站在甬道上，抬起头来，见天上一轮淡淡的月儿，挂在西面的树梢头；东面几朵红云，微微的射出一片白光来，照在殿脊子琉璃瓦上。一阵冷风，吹在身上，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张君瑞说道：“早呢！待我回房再等去。”他懒洋洋的，回到自己房里，见了那榻儿，撑不住两眼朦胧起来；一倒身睡在床上，那魂灵虚飘飘的飞到黑甜乡里去了。耳中只听得钟鼓齐鸣，他原想跳起来，只是那脑袋重沉沉的，抬不起来；由不得他做主，便闭上眼睛，熟睡去了。直到琴童在殿上游玩饱了，赶到他相公房里；拍着桌子，满屋子跳着嚷着，道：“这可了不得！这可了不得！”把个张君瑞直从梦里惊醒过来，看看一片太阳光，照进屋子来；忙跳下地来，嘴里也连连嚷着：“这可了不得！这可了不得！”看看琴童，还在那里乱跳乱嚷。张君瑞上前去，拉住他问他：“见了什么？”琴童向他相公呆呆看了半晌，忽然哈哈大笑，又嚷道：“这可了不得！这可了不得！”张君瑞生气，伸手要打他；琴童才说道：“相公快看美人儿去！那崔家小姐，不说别的，单说他那张脸儿，白嫩得和脂油一般。衬着缟素的衣衫，真好似一个玉人儿呢！”说完了，又满屋子嚷起来跳起来。张君瑞便撇了他，急急走出院子去；只见香烟缭绕，钟鼓铿锵，另有一番庄严的气象，走上殿去，法本接着；张君瑞请了三炷香烧着，上了香，拜倒在佛座前；他嘴里低低的祷告着，说道：“我张君瑞，路过河中，在普救寺里，带得一份斋儿，超荐我死过的父母；只愿菩萨保佑，那活在世上的人长生不老，死去阴世的人快乐逍遥。我再虔心祷告那上面坐着的三宝：‘只求菩萨看我这一点痴情，保佑那红娘姐放软些心肠，不要作难我们的好事；那老太太糊涂些心肠，不要打破我们的好事；那看门的小狗儿，好好的睡觉，不要见人乱叫。菩萨啊！菩萨啊！你保佑我和那美人儿，成就了幽期密约的好事啵！’”法本站在他身后，只见他趴在地下，祷告个不休，便上去说道：

“相公不用祷告了；相公有这一点孝心，菩萨会保佑你将来状元及第呢。”张君瑞从拜垫上爬了起来，四面一看，却不见他那心上的人儿。法本说道：“待老僧领相公见崔相国夫人去；若老太太问时呵，只说是：‘老僧的亲戚。’”张君瑞点着头儿，跟着走出大殿来；只见廊下一簇丫头老妈子，围住了一位老太太。那美人儿也站在老太太身后，一只玉笋儿似的手，搭在红娘的肩头上。他母女二人，正抬着脖子，向山门外望着；只见法本走上前来，弯着腰，说道：“老僧有一句话，敬禀夫人：‘从前说的那个秀才，原是敝亲；他上京去赶考，路过此地，只因父母亡后，无可相报，央老僧带一份斋。现在殿上上香，老僧意欲带他来见见夫人，恐夫人见责。’”老太太听了，笑着说道：“追荐父母，有何见责？请来见啜。”法本回过头来，向张君瑞看了一眼；张君瑞见了忙抢上前去，见了崔老太太作下揖去，偷眼从地面上向老太太裙幅儿后面看去；只见莺莺的一双小脚，软贴在地上，轻轻的在那里移动。待到他抬起身来，那莺莺已经转过脸儿去，低低的对红娘说道：“啜到佛殿上去游玩一番者。”说着，红娘扶着他先自避开去了。这里崔老太太向张君瑞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说道：“好清秀的秀才！不知道官人上姓？”张君瑞见问，便说道：“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崔老太太听说，不觉怔了一怔，说道：“西洛地方，有一位张世祥相公，官人可认识么？”张君瑞听了，也不觉怔了一怔，便转问道：“可是从前拜过礼部尚书的么？”崔老太太点着头儿，说道：“正是。”张君瑞说道：“那便是先父，不知太夫人为何见问？”崔老太太听了，脸上不觉露出诧异的神色来，又问道：“你母亲姓什么？”张君瑞说道：“先母姓郑。说起先母，真是苦呢！小生出世三个月，我母亲便死了。如今小生虽常常想着母亲，可是母亲的容貌，我做儿子的却记不清楚了。”崔老太太听了，却掉下眼泪来，说道：“我和你的母亲，是叔伯姊妹；在家里的时侯，却最是要好。有时他到我家里来，有时我到 he 家里去，两个人有说有笑，同床儿睡着，同桌儿吃着，衣裙鞋帽，也替换穿戴着。到后来，我嫁给崔家，他也嫁了你父亲，两边慢慢的疏远了。谁承望，年纪轻轻，便因生产死了。我那时只听得说他生了一个男孩儿，却不想到在这里遇见了。”张君瑞听得了，忙又拜下地去，嘴里称道：“姨母。”说道：“侄儿该死！姨母住在此地，却不曾来请安；只因先父在日，生成冷淡的性格儿；姨丈在朝拜相，先父已经告老回乡了。所以侄儿始终不曾见得姨丈姨母一面，还求姨母饶恕。”崔老太太笑吟吟的，上前来拉着张君瑞的手，看着他的脸儿，说道：“我如今见了贤侄的脸儿，仿佛又记起我家妹妹的面貌来了。”又问：“今年多少年纪？可曾娶得妻房？”张君瑞便说：“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只因志切功名，还不曾娶得妻子。”崔老太太点头称赞道：“到底好人家子孙有志气呢！”正谈着，只见一个

老妈子来请，“老太太回客厅去说，‘哥儿请呢。’”崔老太太听了，便扶在大丫头肩上，走去；一边回过头来，对张君瑞说道：“贤侄得空儿，请到客厅里来坐地；彼此一家人，谈谈家常事体呢。”张君瑞恭恭敬敬的答应了一声“是”，回过头去，四下里留心看着莺莺。却见莺莺和红娘两人，远远的在甬道上走着；张君瑞想拔起脚来追上前去，回心又想到，“给旁人看见了不雅。我和他既已是姨表兄妹了，怕以后没有相见的日子么，我不如在大殿上守候着罢。”张君瑞回身走进殿去，这里莺莺和红娘闲逛着，走过四金刚殿；看看到了一门口，只见门外老的，少的，俏的，挤满了许多人。也有叫卖小食的人，也有耍猴儿变戏法哄人的。莺莺小姐生长在闺房里，不曾见过这闹热市场；不觉站住了，远远的在门里看着。引得山门外那班看热闹的人，看耍猴儿也不看了，看变戏法也不看了；一齐拥到山门口，向里面张望着。七张八嘴的说着，有的说：“普救寺里活观音出现了！”有的说：“好一个赛天仙似的美人儿！”有的说：“和尚庙里藏着这样一个迷人的妖精，怕不叫里面的和尚个个犯起相思病来呢！”那耍猴儿的看见了莺莺，锣也忘记敲了；变戏法的看见了莺莺，戏法儿也变不出来了；卖小食儿的看见了莺莺，也忘了看管他担儿上的食物，却被那顽皮小孩，觑他不防备，悄悄的上前来偷去吃了。里面却有几个是关上营里的兵勇，他们元帅死了，一时里没有人管束，便胆大妄为。这几天在四乡地方，强抢硬掳，也没有人敢去得罪他。今天他们到普救寺来游玩，原想闯进寺里去；只见寺门口有十六个亲兵把守着，心中却也有三分惧惮。现在见了莺莺小姐，他们便忍耐不住；看看那把门的亲兵，个个转过脸去两只眼睛死盯住在莺莺身上，却不曾留神外面跳进七八个大汉来。嘴里嚷道：“抢他去做一个压寨夫人！”说着，直向莺莺小姐扑来。把个莺莺吓得朱唇失色，急急向红娘怀里躲去。亏得那亲兵眼快，赶上前去拦住，两下就厮打起来。里面相府的家人们听得了，也赶出来帮着捉人，谁知这时山门外又抢进五六个大汉来，捉对儿厮打。法本忙吩咐：“关起殿门来！”只听得一片吆喝吵嚷的声音。正打得热闹，只听得山门外有打锣喝道的声音；原来河中府合城的文武官员，打听得崔相国在普救寺做法事，便各各约会了，摆着道子来拜祭。那顶马走到山门口，看了这情形，忙回身转去，禀明他老爷。河中府知府官，坐在轿子里，听家人说完了话，便喝一声：“抓！”便有二十多个亲兵，抢进庙去，帮着厮打；不一会，促住了十一个强徒。知府官吩咐：“送到牢监里去拷钉起来。”一面带着五六个官员，走进庙来；早有相府家人，抢在前面，去通报崔老太太。崔老太太正因他女儿受了惊吓，莺莺小姐扑在他母亲怀里哭诉着，崔老太太一面劝慰着；忽听得家人来通报：“河中府文武各官来拜祭。”慌得他手足无措，想起欢郎年纪还小，不懂得应酬；家里又没有别个男丁照顾

宾客；想起他丈夫死了不多几年，家里便萧条得这个样儿，由不得淌下眼泪来。忽然想起了张君瑞，虽说和他初次见面，却也算得至亲，便吩咐两个家人：“伴着哥儿出去见客；有什么规矩说话不懂的地方，请那张家表哥儿帮着他招呼招呼。”那家人听了，怔了一怔，忙问：“谁是张家的表相公？”有一个老妈子在一旁说道：“便是住在那花园墙外的书呆子。”崔老太太忙喝道：“什么书呆子！”那两个家人，才忍着笑出去；不一会，张君瑞陪着五六个官员，走进了客厅来。法本和尚和欢郎，也在一旁陪着，谈些应酬说话。那河中府知府姓鲁，名守仁；原是个两榜出身，生平十分欢喜结交文人。和张君瑞谈了几句，便慢慢的谈得投机；张君瑞说起白乐天，张籍，杨巨原，一班朋友，他也有几个认识。两人慢慢的谈到诗词上面，便你一句我一句的长谈起来。里面莺莺小姐，侧着耳朵静听；听到得神的地方，便也不知不觉点着头儿。停了一会儿，家人来报：“知府太太知县太太来了。”张君瑞听了，忙把几位官员，邀进左首套房里坐地；法本捧上棋盘来，张君瑞和鲁知府对局起来。那知县同知守备几个官员，站在两旁看着。那壁厢崔老太太，带着莺莺小姐出去；把两位官太太迎接进来，在右首套房里坐地。看看到吃午饭时候，小沙弥搬上杯盘酒菜来；张君瑞陪着吃过了酒，鲁知府和那班官员，都站起来告辞回去，张君瑞和欢郎送到山门口。那法本和尚，正押着几个和尚，在那里施送米票；百个穷人，个个伸长了臂膀来接。欢郎看着，一霎时都分完了。法聪和尚回过头来，对欢郎说道：“请哥儿斋僧去。”莺莺听了，说道：“我问母亲去。”两个家人陪着，到客厅里；欢郎进房去把斋僧的事体，对他母亲说了。崔老太太吩咐家人：“好生看着，不要吓坏了哥儿；我陪着几位太太，随后来也。”欢郎一边答应着，一边出去。这里崔老太太，邀着四位官太太，看斋僧去；莺莺小姐，推说心里不好，不去。崔老太太说道：“姐儿吃了惊吓，快回房去养养罢。”说着，丫头老妈子一大簇，簇拥着三位太太，走到西斋房里。法聪和尚招呼小沙弥，撮几把椅子，安放在窗口，请几位太太坐下。崔老太太看时，见好大一座斋堂；屋子正中上面供着一座高台，是大和尚的坐位；两旁横排着几十条长桌长凳，每一张长桌上，平均安放二三副碗筷。法聪和尚走到廊下，拿起棍子，打了三下木鱼，又打了三下云板；只见法本和尚，领头儿，后面跟着八百四十二个和尚，一长串儿走进斋堂来。法本和尚爬到高台上去坐定，那八百多个和尚，也各各就了座位，只见十多个高大和尚，挑着十多副蒸笼进来，息在当地；揭开蒸笼盖，热腾腾地满堆着白净馒头。法聪和尚督看着分派，每一个和尚，六个馒头；看看分派停当，法聪和尚走来，把欢郎扶上台去，在法本肩下站着。只听得一声馨响子响，满屋子和尚念起经卷来；念了一阵，法聪和尚上去，把高台上供着的两个馒头，拿下来，

去搁在院子中央的一座石莲台上施食。一会儿经卷念完，那两旁的和尚，各各吃着馒头，狼吞虎咽似的；只有法本和尚，垂着眼皮儿，合着手掌儿，端端正正的坐着。欢郎走下台来，靠在他母亲怀里；崔老太太便邀两位太太到东院里去坐地。到了下半天，自有那班关上避难来的男女，只因崔老太太做好事，许他们带一份斋儿，追荐他们亡过的父母；他们便各各拖男挾女，走上殿来磕头上香。众人里面，却有一个状元坊长安客店里的四儿，也随着众人到寺里来随喜。琴童见了，忙走上前去献殷勤，领着他从山门玩起：大殿，金刚殿，罗汉堂，太岁殿，观音殿，钟楼，塔院，没有一处地方不玩到。琴童肚子里怀着鬼胎，看没人在跟前的时候，便说些疯话，四儿总是嘻嘻的笑着。琴童把他一领，领进了那座小院子里，意欲领他到自己房里去，如了他的痴心；那四儿见院子里静悄悄的，便问：“这里是什么所在？”琴童说：“这便是我家相公和我住的院子，姐儿可要到我屋子里去坐坐？”四儿好似不听得他话一般，回过脸儿去，见了墙根的一座假山石；便问道：“这地方，可是你家相公天天趴在上面望那崔家小姐的么？”琴童听了，心里急起来，忙说道：“放低声些！给我家相公听了，不是耍的呢。”四儿嘻嘻的笑着，一转身，爬上假山石去；攀住那粉墙儿，伸长粉颈，向隔院望着。嘴里说道：“好一座花园也！”琴童在下面，忙招手儿唤他下来。四儿一眼见隔院一扇月洞门，呀的一声开了；崔老太太和莺莺小姐，伴着两位官太太，打门里走出来，慢慢的转过回廊，走进桂花厅去坐下。那莺莺小姐却和红娘手拉着手走出院子来，看看走到墙根，四儿在墙头上，故意拿手向墙下指着，装着娇滴滴的声音说道：“这样一个标致姑娘！怪道……”他正要说出张君瑞的名字来，琴童急了，忙上来拉他下去。这里张君瑞脱身出来，在外面大殿上官厅里四处找寻莺莺小姐，找不到他的影踪，心里正自烦恼着；回进院子来，见琴童和四儿，在假山石下拉拉扯扯的。忍不住心头火起，连声喝着：“赶出去！”四儿撇着嘴，恶狠狠的向张君瑞看了一眼，走出院子去了。这里张君瑞回到房里，一兀头倒在榻上，叹着气说道：“二月十五，过去了大半天；我和那美人儿，却不曾细细的看过一面。天呀天呀！你却不知道我心中的焦急呢！”看看那太阳光儿向西面落下去，耳中只听得一阵子钟鼓响亮；张君瑞跳起身来，说道：“糟了糟了！一天好事，化做云烟；眼看着那道场完结，从此我和他，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张君瑞独自一人，正在房里搓手顿脚的没个计较，只见琴童领着一个黑脸大汉，闯进房来。那人跑得气喘吁吁，满头是汗；见了张君瑞，忙上前来打一个恭，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书信来，送上去。张君瑞接过，看了上面笔迹，便大声嚷道：“是杜家哥哥唤我来也！”张君瑞一面看着书信，一面吩咐琴童：“领送信人出去，好茶好饭看待。”这里张君瑞看罢了书信，说道：“原

来杜家哥哥，带领十万大兵，快到蒲关；我在此地，既然一点没有想望，还不如早早收拾行李，辞别了长老，跟着那送信人，迎上前去，早一日和俺哥哥相见也。”说着，便唤琴童进来，吩咐他：“收拾行李。”琴童怔了半晌，说道：“我们住这里等着杜家相公也罢。”张君瑞忙摇着头，说道：“这个地方，一刻也住不下去了；道场也散了，美人儿也不见了，叫我在这里，怎么延挨得过这样气闷的日子？”琴童听了，也没有话可以说，只得撅着嘴，收拾行李去。看看天色已晚，点上灯来；外面殿上钟鼓声音又响起来。张君瑞听了，说道：“呀！又做道场么？”停了一会，法聪和尚进来，请张相公上香去。张君瑞忙问：“崔家老太太在么？”法聪说道：“崔家老太太和哥儿姐儿，都在殿上坐地。”张君瑞不觉笑了出来，说道：“一天好事，都在今宵也！”说着，整一整巾儿，掇一掇衫儿，走出房去。琴童说道：“相公去了，我一个人怎么收拾行李呢？”张君瑞在廊下，对屋子里说道：“不收拾也罢。”说着，三步两步的走到殿上；只见上上下下下一片灯光，钟鼓铙钹，敲得震天价响。张君瑞上去，上了香，拜罢菩萨，站起身来；只见欢郎走上前来，说：“母亲相请。”张君瑞望去，只见崔老太太和莺莺，坐在一壁厢，张君瑞走上前去，崔老太太叫他坐下。张君瑞远远的坐在对面，崔老太太和他些家常话儿。张君瑞一边说着话，一边偷眼看莺莺。他心里想道：“我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体，怎当得他这一张倾国倾城的面貌？我和他，只许眼儿看着，心儿想着，却不许亲近着；引得我的愁也越重了，病也越深了，我看他的面庞儿，也越标致了。今天我和他对面儿坐着，只需要看个仔细也。你看他的一张小嘴儿，好似含着一颗樱桃，一个粉鼻儿，好似堆着一块白玉。呀！你看他粉腮儿淡淡的，好似梨花没有了颜色。敢是他害病了吗？敢是他心里也有一段说不出的忧愁吗？”莺莺见张君瑞在那边偷看他，便回过脸儿去，站起来，远远的走到孝帏边去。张君瑞肚子里暗暗的赞叹道：“好妖烧的脸儿！好苗条的身材！细细的腰儿！走一步像杨柳似的摆一摆。”莺莺小姐从那和尚面前走过，那大和尚高高的坐在上面，也溜过眼去看着莺莺。两旁的光头，都看得出神了；那敲磬子的和尚，一不留神，拿着锤儿向法聪头上敲去；打得法聪抱着光头逃去。远有那点蜡烛的头陀，点香的沙弥，都转过脸儿来看着莺莺；把手里的蜡烛火也撞熄了，香也碰断了。这时只听得娇滴滴的一声：“爹爹呀！”莺莺哭了，好似黄莺儿在树枝儿上啼着。在这哭声里，莺莺转着泪眼儿过来，看着，和张君瑞的眼光碰个正着。张君瑞暗暗的想道：“我的心事，早有他知道；他的心事，也只有我知道；唉！早知道我两人不能够亲近的，我便不该跳进这个烦恼圈子来呢。”他正想着，只听得钟停鼓息；法聪上来说道：“道场完了，请夫人小姐回府去息息罢。”

五、寺警

莺莺唱：

“恹恹瘦损，早是多愁，哪更残春；

罗衣一件，能消几个黄昏？

我只是，风袅香烟石卷帘，雨打梨花深闭门！

莫去倚阑干，极目行云。——

况是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

昨夜池塘梦晓，今朝栏槛辞春；

蝶粉乍沾飞絮雪，燕泥已尽落花尘！

系春情短柳丝长，隔花人远天涯近！

有几多六朝金粉，三楚精神？——

翠被生寒压绣褥，休将兰麝熏，

便将兰麝熏尽，我不解自温存！

分明锦囊佳句来勾引，为何玉堂人物难亲近？

这些时，坐又不安，立又不稳；登临又不快，闲行又困；

镇日价情思睡昏昏？——

我依你搭伏定，鲛绡枕头上儿盹；

我但出闺门，你是影儿似不离身；

这些时他恁般提备人！

小梅香服侍得勤，老夫人拘系得紧，不信俺女儿家折了福分！——

你知道我但见个客人，愠的早嗔；便见个亲人，压的倒褪；独见了那人，兜的便亲！

我前夜诗，依前韵，酬和他清新。——

不但字儿真，不但句儿匀，我两首新诗，便是一合回文；

谁做针儿将线引，向东墙通个殷勤？

风流客，蕴藉人，想你脸儿清秀身儿韵；一定性儿温克情儿定！

不由人不口儿作念心儿印！

我便知你一天星斗焕文章，谁可怜你十年窗下无人问？”

“我魂离壳，这祸灭身；袖梢儿搵不住啼痕！

一时去住无因，进退无门，教我那甥儿人急偎亲？

孤孀母子无投奔，赤紧的先亡了我的有福之人！

耳边金鼓连天震，征云冉冉，土雨纷纷。——

风闻，胡云道：‘我眉黛青颦，莲脸生春，倾国倾城，西子太真！’

把三百僧人，他半万贼军，半霎儿便待翦草除根；

那厮于家于国无忠信，恣情的掳掠人民！

他将这天宫般盖造谁做问；便做出诸葛孔明，博望烧屯。——

第一来，免摧残国太君；第二来，免堂殿作灰尘；第三来，诸生无事得安存；第四来，先公的灵柩稳；第五来，欢郎虽未成人，也算崔家后代儿孙。

若莺莺惜己身，不行从乱军；

伽蓝火内焚，诸僧血污痕，先灵为细尘，可怜爱弟亲，痛哉慈母恩！——

俺一家儿不留韶齿！

待从军，果然辱没家门；

俺不如白练套颈，寻个自尽；将尸首献贼人，你们得远害全身。——

母亲，你都为了莺莺身分；你对人一言难尽，你更莫惜莺莺这一身！

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烟尘；

倒陪家门，愿与英雄结婚姻，为秦晋——

诸僧伴，各逃生；众家眷，谁做问？他不相识横枝儿著紧！

非是他书生叨议论，也自防玉石俱焚；

甚姻亲？可怜咱命在逡巡！济不济，权将这秀才来尽！

他真有出师的表文，下燕的书信，只他这笔尖儿敢横扫五千人。”

惠明唱：

“一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王忏；

颯了僧帽，袒下了偏衫；

杀人心斗起英雄胆！

我便将乌龙尾铜椽椽。——

非是我撵，不是我揽，知道他怎生唤做打参？

大踏步，只晓得杀入虎窟龙潭！

非是我贪，不是我敢，这些时吃菜馒头委实口淡；

五千人也不索炙爇煎燂；腔子里热血权消渴，肺腑内生心先解馋，有甚腌臢？——

你们的浮熏羹，宽片粉，添杂糝，酸黄齏臭豆腐，真调淡！

我万筋黑面从教黯，我把五千人做一顿馒头馅！

你休误我也么哥！休误我也么哥！包残余肉，旋教青盐蘸。——

你休问：‘僧敢去也那不敢！’

我要问：‘大师真个用咱也不用咱？’

你道飞虎声名赛虎般；那厮能淫欲，会贪婪，诚可以堪。——

我经怕谈，禅懒参，戒刀新蘸，无半星儿土渍尘淹；

别的女不女，男不男，大白昼把僧房门胡掩；哪里管焚烧了七宝伽蓝！

你真有个善文能武人千里，要下这济困扶微书一缄，我便有勇无惭！——

著几个小沙弥，把幢幡宝盖擎；病行者，将面杖火叉担；

你自立定脚把众僧安，我撞钉子将贼兵探。——

我瞅一瞅，古都都翻海波！喊一喊，厮琅琅振山岩！

脚踏得赤力力地轴摇！手攀忽得刺刺天关撼！

远的，破一步将铁棒彪；近的，顺着手把戒刀钗；小的，提起来将脚尖撞；

大的，扳过来把骷髅砍。——

我从来驳驳劣劣世不曾，忐忑忐忑打熬成，不厌天生是敢！

我从来斩钉截铁常居一，不学那惹草粘花没掂三！

就死也无憾！便提刀仗剑，谁勒马停骖？——

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辞甘；

你休只因亲事胡扑俺；若杜将军不把干戈退，你张解元也干将风月担；

便是言辞赚，一时纰缪，半世羞惭！——

你助神威，擂三通鼓；仗佛力，蚋一声喊；

绣幡开，遥见英雄俺！

你看半万贼兵，先吓破胆！”

一缕暗吞吞的灯光，从矮屋茅帘中映照出来；屋子里一阵一阵纺纱车儿的声音，和那小孩子的哭声，一啼一嘶的，飞出门外来。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纺车跟前，低着脖子，两只手不停的在那里摇纱。看他蓬蓬的鬓儿，黄澄澄的脸儿，在妩媚中露出憔悴可怜的神韵儿来。一会儿听得隔房一个病人咳嗽呻吟的声音。那女人丢了纺车，站起身来，在灯上炖着的一个壶儿里，倒出墨水也似的一杯茶来，送到隔房去，低低的说道：“公公可要喝一口茶，润润喉儿。”板床上一个面目枯干的老头儿，伸出他和树枝儿一般的手来；颤巍巍接过茶杯去，一仰脖子，直倒下喉咙里去。放出他枯干的嗓音来，一字一句的说道：“好媳妇儿！我那不孝的儿子，一去三年，钱也不寄一个回来，信也不写一封来，人也不回家来；苦得我的媳妇，一天到晚辛苦做着，养活我祖孙两人。一个美人胎子似的，现在瘦得不成样儿了！好媳妇你快息息罢！你若辛苦出病来，不但我祖孙三人没了依靠，且叫我父子二人，怎么对得起你呢！”这老头儿，说一句，

喘一口气；说到这里，喘成一团，说不下去了。这女人听了，说了一句：“公公好好的养着病，不要胡思乱想，做媳妇的自己知道！……”说着，他也忍不住，抹着眼泪，一转身走进房去，听床上的孩子，正哭得一阵紧一阵；他忙抢上前去抱在怀里，嘴里一边“宝贝心肝”的唤着，一边解开衣襟，露出白玉也似的一个乳头来，送进孩子的嘴去，这孩子立刻住了哭声。正静悄悄的，耳中忽听得唿唧一声，震天价响，两扇板门倒了；眼前几十个火把，照得雪亮，几十个黑脸大汉，抢进院子里来。齐声嚷道：“有元宝快快送出来！有女人快快献出来！”屋子里那女人听得了，慌慌张张，把这个小孩子向床底下一塞，转过身来，把火吹熄了，从床头边掏出一柄剪刀来，正要向脖子上刺去；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大汉，当先抢进屋子来；夹手夺去了剪刀，拦腰一抱，好似抱小孩子一般的，抱出院子去。可怜这女人，已经吓得晕倒在那大汉肩头上，一任他们去摆布罢了。隔房那个老头子，颤着声，才叫得一声：“救命皇菩萨！”一柄雪亮的刀下去，好似切瓜一般的，把他的脑袋切下来。那强盗对着他恶狠狠的笑了一笑，说道：“老子来救你的命呢。”这一夜，蒲关外河桥地方，五百多人家，家家受着这样的难，遭着这样的劫。那男人被他赶走杀死的，不知有多少；女人被他强奸硬掳的，也不知有多少。也有投井悬梁寻个自尽的，也有忘廉寡耻，图个快活的。那班强盗，抢劫了许多财物，用大车子捆载着；车子后面，押着一百多个女人。一根长绳子，拦腰绑着，一串儿好似猪羊一般的赶着。蓬着头，赤着脚，啼啼哭哭的走着。有几个丢了脸的女人，和那班强盗揽着脖子，抱着腰走着；竟有几个抱在怀里，掬在肩头，一边的玩笑着走着。看看走到一座大树林里，树下搭着大大小小的棚帐；正中一座大帐篷，帐门外竖着一面大旗，风吹飘动着，露出一个大孙字来。这班女人，走到帐下，一字儿排着；先有三五个中年女人出来，走到那班女人跟前，一个一个的扶起脖子来，端详着脸儿。接着又捏着手儿，摸着腰儿，又各各伸手到怀里去，摸着乳头；中意的留下，不中意的赏给兵士们。四五个人拥着一个女人，乱纷纷的拉着扯着，走进帐去。那女人早吓得珠唇失色，杏眼圆睁，浑身发抖，只是干叫着，说不出一句话来。这里留下的女人，却只有十多个，都是年轻貌美的。可怜那纺纱的女人，也在这数儿以内。他丈夫朱积庵，是一个潦倒穷途的名士；三年前跟着朋友到京里去，到现在杳无信息，不知是死是活。他夫人于氏，也是诗礼人家的小姐，在家里纺纱织布，养活他的儿子和他的公公。如今被这班强盗捉来，他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一点不害怕，心里只记挂着家里的一老一小。停了一会，只听得一声吆喝，帐里踱出一个高大汉子来；满脸长着大胡子，头戴软盔，身穿战袍，脚下薄底靴儿。他原是蒲关总兵手下的分统，姓孙，名飞虎；只因浑城死了，那

主将丁文雅，擅作威福，虐待兵士，贪财好色；终日搂着窑姐儿，在帐里吃酒，酒吃醉了，便打着兵士们，做他的醒酒汤儿。那孙飞虎看在眼里，好不眼热；便暗暗的串同了兵士们，各各带了军器粮草，反了丁文雅，到这河桥地方来，立起营寨。河桥原是蒲关第一个大市镇；那班百姓们听得消息，早已逃得十室九空，剩下的只有几个穷苦人家。正也要打点逃时，只因孙飞虎兵马来得真快，可怜许多百姓，在睡梦里遭了这场大难。跟着孙飞虎的兵士有五千多人，各各手里拿着快刀利剑，那几百个赤手空拳的百姓，如何抵挡得住？内中有一个姓顾的小姐，他原和孙飞虎手下的一个副将有了交情；他父亲顾云升，也算河中府地方的一个绅士，如何肯把女儿去嫁给一个武夫？他两个无法可想，却巧遇到这一回兵变，那顾小姐故意延挨着不肯逃避，却等那副将来，假装做抢他去。到了营里，真是如鱼得水，遇漆投胶。孙飞虎走出帐来，他和副将手拉手儿在一旁站着调笑着，娇滴滴的声音，传在他耳朵儿；由不得孙飞虎回过头去一看，真是色眼相看，分外分明。当下孙飞虎见了，哈哈大笑，嘴里说道：“好一个美人儿！”那副将听了，由不得醋气直冲，飏的拔出一柄腰刀来，赶上前去，大喝道：“这是我的人！谁许你胡说？”孙飞虎听了，微微一笑。冷不防他一腿飞过来，那副将小肚肚上，早着了一脚，“啊唷！”叫了一声，蹲下地去。孙飞虎喝一声：“做了他。”早抢上四个人来，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刀；斩下去，吃嗒一声，血淋淋的人头，滚下地来。那于氏在一旁看着，心想：“那顾小姐不知要怎么和孙飞虎拼命呢？”这顾小姐，于氏在母家的时候，原是他认识的；便是他和这个副将有了私情，顾小姐也曾告诉他过。于氏也劝他说：“一个女儿家，结识了一个知心人；不论他穷苦艰难，能够打定主意跟着他，总算得一个贞女。如今你和他既然有了交情，总该想法子跟着他才是。”如今这营抢掳来一百多女人，别人都是强抢硬逼的，只有这个顾小姐，却是甘心情愿做压寨夫人的。现在他的情人，眼睁睁的看他被孙飞虎杀死，叫他如何不恨？当下见他一耸身，扑向前去；于氏见了，心下暗暗的称赞他有烈性。谁知一转眼，见他扑在孙飞虎怀里，嘻嘻的说着；于氏不禁长叹了一声，骂一句：“贱丫头！”这一声，传在孙飞虎耳朵里，觉得娇艳动人，忙抢上去看时，于氏急低下脖子去；一缕黑漆也似的头发，遮住了他的粉脸。孙飞虎伸手去扶起头来看时，由不得说了一句：“好可怜的美人儿！怎的瘦到这个样子？快跟着我过几天快活日子，包你养得胖胖的了。”只听得啪的一声，孙飞虎脸上，早着了一掌。于氏竖起了两道蛾眉，满脸露着娇嗔。孙飞虎吃了一掌，由不得火星直冒，正要拔出腰刀来，只见那顾小姐抢上前来，拦住他说道：“大王暂请息怒，这姐姐自幼和我认识的；他原是河桥镇上第一个美人，只因嫁了一个穷丈夫，把他苦得成了美人干儿了。待我去劝

他回心转意，我姐妹两人一同伺候大王，岂不是好？”顾小姐话不曾说完，只听得于氏接着说道：“好一个不要脸的贱丫头！你家祖宗，什么亏负了你？你也不想，你是什么门第？竟这样替你顾家丢脸。我嫁我的穷丈夫，是我的愿意，与你什么相干？哪像你这禽兽不如的淫妇！猪狗也分一个雌雄，便是当窑姐的，也有一个愿意不愿意；你如今拿着你父母生下来的身体，只拣那有势力的送。那副将为了你送了性命，你和他要好一场，便是要送你的身体，也不该送给你那情夫的仇人呢。”于氏说到这里，回过头去，又对孙飞虎说道：“我们做百姓的，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拿他赚下来的血汗钱，养活了你们这班武人；原望你们替国家争威风，替百姓看门户。如今你们不保护我们，也还罢了，万不该再来糟塌我们。你看那人家养着的看门狗，主人给他吃了一碗稀粥烂饭，到了夜里，见了强盗小贼，也知道叫上三声。如今我们拿了好米好饭，倒养出一班反叛来了！”于氏越骂越气，两旁的女人，都替他捏一把汗；孙飞虎听了，老羞成怒，不等他说完，便把剑头直向于氏嘴里刺进去，从脑后穿出，可怜一个三贞九烈的美人儿，只落得这样一个结果。把那些胆小的女人，吓得个个低着头，一任他摆布去，谁敢说一个不字。孙飞虎看看都是庸脂俗粉，隔不上三天，便觉得腻烦起来；便又点起了三五十个小喽罗，装做平民打扮，混在城里城外四处打探去，若有美貌的女人，立刻来通报，打算带了大队人马，星夜抢劫去。第二天正是二月十五，有七八个喽罗，趲到普救寺门口看热闹；一眼见了莺莺小姐，果然生得雪肌花貌，动人魂魄。他们怕给别的弟兄知道了，争了他的功，便当场动起手来；无奈相府里的人多，厮打了一阵，八个弟兄，倒被他们捉住了六个。两个逃得性命，连夜赶回河桥去，一五一十报与大王知道；孙飞虎听说找到了美人儿，怎么不欢喜？一面赏了喽罗，一面点起兵马，向普救寺进发。正走着，后面探马报来说：“皇帝拜杜确做征西大将军，正授管军元帅；带了十万大兵，快到蒲关。”孙飞虎在马上听了，便回过头去，问他那个姓胡的军师：“那姓杜的到来，我们如何发付？”那胡军师说道：“大王尽请放心，想那姓杜的，带了十万大兵，在路上耽搁着；待他到得蒲关，少说也须十天工夫。从蒲关到河中府城，也得三天路程。大王此去，取得美人，趁便打进城去；那河中府城池坚固，不用说十万人马，便是统天下的人马到来，也可以抵挡得住。那时大王得了河中，便可以进取中原；不消一个月工夫，便得了天下，怕那姓杜的不前来投降呢。”孙飞虎听了，在马上哈哈大笑；拍着胡军师的肩膀，说道：“孤家若得了天下，便与你平分疆土。”

崔相国家里做过道场，上上下下的人，都觉得辛苦了；莺莺小姐，原觉得身体不快。崔太太吩咐他在房里养息养息，早晚不用出来请安，粥饭也搬进房

去。说也奇怪，莺莺小姐，自从见了张君瑞以后，便终日昏昏沉沉的好似丢了魂魄一般；他原是一个有说有笑玲珑活泼的女孩子，如今他见了母亲，说话也没有了；看他脸上，粉也不搽，胭脂也不点，面色也黄了，庞儿也瘦了。老太太看了，心里只是干急；如今趁他在房里睡熟了，便打发小丫头悄悄的去把红娘唤来。崔老太太说道：“我看姐儿这几天，好似有心事似的；他到底见了什么？他可曾说些什么？好孩子，你告诉我，我可以替他想法的，总叫他如了心愿。”红娘听了，笑着说道：“小姐生长在这富贵人家，自幼儿得老太太疼他，还有什么心事呢？老太太放心罢，我看小姐是没有什么心事的。怕是连日烧夜香，受了些风寒，原是有的；据奴才的意思，以后不教小姐烧香罢。”老太太听了，点点头儿，说道：“你以后留心着罢；快回去伺候着，怕姐儿醒呢。”红娘答应着，回进东院子来；才走到廊下，一阵风过，刮下一片一片花瓣儿，兜脸打来。院子里静悄悄的，阶沿下的凤尾草，被风吹着颤动着；一对玉色大蝴蝶儿，捉对儿贴地飞着。红娘见了，便蹑手蹑脚的上去扑着；看看那蝴蝶儿钻进帘子去，红娘才走到窗下，只听得屋子里微微的一声叹息。接着听得莺莺小姐自言自语的说道：“昨天道场，亲见了那人，不由我越发想得他利害。这些时神魂荡漾，茶饭少进，况值暮春天气，好生伤感也呵！”红娘在窗外听了，点点头儿，悄悄的说道：“小姐，你着了道儿也！”说着，揭起绣帘，走进房去，只见他小姐坐在床沿上欠伸着。红娘说道：“小姐你怎生的不快啊？”莺莺叹了一口气，说道：“红娘，你怎么知道我的不快呵？你看，那树上的雀儿，草上的蝶儿，终日结着伴儿，飞来飞去；唱着好听的曲儿，采着香甜的花儿。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想我做了一个人，反失去了自由，在外面看来，是一个极贵重的千金小姐；按到实在，只可以算得一个涂脂抹粉的囚犯。我家上面只有一个老母，下面只有一个弱弟，死守着一间闺房，眼前只有一个你；有话也找不到人谈谈，有诗也找不到人看看。你看这样有趣的春光，闲闲的守着它过去，那样可爱的年华，闷闷的守着它过去；叫人想起，怎么不要愁闷煞人？”莺莺说到这里，红娘接下去说道：“哦！我知道了，小姐原来是少一个伴儿。”莺莺听了，由不得低低的啐了一声，低下脖子去。红娘又说道：“小姐情思不快，我将这被儿薰得香香的，小姐睡些则个。”莺莺点着头儿，站起身来，让红娘叠被。说道：“你莫将兰麝香气薰在被儿上，叫人闻着，心里怪烦的。”红娘只是抿着嘴不敢笑；服侍他睡下，一边替他放下帐门，一边说道：“好好的一位小姐，都是那首诗在里面作怪；弄得他坐又不安立又不稳，登临又不快。闲行又困，镇日价情思睡昏昏的。”莺莺在床上睡着，只是不做声儿；红娘退出房来，只在套房里坐着绣鞋帮儿。停了一会儿，一个大丫头进来，悄悄的说道：“老太太吩咐：‘叫小姐房里收拾收

拾干净，大夫来了。’”红娘听了，忙丢下活计，唤小丫头进来，略略打扫一回，自己在炉子里添上一撮香。回身走进房去，悄悄的对小姐说了。外面欢郎陪着那大夫走进院子来，老妈子跟着，先邀到厅屋里坐一阵；只见红娘揭着绣帘儿出来，站在房门口，说了一个“请”字。那大夫忙低下头站起来，欢郎和老妈子在前面领路，大夫在后面跟着；走到房里，只见床上放下销金帐子，床前斜摆着一把椅子，帐门口放着一张小杌子，上搁着一个绿绸儿绣海棠花儿的迎枕。大夫走上前去，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红娘伸手到帐里去，要把小姐的手捧出来；那大夫摇着手，说道：“且慢，请姐姐先把小姐的病症说一说，再请脉，那时格外看得仔细些。”红娘听了，便站在床前。把小姐近日没精神，茶饭少吃，心里闷闷不乐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说了。又说：“那天在山门口，吃强徒惊吓着。”大夫忙问：“什么惊吓？”老妈子在一旁，又把这天的情形说了一遍；大夫听了，连说：“好险！”一面红娘捧出小姐的手来，卷起罗袖，用红罗手帕罩在手臂儿上；露出春葱一般的五个手指，手上的皮肤，白嫩得和象牙一般。指甲上染着一点腥红，越显得娇艳动人。大夫恭恭敬敬的坐着，低着脖子，真是眼对鼻，鼻对心，大气儿也不敢吹一口。屋子里鸦雀无声的，诊过左手，再诊右手；红娘又把帐门揭开一条缝儿，莺莺小姐在枕上微微吐出舌尖儿来。那大夫只觉得眼前一晃，早被她的美貌，摇乱了眼光。好在小姐害的是心病，身上原没有病，用药不用药原是无关轻重的。忙退出房来，欢郎让到东边书房里去，请大夫开方。那大夫提起笔来，铺上玉笺，正要写时，只听得远远的一片喊声，天摇地动，吓得那大夫丢下笔来，抢出房去。里面莺莺，紧紧的把红娘搂定；欢郎一耸身，扑在老妈子身上。那老妈子一面拍着欢郎，嘴里说道：“怕是寺里走了火吗？”正没处爬抓的时候，只见大丫头扶着老太太，带哭带嚷的走进院子来；后面跟着一个法本，皱着眉头，一只手只在他光头上搔着，嘴里连连的叹气。走到厅屋里坐定，红娘迎出屋来，说道：“老太太为何请长老直来到房门外？”老太太见问，忙一把拉住了红娘的袖子，抢进房里去；见了莺莺小姐，说道：“我的苦命孩儿，你知道么？如今孙飞虎，领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犹如铁桶；鸣锣击鼓，呐喊摇旗。道：‘你眉黛青颦，莲脸生春，有倾国倾城的容貌，西子太真的颜色。’口口声声要掳孩儿去做压寨夫人。我的孩儿！怎生是了也？”说着，便搂住了莺莺，大哭起来。莺莺一霎时，吓得嘴唇儿失了颜色，眼珠儿向上翻过去，只喊得一声：“亲娘救命！”那身躯往后便倒。满屋子人，一阵子叫唤；莺莺慢慢的醒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说道：“爹爹，你快来救孩儿呵！”一句话，又引得老太太捶胸痛哭起来，一面呜咽着说道：“相公，你好狠心也！丢下了我母子三人，在这里受苦，半天里降下这杀身大祸来，闪得我去住无因，进

退无门，教我到哪儿去拉一个亲人来，救我全家的性命也？”屋子正乱哄哄的嚷着，只听得墙外金鼓震天，连房屋也摇动起来；吓得欢郎紧紧的抱住他母亲的腿，老太太搂住了欢郎，说道：“我儿，可怜我崔家后代，只有你这一个种。如今苦了你也。”莺莺一把拉住欢郎，说道：“弟弟，都是我做姐姐的害了你也！”他母子三人，扭做一团，只听得法本和尚在外屋里高声说道：“老太太和小姐快打主意！老僧出去哄住那贼兵，再来听老太太的吩咐。”说着，慌慌张张的又赶出去。这里老太太哭着说道：“叫我还有什么主意呢？想老身年纪五十岁，便死了也不算短命；奈孩儿年少，一个未娶，一个未嫁，生生的断送在这贼兵手里，叫老身如何对得起你已死的父亲呢？”莺莺住了哭，说道：“孩儿想来，只有将我献与贼汉，才可免得一家人的性命。”老太太听了，哭道：“俺家无犯法的男子，再婚的女儿，怎舍得将你献与贼汉？却不辱没了俺家谱么？”莺莺说道：“母亲休要爱惜孩儿，还是献与贼汉；第一来，免得母亲遭了横祸；第二来，免得庙宇遭了灾殃；第三来，那八百个和尚，都可以无事；第四来，我父亲的灵柩，也可以安安稳稳的回家乡去；第五来，欢郎虽未成人，也保全了崔家的后代后孙。倘然孩儿可惜了自己的身体，不去嫁与贼兵，眼见得那偌大的庙宇，放起一把火来烧得干干净净；那八百个和尚，血淋淋的砍下头来；便是那父亲的棺木，也保不定化了灰尘；老年的母亲，幼年的弟弟，都难保得住性命。只为了我一个人，害得许多人陪着我送了性命，我便保住了一时的贞节，倒做了一个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的人，便是死了也不能够赎我的罪呢。”说着，又止不住呜呜咽咽的哭了。他忽然想起了那张家表兄；“早知我如今遭这一场大难，便该和他通个问讯；到事急的时候，也有个商量的人。不啊，我和他成就了夫妇，强胜似那贼人万倍；便算我命里难逃这一关，我死了，也得个知心着意的人，替我洒几点眼泪。如今拶得我无处投奔，虽说自愿将身体献与贼汉，但是叫我如何挨得这早晚？况且是果然辱没家门，不如待我寻个自尽罢！”他想到这里，噗的跪下地去，倒在他母亲怀里，说道：“母亲白疼了孩儿也！求母亲给我一条带儿，待孩儿自己吊死；死过以后，再把孩儿的尸首丢出去，给那贼汉。那贼汉见死了孩儿，便也死了他一条心。既保全了孩儿的贞节，又保全了我家的门第，再也保全了母亲弟弟和那和尚丫头小厮们许多性命。”欢郎听到这里，上去一把抱住了他姐姐，嘴里说道：“姐姐使不得呢！”崔老太太也拉着莺莺的手，说道：“和花朵儿似的一个女孩儿，叫我如何忍得？”说着，三个人不禁同声大哭起来。红娘和许多丫头老妈子，站在一旁陪眼泪；法本又从外面跑进来，气喘吁吁的说道：“老太太，只是哭也不是事体；那贼人口口声声嚷着：‘快送小姐出来，万事全休；若再迟一步，先进来抢了小姐，再放一把火，烧得你一座寺变成白地。’”

老太太快打定主意要紧！”急得崔老太太只是顿着脚，说道：“叫我哪里来的主意呢？”法本说道：“老僧方寸已乱，一时里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我们同到法堂上，同两廊下僧俗，有高见的，一同商议个长策。”崔老太太回过头来，对莺莺欢郎说道：“孩儿，没奈何我们去去者。”法本在头里走着，后面老太太拉住莺莺，莺莺拉住欢郎，跟着出去。这时相府里，也分不成内外；家人，小厮，丫头，老妈子，挤成一堆；把他母子三人，围在中间。看看走到法堂上，沿路只听那和尚嘴里嚷道：“快把小姐献出去！莫连累了我们出家人。”莺莺听在耳朵里，吓得他两手冰冷，索索的抖着。老太太连连的说道：“孩儿，莫怕害，有母亲呢。”这时他们来到了法堂上，只见两廊下和院子里，挤满的是光头。法本站在当地，只见法聪飞也似的从外面跑进来，嘴里气急败坏的说道：“老老老师父……不不不好好了！……他他他们一齐点起了火火火把，说说说要打要打打……进来了！”接着两廊下一片声喊道：“快把小姐献出去！莫拖累了我们。”里面有一个和尚嚷道：“事到其间，我们也顾不得了；若老师父不愿意，我们先把老师父打死，再捉住小姐，送他出去交给了贼汉，万事全休。”法本听了，忙喝住他，一面高声说道：“诸位有高见的，快请上法堂来，一同商议个长策。”接着有七八个僧人说道：“什么长策不长策？快把这女孩儿送出去，便是长策。”崔老太太在一旁看了这情形，便对他女儿说道：“我的孩儿，却是怎么好？你母亲有一句话，本舍不得你；如今事出无奈，问两廊下众人，不问僧俗，但能退得贼兵的，你母亲做主，倒陪房奩，便把你送与他为妻。虽不门当户对，还强如陷与贼人。”崔老太太一边哭着，回过头去，对法本说道：“长老便在法堂上，将此言与我高叫者。”说着，又回过头去，对莺莺说道：“我的孩儿！只是苦了你也！”莺莺说道：“这都是母亲爱惜孩儿的一片苦心，事到其间，母亲再莫惜我莺莺这一身。”法本听了，忙出去高叫道：“老太太有话吩咐：‘诸位中，但有人能退得贼兵的，不问僧俗，便倒陪房奩，把相国小姐送与他为妻。’”一句话未了，只见张君瑞拍着手儿，从人丛里挤出来，说道：“我有退兵的计策，怎么不来问我？”老太太见了张君瑞，忙说道：“老身一时慌乱，却忘记了官人；官人怎么到这个时候才来？”张君瑞说道：“侄儿正想得救妹妹的计策；方才到姨母府上去来，听说在法堂上，便急急赶上来。”崔老太太说道：“不知官人有什么妙计？”张君瑞说道：“禀姨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罚若明，其计必成。不知姨母怎么的赏法？”崔老太太说道：“官人不用多心，恰才与长老说下；但有退得贼兵的，便将小女与他为妻，何况官人是自己人呢。”崔老太太说到这里，张君瑞溜过眼去看着莺莺，莺莺低下脖子去，呜呜咽咽的说道：“哥哥救我也！”张君瑞拍着胸口，说道：“小姐，请宽心，小生自有主意。”说着回过头去，对法本说道：“既

是恁的，小生有计，先用着长老。”法本忙摇着手说道：“老僧不会厮杀，请先生换另一个。”张君瑞说道：“休慌，不要你厮杀；你出去与那贼头说：‘老太太的话，小姐孝服在身，将军要做女婿呵，可按甲束兵，退一箭之地；等三日功德圆满，拜别相国灵柩，改换礼服，然后方好送与将军，不争便送来呵。一来孝服在身，二来于军不利。’你说去。”老太太跺脚说道：“这是坑煞老身也！”法本说道：“说来说去，依旧是把小姐送与贼人的一条计策。”红娘也插嘴道：“先生没有妙计，休得夸嘴。”莺莺忙拦住他说道：“红娘休得得罪好人，哥哥满肚子文章，自有妙计也。”张君瑞拍着手，说道：“到底还是小姐知道我也！休说这样一位千娇百媚的小姐，小生不舍得叫他陷与贼人；便是你这位千灵百俐的姐姐，我也舍不得也。”法本又催道：“先生闲话少说，请问相公，三天以后，便是如何？”张君瑞说道：“小生有一故人，姓杜，名确，号为白马将军；现统十万大兵，快到蒲关。小生与他八拜至交，我修书去，必来救我。”法本听了，不禁欢喜起来，说道：“崔夫人，能果得白马将军肯来，怕什么一百个孙飞虎？夫人请放心者。”他母子三人听了，也不期笑逐颜开。崔老太太说道：“如此多谢官人。”张君瑞对红娘说道：“姐姐你服侍小姐回房去者；在这里抛头露面，人多气杂，休得薰坏了小姐。”红娘听了，便扶着莺莺走出法堂；只听得莺莺低低的说道：“红娘，真难得他也！”

法本捏着两手汗，走到山门外，只见一字儿人马齐站在小桥上。孙飞虎提刀跨马，立在正中；他见法本出来，便喝道：“快送莺莺出来！”法本忙迎上前去，打一个躬，说道：“将军息怒，有夫人吩咐，使老僧来与将军说：‘小姐孝服在身，将军要做女婿啊，也得讲几分礼貌；这样吵吵嚷嚷的，吓坏了小姐，将军心里也疼。快快按甲束兵，退一箭之地，等三日功德圆满，除了孝服，拜别灵柩，再送到将军营里，交拜成亲。不争便送来呵：一来娶压寨夫人，也欠尊重些，二来孝服在身，于军不利。’”孙飞虎听了法本的话，在马上回过头去，问那胡军师道：“军师，你看怎么样？”那胡军师说道：“那和尚的话，说得也是有理；将军不如分四千人马与我，先去打河中府。将军带一千人马，驻扎在寺的四面，待过了三天，那时河中城地也打下了，将军带着那小姐，带队进城；那时堂堂正正，成了亲事，做相国家的女婿，岂不荣耀？”孙飞虎听了，点点头儿；回过脸来，对法本说道：“既然如此，限你三天，若不送来，我着你人人皆死，个个不留。你对夫人说去：‘恁般好性儿的女婿，教他招了者。’”说着，见他把马鞭子一擎，那人马和潮水也似的向后退去。法本急急回进寺去，对张君瑞说道：“贼兵退了也，先生作速修书者！”

张君瑞说道：“修书原是一件容易事体，但你看这山门外，五千人马，围得

铁桶相似。哪里去找一个大胆的人，将这信送出去？”法本听了，低着头，略略沉吟一回；忽然拍着手说道：“我有人！我有人！先生请自修书，待我去唤那人来。”法聪听了，接着说道：“师父可是想打发那惠明去来？”张君瑞忙问：“谁是惠明？”法本说道：“俺这厨房里，有一个不成材的徒弟，最要吃酒厮打；若央他去，这信定可送到。”法聪说道：“师父若好意央他去，他便必不肯；若把话激着他，他却偏要去。”老夫人听了，忙说道：“这事容易；谁送信去，老身赏他白银五十两。自古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老师父快替老身去高叫者！”正说着，一个小沙弥一眼见院子里，惠明吃醉了酒，七歪八斜的走着；忙拉着法本的袖子，说：“老师父，你看惠明来也。”法本说道：“待我高叫去。”说着，便走到台阶上，喊道：“张秀才书一封，送与白马将军；只除厨房下惠明，不许他去；其余僧众，谁敢去得？老太太另赏白银五十两。”惠明听了，大声嚷道：“你不许惠明去，惠明定要去！定要去！我既不念法华经，又不理梁王忤；闷住在这鸟寺里，做什么鸟和尚！穿什么鸟袈裟！早放我出去，杀几个强徒，好得多呢！”他说着，抓下头上的和尚帽子来，向半天里丢去。嗤的一声，把袈裟撕了，露出一身黑肉，两只粗胳膊来。法本忙喝道：“老太太在这里，休得无理！”惠明斜乜着两眼，站在法本跟前；满嘴流着白沫，说道：“不是我要抢这件事去做，也不是我要揽这件事去做；只因我爹娘，生生的送我到寺里来做和尚；我懂得什么叫做打坐？什么叫做参禅？岂不葬死我也！我只晓得大脚步杀入虎窟龙潭。不是我要负这件事去做，也不是我敢去做这件事；只因为这些时，在寺里吃着菜馒头，委实嘴里没有味儿。那五千个贼人，算得什么？我便去抓来，一个个丢在火里，炙的炙，爇的爇，煎的煎，燂的燂，他腔子里的血，也只消得我一时的渴；他肚子里的一颗心，也只解得我一时的馋。有什么腌臢处？”他说到这里，回过头去，对法聪哈哈大笑，说道：“你们吃的浮熏羹，宽片粉，酸黄齏，臭豆腐；直吃得人嘴里淡淡的，像我的胃口，便是一万斤黑面，把五千个人做着馒头馅子，也能吃下肚去。你们休得拦我的休得抢我的，我便把那包馒头剩下来的肉，蘸些青盐，送给你们吃也。”法本听他说到这里，便唤他走近来，对他说道：“惠明呵！张秀才不要你去，你偏生要去；你真个敢去不敢去？”惠明恭恭敬敬唱着一个喏，说道：“你休问小僧敢去也不敢去，我要问大师真个用咱也不用咱？你们只听得孙飞虎的名儿，认做他和老虎一般凶；那厮只知偷道婆娘，抢钱财；别的还有什么用处呢？”说到这里，张君瑞信也写好了，便踱出台阶来，对惠明说道：“你出家人，怎不诵经持咒，与众师随堂修行；却要与我送书？”惠明听了，对他笑了一笑，说道：“你问我么？我是怕谈经懒参禅的人。我的戒刀新磨快，在腰里挂着，没有半点儿锈泥灰尘；正要找人杀呢！不像那

班贼秃，和婆娘，借着谈经参禅的名儿，女不像女，男不像男，偷偷摸摸的在大白昼里，把僧房胡掩起来。火烧去了七宝伽蓝，他也不管。”惠明说到这里，便哈哈大笑起来。引得许多和尚，大哄起来，说：“该打这蠢虫！”法本忙上前去，劝住说道：“他须替俺们去送书来，救俺们的性命；你们须耽待他些才是。”惠明又回过头去，对张君瑞说道：“你若真有一个善文能武的人，便是在一千里以外，要下这一封救命的书信，我便有这个胆量去。”张君瑞说道：“你独自去，还是要人帮扶着？”惠明冷笑着，说道：“要人帮扶么？你替我唤几个小沙弥，把幢旗宝盖擎着；病行者，将面杖儿火叉儿挑着；你叫他们先自己立定脚根，休来管我的闲事；我自能对付那班贼兵去来。”张君瑞说道：“他若不放你过去，却待如何？”惠明说道：“他敢不放我过去吗！你放心罢，我眼睛瞅一瞅，瞅得他古都都海波也似翻过去！我嗓子喊一喊，喊得他厮琅琅山岳也似倒下来！我脚顿一顿，顿得赤力力地心也摇！手攀一攀，攀得天门也坍！远的人，我便抢上一步，把铁棍儿打去；近的人，我便顺着手，拿戒刀砍去。小的人，提起来把脚尖儿踢去；大的人，扳过来把他脑袋砍去。”张君瑞说道：“我今将书与你，你却到几时可去？”惠明说道：“我从来做事，爽爽快快，天生成一个大胆的人；好汉做事，须要斩钉截铁，不要学那惹草粘花的。便是送了性命，心里也没有什么怨恨的。你看我，提刀仗剑，立刻便走；谁有工夫住在这里受闷呢！”张君瑞听了他的话，便取出那书信来，交给他；说道：“你拿了书信，快快送去！走出蒲关，一路打听迎上去；我杜家哥哥这时候，离蒲关也该不远也。你见了我杜家哥哥，对他说：‘作速起兵，来救俺小姐者！’”惠明接了书信，对张君瑞笑着，说道：“你休只胡想这门亲事，在老太太跟前夸下海口，却叫我去吃这一趟辛苦。倘然那杜将军不把这贼兵来退去，你这张秀才，也空做了一场风流梦。你虽把话儿哄着他女孩儿，图着一时的风光；你却害了他，看你半世抱着羞惭。这也何苦来？”张君瑞摆着手说道：“我这一封信，比催命符还灵，你放心去也。”惠明接着说道：“我去也！”法本忙抢上去，说道：“惠明，慢着。”回过头去，对众和尚说道：“你们快去把他的铁禅杖，长戒刀，黑袈裟拿来！”院子里许多和尚，齐声答应着。停了一会，两个和尚，抬着一条禅杖，一个和尚，掬着一柄戒刀；刀头儿上，挑着一件黑色袈裟走来。惠明接过去，穿了袈裟，插上戒刀，掇着禅杖；老太太打发家人，送给他路上盘缠碎银五十两。惠明拿来，连张君瑞的书信，一起梢在胳膊里；放开脚步，说道：“我也去！”法本又抢上去，拉着他说道：“惠明，慢着。”惠明把眉头一皱，说道：“老师父，怎么这样婆婆妈妈的？”法本说道：“我也有一封书信在这里，你拿去；路过西塘地方，把这信给赵大哥看。叫他替你备下一匹快马，你快去快来者。”惠明接了书信，说道：

“我去也！”只听得轰雷也似的三通响，八百个和尚，齐呐一声喊；唵啾啾山门大开，揭起绣幡，那惠明提着禅杖，站在当地：精神抖擞，威风凛凛。张君瑞说道：“好一个英雄人也！”这时山门外的贼兵，正十个一堆，八个一处，倒在地下闲息着。猛不防惠明大喝一声，舞着禅杖，着地打将出去；好似一阵旋风，打得那两旁的贼兵，人翻马仰，杀出一条血路去了。这里法本吩咐：“紧紧的关上山门把守着，等候救兵到来。”回过身来，对崔老太太说道：“请老太太回房安息去罢。”老太太说道：“阿弥陀佛！皇天保佑！只愿惠明早到，救兵早来，救了我娘子性命。”张君瑞说道：“老夫人，请放心；此书一到，大兵即来。”崔老太太说道：“请官人亲自去对我女儿说来。”张君瑞说道：“未成亲的夫妻，怕有不方便处。”老太太说道：“我和你母亲，原是一家姐妹；你和我女儿，也原是一家兄妹，有什么不方便处？”张君瑞说道：“侄儿遵命。”说着，便跟在老太太身后，走进相国府去。张君瑞暗暗的说一声：“惭愧！我使尽心计，今日才得了这个机会。”堂堂皇皇的走进他的门去；走进内宅门，莺莺听说老太太回来了，便扶着红娘，走出屋子来迎接。才说得一声：“吓死孩儿也！……”一眼见张君瑞站在背后，便把衣袖儿掩住嘴，不说下去了。红娘接下去说道：“可怜吓得我的小姐，手尖儿冰也似的冷，额角火也似的烧；病越发添重了。”张君瑞听了，忙抢上前去，向莺莺兜头一揖，嘴里说道：“小姐放心。小生此书一去，救兵立刻便来。”说着，深深揖倒在地；拿衣袖拂着他的裙角儿，露出尖瘦玲珑的鞋尖儿来，莺莺忙转着脸儿避去。崔老太太说道：“我儿，你听了哥哥的话么？快放心，好好的去睡着养病儿罢！”红娘便捧着莺莺，从走廊转过东院子去；真是走一步风摆杨柳似的，早把个张君瑞又看呆了。只听得崔老太太对欢郎说道：“你请张家哥哥，进屋子里去坐地。”欢郎便上来，拉着张君瑞的袖子，走进屋去。老太太问他些家里的情形，张君瑞一一说了；老太太听他说到家境清寒，父母早死，又不曾考得功名，便低着头，不做声儿。

一轮冷清清的月亮，高高的挂在山尖儿上；照着漫山遍野的营帐，一座一座的排列着。风过处，只听得一声一声刁斗，东吹西应，好不威武。那中军帐前，拔地竖起一面帅旗，上面绣着斗大一个“杜”字。杜君实独坐在帐中看书，帐门外二三十个大汉，穿着勇字号衣，掬着长枪，一字儿站立在两旁；静悄悄的，连咳嗽也不听得一声儿。外面打过二更，忽见一人，短小身材，浑身穿着黑衣，骑着马，飞也似的跑到营门口，跳下马来；那把营兵士，认得是本营探子，忙领着他走到帐下。亲兵进帐去，通报了元帅，出来，传那探子进帐，那探子上去跪着。杜君实问道：“你们四个人一齐出去，怎么只回来了你一个？”那探子回答道：“禀元帅，那三人，已分头到蒲关、河桥、河中府城，再探虚实去

了；着小的先回营来，禀报军情。”元帅问：“你探的军情，怎么样了？”那探子说道：“禀元帅，探得那蒲关主将丁文雅，自从浑瑊元帅死了，不守军法；指使他手下兵丁，劫掠人民，奸淫妇女。那统兵官孙飞虎，看了眼热，也便反了主将，带了五千人马，霸住河桥，杀人放火，强抢财物，硬掳妇女；比丁文雅更凶。近来他不知哪里打听得普救寺里住着崔相国的小姐，说：‘他的美貌，是天下第一，通国无双。’便带了人马，赶向普救寺去。打算一面抢劫小姐，一面攻打府城；现在河中府兵少粮寡，如何敌得住那厮的蛮横？”杜君实听到这里，连连拍着桌子；说道：“这可不得了！我张家弟弟，现正住在普救寺里；那河中府，是关中第一座重要的城池，河中有失，中原便不堪设想了。我如今为公为私，不可不急去救他！……只是这座蒲关，盖造得十分雄壮，那厮知道我大兵到来，一定拼力死守，急切攻他不下，耽误了救河中的日期，却是如何是好？”正说着，只见帐后转出一个小书童来，对杜君实说道：“元帅何不用偷兵之计？”杜君实听了点头，当下拔下一支令箭来，吩咐中军官，传出令去；三更造饭，四更拔寨都起，限一个更次，赶到蒲关；人人带着土囊干柴，悄悄的爬上关去，一把火烧着，拼死命杀进关去。谁第一个打进关去，斩开关门的，便有重赏。那兵士们听了号令，个个从被窝里跳起身来，急急忙忙的打水煮饭，不一刻，饭已煮好，篷帐一齐拆去；杜君实坐在马上，只见十万大兵，照着月光，黑压压的罩满了一片平阳。那雪亮的刀枪，反照着月光，射出万道寒光来。一声号炮响，人含枚，马摘铃，风卷乌云似的，向蒲关进发；不到一个更次，看看迎面一座关门，盖造在两座峭壁中间。杜君实立马看时，见关上黑魆魆静悄悄的，听不得一个人声，看不见一盏灯火；知道关里面有了准备，便把兵马约退一箭多地，扎定了营盘；分拨一队短刀兵，赶到城下，齐声呐喊，爬上城去。城上早已把插木火箭，一齐攻打下来。关外兵士，攻不得胜；这一场恶战，从五更时候打起，直打到日午当空。营里一声锣响，各各回兵休息；到了傍晚，杜君实亲自督阵；那兵士十分勇猛，连攻了五六次，那关上木石滚打下来，十分利害，休想爬得上去。看看又到了半夜子时，杜君实十分焦急，把督阵的鼓，打得震天价响；兵士们死一排，上去一排。正打得热闹的时候，耳中只听得唵啾啾一声响亮，那两扇关门大开，里面杀出一个赤膊和尚来。关外的兵，见关门开了，便抢着一拥进去；那丁文雅正在关楼上，看看大事已去，便回转身去，把一个女人抱在怀里，向关下逃去；早给那关外的兵，围上前来挽住，绑着送到元帅帐下。这时杜君实正坐在帐里，听兵士们报捷；只见一个又高又大上身赤着膊，浑身血淋淋的和尚，闯进帐来。亲兵急忙上前去捉住，有几个兵士，认识他便是开关的和尚，当下送上帐去。杜君实喝道：“兀那和尚，你是哪里做奸细者？”那和

尚说道：“俺不是奸细，俺是普救寺的烧火和尚；今有孙飞虎作乱，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欲劫故臣崔相国女为妻。有游客张君瑞，他说认识将军；特打发俺送书到将军帐下，望将军火速去救他一对儿也！”杜君实听说，便问：“书信在什么地方？”那和尚不慌不忙，从胳膊里掏出一封血汗湿透的书信来，向地上一丢。只听他轰雷也似的嚷着一声痛，两眼一闭，倒下地去；兵士们把他抬去后帐，请随营大夫医治。杜君实打开那封信来一看，便满脸高兴起来，说道：“哈！这是我张家弟弟的书信也！”他接着念那书信道：“同学小弟张珙，顿首再拜奉书君实仁兄大人元帅麾下：自违国表，寒暄再隔，风雨之夕，念不能忘；起家赴京，便道河中，即拟謁谒，以叙间阔。路途疲顿，忽遭采薪，昨已粗愈，不为忧也。轻装小顿，乃在萧寺，儿席之下，忽值弄兵；故臣崔公，身后多累，持丧闻戒，暂僦安居。何期暴客，见其粲者，拥众五千，将逞无礼；谁无弱息？遽见狼狈，不胜愤懣，便当甘心。自恨生平，手无缚鸡，区区微命，真反不计；伏惟仁兄，仰受节钺，专制一方，咄叱所临，风云变色。夙承古人，方叔召虎，信如仁兄，实乃不愧；今弟危逼，不及转烛，仰望垂手，非可言喻。万祈招摇，前指河中，譬如疾雷，朝发夕到；使我涸鲋，不恨西江，岭公九原亦当衔结。伏乞台照不宣。张珙再顿首拜。”杜君实读完了信，忙拔下一支令箭，说道：“大小三军，听我号令；就点中权五千精兵，火速起发，直指河中府普救寺，救我兄弟去走一遭。”只听得帐下齐答应一声：“喏！”便有先锋官出去，点齐人马；杜君实也披挂齐备，踱出帐来。便有后营把门兵士，来报道：“那送信的和尚醒来，他独自走出营门，跨上马去了，小的们拦也拦他不住。”杜君实听了，说道：“任他去罢。却是一个好汉子，待我到得寺里，重重的赏他去。”

张君瑞被贼兵围住在寺里，心惊胆战，眠食也不安，坐立也不定；看看过了一天，又是一天。那孙飞虎，常常打发人来催逼；崔家老太太，只有哭泣的份儿。莺莺小姐，吓得病倒在床上；这时候的张君瑞，险些做了救命皇菩萨。寺里的和尚，相国府里的家人女仆，一天到晚，围着他，求他救命；张君瑞看看救兵不到，心里只是干急。又记挂着莺莺小姐的病，恨不得亲自跑到他绣房里去安慰他；只得天天在老太太跟前探问着。那个大夫，虽也关在寺里，常常瞧着小姐的病；可是没有地方去买药，也是枉然。第二天很快的又过去了，这时候，寺里忽然又添了一重饥荒；原来偌大一个寺院，却没有一个井。山门外虽有一口四眼井，可是谁敢出去挑水？到了第二天夜里，满寺的人，嚷着一夜的口渴。莺莺小姐，是害的热病，比别人口渴得越发利害。他在昏昏沉沉的时候，连连嚷着，向红娘要茶吃；红娘没有法想，便出来告诉老太太。张君瑞在一旁听得了，他想：眼见得莺莺小姐是我的人了，若渴坏了他，叫我心里怎么忍得

过！”他一转念，想出了一个主意；便悄悄的回到自己院子里，和琴童两人，在花瓣儿树叶儿上收着露水，收了一夜，只收得小玉杯里一杯，拿去送给莺莺小姐解渴。到了第三天一早，忽听得山门外似暴雷一般吵嚷，接着把山门打得应天价响；法本慌得忙叫：“和尚，拿木头石块把山门堵起来！”后来还是张君瑞有见识，反把山门大开了；自己说是莺莺小姐的哥哥，却跑到孙飞虎的营里去，把他迎接进寺来。一面吩咐宰牲口，做酒水，一面叫从山门口扎起五色的灯彩来，直扎到内堂。自己哄着孙飞虎陪他吃酒，说：“老师父替将军拣定的吉时，在夜半子时。”他一面吩咐八百个僧众，各各预备家伙；他打听得山门外，眼前只有一千个贼兵，若等候到那时候，还不见救兵打来，听法本和尚撞下一钟，关上山门，八百个和尚，各各拿出全副气力来，和贼兵拼命。先结果了孙飞虎，再对付那山门外的强徒。这班和尚到了这时候，倒也大家死心塌地；不拼命也是死，拼命也是死，便各各在暗地里扎缚停当，埋伏在大殿两廊下，专听法本和尚的号令。看看太阳光慢慢的向西面落下去，孙飞虎在客厅上坐着，左一杯右一杯的吃着酒，他心想这个相国女婿，已是稳稳到手的了。到上灯时候，那胡军师打发一个探子来报告军情；说：“那河中府城，在今天夜里可以打下来。”孙飞虎听了，快活得他捧起酒壶来，直着脖子，只向喉咙里倒下去。张君瑞又想起那班被孙飞虎掳在营里的几十个女人，停一会若两面厮打起来，岂不把那班女人白白打死；他便想了一个主意，对孙飞虎说道：“将军成亲，还有几个时辰耽搁；现在一个人吃着寡酒，想来也很乏味。不如把那营里的女人，一齐唤进寺来劝酒，虽说将军做了相国家的女婿，过几天将军做了大王，少不得要拣选几个宫娥妃子。不如趁今夜吉时，把他们打扮起来，一块儿行了礼。”孙飞虎听了，哈哈笑着，伸手拍着张君瑞的背，说道：“我做了大王，少不得要封你一个国舅。”说着，回过头去，叫：“把那营里的一班美人，唤进来打扮着，停一会听咱家点妃子也！”不多时，一队兵押着十八九个年轻女人，走进来；走到孙飞虎跟前，各各低着头儿。张君瑞叫：“留下两个女人劝酒，其余统统送进相国府去打扮。”便有一个相国府里的管家婆，领着那班女人进去；这里孙飞虎和两个女人胡闹着，酒越发多吃下去。看看二更时分，张君瑞心下正没有主意；只听得山门外一片喊杀的声音，张君瑞知道是杜君实带兵到了。忙把眼睛看着法本，法本赶到殿上去，撞起钟来；山门立刻关了，两廊下的和尚，各各拿着家伙，抢上厅来，见贼兵便打。那班强盗，听得山门外喊杀的声音，先吓破了胆；见了这样子，便各各跪下地来求饶。和尚上去，夺了他手中的朴刀，杀进厅去；孙飞虎听院子里吵嚷，心知不妙，站起身来，一脚踢翻桌子，拔出剑来，正要上去揪住张君瑞；只见三四十个光头，围上前来，乒乒乓乓一阵浑杀，被他杀倒

了七八个和尚。那孙飞虎也被他们捉住，拿绳子绑着，和杀猪一般叫喊起来。这时外面杜将军的兵丁，打着山门，和擂鼓一般。张君瑞叫：“开开山门。”当先一匹白马，马上坐着的，正是他哥哥白马将军杜确。那贼兵跪在两旁，连连磕着头，嘴里称着：“白马爷爷！只求爹爹饶了性命，悉凭爷爷发落。”杜君实吩咐：“只将孙飞虎一人砍首号令。其余不愿从军的，都归农去；愿从军的，开报花名，与他们安插。”便有几个小将，领命去了；这里十多个和尚，推着孙飞虎出来。那孙飞虎酒也吓醒了，只嚷道：“杜爹爹饶命！”杜君实叫：“绑在山门外大树上。”亲自上去，一刀砍做两段。张君瑞上去见了面，两人拉着手儿，走进寺去；法本迎着，接到客厅上坐下。便有随营参将，分做两排，一字儿站在廊下；杜君实坐在正中，发下令去，吩咐：“到大营去再调动一万兵马，火速救河中府去！”那参将接着令，诺诺连声去了。这里法聪，领着四个和尚，端上素酒来；杜君实和张君瑞两人，对坐着吃，把别后的情形，细细的谈论起来。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他两人一杯一杯的吃着，琴童站在一边筛酒。杜君实回过头来，看着琴童，笑了一笑，说道：“琴童，你可还记得你偷吃了相公的酒，你家相公要打你，我替你讨着饶来？”琴童也笑着说道：“杜大爷可记得吃醉了酒，在我家相公书房里；把我家相公错认做是杜奶奶，搂住了我家相公，连连唤着：‘美人儿！’被我家相公打着嘴巴来。”一句话，引得屋子里里外外的人笑起来；张君瑞忙喝住道：“狗才胡说。”杜君实却只是哈哈大笑，拉着琴童的手，说道：“童儿，你再想想看，可有什么有趣的故事？说出来给我和你家相公听着下酒。”琴童怕惹他相公的骂，便摇着头，躲了出去。那两廊下站着的和尚兵丁，和相府的家人，见琴童得了脸面出来，便抢着上去趋奉他；把他一拉，拉到厨房里，请他吃着酒。这个琴哥儿长，那个琴哥儿短，都来凑趣。琴童也满嘴说着大话，说得自己也不相信起来。内中有几个不老诚的和尚，看上了那孙飞虎掳在营里的几个年轻女人。便来和琴童说，求他在杜将军跟前，讨下来做家婆；琴童当时满嘴答应，待到见了杜君实，他便一个字也不提，引得那班光头，只在窗外探头儿。停了一会，法本和尚领着十多个年轻女子，走上厅去，一齐跪倒；杜将军向他们一一问了姓名住处。原来他们都是河桥镇上的良家妇女，被孙飞虎掳来强奸；杜将军用好话劝慰了一番，便吩咐：“依旧寄在相国府里，派几个老妈子，好好的看管着；一面送信给他丈夫父母，到寺里来认领。”法本听了，便领着那班女人退出去；走过廊下，那许多和尚见了，个个伸长了脖子，撑大了眼睛，嘴里流出涎沫来。一会儿，琴童又出来了；那几个馋眼和尚，上去问：“讨家婆的事体，怎么样了？”琴童假装放下脸儿来，哼了一声，说道：“杜将军吩咐：‘把你们抓进去，重重办罪。’”这几个和尚听了，吓得屁滚尿流，抱着头

逃得无影无踪；琴童看了，肚里暗暗的好笑。后来那十多个女人，个个都有他丈夫父母来认领；只有顾家小姐，没有人来认领。不知怎的，和寺里几个和尚勾引上了；逃出寺去，躲在一间小屋子里，做了众人的家婆。不到一年工夫，浑身害了恶疮，死在屋子里，没有人去收殮他，这是后话。如今再说：崔老太太听说白马将军杀了孙飞虎，在寺里和张君瑞吃酒；他便唤四个老妈子，扶着他出去，见了杜君实。杜君实忙抢上去拜见，嘴里说道：“狂贼跳梁，有失防御，致累受惊，敢辞万死。”崔夫人说道：“孤寡穷途，自分必死，今日之命，实蒙再造。”杜君实听了，又客气了几句。忽见中军官，急急匆匆的跑进来，说道：“末将奉了大帅号令，带了一万兵马，赶到河中府城；托赖大帅虎威，不用一兵，不折一矢，在两个时辰里，把四千贼兵，一齐收伏了。如今带在寺门外，听候元帅发落。”杜君实听了，正要说话，忽见琴童抢进来通报说：“河中府里文武官员，统统来了。”崔老太太听了，忙站起身来，说道：“老身在这里，诸多不便，先告辞进去了；杜元帅公事办完，便请张家贤侄，陪着到寒舍来吃三杯水酒。”杜君实和张君瑞听了，诺诺连声，站起来送崔老太太出去；这里自有河中府的大小官员，接二连三的来拜见。直闹到天色大明，法本和尚便请杜将军到书房里去略睡一会儿；到午牌时分，杜将军起身，自有亲兵伺候梳洗用膳的事体。膳罢，张君瑞走进房来；杜君实说道：“敢问贤弟，因甚不至我处？”张君瑞说道：“小弟贱恙偶作，所以失谒；今日便应随仁兄去，却又为崔夫人许以爱女相配，不敢仰劳仁兄执柯，小弟意思成过大礼，满月以后，再行叩谢。”杜君实听了，连连向张君瑞作揖。说道：“恭喜！贺喜！愚兄便愿讨这个差使做；停一会，到相府去，便向崔夫人说来。”接着，那参将们进来禀报：“料理五千人投诚的事体。”杜君实吩咐：“留下五百人马，在寺外伺候；速速带了大队人马，回蒲关去驻扎。本帅为我家兄弟的事体，略有勾当，稍缓便来。”那参将答应着，退出去；这里他弟兄二人，手拉手儿，踱进相国府去。早有家人进去禀报。崔家老太太，带了欢郎，出来迎接；领进客厅去，坐下身来，杜君实便说起替张家兄弟作伐的事体来。崔老太太说道：“小女这几天病势，十分危笃；这件姻缘，老身尚有处分。”说着，便回过头去，对门外说道：“安排茶饭者。”只听得廊下一片声答应，一会儿摆上酒菜来；欢郎陪着吃酒，崔老太太在一旁，对张君瑞说道：“贤侄的大恩，不可忘也。自今贤侄休在寺里下，便移来家下书院内安歇。明日略备草酌，著红娘来请贤侄，是必来者。”张君瑞听了，忙站起来，“是是”的应着，老太太告一个罪，先自进去了。这里杜君实和张君瑞两人，说说笑笑吃着酒，法本又跑来陪着。杜君实见了法本，忽然想起了惠明和尚，便问：“法本，那送信的好汉和尚，到什么地方去了？”法本笑着说道：“他如今在西塘

赵家养伤呢。说也好笑，那赵大哥的女儿，只因惠明救了他的性命，便和他父亲胡闹着，要逼着惠明还俗，愿意嫁给他做家婆。”杜君实听下，不禁笑了，忙问：“怎么一回事？”法本说道：“原来我打发惠明到赵家去借马的时候，正是那丁文雅手下的兵，在西塘地方闹事的时候；那班贼兵，见人便抢，见钱便抢，见女人便奸淫。赵家两弟兄，在西塘地方住着；赵老二两夫妻不生儿女，赵老大却生了一男一女。惠明到他家里，那贼兵正在抢劫他家的邻舍；惠明便帮着先把赵家妯娌两个保护出去，躲在田坂里。第二回抢进屋去，再救赵老大的女儿。他女儿名叫霞姑，今年十八岁，脸面长得也还端正；这时正有五六个兵，围着霞姑，要行无礼。被惠明赶上去，拿禅杖一顿扫，那贼兵的腿骨，都被他打断了；一看，门外又有一大群贼兵抢进屋子来，惠明便轻轻的把霞姑驼在背上，手里拿着棍儿，一扫一荡的打出去。只因背上趴着一个人，厮打的时候，不免有几分顾忌；因此他臂上肩头，也着了几下，淌出血来。杀了半个时辰，被他杀出重围，一块儿送到田坂里；赵老大见他受了伤，忙叫他在稻田里坐着养养神。他一手按着伤口，头也不回的去。直到他杀出蒲关，送了书信，回到西塘，已是杀得成了一个血人儿；浑身十多处伤口，他再把赵家的人，一个一个送回家去，略坐了一坐，站起身来，便要回寺。那霞姑见了，一把拉住，死不放他去；惠明这时，实实也支撑不住了，便在赵家睡倒，一连三天，不省人事，那霞姑一天到晚陪伴着他。对他父亲说道：‘一个女孩儿的身体，轻易不能够和男人黏皮贴肉；如今他爬在惠明背上，两臂抱住惠明的身子，隔了几个时辰，在人堆里杀进杀出。孩儿今生今世不嫁丈夫便罢，要嫁丈夫，便是死也不嫁第二个人了。’她又说：‘惠明堂堂一个男子，投身在空间里，也未免可惜；快去求着他师父，给他还了俗罢。’赵老大听了他女儿的话，无法可想，方才打发人来对我说知也。”杜君实听了，连声赞道：“好女儿！如今天下多事，惠明这一等人，却是有用之才；现今下官索兴成全了他两人的心愿，老和尚可陪下官到西塘去走走。”法本说道：“些些小事，怎么劳动得将军虎驾。”杜君实说：“下官爱才如命，现在的惠明，安知他将来不做到下官的地位呢？”说着，酒也吃完了；杜君实吩咐：“备马。”张君瑞说道：“小弟也去走一遭。”他三人骑着马，在前面走着，后面跟着一队亲兵。看看到了西塘地方，流水小桥，竹篱茅舍，另有一种天趣。法本抢在前面，走到赵老大家里去，把赵老大弟兄两人唤了出来；他弟兄两人听说元帅到了，吓得他趴在地下，不敢抬头。杜将军亲自去扶他起来，拿好话去安慰他；便问：“惠明现在什么地方？”赵老大拿手指着右面一间厢屋，说：“在屋里睡着呢。”杜将军吩咐：“不要去惊动他。”他三人蹑着脚，悄悄的走到厢屋外窗口看时；只见那惠明睡在板榻上，霞姑正捧着一杯茶，走近榻去。惠

明忙合着手掌儿，说道：“阿弥陀佛！不当得劳动女菩萨。”说着，接过茶杯去；霞姑便坐在榻前凳上，他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微微一笑，引得窗外的杜将军，也呵呵大笑起来。他们一脚跨进房去，羞得霞姑只扑在他父亲怀里乱躲；惠明见他师父来了，便要支撑着走下地来。法本上去按住了，说道：“惠明，你如今不是我的徒弟了！杜将军只因你开关有功，意欲封你一个官职；你平常在寺里，吃酒打拳，偷荤打架，还常常嚷着气闷，吵着口淡；如今你做了武官，大碗酒，大块肉，任你吃得。赵家姑娘，待你一片深情，你便当娶他做了妻子。从今以后，成圣贤，成盗贼，都凭你一个身心做去；老僧有两句话嘱咐你：‘我佛慈悲。’你以后处处须拿慈悲心肠看待百姓。‘惟真英雄能多情。’你以后处处须拿真情来看待那赵家姑娘。你若能够不昧本性，他年老僧便来超度你成了真果。去罢！阿弥陀佛！”惠明趴在枕上，磕了三个头，说道：“徒弟领命。”他说着，忍不住掉下几点泪珠来；杜将军上去说了几句安心养伤，已替他保举了一个少校的官职，他日望他为国效力的话。又吩咐留下四个亲兵，在屋子里伺候着，说着，他三人退出屋子去。赵老大送到门外，杜将军跨上马，说了一句：“张家兄弟再见。”回营去了。张君瑞跟着法本，依旧回寺去。

六、请宴

红娘唱：

“半万贼兵，卷浮云，片时扫尽，俺一家儿死里重生！

只据舒心的列仙灵，陈水陆，张君瑞合当钦敬；

前日所望无成；倒是一缄书，为了媒证。——

今日东阁带烟开，再不要西厢和月年轻，彼见昨日惊魂等；

薄衾单枕有人温，你早则不冷！冷！

你好宝鼎香浓，绣帘风细，绿窗人静。——

幽僻处，可有行人？点苍苔白露冷冷，隔窗儿咳嗽一声。

只见启朱扉，疾忙开问。——

叉手躬身礼数迎，我道不及万福先生；

乌纱小帽耀人明，白襴净，角带闹黄鞞。——

衣冠齐楚，那更庞儿整；

休说引动莺莺，据相貌，凭才性；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

我不曾出声，他连忙答应；

早飞去莺莺跟前，‘姐姐’呼之，‘喏喏’连声！
秀才们闻道：‘请！’似得了将军令；
先是五脏神，愿随鞭镫。——
第一来，为压惊；第二来，为谢承；
不请街坊，不会诸亲，不受人情；
避众僧；请贵人，和莺莺匹聘；
见他，谨依来命！——
又回来顾影；
文魔秀士，风雅酸丁；
下工夫把头颅挣，已滑倒苍蝇；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整得人牙疼！
安排定，封锁过陈米数升，盖好过七八瓮蔓菁。——
这人一事精，百事精；不比一无成，百无成！
世间草木是无情，犹有相兼并。
这个后生，怎免相思病？天生聪俊，打扮又素净，夜夜教他孤零！
曾闻才子多情，若遇佳人薄幸，常要担搁了人性命！
他的性行，他的至诚，你今夜亲折证。——
只是今宵欢庆，软弱莺莺那惯经；
你索款款轻轻，灯前交颈；端详可憎，好煞人，无干净！
俺那边落花满地胭脂冷，一霎良辰美景；
夫人遣妾莫稍停，请先生切勿推称！——
正中是，鸳鸯夜月销金帐；两行是，孔雀春风软玉屏；
下边是，一对对凤箫象板，雁瑟莺笙；
聘不见争，亲立便成，新婚燕尔天教定！
你生成是一双跨凤乘鸾客，怕他不卧看牵牛织女星！
真侥幸，不费半丝红线，已就一世前程。——
想是灭寇功，举将能，你两般功效如红定；
先是莺娘心下十分顺，总为君瑞胸中百万兵！
自古文风盛，哪见珠围翠绕，不出黄卷青灯。——
夫人只一家，先生无伴等；
并无繁冗，真幽静；
立等你有恩有义心中客，回避他无是无非廊下僧；
夫人命：‘不须推托，即便同行！’
先生休作谦，夫人专意等；自古恭敬不如从命，休使红娘再来请。”

风吹树梢，夕阳在山，普救寺山门外，停着两匹马：原是张君瑞和法本和尚，才从西塘地方探望惠明回来。张君瑞走到那小院子门口，向法本和尚拱了一拱手，说一声：“再见！”法本和尚说道：“先生搬到相府里住，没事还请到方丈里来闲坐谈心者。”张君瑞点着头，走进屋子去，只见琴童忙着在里面收拾琴书衣服。张君瑞吩咐：“先把铺陈搬进相府门去。”琴童肩上掬了一个铺盖，一手提着一个挎篮；大脚步走到相府门口，向当地一丢。喊了一声：“来！”便有三四个家人，忙着出来，抢着替他拿进去。琴童冷眼看时，里面有一个大肚子的家人，从前向他相公吆喝过的；他便上前去伸手劈胸扭住，说道：“你知罪么？你前吆喝我们的相公，如今我们的相公，便是你家的姑爷；姑爷吩咐：‘来抓你去问罪。’”慌得那家人，只是趴在地下磕头；嘴里好兄弟长、好兄弟短的唤着。又说：“你去对姑爷说，只说：‘我害病快死了。’我明天请你去吃馆子逛姑娘罢。”琴童做出许多张智来，另外有两个家人，名叫李升余福的，替他求饶。又说：“吃馆子逛姑娘的事体，凭在他们身上。”琴童才放了手；吓得那一班家人小厮们，个个见了他害怕。琴童吩咐：“替姑爷搬东西去！”一拥拥了十三四个人，琴童领着，走到小院子里，一看，零零落落的没有几样东西。一个人拿着一包书，一个人掬了一张琴，也有捧一方砚瓦的，也有抱一个花瓶的；琴童连自己的马桶便壶，也教他们拿着，好像捧法器似的，一大串十多个人，拿着搬到相府书院里。琴童在后面押着，大家笑又不敢笑，从此以后，琴童便拉着这班家人，尽自敲竹杠；今天吃这个的，明天逛那个的。把伺候相公的事体，倒推给相府里小厮做去，这是后话。当夜，张君瑞搬进了相府的书院里；一看，屋子里收拾得十分清洁，壁上挂着许多名人字画，案上供着几盆春兰芝草。张君瑞暗暗的说一声：“惭愧，我熬了这多时，才得进了他家的门；不知何日里得和我那美人儿洞房花烛也？”正想时，只见一个弯腰屈背的老头儿，一步一颤的走进房来；向张君瑞打了一个恭，口称：“大相公。”后面一个相府家里的总管家人，名叫崔大；怀里抱着一大捆帐簿册子，抢上一步，请着安，退后去，站在一旁。恭恭敬敬的说道：“崔大奉老太太吩咐：‘以后大相公是俺们的主儿。’叫把府里的银钱帐儿，家人的花名册儿，送给大相公过目。这位帐房朱老先生，在府里管帐二十多年了；相国在世的时候，常伴着相国吃酒下棋，如今求大相公多看承他些。”那朱老先生也接着说道：“大相公是读书明理的君子，知道敬老怜贫的。”张君瑞听了，忙叫崔大把帐簿捧回去，说：“朱老先生是老年省事的，断不会错；小生托庇府中，还要请老先生耽待一二才是。”那帐房说了几句客气话，接着那崔大对窗外喊了一声：“来！”便有二十多个家人小厮，跨进房来，一齐趴在地下。崔大翻开花名册子，摊在张君瑞眼前，什么赵大，钱二，李升，余福的点

起名来，下面一一答应着。崔大又说道：“府里自从相国去世以后，哥儿年纪小，老太太不使问事；府里没了主儿，你们一窝儿狐媚子霸道，无法无天的都干出来。如今老太太吩咐：‘这位大相公，是俺们的主儿。’倘有半点不是，便请大相公拿家法办一办，打一顿撵出府去。”那家小人厮一齐喊着说：“小的不敢！”崔大喝一声：“起去，早晚听候大相公呼唤。”大家一齐喏喏应着，爬起来，倒退着出去了。这里小厮开上饭来，帐房先生陪着张君瑞吃了饭，退出去；张君瑞一个人在房里，自言自语的说道：“今番这个崔家女婿，稳稳的在我手掌里了！”说未了，只见那欢郎跳进屋子来，唤着：“张家哥哥！”说道：“院子里好大月色！怎不赏月儿去？”张君瑞正在无聊的时候，听了他的话，便和欢郎手拉手儿踱出院子去；这书厅盖造在厅屋的南面，院子东南角里，也有小小一座假山，几丛翠竹；在南面和张君瑞从前住过的小院子，只隔得一垛墙。东面墙外，也便是相府内宅花园的西南角上。欢郎和张君瑞两人踏上假山，向隔院望去；依旧是那座桂花厅，照在眼前。张君瑞便记起从前月光下看莺莺小姐烧香的情形，不觉发怔；这时一片水晶也似的月光，照在桂花厅的台阶上，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欢郎看了，连连嚷着：“好景儿！”把张君瑞拉下假山来，逼着崔大拿出钥匙来，开了西面走廊的腰门，要到花园里赏月去。崔大说道：“哥儿明天去罢！现在时候不早了；花园里冷清清的，黑地里跳出一个蛇儿虫儿来，咬了人不是玩的呢。”欢郎跺着脚，只是不依，说：“要在月光下看着花儿，才好玩呢！”张君瑞知道这座花园，接近莺莺小姐的绣房；心里也巴不得到园里去，可有机缘，和小姐见一面儿，看他病得怎么样了？当下见欢郎吵嚷个不休，便说道：“去去也不妨事，有我看着他呢。”崔大听大相公这样说了，便也不敢拦阻；拿出钥匙来，开了门。说道：“哥儿去去便来，我们在门口等着，当心老太太唤呢。”欢郎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张君瑞，纵纵跳跳的走进园去，果然好一片夜景。张君瑞便想到过几天，我和莺莺小姐结了夫妻；花前携手，月下并肩，在这一座花园里，不知要做出多少风流事体来呢！看看走到那座月洞门口，却是关得紧腾腾地；欢郎指点着说道：“这月洞门里面，西厢房里，便是红娘姐姐的卧房；那正屋里，是俺姐姐的卧房。这几天俺姐姐有病，不曾烧得夜香，却是红娘姐姐替俺姐姐烧的。这小妮子两只眼珠子怪招人的，如今快到烧香时候了，我们躲过一边，待他出来，吓他一跳，倒好耍呢。”说着，便拉着张君瑞的袖子，蹑手蹑脚去躲在桂花厅西面卷篷下面；静悄悄的好一会，只听呀的一声，那扇月洞门儿果然开了。两个小丫头，走在前面，手里捧着香盘风灯；红娘走在后面，一串儿走到桂花厅台阶上，端出香桌来，红娘点上香，深深的拜下地去。欢郎趁这个当儿抢上前去，向那两个小丫头摇着手，跟着红娘并肩儿拜了下去。红

娘啐了一声，急急站起来，说道：“一个哥儿们，也和俺丫头胚胡闹，算什么样儿呢？”欢郎笑眯眯的说道：“好样儿呢！”红娘抿着嘴说道：“神不知鬼不觉的，不知什么时候躲在这里的？哪里像一个爷们，竟成了一个鬼灵精！”红娘说到这里，忙用袖子按住嘴，也掌不住笑了。欢郎说道：“鬼灵精还有一个呢。”说着，把手向后一招；张君瑞也躲不住，从黑地里走了出来，兜头向红娘一揖。说道：“我那人儿，今天害病可好些么？要姐姐用心服侍，小生便代他赔一个礼儿。”说着，又作下一揖去；慌得红娘连连倒退，笑着说道：“我们做丫头的，伺候小姐的病，也是应该的；怎么当得相公的一个谢字。”说着，嗤的一笑，说道：“相公放心罢！金钏儿掉在井里，有你的总是有你的；老太太吩咐：‘明天摆筵席儿请相公。’难道这一夜便捱不得了，巴巴的连夜溜进园子来；相公岂不闻，‘夤夜入人家，非。’”红娘说到这里，便不好意思说下去了。张君瑞听了，忙说道：“冤哉！冤哉！这都是你家哥儿拉我到围里来的；不信你去问崔大。”正说着，只听得腰门上一片声叫唤，说：“哥儿快出来！老太太唤呢。”欢郎听了，忙应着；张君瑞临走的时候，又回过脸儿去，说道：“姐姐，你往后不用烧第三炷香也！”

张君瑞睡在书院里，做了一夜好梦。一觉醒来，睁眼看时，见窗衣上略略透出白色来。那一阵一阵的玉兰花香，度进帐来。他忙忙坐起，自言自语的道：“今天可不是我家阿姨安排酒席，唤我和那冤家见面的日子吗？怎么我还懒懒的睡在床上呢？”他一耸身，跳下床来，向门外一看：时候还早呢！那家人小厮们，还睡得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儿。看那一轮早晨的太阳，还一半儿躲在山头下面；好似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儿，在屏风后面露出他半张粉脸儿来，偷看着人呢。张君瑞抬着脸说道：“太阳啊！你好似俺小姐，羞答答不肯把头抬也。”一句话，惊醒了屋子里的小厮；忙起来，去端了洗脸水，张君瑞细细的洗着脸，漱着嘴，梳着髻儿，戴上方巾，拣一件新海青穿上。看看天色大明，他心里想道：“老太太昨天说：‘今天打发红娘姐来请。’怎么到这时还不见这俏丫头来也？”他便一个人在走廊下面踱来踱去，心里十分焦急。他想，“难道是小姐的病，越发重了么？唉！小姐小姐，你的病，小生能医也！怎么不早些儿来唤我去瞧瞧他的病呢？”他回心一想，“时候还早呢，红娘怎么能够来也？”便又关上书院门儿，倒在榻上，一合眼，一缕魂儿，好似飞到绣房里；见了那心上人儿，和他肩并肩儿，手拉手儿，说说笑笑，快活得手脚跳舞起来。忽然听得窗格儿外面，娇滴滴一声咳嗽；他就从榻上跳下来，隔着窗儿，连连问：“外面什么人？”却没人作声。张君瑞便开出门去，只见红娘笑吟吟的站在廊下。张君瑞说道：“敢是老太太打发姐姐着唤小生也？真正多谢姐姐！”说着，上前去连连作揖；红娘忙道着万福。张君瑞说道：“姐姐，且到屋子里去坐地；小生还有话呢。”红娘

只是站在廊下不说话，那两道眼光，尽在张君瑞上上下下乱转；他心想：我那小姐和他，是前世里注定的缘分；自从那天他两人第一回见面的时候，便种下的这个根苗。后看他两人隔着墙儿，做着诗；那一缕深情，便统统露了出来。后来孙飞虎来抢俺小姐，普救寺里八九百条性命，都在那贼人手里；亏得他寄了信，请了救兵来；把这五千个强盗，一场大祸，化作云烟。这个恩惠，不但是俺家太太小姐，要感激他，便是我红娘心里，也忘不了他呢！”红娘心里想着，忍不住脸上露出盈盈一笑来。张君瑞说道：“姐姐笑什么来？”红娘说道：“我笑着相公真正侥幸！我家小姐，住在京里的时候，有多少王孙公子，前来说亲。我家太太，一个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如今相公，一个孤身穷酸，仗着一张简帖儿，便轻易把一个美人儿的小姐，骗到手里；岂不是一桩大大的便宜事体呢？”张君瑞听了，说道：“姐姐的话错了；小生得有今日这一天，原是用尽心计，吃尽辛苦，受尽凄凉，耽尽惊惶得来的。”红娘说道：“今日里相公乐也！东阁烟开，绣箫风细，宝鼎香浓，绿窗人静；再不用冷冷清清，独自一人，趴在墙头上痴等了。”张君瑞说道：“啊唷唷！姐姐好一张利嘴也！”红娘也掌不住吃吃的笑起来。张君瑞看他模样儿千伶百俐，便又忍不住抢上去，连连的向红娘拜着，慌得红娘回礼不迭。说道：“相公呆也！”张君瑞说道：“我如今得了个千娇百媚的莺莺小姐，又得了个千伶百俐的红娘姐姐；怎的不叫我快活得呆也？”红娘低低啐了一声，把两条眼光斜溜过去；只见：张君瑞穿扎得齐齐整整，唇红齿白，眉清目秀；那模样儿又风流，又俊俏。他肚子里暗暗的想道：“倒看他不出。这样一个聪明脸儿，又是那样的温和性格儿，莫怪我家小姐，常常言里语里提起他。便是我红娘从来心硬，今日里见了他，也不由人心里！……”红娘想到这里，止不住脸儿一阵一阵红起来，心头小鹿儿跳起来。张君瑞见红娘痴痴的样子，心里也觉着了几分；便涎着脸，伸手去拉他的袖子。说道：“姐姐怎么不说话儿？”红娘忙夺了手，板起了脸色，说道：“先生，我是听了老太太的吩咐；……”张君瑞忙抢着说道：“是！是！是！”引得红娘又把袖口遮着小嘴儿，吃吃的笑起来。他心想：“我话还不曾说出来，他便连声答应着；世间哪有这样的呆后生？”张君瑞这时一颗心，原早已飞到香闺绣房里；嘴里连声“莺莺姐姐”唤着，又好似莺莺小姐在那里“喏喏”连声的答应着他了，红娘住了笑，说道：“老太太摆着酒席儿，请先生作速去者！”张君瑞说道：“红娘姐，我不知道老太太这一席酒果是什么意思？酒席面上还有什么客人？”红娘说道：“先生问这一席酒么？一来，是给先生压惊。”张君瑞说道：“小姐惊也，小生当给小姐压惊呢。”红娘接着说道：“二来，是谢你的大恩大惠。”张君瑞说道：“不用谢小生，只谢那孙飞虎；若没有他，小生怎得有今天的一天也？”红娘又说道：“因此上，席面上

不请街坊邻舍，不邀亲戚友朋，不收人情礼物，不用吹笙打锣；避开了许多和尚的眼睛，悄悄的请你一个新贵人去，和我那莺莺小姐成亲。”张君瑞听到这里，忙应道：“是是是！小生去也；请姐姐先走一步。”红娘听了，便转过身去走着，张君瑞在后面跟着。走不到几步，张君瑞忽然站住，说道：“慢着，我书院门儿不曾关上呢。”红娘跟着他，又回进屋子去，在书桌儿横头坐下。只见张君瑞站在当地，自己浑身上下打量着，又呆呆的好似想起了什么。一回身走到书桌跟前，拿着镜子，自己照一回自己，说道：“这样的丑相，怎么见得小姐？”忙拿着刷子儿，倒上香油；把自己的头发，刷得光滑泽亮，可以照得人脸儿。红娘在一旁，笑着说道：“你这光油油的头发，真要滑倒苍蝇，耀花人眼睛；你这酸溜溜的样子，叫人刺得牙疼呢。”张君瑞不答话，忙忙的走到米髻跟前，把坛口儿遮盖起来，又把那七瓶八盏的盐菜封锁起来，只防给人来偷去吃了。红娘看着，肚子里暗暗的想道：“这人倒是一事精，百事精的；不比得那一无成，百无成的人呢。这样一个小后生，又长着那样漂亮的脸儿；世界上的草木，也算得是一样没有情分的东西，却还有碰在一块儿的时候。怎么这样一个聪明人儿，打扮得又素净，却叫他夜夜一个人孤零零的住着呢？”他又想：“我常听得说：‘才子，是从古以来多情的。’倘然他一见了他心里欢喜的人，一缕痴情，从心里飞出来，把那人牢牢缚住；好似发了疯一般，不能够自做得主。倘然把那遇到的人，是没有良心的，不能够叫他如了心愿，成就了好事，弄得那人便垂头丧气，一肚子不高兴。性急的人，还要闹出人性命来。这人，现在也到了这地步；但是我家小姐，却也是一个多情多义的人。你今天夜里，和他一块儿在灯前谈心的时候，便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好性儿的人呢。只是一样，你今天夜里，和他做那风流事体；他是一个娇嫩的小姐，不惯这件事体的，你须要款款轻轻的温存着他。只怕到那时，在灯光下面，见了这美人儿，越看越有趣；他也要把持不住，忘了这款款轻轻，弄得不干不净也。”红娘想到这里，正要把他心里的说话说出来；回心一想，自己也是一个女孩儿，羞答答的，怎么说得出口？止不住粉腮儿上，又一阵一阵红晕起来。只听得张君瑞唤着：“红娘姐！”问道：“那屋子里，今天到底怎么样的铺设，我便是这样过去，老太太可不要嫌我太冒失吗？”他说话的时候，又仔仔细细向自己身上打量一番；好似不好意思的样子，又好似十分得意的样子。红娘笑着说道：“先生，你好糊涂也！这个是老太太吩咐我来请你去的，你也不容客气。若说到席面上，也没有华丽的铺设；只有那正中铺设着鸳鸯夜月销金帐，两边排列着孔雀春风软玉屏。下边，又摆设着一对对凤箫象板，雁瑟鸾笙。”张君瑞听了，又说道：“敢问红娘姐，小生客中，无点点财礼，却是怎生好见夫人？”红娘说道：“先生怎的忘了前天老太太在殿上高

叫的说话吗？他愿倒陪房奁，送与你做妻子；现在先生既有退贼的功劳，俺们全家人都得到再生的恩惠，还要讲什么财礼？今天这件事体，是不过拿俺小姐来酬谢你的功劳罢了。况且你和俺家小姐，是天生成的一对郎才女貌，怕他不一床儿成就了好事。先生你真侥幸也！不费半丝红线，已成就了一世姻缘；你也不用推托，快跟着我过去呢。”张君瑞听了，心里十分快活；不觉拍着手，跳着脚，呵呵大笑起来。说道：“红娘姐，可知你那小姐心里愿意也不愿意？”红娘说道：“先生，你有了这杀贼的功劳，召将的本领；俺莺莺小姐心里，先十分依顺。都因为你胸中有百万兵，从来才子配佳人；他这珠围翠绕，伴着你黄卷青灯。我家老太太，只有娘儿三人；先生也没有伴儿，一点儿没有麻烦的事体，真是十分清静的人家。老太太立等你有恩有义的心中客，回避他无事无非的廊下僧。老太太吩咐：‘你不须推托，立刻同行。’”张君瑞说道：“既然这样子，红娘姐请先走一步。小生随后便来也。”红娘说道：“先生不用客气，老太太专意等着；从来说的：‘恭敬，不如从命。’休要使我红娘再来请。”红娘说着，站起身来，对张君瑞一笑，转出廊下去了。张君瑞说道：“红娘姐走了，小生拽上书院门者；比及我到得老太太那里，老太太说道：‘张家贤婿，你来了也？与我莺莺做一对儿饮两杯酒，便去卧房内做亲者！’哈哈！孙飞虎！孙飞虎！你真是我的恩人也！多亏了他，我改日空闲，只要破费一千贯钱。央法本做好事，超荐他一番呢。”

七、赖婚

莺莺唱：

“若不是张解元识人多，别一个怎退干戈？

排酒果，列笙歌，篆烟微，花香细，卷起东风帘幕；

他救了咱全家祸，殷勤呵，正礼！钦敬呵，当合！——

恰才向碧纱窗下画双蛾；

拂掉了罗衣上粉香浮污，将指尖儿轻轻的贴了钿窝；

若不是惊觉人呵，犹压着绣衾卧！——

你看没查没倒谎伶俐，道我：‘宜梳妆的脸儿，吹弹得破！’

你那里休聒，不当一个信口开河；

知他福命如何？我做夫人，便做得过！——

除非说：‘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今日相思都较可，这酬贺，当酬贺！

母亲，你好心多！

我虽是赔钱货，亦不到两当一，弄成合！

况他举将除贼，便消得你家缘过活；你费什么？便结丝萝！

休波！省钱的奶奶，忒虑过，恐怕张罗！——

门外帘前，未将小脚儿挪，我先目转秋波；

谁想他识空便的灵心儿早早瞧破，吓得我倒躲。——

只见那荆棘刺怎动？那死薨腾无同互措，支刺不对答软兀刺难蹲坐！

真是积世老婆婆，甚妹妹拜哥哥？

白茫茫溢起蓝桥水！扑腾腾点着袄庙火！

碧澄澄清波！扑刺刺把比目鱼分破！急攘攘因何！挖搭地把双眉锁纳合！

粉颈低垂，烟鬟全堕；芳心无那，还有甚相见话偏多？

星眼朦胧，檀口嗟咨，擷睿不过，这席面真乃乌合！——

他其实咽不下玉液金波！他谁道，月底西厢，变做梦里南柯！

泪眼偷淹他铭子里，都搵湿衫罗！

他眼倦开，软痛做一垛！他手难抬，称不起肩窝！

病染沉疴，他断难又活！

母亲，你送了人呵！还使甚喽罗？——

一闷闷酒樽前过，你低首无言，只是摧挫；

你不甚醉颜酡！你嫌玻璃盏大，你酒上心来较可！

你而今烦恼犹闲可！你久后思量怎奈何？

我有意诉衷肠，怎奈母亲侧坐；与你成抛躲，咫尺间天缘阔！

转关儿虽是你定夺，哑谜儿早已人猜破；

还要把甜话儿将人和，越发叫人不快活！——

女人自然多命薄，秀才又从来懦！

闷煞没头鹅，撇下赔钱货；不知他哪搭儿发付我？——

你道他笑呵呵，这是肚肠阁落泪珠多！

若不是一封书把贼兵破，俺一家怎得存活？他不想姻缘想什么？

难捉摸，你说谎天来大；成也是你母亲，败也是你萧何！——

从今后，我也玉容寂寞梨花朵，朱唇浅淡樱桃颗！如何是可？

昏邓邓黄海来深！白茫茫陆地来厚！碧悠悠青天来阔！

前日将他太行山般仰望，东洋海般饥渴；如今毒害得恁么？

把嫩巍巍并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下，长才连理琼枝挫！

只道白头难负荷，谁料青春有担搁？将锦片前程已蹬脱！

一边妙句儿落空他，一边虚名儿误赚我！”

“小姐起来也，小姐梳妆也！”一声声鸚鵡，在帘前叫唤着。莺莺小姐，睡在红罗帐里，悲翠被中；微微开眼，只见一片朝霞，映照在窗纱上。他心想：“时候早呢，待我再睡一会儿罢。”又回心一想，猛可的记起昨天晚上的事来；不由他酥胸一阵子跳动，霍地坐起身来，靠着床栏儿痴痴的发怔。他想：“今天夜里，我这被儿，须索要遮着两个人的身体；我这枕头，须索要枕着两个人的脸儿。一个女孩儿，从今以后，须索要跟着那男子一屋里起坐，一床儿睡卧；羞人答答的，叫我怎么过得？”原来他母亲在昨晚走进他的房来，说道：“我儿，你的病可完全好了吗？”莺莺回答他道：“孩儿的病，已完全好了。”他母亲说道：“前天孙飞虎的一场大祸，亏得你张家哥哥一张简帖儿，救了我全家性命。”他母亲说到这里，莺莺小姐不禁说了一句：“那人儿救了母亲，叫我做女儿的可感也！”他母亲又接着说道：“果然可感也！但是他这样赤胆忠心的，他却图些什么来？我儿，你可知道他的心事么？”莺莺假装着痴呆道：“想我一个女孩儿，怎么知道男子们的心事呢？”他母亲急了，说道：“我儿，你难道不曾听得做娘的那天在殿上高叫的说话么？”莺莺说道：“母亲高叫些什么话来？”他母亲听了，越发急了，说道：“啊哟！我儿，你敢是悔了么？那天你母亲在殿上打发法本和尚高叫道：‘两廊下众人，不问僧俗，但能退得贼兵的，崔老太太做主，便把莺莺小姐倒赔房奁，送与那人为妻。’这是你母亲出于无奈，虽不门当户对，还强如陷与贼人。后来天可见怜，来了你张家哥哥，把贼人退去；那张家哥哥，虽不是大富大贵，却也是个官家子弟，又是你的姨表哥哥；性格儿，模样儿，都还不错。做母亲的，意欲将我儿终身许托与他；一来是堂堂相府，怎可失信于人？二来是一家老小也得了靠傍。你心里不须气苦，那天若来了一个花子，或是寺里的和尚，退了贼兵，做母亲的也不能反悔。我儿，你须看破些，还强如嫁给花子嫁给和尚呢。”莺莺小姐听他母亲说了这一番话，便低着粉颈，不做声儿。停了一会，他母亲对红娘说道：“明天吩咐下厨房里，备一桌酒席，你须要早些去请张家相公来赴席。我儿，你也须打扮一二，出去见那人儿也。”他母亲说着，看看莺莺小姐，兀自不做声！便也扶着大丫头，回房去了。莺莺小姐送出院子，回进房来；红娘埋怨着他说道：“小姐，你怎么不做声也？小姐平日却是那人长那人短的，一刻不离嘴的，如今老太太问话，却反不做声了。须防老太太变了卦也。”莺莺微微一笑，说道：“这卦怎么变也？那天廊上廊下多少人听得这句话来，难道说堂堂相府，赖了婚事不成？只是我心里有两种过虑。”红娘说道：“小姐有什么过虑？”莺莺说道：“第一种：我怕的那人已经有了心上的人儿。”红娘说道：“小姐怎么见得？”莺莺说道：“那天我陪着知府太太，在花

园里游玩；隔墙儿见有一个女娘们，探出头来。那地方正在桂花树边，不是他的人，是什么人的人呢？”红娘说道：“小姐到那时候，故意作难他一二；把那女人的来踪去迹，盘问出来。小姐再用些手段，威吓着他；再加小姐这样美貌，怕他不死心塌地，服服贴贴的趴在小姐石榴裙下呢。”莺莺小姐听了，把指儿划着脸儿羞她，说：“一个女孩儿，说出来的话，好似该过几个汉子似的，好不害羞！”红娘红着脸说道：“啊哟！好没有良心的小姐，我是为的你呢。……快说那第二种怕的是什么？”莺莺小姐接着说道：“第二桩，我怕我母亲胡乱拿我嫁了，丢了相国的体面。你想我是一个堂堂相国的千金，虽说现在客地，这个大礼，也少不得请上三媒六证，扎彩悬灯，热闹上三天三夜，叫远近地方，知道俺相府里有这一桩大喜事。断不能够一桌酒，便成了两家亲事；便是那三瓦两舍养媳妇并亲，也须要水酒三杯，请请邻舍朋友。”莺莺小姐说到这里，红娘接着说道：“这个，小姐忒过虑了；老太太偌大年纪，难道这一点礼节都不明白？小姐白丢了相国的体面，难道说老太太不怕丢了相国的体面么？”一句话，说得莺莺小姐恍然大悟；看看那灯头上，暗吞吞的结了灯花儿。红娘说道：“小姐喜也！”便服侍小姐睡下；莺莺小姐一夜不曾好睡，直到五更时分，才朦胧睡去；一觉醒来，便想起昨天晚上母亲说的话。他从头想了一遍，便懒懒的走下床来；问时，那红娘已经被老太太唤去了。小丫头端上洗脸水来，莺莺小姐坐在碧纱窗下，对着镜子，细细的画了眉儿，轻轻的抹着粉儿；将指尖儿挑些胭脂，微微的贴在那酒窝儿下，顿觉得满脸春色。照着镜子，自己抚摩一回自己，也觉得可爱。一会儿老妈子送上燕窝来，小丫头接了，端进房去；莺莺小姐吃了一碗儿，漱着口。小丫头送上一双淡墨绣鞋儿，一件刻丝素袄儿；莺莺看了，把眉心微微一皱，说：“搁着罢，等红娘来拿呢！”

崔老太太昨天晚上，从女儿房里出来，睡上床去，也是翻腾了一夜；他想：“我看姐儿的模样，竟是不愿嫁张家侄儿的神气。若果是如此，这才是我的女儿呢；那天事体急了，我一时错了主意，把女儿的终身，竟轻易的许给了别人。如今张家侄儿，救了我全家性命，却还有个商量的地方；我想那张家侄儿，爹娘早死，家道贫寒，孤苦零丁；我女儿嫁了过去，不免要受尽凄凉。如今幸得我女儿也是不愿意嫁他，想那张家侄儿，原是一个酸丁，我拼了百万家财，分一半儿给他；叫他另娶一房妻子，他见有的是钱，他也愿意了，我也算报了他的大恩。明天他来吃酒，我自有一番说话对付他呢。”崔老太太想到这里，便朦朦胧胧的睡去；一醒醒来，天色尚早。他想今天请张家侄儿吃酒，须要早些起来；那老妈子在房门外伺候着，听得老太太在床上咳嗽，忙道进房去，服侍老太太起来。欢郎睡在后房，听老太太起来了，他便也起来；一耸一跳的走到前屋，嘴

里唤着：“母亲！”说道：“怎起来这样早呵？”他母亲把欢郎搂在怀里，说道：“我儿，你却不知道；张家哥哥，救了我全家性命，今天请他吃酒，谢谢他的恩呢。”欢郎听说摆酒席，便快活得拍手跳脚；扭股糖儿似的，扑在他母亲怀里，伸手抱着他母亲的脖子，脸贴着脸。说道：“那酒席上的佛手，是姐姐欢喜的；母亲快给他留下罢！”崔老太太一手摸着他的头发，嘴里连连答应着；停了一会儿，那管家婆进来，回说：“厨房里酒席，已吩咐预备下了。”崔老太太说道：“红娘去请张生，怎么还不见来？”欢郎拿手指着窗外，说道：“红娘姐姐来也！”崔老太太看时，果然见红娘揭着门帘进来；对老太太说道：“张家相公，着红娘先行；他随后便来也。”崔老太太说道：“你快服侍小姐去！吩咐他：‘梳洗完毕，早早出来着！’”红娘应着，转身走到小姐房里；只见他小姐正站起来，拂他罗衣上的粉层。红娘说道：“小姐今日起得早也！”莺莺说道：“若不是惊觉人呵，我还兀自盖着绣被儿睡呢。”红娘抿着嘴，说道：“小姐被什么人儿惊觉呵？被什么事儿惊觉呵？”莺莺小姐听了，向红娘斜溜了一眼；啐了一声，说道：“好刁滑的丫头！快替我梳个髻儿呢！”红娘一边替小姐梳着头，一边笑着；说道：“你们两口儿倒是同心的；我一清早跑到书院里去请他，谁知他已经打扮得齐齐整整；哈！真是一个漂亮的小后生呢！戴着乌纱小帽，穿着蓝衫角带；好似凌风一株玉树，眉清目秀，看得人红白分明。我红娘从来也心硬，今日里见了他，也不觉眼角流情。”莺莺小姐听到这里，也把臊忘了，便说道：“他可曾说起我来。”红娘说道：“他没事也念着小姐两三声呢。”莺莺说道：“好一个书呆子也！”说着，头已梳好。红娘说道：“小姐今天去见那人儿，须得要穿一件吉利的衣服。”便去衣包中取出一件银花的衫儿来，给小姐穿上；回过身，把花架儿上的盆兰草上，开着的一朵双心兰花绞下来，给小姐戴在鬓脚上。说道：“今天夜里，小姐和那人花开并蒂；先戴上这一朵并头兰儿。”啪的一声，莺莺回过身来，伸手在红娘脖子上打了一下，说道：“我打你这个不识羞的丫头！”红娘摸着脖子，嘻嘻的笑了一阵；忽见一个小丫头，带笑带跑的进来。嘴里嚷着道：“新姑爷来也！姐姐快去看去！”红娘一边喝着小丫头道：“不许胡说！”一边对莺莺说道：“小姐坐着，我去看看呢。”说着，走出院子，善过前面去；才走到老太太院子里，只见廊下丫头老妈子一大堆，向门里窥探着。大家见红娘来了，忙让开一条路，让红娘进屋子去；一个管家婆，拿手指着红娘的脸，悄悄的說道：“黄花姑娘做媒，自身难保！”红娘听了，伸手在他手背上，拍的打了一下，啐了一口，走进屋子去。只见老太太和欢郎，陪着张君瑞，坐在厅屋里；两个大丫头，站在当地，正忙着摆设酒菜。张君瑞见了红娘，便站起身来，说道：“姐姐来了，陪家小姐病可好了吗？”红娘笑了一笑，说道：“小姐么？这样大喜的事，不好也便好了。”

老太太接着说道：“前日若不是先生，焉有今日？我一家人性命，都是先生救活；聊备水酒，非为报礼，勿嫌轻意。”张君瑞说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贼之破，皆夫人之福。此为往事，不足挂齿。”说着，酒已摆好，老太太请张君瑞坐上席去，说道：“将酒来。”大丫头满满筛上一杯去，老太太接着，送到张君瑞跟前；说道：“先生满饮这一杯者。”张君瑞说道：“长者赐，不敢辞。”便站着，吃下酒去；又满筛一杯，回敬了老太太。老太太吃了，回过头来，对欢郎说道：“我儿，你也敬你哥哥一杯酒者。”欢郎听了，便在大丫头手中，接了酒杯，送过去；张君瑞伸手来接，欢郎却不肯放手，直送到他嘴边去。张君瑞便在欢郎手里吃了。老太太说道：“先生请坐。”张君瑞说道：“小子礼当侍立，焉敢与夫人对坐？”老太太说道：“道不得个‘恭敬不如从命’。”张君瑞便坐下来吃酒；老太太回过脸儿去，对红娘说道：“小姐梳妆，可曾完了么？”红娘说道：“梳妆完了。”老太太说道：“快唤他出来！敬张家哥哥酒者。”红娘答应着，回到小姐房里；只见莺莺拿着一面镜子，从左面照到右面。红娘说道：“我看小姐脸儿吹弹得破；张家姑爷，你好有福也！小姐你真乃天生就一位夫人。”莺莺听了，拿袖子遮着脸儿，笑着说道：“你看这丫头痴了；自己看上了那人，却拿别人来开胃。说什么‘梳妆得好！吹弹得破！’真是信口胡言。若说我做夫人，宰相的女儿做夫人，便做得过；不知道那人的福命怎么样呢？这件亲事，除非说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今天两人的相思债，都可以还了；这场喜事，才真叫人可贺呢！”原来莺莺自从张君瑞退兵以后，欢喜他感激他的一缕爱情，好似火一般的越烧越热；他想：“前天的一场大祸，倘然没有那人的一封信，我们母子三人，都要落在强徒手里，怎么还有今天的一日呢。况且这件事体，若换了别一个人，没有才学，没有势力，也是不中用的。”他想到这里，又觉得那人是十分可敬的。一个女孩儿，心里倘然有了爱敬感激的人，他这一点情分，便越结越紧，自己也把持不住；所以莺莺这时，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便是“张君瑞”三字。张君瑞那种风流潇洒的模样儿，常常印在他眼底里，便是做梦也忘不了他的；待到听说他母亲今天请张君瑞吃酒，他心里越发活动起来。只因为那天他母亲在殿上高叫的说话，他原是亲耳朵听得；今天的这二桌酒，便可以算得合套的筵席。待到黄昏灯火的时候，他自己便要打扮着新娘娘，嫁给那人去了。大概做一个女人，忽然听说他要嫁一个心上人儿，他心里的快活，自然也不必说了。况且莺莺是一个相国的千金，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多情的人；所以他心里的快活，也不是别人可以比得上的。他快活到十分，那两面粉腮上，便起了两朵红云；好似带雨的桃花，越法鲜艳得利害。莺莺小姐梳妆过了，只是怔怔的坐着，细细的想着；红娘在一旁催着他，说道：“小姐快洗手吧！”莺莺

小姐高高的卷起了罗袖，露出白玉也似的臂膀来，浸在水里，越发显得红润；洗完了手，红娘拣出一件水绿色罗衫来，替他披上。一面蹲下身子去，替他系着带子。莺莺小姐忽然问道：“那边屋子里怎样的打扮？可请什么客？可曾挂上灯儿，结上彩儿？可有吹打的箫帘锣鼓？可有赞礼的宾相，搀扶的喜娘？……呀！从来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今天嫁张郎，虽有父母之命，却没有媒妁之言。红娘，你可知道母亲可曾请什么人做媒妁来？……呀！从来说的，‘洞房花烛。’我这屋里既不像洞房，也没有花烛，给张郎见了，像什么样儿呢？……”莺莺小姐一句一句的问着，红娘只是不开口，莺莺急了，说道：“红娘，你敢是哑了么？”红娘叹了一口气，说道：“小姐，我对你说了，你可不要气苦；老太太那边，一没有客，二不挂灯结彩，既不用吹打的，也不用赞礼的，并没有三媒六证，还有什么花烛洞房？只有小姐和张郎，吃一桌会亲酒儿；一来是压惊，二来是合巹，两当一，弄成合。……”“呀！母亲，你好心多也！”莺莺只说得一句，由不得掉下泪珠儿来；接着说道：“我虽是赔钱货，也不到得两当一，弄成合。……况且他一张筒帖儿请了杜将军来，救了俺全家的性命，保了俺家财过活；如今你女儿终生终世第一件大事，便是请上几个客儿，挂上些灯彩，也费不到你崔家什么来。便是费几个钱，整千整万，花在张郎身上，也是该的。若没我张郎，你崔家万般家财，早已到孙飞虎袋子里去了。……罢了罢了！你这省钱的奶奶，忒煞多心，忒怕张罗！……”莺莺小姐说到这里，一声长叹，软坐在椅子上。红娘催着道：“小姐，快去也！老太太等着呢。”莺莺一扭脖子，说道：“我不去了，你回母亲去。”说着，又止不住滴下眼泪来；忙擎起白罗袖子，搵着泪珠。红娘慌张起来，说道：“小姐不出去，怎的对得起张郎也？”正在这个时候，崔老太太打发小丫头来催，说道：“老太太请小姐快出去呢！”红娘一边答应，说：“小姐来也。”一边忙又唤小丫头来，打一盆水，服侍小姐洗脸，替他重匀红粉；一边说道：“小姐再莫多心；想老太平日何等痛小姐，我家偌大家势，又只养了小姐一个，不把万般家财，赔给小姐，却给谁来？丫头却知道老太太的意思了。……”莺莺说道：“你知道些什么来？”红娘说道：“想是因为小姐在服里，若不早早把小姐的亲事定了，一来怕失信了张郎，二来又怕小姐愁苦；若真的挂灯结彩，吹吹打打做起喜事来，又怕给人笑话；因此悄悄的一桌酒，给小姐和张郎结了亲，待满了服，再行过礼来。”莺莺听红娘说的话有理，便又欢喜起来；说着，洗好了脸，红娘扶着莺莺，一步一步的走出院子去。莺莺心里，又欢喜，又害羞；看看走到正屋廊下，只见丫头老妈子一簇人，悄悄的站在窗槛儿外面，聚着头向窗缝里张望着；一眼见他小姐来了，忙让着路，莺莺走过他们跟前，耳中只听得三三两两，唧唧啾啾的说道：“好一个

漂亮的新姑爷！和我们小姐真是一对儿！”内中一个大丫头说道：“你看他手儿脸儿，多么白嫩？怕是女孩儿乔扮的呢？……倘然穿着我们小姐的衣裳，真是一对好姐妹。”莺莺小姐听了他们的闲话，越发不好意思起来；止不住粉脸上罩住一朵一朵的红云，胸头小鹿儿乱跳，看看走到厅堂门口，便站住了不肯走进去。红娘在一旁，低低的说道：“小姐，怕什么来？新夫妻总是要见面的。”莺莺低着头，不做声儿，谁知这时张君瑞坐在厅屋里，望见门外贴地站着一只小脚儿；他常常在心儿里想着，梦儿里看着。他认识是莺莺小姐来了，忙站起身来迎出去；吓得莺莺回过脸儿去，只是向红娘怀里倒躲。屋子里老妈子见了，忙抢出来，扶着小姐，走进屋子去，站在崔老太太跟前。莺莺低低的唤了一声“母亲”，老太太上去捏着莺莺的手，说道：“小姐近前来，拜了哥哥者。”张君瑞发了一怔，“呀，这声息不好也！”他肚子里这般想着，莺莺低了头，“呀，俺娘变了卦也！”他肚子里那般想着；红娘眼睁睁的看着老太太的脸，“呀，这相思今番害也！”他肚子里又是这般想着；崔老太太却装做看不见，尽拉着莺莺过去，莺莺尽延挨着，不肯过去。老太太又对张君瑞说道：“官人近前来，见了你妹妹者。”只见他怔怔的坐在一旁，两眼直看住了莺莺的脸，好似不曾听得老太太说话一般；红娘在一旁干急着，他看张君瑞脸上失了颜色，两眼发出光来，只怕他做出不好看的样子来。忙上去把小姐扶住，走到张君瑞跟前去，说道：“张家相公见礼了，这里妹妹拜哥哥者。”说着，拉住莺莺的袖子，施了一个礼；张君瑞霍地站起身来，转过背去；嘴里说道：“不敢当，不敢当，我哪里来这个妹妹也？”他接着心里想道：“真是积世的老婆婆！什么妹妹？拜什么哥哥？……真好似大海里平地起了风波，我和他好似一对儿比目鱼，一个浪打来，生生的把我们拆散了。……”这时莺莺小姐，锁着眉儿，低着颈儿，心里飘飘荡荡，眼前昏昏沉沉；只是闭着嘴，不做声儿。崔老太太说道：“红娘，你扶小姐入席者；欢郎，你请哥哥入席者。”四个人冷清清的坐上酒席；大丫头筛上酒来，崔老太太说道：“红娘看热酒来，小姐与哥哥把盏者。”红娘端起张君瑞跟前的酒杯，送在莺莺小姐跟前；张君瑞说道：“不劳小姐多礼，小生量窄。”莺莺说道：“红娘，你接了台盏去者，他其实咽不下也！……”接着想道：“可怜他月下的西厢，化做了梦里的南柯；你看他眼圈儿红红的，怕不是眼泪装满了酒杯儿，湿透了衫袖儿。他懒洋洋地软瘫做一堆，他手也抬不起，酒杯儿也擎不起，这一场相思病，怎的不要把他害煞也！……唉，母亲！你葬送人了呵！还要罗索些什么来？……”张君瑞怔怔的，莺莺也是怔怔的，满屋子静悄悄的。崔老太太又说道：“小姐，你是必要把哥哥一盏者！”莺莺看看张生，实在痴得可怜；他想：“如今我母亲坐在一旁，我纵有千言万语，也难慰劝你；真是‘咫尺天涯’，叫我也没

奈何！”他想到这里，忽然有了主意；他想：“我如今递一杯酒儿去，算是安慰他的意思。”他也不用红娘，便亲自捧过玉壶，袅袅婷婷的走近张生跟前，满满的斟上一杯，送到跟前去。张君瑞见了，说道：“小生说过‘量窄，’其实咽不下也！”莺莺说道：“张！……你！……我知道，你依从了我，你接了这台盏者！”莺莺说着，也不禁眼圈儿红了，声音也酸咽起来。正在这时候，只觉张生的手指儿，在他手背上一捏；他忙缩着手，酒杯儿接在张君瑞手里。莺莺心想道：“这一杯闷酒，吃下肚去，你看他低着头，尽是不说话，可不要推挫了他；他尽延挨着不吃，莫不是嫌玻璃盏儿大？……”莺莺嘴唇一动，几乎要说出来，道：“你快吃下了酒！比心里清醒时候，少愁闷些；……你眼前的烦恼，还是过得，你久后的相思，却是怎奈何！……”莺莺想到这里，水盈盈的眼光向他看了一眼；张君瑞看了莺莺的眼色，知道他的心事。这时一阵阵粉花香儿，送进他的鼻腔来，由不得他一仰脖子，把一杯酒倒下肚去；接着，他斟过一杯酒来，劝着莺莺。红娘伸手过来，接子酒杯；说道：“俺小姐自从那天受了惊吓，直到如今，心中不快；叫他如何吃得下酒也？……婢子替俺小姐吃了。”红娘说着，一囫囷吃下酒去。崔老太太说道：“红娘，再斟上酒者。”回过头来，对张生说道：“先生，满饮此杯。”张君瑞心想，“这称呼，越发的不对了。”老太太亲自送过酒来，又说道：“先生，满饮此杯。”张君瑞心想：“你这老虔婆，早已打定了变卦的主意；借这一桌酒转关儿，你的哑谜儿，早已被我猜破；你还要把这些甜话儿将人来和，越发教人不快活啊！”他想到这里，一赌气，便接过酒杯来吃了；接着一杯一杯的吃个不住。他只是不说话，莺莺看他神情，如醉如痴，心里又不觉可怜起来；回心想到自己：“一个女孩儿，怎么这样的命苦？这个秀才，又是那样不中用。见我母亲变了卦，他却一句硬话也不敢说，只是吃着闷酒；真是闷煞他这个没头鹅！……”他又想起他死去的父亲来，不觉“唉”的叹了一口气。老太太忙问：“我儿好好的吃酒，为什么叹起气来？”莺莺被他母亲这一问，不由得索落落掉下泪珠儿来，呜咽着，说道：“我想起了我爹爹，撇下了我这个赔钱货；在这荒寺冷庙里，受尽凄凉，耽尽惊慌！……爹爹，不知你哪搭儿发付我也？”一席话，说得崔老太太眼圈儿也红了，满屋子静悄悄的，丫头老妈子站在一旁，不敢做声；外面一碗一碗菜端进来，大丫头接着，送与红娘，红娘接过来，端上桌去；只看见碗里热腾腾的飞出热气来，老太太也忘了让菜，张君瑞也忘了下箸。四个人八只眼，睁睁的看着；半晌，忽听得张君瑞“呵呵”一阵冷笑，拿起酒壶来，自斟自饮；莺莺想道：“你道他笑呵呵，他肚肠角落里，泪珠儿多着呢！……若不是他一封书儿，把贼兵退了，俺一家人也不能够像今天的一块儿团团聚会，他不想姻缘，却想些什么来？……唉！母亲，你难捉摸

的心肠，你说谎天来大；这件事儿，成也是你母亲，败也是你萧何！……唉！张郎，你也不用气苦，从今后，我也玉容寂寞，好似梨花朵儿一般，朱唇淡淡，好似樱桃颜色一般，可叫我怎么是好呢？我这个身体，四面没有着落，昏腾腾好似黑海一般的深，白茫茫好似荒地一般的厚，碧悠悠好似青天一般的阔！……到急难的时候，俺家和太行山一般的靠着，和东洋海一般的望着；如今却毒害得他这个样儿，好似把嫩巍巍的并头花蕊儿搓碎，香馥馥的同心缕带儿割断；又好似拿着一柄长镜，把连理枝儿挫断。我只道是我和他白头难抛却，谁料到青春有耽搁，这一回把锦片也似的前程已蹬脱；……唉！一边枉把妙句儿落空了他！一边把虚名儿耽误了我！……”莺莺小姐痴痴的神气，只是不说话；那边张君瑞，只是一杯一杯的吃着，也是不说话；崔老太太看了这样子，心里也明白，他想他两人痴得可怜，满心要把这婚姻的事体，答应下来；一转念想想，张生是一个穷酸，我家有了这样一个女婿，岂不惹亲戚笑话。便狠了一狠心，到底也不肯答应。他又怕他两人心里迷糊了，做出不好看的样子来，便催着红娘道：“红娘，送小姐卧房去者。”红娘上前来，扶着莺莺的袖子；莺莺说道：“红娘留着，……他醉了，停一会儿，红娘扶他回书房去；……唤一个小丫头，扶孩儿回房去者。”莺莺说着，伸过一只小脚儿来，在红娘脚尖儿上轻轻的碰一下，又递过眼色去，向张生看了一眼：谁知张君瑞一点也不理会，只是低着头吃酒。莺莺一手扶着小丫头的肩儿站起来，对老太太说道：“母亲，孩儿回房去了。”说着，回过头来，对张生只说得一声“……去了！……”不禁粉脸上一阵红晕，低着头走出院子去；张君瑞看莺莺去远了，不禁低低的叹了一口气。崔老太太对欢郎说道：“欢儿，劝你哥哥再多吃几杯者。”张君瑞搁下酒杯，说道：“多谢老夫人的酒，小生醉了，也告退也。”他说着，站起身来；老太太心想：“阿弥陀佛！他去了，这一关过也，……崔家的女儿，到底不曾给张家去做媳妇。”他正想着，忽见张生走近身来，兜头一揖，说道：“小生有一句话，要想在老夫人跟前说明，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前几天那贼兵到来，老夫人一家慌慌张张，没有解救的法子；当时记得老夫人有一句话来，说：‘有人能退得贼兵的，便把莺莺小姐给他做妻子，老太太究竟可曾有这句话没有？’”老太太回答道：“有的。”张生又说道：“在这个时候，是什么人挺身出来担负这事体的？”老太太说道：“这谁不知先生实有活命之恩。奈先相国在日，……”张生不待他说完，又接着说道：“老夫人却请住者；……当时小生疾忙作书，请得杜将军来，难道是只为贪今天的一桌吃吗？……今天早晨，红娘姐传老夫人的话来，说：‘老夫人备下酒席，有话吩咐。’小生满心想老夫人是堂堂相国夫人，决不失信后辈，这一席酒，定把亲事答应下来；从此小生做相国的女婿是做定了。待到

见面，却不知道老夫人是什么意思？忽然把兄妹二字，兜头一盖；请问，小姐何用小生做他的哥哥？若小生，真不用小姐做我的妹妹呢！常言道得好，‘算错不迟。’这件事儿，还要请老夫人三思。”崔老太太听了张生的话，脸上很不好意思；他只得支吾着说道：“先生，这一番话，原也怪不得先生；只是里面关碍着两件事体：第一件，先生的母亲，是老身的姐妹，先生和我家女儿，是关碍着内亲。内亲结亲，怕的是不当稳便。第二件，这个小女，先相国在日，实已许下别家儿郎，前几天发书曾去唤他，如今老身背了成约，将女儿许配给先生，一女两配，倘然那儿郎到来，叫老身如何对答？……如今老身情愿多以金帛相送，请先生别拣豪门贵宅的女儿，结了婚姻，实为两便。”张生听了老太太的话，怔怔的半晌，说道：“哦！原来老夫人如此；只不知杜将军倘然不来，孙飞虎竟然无礼，这时候不知道老夫人可还说不说什么关碍内亲，什么一女两配呢？”张生说着，气愤愤地转过脸儿去；崔老夫人忙吩咐：“快拿金帛来，酬谢这相公救命大恩者！”张生听了，一摔袖子，说道：“小生何用金帛？今日便告辞！”说着，转过身来一揖，拔脚便走；这时张生气得腿也软了，走着路东倒西歪。崔老太太说道：“先生住者，你今日有酒了也；红娘，扶哥哥去书房中歇息，到明日咱别有话说。”老太太说着，一手扶着欢郎，站起身来，蹇进房去；这里丫头老妈子上来，把张君瑞扶住，他低着头一步一步的延挨着，走出院子去，看看走到内宅门屏风外面，那丫头老妈子站住了；张生回过头去说道：“小生实是走不得，敢烦红娘姐扶咱到书房去。”红娘跟在后面，低着脖子延挨着，只是不肯走上去；两三个老妈子推着他上去，有两个大丫头在一旁取笑他，说道：“可怜见的张秀才，今天不得和俺小姐洞房花烛，姐姐快去替俺小姐做了新娘罢！”红娘啐了一声，越发不好意思起来；他飞红着脸，不肯上去扶他。禁不住张生又是“好姐姐长好姐姐短”的喊着，红娘只得走近他身前去；张君瑞一手搭在他肩儿上，走出内宅门去。

一座紫藤花，风摆着花条，疏疏落落，好似挂上灯彩；一个俊俏书生，乜斜着眼儿，歪斜着步儿，乌纱帽儿，罩住眉心，白玉带儿，倒挂腰后。一个俊俏丫头，扶着他手臂，从垂花门下转了出来。“姐姐，你到底是红娘姐姐呢？是莺莺姐姐呢？”张生回过脸去，看看红娘脸儿说着：“那一丝一丝的，到底是开着的花朵儿呢？是挂上的灯彩儿呢？”张生抬起头来，看着紫藤花儿说着。“你扶着我，到底是回书房去呢？是进洞房去呢？”张生低着脖子，看着地面说着。一阵风来，一丝一丝花条儿，打在他脸上，他的酒醒了；抬头向四下里一看，由不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说道：“哎哟！今日里不得和小姐洞房花烛也！何日里得与小姐洞房花烛也？”红娘听了，也撑不住眼圈儿一红，说道：“张先

生少吃一盞，却不是好。”张生说道：“哎呀！红娘姐，你可糊涂；我吃什么酒来？……小生自从瞥见小姐，忘了吃饭，忘了睡觉，直到如今，受了无限苦楚；不可告诉他人，须不敢瞒你。前日的事，小生这一封书，本何足道？这是你家老夫人，堂堂一品太君，金口玉言，许以婚姻之约。红娘姐，这话儿不是你二人独听见的，两廊下无数僧俗，乃至上有佛天，下有护法，莫不共闻；不料如今忽然变卦，使小生心尽计穷，更无出路。此事几时是了？”他说着，看看走到小桥上；碧油油的水，一朵一朵水萍浮着，从隔院墙下环洞里流出来。张生斜靠定桥栏上，只见一泓清水，深不见底；他心里转了一个念头，一脚跨出桥栏去。回过头来，对红娘说道：“可怜我今日抛撇了家乡，荒废了学业。只为你家小姐，苦苦的守到如今；……如今事体坏了，我活在世上，也毫无趣味了！就小娘子面前，只图跳下水去，寻个自尽；小娘子可怜我，与我传话给小姐说：‘张君瑞为他死了，望他为张君瑞掉几点眼泪……！’”红娘到了这时候，也顾不得什么；不待他说完，扑上前去，紧紧的抱住他，说道：“先生，千万使不得；……还有个商量。”红娘用力横拖竖拽他，连连气喘吁吁的说：“还有个商量！”把张生拖下桥来。张君瑞满眼流着泪，噗的跪在红娘脚下；红娘心里一软，也禁不住掉下眼泪来；张君瑞正抬起头来，眼泪滴在他额角上。红娘说道：“先生休慌！先生和俺小姐的情分，我红娘在暗地里已经看得很明白的了；像前日的样子，真是素昧平生，突如其来，难怪我得罪你。至于今日，我家老夫人实有成言，况是以德报德，我便尽我的心力，替你想法子。”红娘说了，把张生跳了起来。张生一边走着，一边紧紧的捏住红娘的手儿；红娘的手，也不缩回去。看看走到书房里，张生说道：“叫姐姐这样费心，小生生死不忘，只是不知姐姐有什么妙计？”红娘瞥眼见墙上挂着一张琴，说道：“有了！先生一定是弹琴的妙手。我小姐酷好听琴，今天黄昏时候，我和我小姐，少不得后园烧香；我在隔墙咳嗽一声，先生听见，便可一弹。看小姐说甚言语？我便好将先生的心事，对他说知；若我家小姐有说话，明日早来回报。这早晚怕老夫人呼唤，我得回去也。你！……”红娘说到这里，两人不觉一齐想起了方才相抱对哭的情景，看了一笑，眼儿一红。红娘急转身回出去，张生坐在椅子上招着手，说道：“姐姐回来也！”红娘隔着窗子，低低的说道：“你须要保重身体。”张生叹了一口气，说道：“叫我如何保重也？”正闷坐无聊，那法本和尚一脚跨进房来，说道：“先生今夜洞房花烛，先生喜也！”张君瑞摇摇头，提起笔来，在花笺面上写道：“依旧夜来萧寺寡，何曾今夕洞房乐！”

八、琴心

莺莺唱：

“云敛晴空，冰轮乍涌，风扫残红，香阶乱拥；
离恨千端，闲愁万种！
娘呵！靡不初，鲜有终；他会做影里情郎，我会做画中爱宠！
只许心儿空想，口儿闲题，梦儿相逢。——
昨日个大开东阁，我只道怎生般炮凤烹龙？
朦胧，却教我翠袖殷勤捧玉钟；
要算主人情重，将我雁字排连，著他鱼水难同。
人间玉容，深锁绣帏中，是怕人搬弄；
想嫦娥西没东生有谁共，怨天公裴航不作游仙梦！
劳你罗帏数重，愁他心动，围住广寒宫。——
是步摇得宝髻玲珑，是裙拖得环珮玎珰；
是铁马儿檐前骤风，是金钩双动，吉丁当敲响帘笼；
是花宫夜撞钟，是疏竹潇潇曲槛中；
是牙尺剪刀声相送，是漏声长滴响壶铜。
我潜身再听在墙角东，元来西厢理旧丝桐；
其声壮似铁骑刀枪冗冗，其声幽似花落流水溶溶；
其声高似清风月朗鹤唳空，其声低似儿女语小窗中喁喁。
他思已穷，恨不穷，是为娇鸾雏凤失雌雄；
他曲未通，我意已通，分明伯劳飞燕各西东；尽在不言中！——
不是他人耳聪，知你自己情衷！
知音者芳心自同，感怀者断肠悲痛！——”

琴曰：

“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凤飞翱翔兮，四海来凰！
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
张琴代语兮，欲诉衷肠！
何时见许兮，慰我彷徨！

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
不得干飞兮，使我沦亡！”

莺莺唱：

“本宫始终不同，这不是清夜闻钟，这不是黄鹤醉翁，这不是泣麟悲凤；
一字字是更长漏永，一声声是衣宽带松！

别恨离愁，做这一弄，越教人知重。——

那是娘机变，如何妾脱空？他由得掩乞求效鸾凤；

他无夜无明并女工，无有些儿空，他哪管人把妾身咒诵！——

外边疏帘风细，里边幽室灯青；

中间一层红纸，几眼疏棂，不是云山几万重，怎得个人来消息通？

便到十二巫峰，也有高唐来梦中！——

走将来气冲冲，不管人恨匆匆，谗得人来怕恐；

我又不曾转动，女孩儿家恁响喉咙？

我待紧磨砢将他拦纵，怕他去夫人把人葬送。

只说道：‘夫人时下有些唧啾，好和歹，你不脱空！’

我那口不应的狠毒娘，你定要别离了这志诚种！……”

法聪有话和师父说，找来找去，不见了那法本；他心想，“是必和张相公闲谈去也。”他问明了相府里管门的，慢慢的走进院子来，绕过厅屋东面，走进一座垂花门去；只见满院子静悄悄的，小桥流水，垂柳迎风，三五只雀儿，在地下闲啄花苔。“呀！敢是啮师父不在此也。”法聪自己对自己说着。忽听得书房里一声长叹，隔着窗儿飞出来；接着张生的声音说道：“情魔孽缘，都由心造；小生好好的上京赶考，谁想在这里遇到了这风流冤孽，害的小生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饭也不吃，觉也不睡，生又不得，死又不能；小生满肚子烦恼，敢求大师看我佛慈悲，超度小生则个。”半晌，只听得法本的声音，呵呵大笑着，说道：“善哉！善哉！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我佛慈悲，接引着才子佳人，在此佛地相遇。相公，你须要耐烦守着；从来说的，‘好事多磨。’今日里磨折越深，他日里恩情越厚。”张生接着说道：“好一个‘好事多磨！’小生领会了。”张生话说完了，屋子里又静悄悄的，没有声息了，法聪才敢踱进屋子去。法本见了，问道：“法聪，你来做什么？”法聪说道：“惠明来了，他要拜见老师父，特来通报。”法本听说惠明来了，便满脸堆下笑来，说道：“他来了，我倒要去看看他。”回过头来，对张生说道：“相公，随老僧去去，解闷则个。”张生点点头儿，三个

人一齐出了书房，崔大站在大门口，见张生来了，忙站在一旁，身体立得直直的，肚子挺得高高的。张君瑞走出大门，一眼见琴童，和李升余福两人，在走廊下说笑着；李升和琴童使眼色，琴童回过头来，见了他相公；忙抢过来，跟在张生后面。张生吩咐他：“快回屋子去，把琴儿理好，烧一炉香，安放在东面阁子里；今夜须不用你伺候，换一个小童儿，在后屋子睡地。”琴童听了，是是的应着，一转身走去；低低的说道：“我今夜找顾小姐快活去。”这里张生跟随法本，走进客厅；只见惠明居然武官打扮，抢出屋子来，合着掌儿，说道：“徒弟惠明，参见师父。”法本呵呵的笑着，说道：“如今你还了俗，怎么还是这般行景？快去拜见张相公者！”惠明又过来，向张生打着恭；一把抓住了张生的袖子，哈哈大笑，说道：“我在营里，多听得说：‘相公做了相国的女婿。’今日要吃相公的喜酒来！”张生的手，被他紧紧捏住，痛得连声喊着：“啊唷！”惠明忙放手时，张生笑说道：“还是这样莽撞行景，不知你家霞奶奶，怎的受得住你呢？”正说着，只见那霞姑，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大脚步从里屋子抢出来；噗的拜倒在法本跟前，嘴里称着“老师父”。法本一边忙把霞姑拉起来，一边吩咐：“快预备下素酒。”走进屋子去，接着寺里的师弟兄，接二连三的进来打问讯。惠明看看寺里热闹，禁不住掉下眼泪来，说道：“我在营里，孤凄凄的，一个人，有时想起了师弟兄们，想得我好苦也！”法本忙用话劝住；一会儿端下素酒来，大家入了席；法聪推惠明和霞姑并肩儿坐着，惠明不觉脸红了。有几个体面和尚，上来轮流替他把盏；法本也劝住霞姑吃酒，霞姑倒也是大大方方，和惠明有说有笑；张生看了，心里万分感触；他想：“我不知何日里得与小姐这样并着肩儿欢欢喜喜的吃着酒儿呢？”他想到这里，由不得站起身来告辞；惠明一按按住，不让他走，飞过一大杯来敬他，张生接着吃了。这时惠明脸上，有了几分酒，一时兴起，站起来把外面袍儿脱去，露出一身营装来；一面指着霞姑，笑着对张生说道：“我们这位霞奶奶，近来学得一手好剑；今日席前无可解闷，俺夫妻对舞一回剑，给相公破闷。”这时门外有许多和尚探着头儿，听了惠明的话，便一齐鼓噪起来说：“好！”霞姑见他丈夫说了出来，也只得笑着说了一句“献丑”。回进右边屋里去，脱去了裙袄，一身软靠，下面扎着裤管；自有跟随他的人送上两柄剑来，他两人每人拿了一把，抢出院子去，站好了地位，舞动起来；起初各自舞着，后来慢慢的快起来，舞到出神的时候，只见两团白光，缠着他两人的身子；慢慢的两团白光并做了一团，只听得剑锋迎着风呼呼的响着，又听得剑口磕碰着叮当的响着；后来舞到紧时，只见白光，不见人影儿。大家正看得出神的时候，唿的一声，霞姑收住剑，跳出圈子外来站住了。脸也不红，气也不喘，惠明哈哈大笑，丢下剑，走进屋子来；两廊下三五百个僧人看了，一

齐鼓掌喝彩，震得耳朵也聋了。张君瑞斟满两杯酒，一杯递在惠明手里，一杯送在霞姑跟前；接着又是大喝大笑了一回，看看天色已晚，点上灯来，张君瑞记挂着弹琴的事体，先告辞出来。惠明拉住了他说道：“我家住在草桥店，相公几天进京去打那里走过，是必来者！”

一片雪也似的月光，照在花朵儿树叶儿上，射出光来；风摆着闪闪霎霎，好似万点萤火。满园子静悄悄的，只有台阶下草叶儿上的虫声，吱吱喳喳拼命叫着，好似说：“凉死凉死！”呀的一声，角门儿开了；红娘捧着香盘，走在前面，莺莺扶住了红娘的肩头，抬起头来，向天空里一看，不禁说道：“呀！云敛晴空，好月色也！”红娘说道：“青苔露滑，小姐须仔细者。”他两人穿花拂柳，慢慢的走到桂花厅里，红娘搬出香案，放在庭心，安排下香炉铜瓶；低低说道：“小姐烧香者。”莺莺慢慢的走下台阶来，一眼见西面墙外小阁上，纸窗里射出灯光来；莺莺心里明白，这便是张生住的书院楼上，这时却不见楼窗里有什么动静。红娘见他小姐只是抬头看着墙外，不禁抿着嘴一笑，故意的问道：“小姐看什么？”莺莺说道：“我么？……你看桂花叶儿上，满沾着露水，真是‘凉露无声湿桂花’。”红娘说道：“呀！如今三月天气，春桂怎的还不开放？……怕的是折桂人不曾来，它也不愿开放也！”莺莺听了，不禁低下头去，不做声儿；红娘抿着嘴，肚子里暗笑，一边递过香去。莺莺接过第一炷香来，低低的说道：“此一炷香，愿亡过父亲，早生天界。”第二炷香，说道：“此一炷香，愿中堂老母，百年长寿。”红娘递过第三炷香去，莺莺一挥手，转过身子去；红娘“嗤”的一笑，说道：“红娘知道了！红娘替小姐祷告了罢！此一炷香，愿崔家莺莺小姐，早与那风流人物，温柔性格的姐夫，成了对儿波！”莺莺说道：“贱丫头，胡说！”接着咚的一声，那楼窗上照出一个人影儿来，看他乌纱小帽，俊俏身裁，一声一声琴韵，度过墙来。莺莺小姐悄悄的说道：“呀！好清幽的琴声也。”红娘扶着他，靠西面的六角亭子里坐下，只听得张君瑞在楼头自言自语的说道：“琴呵！小生与足下湖海相随，今日这场大功，都只在你身上。天哪！你与我分上，怎生借得一阵轻风，将小生这琴声，送到我那小姐的玉琢成粉捏就的知音俊俏耳朵里去者？”莺莺假装做不曾听得，只是抬着头看着月儿，说道：“月儿呵！你出来做甚哪？红娘，你看碧空万里，挂着一个明月，越发照得人冷清清悲切切的；想我崔莺莺，离乡千里，幽栖古寺，见了这个月儿不由我勾起了离恨千端，闲愁万种。”红娘说道：“小姐，这也怪不得你；老太太呵！不是我做丫头的在背地里说你，你不该慷慨在前头，反悔在后头；到如今害得他两人，一个做了影里情郎，一个做了画中爱宠。可怜见的张秀才，只许他心儿空想，口儿闲题，梦儿相逢！”莺莺听红娘说着，她自己也忘了形，接下去说道：“白日里大开筵宴，

我只道怎生般炮凤烹龙？我好糊涂的母亲，却叫我捧着酒杯儿，唤他一声‘哥哥’；噯！他是我哪里的哥哥？他也不要我这个妹妹。他原要……”莺莺说到这里，猛记得有红娘在着，忙缩住嘴不说下去。红娘假装做不曾听见，只是抬着脖子，看月儿，说道：“小姐，我看月阑？明日敢有风也？”莺莺说道：“呀！果然一个月阑！唉！嫦娥嫦娥，你长着绝世的美貌，却冷清清的一个人，被那月阑一重一重的围住在广寒宫里，好不寂寞煞人也！”红娘接着说道：“俺的小姐面貌标致，胜似月里嫦娥；如今冷清清的深锁在绣房里，怕不也寂寞煞人也！”他们唧唧啾啾说话的时候，张生在隔窗儿听着，琴声便也不响了；红娘提起了娇小的喉咙，咳嗽了一声；张生在里面说道：“红娘姐教我弹琴也。”忙又理起琴弦来，叮咚的弹着；只是心乱意忙，急切不能成调。莺莺说道：“红娘，这又是什么响？”红娘说道：“小姐你猜猜！”莺莺说道：“他幽切切的声音，好似宝髻儿上的玲珑步摇，好似裙带儿上的环珮叮咚，好似铁马儿在檐前风吹摆动，好似帘笼上的金钩丁当敲动；又好似宫花夜撞钟，又好似风吹疏竹潇潇的响着，又好似女孩儿做活的牙尺剪刀的声音，又好似长夜里铜壶滴漏的声音。呀！都不是的，原来的墙角东西，西厢外面，有人弹着琴呢。……红娘，你听他琴声雄壮的时候，好似铁骑刀马冗冗；他琴声幽细的时候，好似落花流水融融；他琴声清高的时候，好似清风月朗鹤唳空；他琴声低小的时候，好似小儿女在纸窗里喁喁私语。”红娘说道：“小姐，拿他比了这许多，却一句也说不着他的心事；可怜他到这时候，心思也用尽了，怨恨也越深了；他这琴声，却好似一只娇小雏凤，失了雌雄。他心思也乱了，手也慌了，虽不曾弹成一曲，他的心事儿在琴声里，却全盘的托了出来。他怕的是和小姐从此伯劳飞燕，各自东西；这一曲琴心，尽在不言中。……”莺莺听了红娘的话，只是低着头不做声；红娘说道：“小姐，你在这里听者，我瞧瞧夫人便来。”莺莺说道：“我也回去也。”红娘不去理会他，一转身，趑到假山背后去躲着。

法本和尚送惠明夫妻两人去后，回进方丈里，看看已是天晚；法聪进来说：“师父赴斋去也。”法本走到斋堂里，用了斋；回出来，法聪跟在后面，法本说道：“难得惠明有心，知道我欢喜兰花，今天他特地从乡下带得两盆玉版蕙来；我吩咐沙弥拿去，供在我房里，俺们去玩赏玩赏。”说着，法聪跟着法本，走进法本房里去；便觉得有一阵清香，送进鼻管里来。法本说道：“好花！”法聪看时，只见一对青磁花盆，搁在窗口的花架儿上；盆中长着三五条兰花叶儿，一朵白玉也似的兰花，低着脖子，半开着，有一枝竹片扶着它。法本说道：“一个剪儿一朵花儿的，叫做兰；一个剪儿几朵花儿的，称做蕙。……啊！谁家的琴声呢？”法本和法聪，正在讲究；忽然远远的听得叮咚两声琴音，便把他两人的

话头打断了。法聪侧着耳朵，听了半晌，笑着说道：“这不是张相公在书院东阁子上弹琴吗？”原来张生住的书房，东面靠着相府的花园，西面隔墙，便径对着法本的卧房。那卧房在楼上，张生弹着琴，法本在房里一声声听得十分清楚。法聪是不懂琴理的，便问着法本道：“师父，可知道他弹的什么调儿？”法本摇摇头，说道：“你听他心乱神丧，琴不成操。”法聪去开着东面的窗子，静静的听着；只听得历乱一阵叮咚响，接着听得张生低声唱道：“有美一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法本站在法聪背后，说道：“这琴调，是套的司马相如的‘文凤求凰曲’，我们再听他的下一叠。”接着，又听得张生弹着唱道：“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又停了一会儿，唱道：“张琴代语兮！欲诉衷肠！何时见许兮？慰我彷徨！”法本听了，说道：“可怜！可怜！这一拍，怎么弹得这样伤心呢？”法聪说道：“我虽懂不得他，听他的音响，也觉得太过哀悲了。”里头又调了一回弦，接着弹道：“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当的一声，琴声住了；只听得张君瑞长叹一声。那莺莺小姐，挨近墙角边，痴痴的坐在墙外。一声声琴韵，一句句曲子，渗进他耳朵里去；把他一寸芳心，打动得又酸又痛，忍不住低下脖子去，罗袖上滴着几点眼泪。琴声住了，接着听得张君瑞说道：“琴呵！昔日司马相如求卓文君，也曾弹过这一曲，后来他两人却到底如了心愿；如今小生怎么敢自称相如，那卓文君，又怎么敢比得崔府的小姐；只是小生的痴想，但求我和那人儿，有一天也如了心愿，才不枉今夜的琴心一曲也！”莺莺小姐看看四下里没有人，便低低的叹了一口气，说道：“张家哥哥，你弹得好琴也呵！并不是我耳聪，听得出你琴里的情衷；只因为我和你都是知音人儿，这心意儿都是一样的。只是叫我这有心事的人听了，越发的断肠悲痛；你听他弹的韵儿，起头到结末是不同的。听这声音不像是清夜的钟儿，这声音也不像是黄鹤楼头的酒醉老头儿读着诗，这声音也不像是孔子那时的泣麟悲凤；一字字好似深夜的漏水，一声声叫人听了，立刻憔悴得衣宽带松。你一肚子的别恨离愁，都在这一段曲子里，越发叫人听了敬重你呢！”莺莺正低低的说着，只听得张生又在窗子里说道：“夫人忘恩负义，只是小姐你却不应该说谎啊！”莺莺听了，禁不住抬起头来，向楼窗说道：“呀！你错怨了我也！那是我母亲临时变的卦！怎么倒说是我脱空？他一任俺心儿里愿意不愿意，他无夜无明的做着女工，不得空儿和他说话；他哪里管得我被你在这么的怨恨。……唉！张家的啊！我和你倘然没有母亲从中作梗，早已是一双两好，做成了夫妇；如今只落得两地相思，我在外边是疏帘风细，你在里边是幽室灯青，中间只隔着一层红纸，几眼疏棂；便好似隔着几万重的云山，不得见一面儿！我想我和他夫妻的名分，早已注定，不单是我家上上下下

的人都已知道，便是那两廊下几百个僧俗，也都知道；如今怎得一个人来替我们从中通着消息？便和他同衾共枕，暗地里求去着；便是母亲知道了，也没有什么说的。……呀！一个女孩儿，羞人答答的，说什么“同衾共枕”；亏得没有人在跟前，倘然红娘这丫头在跟前，给他听了去，岂不落了话柄？”莺莺说话的时候，红娘早已悄悄的趔出来站在小姐的背后；待小姐说完了，他忽然大声说道：“小姐，说什么暗地里来去着给老太太知道了，却是怎了？”莺莺被她吓了一跳，说道：“哎唷！你走来气冲冲的，为的是什么？也不管人心里着恼，只吓得我胸口乱跳；我又曾说什么来？”正说时，忽听得楼窗呀的一声，开了，水也似的月光，照在张生脸上，乌纱小帽，蓝衫角带，分外分明。他伸长了脖子，痴痴的望着隔墙儿；莺莺急站起来，说道：“夜深了，红娘，我们回房去者。”红娘说道：“小姐慢走着；我恰才听得说张先生要去也，小姐却是怎么？”莺莺一边走着，一边低低的说道：“红娘，你便与他说：‘再住两三日儿。’”红娘说道：“人家心灰意懒，叫他如何挨得这两三日儿也？”莺莺说道：“你与他说：‘老太太时下虽有些唧啾，好和歹总不叫他……’”莺莺声音越发低了，到末了儿，却听不出来。红娘替他说道：“‘总不叫他脱空。’可是这句话么？”莺莺不说话儿，红娘说道：“哦！我知道，明天和那人说去；只说是：‘小姐说的，再住两三日儿，好和歹，总不叫他脱空。’”红娘故意把话说得很响，莺莺拿袖子在红娘肩头拂了一下，说道：“痴丫头！噤声些！”只听楼上接着说道：“呀！多谢小姐！‘好和歹，总不叫小生脱空！’”红娘听了，只是看着莺莺脸儿；莺莺急低着头，碎步儿走去。红娘在后面说道：“小姐不必吩咐，我知道了也，明日我看他去。”说着，抢上去扶着小姐。只听得上又接着说道：“小姐去了也！红娘啊！你便迟不得一步儿，今夜便回复小生波！……唉！没奈何，且只得睡去！”呀的一声，楼窗儿又关上了。

九、前候

红娘唱：

“针线无心不待拈，脂粉香消懒去添；

春恨压眉尖，灵犀一点，医可病恹恹！——

相国行祠，寄居萧寺遭横事，幼儿，孤儿，将欲从军死；

谢张生伸救，一封书到便兴师；

真是文章有用，何于天地无私！

若不剪草除根了半万贼，怕不灭门绝户了一家儿。——

莺莺君瑞，许配雌雄，夫人失信，推托别辞；

婚姻打灭，兄妹为之，而今搁起成亲事。

一个糊涂了胸中锦绣，一个淹渍了脸上胭脂；

一个憔悴潘郎鬓有丝，一个杜韦娘不似旧时，带围宽过了瘦腰肢。

一个昏昏不待观经史，一个意悬悬懒去拈针黹；

一个丝桐上调弄出离恨谱，一个花笺上删抹成断肠诗；

笔下的幽情，弦上的心事，一样是相思。

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

红娘自思，乖性儿何必有情不遂皆似此？

他白恁抹媚我却没三思，一纳头只去憔悴死！”

“我将这纸窗儿窥破，悄声儿窥视；

多管是和衣儿睡起，你看白罗衫上前襟，褶桎；

孤眠况味，凄凉情绪，无人服侍！

涩滞气色，微弱声息，黄瘦脸儿；

张生呵！你不病死，多应闷死！——

我将金钗敲门扇儿，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

他昨夜风清月朗夜深时，使红娘来探尔；

他至今脂粉未曾施，念到有一千番张殿试——

他若见甚诗？看甚词？他敢颠倒费神思！

‘这妮子，怎敢胡行事！’嗤，扯做了纸条儿。——

你个挽弓酸痴没意思，卖弄你有家私；

我图谋你东西来到此，把你做先生的钱物，与红娘为赏赐！

我果然爱你金贵，你看人似桃李春风墙外枝，卖笑倚门儿！

我虽是女孩儿，有志气；你只合道：‘可怜儿小子，只身独自！’我还有个寻思。”

“我只道拂花笺打稿儿，原来是走霜毫不构思；

先写下几句寒温序，后题着五言八韵诗。

不移时翻来覆去，叠做个同心方胜儿；

你忒聪明！忒煞思！忒风流！忒浪子！

虽是个相意儿，小可的难到此；

又颠倒与‘鸳鸯’二字，方信道‘在心为志’。

喜怒其间，我觑意儿；放心波，学士！

我愿为之，并不推辞，内有言辞，我只说：‘昨夜弹琴那人教传示。’
你偷香手，还准备折桂枝；
休教淫词污了龙蛇字，藕丝缚定鸱鹏翅，黄莺夺了鸿鹄志；
休为翠帟锦帐一佳人，误你玉堂金马三学士——
弄得沈约病多般，宋玉愁无二，清减做相思样子；
若是眉眼传情未了时，我心中日夜图之。
怎因而有美玉于斯，我定教发落这张纸；
我将舌上说辞，传你筒帖里心事，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儿……”

“好好的一个女孩儿，只因想男人想疯了；昨天夜里，一个在墙外叮叮啾啾，一个在墙里唧唧咚咚。”张老妈子这样说着。“你又是怎么听得？”徐老婆婆那样问着。这两个老太婆是派在园子里管那花木打扫园亭的。“来！我和你把这座香案抬进屋子去。”张老妈子听徐老婆婆唤他，他忙丢下了手里的扫帚，上去帮着他抬着香案；一边嘴里说道：“我怎的不听得；我睡在桂花厅左侧小屋子里，他们在窗外说着话儿，句句都听在我耳朵里。”徐老婆婆忙摆着手儿，说道：“你听虽听了，可是要紧口些；俺们这种相府人家，不是玩的呢！……”张老妈子点点头，一边扫着台阶，一边说道：“不是我只做老妈子的在背地里批评老太太，这原是我们老太太不该；你想，他家这样一个白面书生，俺家那样一个红粉佳人，天生就一对；便没有老太太的话，也免不了害起相思来。如今老太太当着两廊下僧俗，堂堂皇皇的许他们做了夫妻；前天一席酒，忽然反悔了；你想可呕人不呕人呢？……亏得我家小姐是一位千金小姐，知道礼节，也只得在背地里长吁短叹啾啾一回罢了；倘然换了我，便老实不客气，先爬过墙去，陪着那小后生睡一觉再说！”张老妈子说着，“呵呵！”大笑起来。这时徐老婆婆趴在台阶下面拔草，听张老妈子说出这样话来，笑骂着说道：“老不要脸的！说出这样话来，把脸也丢了。……可是那张家相公的脸儿，长得实是有趣！倒和我那表弟弟差不多儿的。”张老妈子问：“什么表弟弟？”徐婆婆见问，便先叹了一口气说道：“说起来话长呢！我年轻的时候，也是长得十分俊的；到十七八岁上，我家那左邻右舍的小后生，谁不是见着我和馋猫嘴似的。他们千方百计来勾引我，又托人来说媒，我总是不答应；我只是看中了我家的那个表弟弟，表弟弟也和我好，他见我在井边洗衣服，便忙着来帮我吊水，见我上街去买菜回来，便抢着来替我提着篮儿；他也曾和我私地里订着终身，我也曾答应愿意嫁他。谁知那天杀的阎王！一场伤寒病，把我那可爱的表弟弟，捉到阴世里去了。我听说他死了，哭得死去活来，一场大病，几乎送了我的性命；从此以后，我心也

灰了，意也懒了，一任俺爹娘摆布去。把我嫁给一个种田的，三十二岁上守了寡；现在我！……”徐婆婆说到这里，不说了，只拉着布裙角儿揩眼泪。张老妈妈说道：“我劝你不用伤心，做人总有这一遭儿的；这是天公在那里拿人开玩笑呢！如今我们年纪老了，可不再上他的当了，看我们那小姐和那张家相公再去上他的当罢！……呀！谁把这笋尖儿踏断了？”原来假山背后，种着一丛翠竹，如今三月天气，正是春笋怒发的时候。这两个老婆婆，管着园场，靠这花果藕笋，得些气化；如今见被人踏断了笋尖，便不由得心痛，忙上去扶着笋尖儿；亏得那踏的人脚瘦身轻，笋尖儿不曾落下来。张老妈妈见泥地上一点一点的小脚印儿，说道：“不知哪里一个丫头到这竹树林子里来捉迷藏呢！……呀！这不是一股金钗么？”一缕太阳，照在金钗儿上；那金钗儿睡在泥地上，发出光来。张老妈妈抢上去，把金钗儿拾在手里，徐老婆婆也挨近身来看时，说道：“这钗儿你可藏匿不得；昨天夜里，我家小姐到园里来过，这一定是小姐的东西，你快去悄悄的还他，说不定小姐还赏你钱呢。”他两人正说着，只见红娘从花棚下走来，说道：“两位妈妈，可曾见我的金钗儿么？”张老妈妈正要把钗儿揣在怀里，只听得徐婆婆说道：“钗儿在这里，我们正猜是小姐的呢。”他只得把钗儿拿出来，还了红娘；红娘接过来，随手插在发边，正要说话，忽听得徐婆婆说道：“红娘姐昨夜也曾陪伴小姐到花园里来的么？小姐嘴里唧唧啾啾的到底说些什么？”红娘听了，不禁心里一跳；说道：“妈妈，你怎么听得的？”徐婆婆说道：“我睡在这左侧小屋子里，怎么不听得；我还听得张家相公隔墙儿弹着琴来呢！”红娘脸上十分诧异，说道：“呀！……你问小姐么？他左不过祷告着天公，保佑老太太福寿康宁，保佑老太爷早升天界罢了。……你是什么时候搬到这小屋儿里睡的？是谁吩咐你搬来的？”徐婆婆说道：“我原是在堆杂货的房里睡的，是老太太见小姐每夜烧香，怕园子里没有人照应，才打发我搬进园子里来睡；我进来了才得三天呢。”红娘说道：“哦。……”徐婆婆看看没人在跟前，便拉着红娘的袖子，悄悄的说道：“红娘姐，我斗胆问一句话：我们小姐的事体，怎么样子？”红娘满脸正经的说道：“我们小姐，是相府千金，知书达礼，又是孝顺老太太的；只知道听老太太的吩咐，老太太吩咐他‘和张家相公兄妹称呼’，他便也断了这婚姻的念头。这几天规规矩矩的在绣房里做着针线，却没有怎么样啊！……”徐婆婆笑着说道：“姐儿不用瞒我，你认做我不知道呢！我看姐儿这几天为了小姐的事体，忙得紧呢！便是我们那位小姐，也是镇日价情思昏昏的。”红娘笑着说道：“你这老糊涂！一味的胡说！”徐婆婆不去理他，接下去说道：“论理呢，这原是怪不得小姐的；这样一个花朵儿似的美人儿，配着那样白玉似的郎官儿，天造地设的，便是打着灯笼遍天底下去找寻，也是找寻不到的。人

在世上，百样事体，都是假的；只有这女孩儿和男孩儿一点痴情，是最真，最可宝贵的！可怜儿的，我家小姐，昨天夜里唧唧啾啾的说的一番话，我虽听不真切，什么：‘……夫妻的名分，早已注定；……’什么：‘……同衾共枕，暗地里来去；……’他正一肚子心事，抓爬不着痒处。姐儿啊！你若真和小姐好，你便该替他想个法子，给他两人见一面儿；不瞒姐儿说，我也是这里边的过来人，你若成功了他们的姻缘，却胜似长斋念佛呢！”红娘起初还要分辩，后来听他说得入情入理，便也不觉怔怔的听着；听他说完了，便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看我家小姐，实是可怜！……可是我家老太太的主意，叫我也是无法！”徐婆婆说道：“我也是个软心肠的；我们须得瞒着老太太，替他想个法儿出来。”接着说道：“这花园西侧门，原通着张家相公的书房，到夜里，我悄悄的开着门儿，放小姐出去；这件事体，除你我两人，还有谁能知道？”红娘听了，忙摇手，说道：“快别胡说！给老太太知道了，你我两人，怕不要活活的打死。……再者，这暗地里的行径，总有一天闹穿的。”徐婆婆叹着气，说道：“红娘姐，小姐白白的痛你一场；这一点风火，你还不肯替他耽待？”他说着，气愤愤的，自己拍着胸脯，说道：“喏喏喏！有我徐老太婆替他耽待；若老太太知道呵，我拼着这条老命不要，先问他个‘言而无信’。”红娘听了，忙拉着他的手，说道：“是真的么？妈妈肯帮着我，便是张家相公知道了，也是感激你不尽的。”徐婆婆摇着头，说道：“我也不要他感激，只叫他将来得到了我家小姐，不负心就是了！……讲到我自己，原是有情不遂的人，我是立定志愿，要帮着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红娘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儿，男女的事体，他原也有心；只是他心高气傲，等闲的人，不在他眼睛里。平日那欢郎虽和他胡缠着，那个到底是小孩子脾气，一天好，一天恼的，也猜不出他的心意儿；再者，一个是公子，一个是丫头，红娘肚子里也不敢存非分的想望。如今见了这张家相公，他一味的在女孩儿身上用着柔情蜜意，又是这样多情，又是那样美貌，他满意想望小姐和他配了夫妻，自己陪嫁过去，说不定也有半个位份。老太太忽然变了卦，他心里的焦闷，和他小姐的心里，也是半斤八两。红娘想到这里，猛然间又想起了那股金钗儿；这钗儿原是他昨天夜里躲在假山背面偷听着小姐的说话，被竹枝儿挑下地来的；他当时自己也不曾觉得，今天一早起来梳洗，才知道丢了，便独自一人趁园里没人走动的时候，走来寻觅。谁知道已经被张老妈子拾在手里了，他原打算回房去，拿一吊钱谢谢他的；谁知徐婆婆一番说话，他便听住了；后来他又慢慢的勾起了自己的心事，他想起了这一股金钗，便想起老太太给他金钗儿那时候的一件事体：那时候崔相国全家住在家里，欢郎的年纪，比他小着三岁，天天和他赤紧的厮缠着；欢郎背着人，唤他“好人儿”，又说：“向老太太把你耍了来，

做我的二夫人。“这时他两人年纪小，虽不知道什么，但是红娘从此却一段痴情，向着欢郎。那时崔相国府上，有许多门客养着，崔相国常和他们吃酒下棋，说说笑笑；到晚来，便是睡在书房里的日子多。欢郎却伴着他母亲，自幼和他母亲睡在一床的。有一天，适值他姑丈郁御史郁家荣五十岁的生日，崔老太太因为身体不好，懒待得去；便派了两个老妈子跟着欢郎，和他父亲一块儿去拜寿。去了一天，看看还不回家来；老太太一面打发人去催，这时候外面打过头更了，老太太却一面和衣睡在床上候着；房里只有一个红娘，静悄悄的坐在窗口，凑着灯台，手里绣着花儿。心里却不知不觉的想起了那欢郎，想到他两人背地里那种亲热的情形，又想到自己将来身体的结果；便觉得虚飘飘的，眼也花了，头也眩了，手里拈着的绣花针儿，也不知刺到什么地方去了。正在出神的时候，门帘儿一动，欢郎趑进房来；只见他头上戴着束发紫金冠，漆黑的排须，齐眉掩住了，越显得他唇红齿白，眉清目秀。身上穿着枣红箭衣，脚蹬着一双小小粉底靴儿，站在红娘跟前；那一双俊俏眼儿，却斜眯着红娘，只是傻笑。红娘低低的问道：“你回来了吗？那跟你的人呢？你敢是酒吃醉了吗？”欢郎只是嘻嘻的看着他笑着不说话，红娘止不住脸上红晕起来，急低着脖子不去睬他；欢郎原有些醉意儿，见红娘不睬他，他便笑嘻嘻的走上前去，搭住了红娘的肩头。嘴里轻轻的唤道：“姐姐，我回来了；你为什么不理我呢？”说着，又轻轻的推着红娘；红娘回过脸去，见他醉若泥人，便禁不住“嗤”的一声笑着，急转过腰儿去，把两手捧着脸，羞得趴在桌上，抬不起头来，谁知欢郎是酒吃醉的人，两腿原是没力的，他搭在红娘肩上的一只手，滑了一个空，便站不住身体，向前一扑，两腿一屈，噗的一声，跪在地下，全身倒在红娘怀里；这时欢郎自己也忍不住，吃吃的笑起来。这一笑，却把老太太惊醒过来。红娘急把欢郎扶了起来，扶到床前，服侍他睡下；在解衣的时候，欢郎觑他母亲不见，从怀里掏出一粒槟榔来，悄悄的塞在红娘嘴里，红娘也便悄悄的含着；红娘一低头，欢郎伸手，把他发儿边插着的一股银钗儿拔了去，说：“是要剔着牙儿。”红娘当着老太太的面，又不好向他要回来，到了第二天，红娘替老太太梳着头，欢郎坐在一旁，红娘便向他要银钗儿；欢郎说：“丢了。”一觑眼见他母亲的梳头盘里，搁着一股金钗儿；他便随手拿来，替红娘插在发边，说：“拿这个赔你罢。”红娘拿眼觑着老太太，一边要伸手去拔下来；崔老太太便拦住他说道：“你戴着罢，你服侍哥儿一辈子，赏你一支金钗儿戴罢。”莺莺小姐在一旁打趣他道：“你从此是欢弟弟身跟的人了；这支金钗儿，是老太太给你的见面礼儿，你还不快谢谢老太太吗！”红娘见老太太赏他一支金钗儿，原要道谢的；如今听小姐打趣他，羞得他满脸通红，一转脖子，逃出房去了。这里欢郎还追出房来，到拐

弯儿上，觑着没有人，欢郎从怀里换出那股银钗儿来，向他脸上一扬，说道：“银钗儿在这里呢！我天天搂着它睡，好似你陪我睡在一床儿一般的。”红娘劈手去抢，欢郎一转身，早已一溜烟似的逃出去了。从这一回以后，红娘却处处生着心；有时没有人在跟前，他故意去逗着欢郎玩笑。谁知欢郎到底是公子哥儿的脾气，人大心大，慢慢的不把红娘放在他眼里；好便好，不好时，便瞪着白眼。红娘心里却被他闹得好似十五个吊桶落在井里，七上八下的打不定主意；如今遇到了这个张君瑞，真是温柔细腻，处处体贴着女孩儿的心事。这时他派在小姐房里，服侍着莺莺小姐，小姐又待他好，两人十分说得投机，好似姊妹一般；现在眼看着张君瑞和他小姐这样多情，他也不知不觉把一段痴情，移到张生身上去了。他想自己总不过一个侍妾的份儿，欢郎现在虽和他好，过几年年纪大起来，娶了一房媳妇，还不知道那位奶奶的脾气怎么样呢？看着欢郎现在的情形，也不知道他保不保得住始终不变心呢？若说不给欢郎做侍妾，老太太做主，给了别人，——或是配了小厮，——那种日子，叫我如何过得？还不如趁早打主意，跟着莺莺小姐一块儿嫁去。张家相公是外面阅历过的人，又是家道清贫，可以保得住他不变心的了。红娘这时站在竹树跟前，两眼痴痴的看着地上；那徐婆婆和张老妈子早已到别地方打扫去了。只见一双玉片也似的蝴蝶，直向红娘脸上扑来；红娘“啊唷”一声，才把他的魂灵儿收回腔子里来。他自己对自己说道：“是小姐起身的时候了，我快服侍他去。”他一边走着，一边肚子里盘算着：“看小姐说什么，我和徐婆婆两人，是必要成全他两人这一段姻缘者。”红娘走进莺莺小姐房里，兀自静悄悄的，不听得声息；红娘闲着没事，走到鹦鹉架子跟前，添些食儿。只听得鹦鹉拍着翅膀，对他说道：“红娘姐，快服侍小姐起来者！”红娘伸手在鹦鹉头上轻轻的拍了一下，鹦鹉学着小姐的口声，骂了一句“贱丫头！”红娘忍不住笑起来，听得莺莺小姐在床上也笑了；红娘急急走到床前去说道：“小姐懒也！太阳光儿照着帐门儿，还不起身么？”莺莺在床上欠伸着，说道：“自昨夜听琴，今日身子这般不快呵！”红娘说道：“小姐可要去请一个大夫来瞧瞧小姐的病？”莺莺说道：“好好的请什么大夫？”红娘说道：“小姐身上的病犹可，心上的病，其实重呢！”莺莺接着“啐！”了一声，一揭起帐门，跨下床来；红娘见他上身穿着银色的小袄儿，下身穿着白罗散花裤子。蓬松着鬓儿，眼儿惺忪着，两只小脚儿搁在床沿上，痴痴的坐着；红娘捧着他的小脚儿，替他换去睡鞋，扶下床来，趲到床背面去。只听得外屋里小丫头嚷道：“老太太来了！”红娘忙迎出来，崔老太太一手扶在欢郎肩膀上，走进屋子来。红娘见了欢郎，不觉想起了方才的心事；老太太问他：“小姐怎么到这时候还不起身？可是有些不快吗？”红娘怔怔的看着欢郎的脸儿，好似不曾听得。小丫头在

一旁笑着，上去拉着他的袖子，说道：“老太太问你呢！”红娘才明白过来，忙说道：“小姐昨夜……”崔老太太接着问道：“小姐昨夜做什么来？”红娘忙遮掩着说道：“小姐昨夜在床上翻腾了大半夜，不曾好生睡得；今天稍稍有些不快，所以起来得晚了，不曾到老太太跟前来请得安。”正说着，莺莺小姐从套房里出来；走到老太太跟前，请了安。崔老太太在靠窗一张椅子上坐下，看红娘替小姐梳着头；崔老太太说道：“我的孩儿，你消瘦得多了，到底觉得什么不快啊？”莺莺见问，想起了自己的心事，不觉眼圈儿一红，忙低下头去，说道：“孩儿这几天常常想起俺家里的事体：想我父亲在日，何等风光？如今客居在异乡，门户萧条，母亲年纪大了，也操不得这许多心，欢弟弟年纪又小，诸事不很明白，孩儿虽说年纪不小，只因是一个女孩儿，也有许多不便的地方；看着这一家基业，没有一个烈烈轰轰的男子来支撑着，便是这样一天一天的坍塌下去，终究不是一个事体。孩儿为这个，心里常常耽着忧，便不知不觉脸儿消瘦起来，近日连粥饭也减了。”崔老太太忙抢着说道：“我的好孩儿，你快不用耽忧！不是你母亲说一句老没正经的话，过几天你满了孝，母亲替你另外招赘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婿在家里；把家里全个儿托了他，怕不是一般轰轰烈烈的支撑起来了？再者你欢弟弟也得一个好好的姐夫教导教导呢！”莺莺听母亲说到自己身上来，又听说另外招赘女婿，心里又羞又恼，便低着头不说话了。红娘却抢着说道：“老太太难道忘了么？老太太却何用另外招赘女婿呢？那位张相公，我们小姐既已认他做了哥哥，便是老太太的大儿子了；俺们把家里全个儿托了他，又托他管教着欢哥儿，岂不是好？我看那张相公，是一个有阅历有才情的人，一定支撑得住这一份基业呢。”崔老太太听红娘说出这个话来，忙摇着手说道：“痴丫头！你知道些什么？俺小姐认他做哥哥，原是假的，过几天俺们回博陵去了，他进京赶考去了，到那时各自西东，还有什么哥哥妹妹呢？……老实对你说了罢，我肚子里已打定了主意，你小姐这样一个美人儿，我怎么肯配给他这个在外面飘来荡去的酸秀才？难道说叫你小姐跟着他吃苦去么？我肚子里早已有的人了！……”红娘听了老太太的话，心里十分焦急，忙说：“老太太看中的人，一定是好的；只不知谁是有造化的呢？”崔老太太得意起来，忙伸着一只大拇指，说道：“这个人么，便是咱家的内侄呢。”红娘听老太太说出这个人来，好似晴天里打下一个霹雳，瞪着眼向他姐姐脸上看着；莺莺小姐也看着红娘的脸儿，不做声。冷不防欢郎伸着指儿直指到红娘脸上来，说道：“我知道你，现在和那张家的好，不和我好；如今提起便是张相公长，张相公短！……”

欢郎正要下去，只听得红娘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说道：“老太太听听欢哥儿说的什么话？我们一个丫头胚子，也够不上和谁好和谁不好。我便是说张

家相公好，他救了俺全家的性命，不单是我们做丫头的，便是老太爷在天上的魂灵，也知道感激他的！……”红娘正说着，莺莺忙喝住，说道：“红娘快住嘴！也不曾见一个丫头和爷们吵嘴的。”红娘便住了嘴，欢郎正要说话，崔老太太站起身来，拉着欢郎便走。一边说道：“做了一个爷们，和丫头拌嘴，像什么样儿？”欢郎听母亲说了，也便低着头跟着老太太出去。红娘扶着莺莺小姐送出房来，崔老太太回过头来，对红娘说道：“你好好的服侍着小姐，要吃什么，向我屋里要去，你心里的委屈，我知道，你也不用气苦。”红娘一手抹着眼泪，不做声儿；莺莺笑着说道：“今天这丫头爬上头来了！”崔老太太又问莺莺：“可要去请个大夫来瞧瞧？”莺莺忙说：“不用，过一阵子便好了。”送到那走廊尽头，自有两个老妈子扶着老太太出去；这里莺莺和红娘回进房来，静悄悄的坐着，半晌只听得莺莺小姐长叹一声。红娘接着说道：“老太太打的主意，全不替小姐想想；如今听老太太的口气说来，那个张相公全不在他意中，他只看见那个郑家表相公。据我红娘看来，那人儿的品貌学问，全赶不上这个张相公；张相公又是救了俺们全家性命的，‘小姐配他做夫妻’这句话，又是那天两廊下七八百个僧俗人人听得这件事体，老太太悔得，小姐你却悔不得，从来说的，‘女孩儿名节为重。’如今小姐既已出了这个名儿，不是可以轻易改变得的。……小姐啊！你倘然真心可怜那人儿啊！你也要早早说一句话，安安他的心。可怜那人儿，吃小姐调弄得饭也无心吃，觉也无心睡；把他一腔才学，万里功名，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近日看他脸儿枯瘦，神儿憔悴，他也是好人家的子弟，倘然有什么岔儿，岂不全是小姐耽误了他？……”莺莺小姐只是低着头弄着衣带儿，半晌，他又叹了一口气，说道：“好叫我左右做人难！”红娘接着又说道：“小姐啊！这件事儿，你愿意啊，也得早早打主意！你不愿意啊，也得早早打主意！我红娘承小姐一向好心看待，如今为了小姐这件终身大事，便是叫我去投河觅井，我也不辞的！……小姐啊！你若趁现在不打主意，过几天回去博陵，老太太给你说定了郑家，到那时看小姐去一兀头都憔悴死罢！”莺莺被他说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说道：“我的爹爹啊！……孩儿好命苦也！……”莺莺小姐自从昨夜听琴以后，一夜不曾好睡；他想起自己终身的事体，真是万分凄凉。如今听红娘一句句说着，真是句句打在他心窝儿里，好似万箭穿心，便禁不住哭了。这一哭得抽抽咽咽；廊下的鹦哥，也倒挂着脖子。红娘上去劝着，只听得莺莺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红娘忙拿手绢去接，禁不住手索索的抖着，心里怦怦的跳着，嘴里连声嚷道：“不好了！不好了！”一边扶着莺莺去睡在床上，盖好被儿，放下帐子，还听他气喘吁吁的兀是咳嗽不住；红娘去壶儿里浓浓的倒出一杯参汤来，给莺莺吃下去，才慢慢的把气平下去。红娘一边替他抚着胸脯，一

边劝着他，说道：“小姐心里放宽些，打主意要紧，干急也是没用的。”停了一会，看他胧朦睡去；红娘便悄悄的走出房来，叮嘱小丫头：“小心听着呼唤，我去去便来。”红娘急急走到老太太房里，把小姐呕血的话说了，崔老太太听了，吓了一跳，一句话也不说，立起身来，拉着红娘便走。赶到他女儿房里看时，见莺莺脸上也失了血色，忙问道：“我的儿，你怎么样的？”莺莺摇着头，说道：“不相干，这是孩儿一时咳嗽得急了，错了气，郁出来的。母亲请放心罢。”接着老太太又安慰了几句，吩咐红娘：“好生看着，我去打发人请大夫去。”说着，又急急的出去了。这里红娘伴着坐在床前，一会儿老太太打发小丫头拿一包药来，说：“这是生地，先给小姐煎着吃下去。”又说：“叫房里收拾收拾，停一会大夫来瞧病呢。”红娘一面答应着，一面唤老妈子来，吩咐他去煎药；到吃午饭的时候，红娘服侍小姐吃下药去，小丫头端上一碗燕窝粥来，红娘端过一张匠几，横搁在被面上，服侍小姐吃了粥，漱了口，盖上被儿，睡了一会儿；红娘坐在窗口，绣着花朵儿。停了一会儿，一个老妈子，揭起门帘来，低低的问道：“小姐睡了吗？大夫来了。”红娘听了，忙丢下活计，蹑着脚走到床前去，莺莺在房里问道：“什么？”红娘说：“大夫来了。”莺莺说：“请进来罢。”接着老妈子陪着大夫进房来，细细的诊了脉；正在看舌苔的时候，欢郎走进屋子来，连声问道：“姊姊可好些么？”红娘不作声儿，莺莺说道：“现在好得多了；要弟弟记挂，你见老太太的时候，请老太太放心，吃一二剂药便好了。”说着，那声音酸楚起来。欢郎说道：“姊姊不要苦坏了；要吃什么对我说，我替你叫人买去。”莺莺摇着头。接着大夫退出来，对欢郎说道：“哥儿放心。姐儿是急怒伤肝，我开一个‘平肝润气’的方子，吃下去便好了。”欢郎陪着他到西屋里去，开了方子，送他出去；到靠晚的时候，大丫头送进药包儿来，红娘看着他一包一包的打开来，倒在罐儿里；便在房门口搁着一个炉子，红娘亲自煎着汤。满屋子静悄悄的，只觉得一阵一阵药香，送进鼻腔来。红娘想起小姐终身的事情，两眼看着炉子里红红的炭火发怔，忽然听得莺莺在床上低低的唤着“红娘！”红娘走过去，莺莺说道：“红娘，你在侧闲着，你到书院中看那人一遭；看他说什么，你来回我话者。”红娘抿着嘴一笑，说道：“我不去，老太太知道啊，不是耍！”莺莺说道：“我不说，老太太怎得知道？你便去呀！”红娘说道：“我去便了。单说‘张生你害，……俺的小姐也不弱！白天不曾和你好好的吃回酒，夜里又因为听你弹琴，受了寒气；到如今针线也无心做，脂粉也懒得添，一肚子的怨恨，锁住了眉心。张秀才啊！我看我们小姐的病，只有你能够医治得。”红娘自己唧唧啾啾的说着，莺莺只是不做声；后来听他说出这个话来，便笑着说道：“你痴了么？痴丫头！还不快去呢！”红娘笑着出去，才走到房门口，莺莺又把红娘唤

回来，说道：“红娘，我害病你不说也罢。”红娘说道：“理会得。”他走出房来，吩咐小丫头，“好生听着，不要把药煎干了。”他走出秋叶门儿，转过正屋的走廊；只见一堆丫头老妈子，站在腰门口，交头接耳的说着话。红娘蹑着脚，走近去偷听；只听得那管家婆老周家说道：“刚才老师父打发人来关照说：‘那个张家相公，病体沉重’；老太太便吩咐：‘大夫瞧过了小姐的病，便去给张相公瞧病’；好好一个相府，一个在外屋儿，一个在里屋儿，齐闹起相思病来，算什么样子唉！这都是我们这位老太太做的糊涂事体！”——这老周家，原是老太太的陪房；他倚老卖老，在背地里说着老太太，也没有人敢去驳他。——红娘听了老周家的话，又看他们都挤在门口，也不便打这门里走出；他想着：“没得给他们说‘我在中间给小姐拉马。’”想着，便悄悄的一转身，回进东院子去。心想：“那看花园的徐婆婆，原是知道小姐心事的；我不如去和他商量，悄悄的开了花园门儿，打那里走到张相公书院里，路也近些，又没有人看见。”当下他便轻轻的开了月洞门，走进花园去，绕过花廊，一眼见那徐婆婆坐在台阶上搓麻线儿；红娘上去，对他说道：“奉小姐言语：‘着俺看张生去’；俺怕走正屋里，给人看见说闲话。”徐婆婆便接着说道：“我教给你，以后小姐打发你去看张生，你悄悄的打花园门出去，我替你看着门儿。”他说着，便站起身来，走进小屋子里去拿着钥匙，红娘跟着他走过木香棚，一边走，一边说道：“俺想来，若非张生，怎还有俺一家儿性命啊？”徐婆婆接着说道：“好好的相国府里，寄居在这普救寺里，半天里掉下祸水来；一个女孩儿，一个男孩儿，快要死在强盗们手里。多谢那张家相公，替我家去求着救兵，一封信到，便把救兵请来；真个是文章有用！怎么说得天和地没有私心呢？倘然不剪草除根杀去了这半万贼兵，怕不要灭门绝户了我一家儿！那时候，俺家小姐，和张家相公，配定了一对儿好夫妻；我家老太太，不该失了他的信，拿别的话推托着，打破了他两人的婚姻，改称着哥哥妹妹。到现在，搁起了成亲的事体。一个糊涂了胸中的锦绣，一个淹渍了脸上的胭脂；一个变做了憔悴潘郎，愁得人也老了，鬓发也白了；一个变做了可怜的杜韦娘，带儿也宽了，腰儿也瘦了；一个睡昏昏不爱读经史，一个是意昏昏懒得去做针线儿；一个在琴弦上弹出相思调儿来，一个在笺帖儿上写出断肠诗句来；笔下的痴情，弦上的心事，一样是相思。这一对才子佳人，叫人看了，真是可怜，又是可爱！”徐婆婆一边走着，一边絮絮滔滔的说着；红娘听了，接下去说道：“他这两人，都是古怪脾气；为什么不如了他们的私情！便要闹到这个样儿？他两人大家抹着眼泪。若换了我啊，也不用害着相思。一撞着脑袋，便去寻个死罢了！”红娘说时，徐婆婆把花园门开了，红娘蹓了出去，穿过走廊，便是书院的后屋。小院子里，绿苔满地；静悄悄暗沉沉的，不听得

一些声息；停了半晌，只听张生在屋子里长叹一声，说道：“害杀小生也！我央长老说将去，道：‘我病体沉重。’却怎生不着人来看？我困思上来，我睡些儿吧！”红娘走到后窗口，低低的说道：“俺把唾津儿湿破纸窗，看他在书房里做什么呢？……啊！你看他白罗衫上前襟揩绉了，多半是和衣儿睡起来；想他孤凄凄的况味，冷清清的情绪，又没有一个知心着意的人去服侍他！”……他想到这里，不觉脸儿烘的热了起来；一转念，心里一酸，又不觉可怜他起来，低低的说道：“你看他涩滞的气色，微弱的声息，黄瘦的脸儿；张生啊！你不病死多应闷死也！”他蹑着脚儿，绕过屋子前面去；见两扇门儿，紧紧的掩着。他伸手把头上的金钗儿拔下来，轻轻的去打着门儿；只听得屋里张秀才，气愤愤地说道：“不晓事的奴才！我近日心里怪怕烦的，快出去！我曾吩咐过你来，‘不是我呼唤你，却不用进来。’我见了人怪腻呢！”红娘在房外听了他的说话，只是抿着嘴笑；接着又是轻轻的打了两下。张生在屋里问道：“到底是什么人啊？”红娘忍着笑，说道：“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呢！”张生开了门，见红娘背转脸儿站着；张君瑞忙抢上前来，连连向红娘作揖。嘴里说道：“夜来多谢红娘姐指教，小生深深记在心里，不忘姐姐一片苦心；只是不知小姐可曾有甚言语来？”红娘拿手帕掩着嘴儿，笑着说道：“你问俺小姐么？可要俺说与你听？”说着，他两人走进房来，张君瑞上去关了房门。红娘不禁脸上一红。说道：“怎的把人关在房里？像什么样儿呢？”张君瑞不去答他的话，只是催他：“快说啊！小姐吩咐你传什么话来？”红娘叹了一口气，说道：“俺小姐病了！”张生慌张起来，说道：“好好的，怎么又病了？不知他害的什么病？又可曾好些？唉！小姐啊！我害了你也！我现在又苦得不能亲自来看你。”他说着，只是满屋子里打着旋儿。红娘看他急得可怜，心想：“做一个女孩儿，嫁得这样一个多情多义的！……”他正想着，张生走到他跟前来，问道：“姐姐，你可曾听得小姐病里，说些什么话来？”红娘说道：“你问他么？他的话多呢！他昨天夜里，风清月朗的时候，便打发我来看你；他到现在，胭脂也不点，粉儿也不擦；嘴儿里念到有一千番‘张家的！……’”红娘话不曾说完，把个张君瑞快活得跳起来；拍着膝盖头说道：“妙啊！小姐的病，小生却能够医得。”红娘说道：“相公原来是个大夫？”张生摇着头说道：“红娘姐，你难道不知道‘心病须将心药医’的这句话么？小姐既然嘴儿里念着我，他心儿里也一定是可怜着我；他既有见怜意思，红娘姐，小生有一张简帖儿，可敢寄得去？意欲烦红娘姐带回。”红娘抬起头，痴痴的向他脸下看着；看他眉清目秀，满脸露出可怜的样子来。从来女儿家心肠最软，他见了这样一个标致后生，站在他跟前，苦苦的哀告着；这时张生越挨越近，靴尖儿碰着他的鞋尖儿。红娘“嗤！”的一笑，说道：“他要看你的什么简帖儿？读你的什么

字儿诗儿？他敢是颠倒费神思？他若看了你的字帖儿，拽扎起面皮来，说道：“红娘，这是谁的言语？你将来，这妮子怎敢胡行事？”他恼起来，嗤！……扯做了纸条儿。”他一边说着，一边拿两手比着；说完了，自己也撑不住吃吃的笑起来，看他竖起两道弯弯的眉儿，张着小小的嘴儿，露出白玉也似的牙齿来。张生伸手去捉住他的手，说道：“小姐决不是这样子的，只是红娘姐不肯与小生将去。喏喏喏！小生多以金帛拜酬红娘姐便了。”红娘听他说出这个话来，忙把捏着的手，劈手夺去；回过脸儿去，撇着嘴，冷笑一声，说道：“你的话，好没意思，卖弄你的家私，难道说我是图谋你的东西来的么？把你这酸秀才的钱物，给我红娘做赏赐；我红娘看惯的是银钱，却不稀罕你的！……再者，我果然欢喜银钱，也不要你的银钱；你看我和桃李花一般标致的女孩儿，不是说一句丢脸的话，我去倚着门儿卖着笑得来的银钱，却要比你多些！”红娘说到这里，禁不住鼻子一酸，眼圈儿也红了。慌得张生连连作揖，嘴里道：“小生说话，一时急了；说错了话，总求姐姐可怜我孤身在外。姐姐不可怜我，还有谁可怜我呢？”说着，也不禁掉下眼泪来；一间屋子里静悄悄的。半晌，红娘才说道：“我虽是女孩儿，却是有志气的；你只知道：‘可怜见小子只身独自！’我还有个商量的地方。”张生忙应着道：“是是是！我依着姐姐，可怜见小子只身独自！这便好了么？”红娘看他急得满头是汗，一脸傻气，又不禁笑了起来，说道：“兀的不是也！你写吧！”张生急急走到书桌跟前，坐下来；红娘替他磨着墨，张生两眼注在他一只玲珑洁白的小手上发怔；伸过手来，要去捏他。红娘急缩着手，张生说道：“好人儿！我总忘不了你。”红娘脸上红了，急转过脖子去，看着别处。嘴里说道：“快写吧！不用和我婆婆妈妈的了。”张生提起笔来，簌簌写着；红娘说道：“写得好快也！”接着想道：“我只道他先拿着一张纸打稿儿，谁知他拿起笔来，肚子里思索也不用思索；先诉说着自己的心事，又写上一首五字句的八韶诗。唉！张相公啊！你忒聪明！忒煞思！忒风流！忒浪子！莫不是你信上这些话，都是假意儿么？便是假意儿，我家小姐也吃你哄了，便是我红娘也愿吃你哄呢！”红娘一边想着，又想到他，无人服侍，便去替他倒一杯茶来。这时张生信已写好，正要叠个同心方胜儿；红娘假推做不认得字，说道：“你念与我听。”张生忙又把信打开来，解说给他道：“双文小姐，昨天你的母亲，拿坏心来报答我的好心；小生满肚子心灰意懒，虽说还活在世上，却好似死去一般的了！筵席散了，回到房里以后，不能够再睡得熟了。也曾借弹着琴，自己说说自己的心事；也可以料得定从今以后，我人和琴要一块儿离开小姐去了。现在趁红娘来看我的便，又写几个字寄给小姐，我痴心妄想，你这隔着墙的美人儿，可怜着我，我好似在浅水里的鱼，快要干死了，只望你小姐拿西江的水，来救

我这一条命。人命原是要紧的，也许能够得着你的可怜，来救我；我张珙天天心里十分害怕，又是十分盼望着小姐呢！一块儿写着五字句的诗一首，还要求你赏赐我看一看。……”张生说到这地方，不说下去了；红娘却不依，一定要他把诗里的意思解说出来。张生靠近他的肩儿，解说着道：“我和你的相思病，越害越重了，我胡乱把琴弹着，说说我的心事。我们这婚姻事体，又遇到这个春天，看着这万紫千红，想来小姐心里也要勾起心事来的。我和你这一段深情，原是不能够埋没的，那些哥哥妹妹的空名儿，我们为什么要依他呢？这几天夜夜照着很大的月亮光儿，小姐你不要错过了，我和你赏着月儿，在花前见一见面儿罢。”红娘听他说到这里，劈手把那张贴儿夺过来，假装着生气，说道：“哇！亏你是一个知书达礼的男子，却写出这种话，引诱好人家的小姐；我拿给老太太出首去！不啊，我当面扯毁了。”说着，他假装做要扯的样子；张生急了，忙抢上前去，把红娘拦腰抱住。红娘只是嘻嘻的笑，张生嘴里连连唤着“好姐姐！”红娘只是向房门走去，张生原是有病的，脚跟站不住，噗的跪下地来；红娘回过头来，张生又做出可怜的样子来，红娘笑了，说道：“快起来罢！我们是丫头坯，当不起相公的跪；你留着，过几天向俺小姐跪去！”张生听了，哈哈一笑，站了起来，说道：“小姐果然要跪，姐姐也得向你一跪；没有姐姐帮着，我们将来怎得有美满的一天呢？”红娘说道：“我把相公的信拿去，我留心着小姐的神意儿；我把相公的话，对他说了，觑着他，若是喜啊，便把相公的简帖儿拿出来，若是恼啊，便不拿出来，相公，你放心吧，这件事体，我愿意做的，并不推辞。小姐问时，我只说：‘是昨夜弹琴那人教我送这简帖儿来的。’”红娘说着，转身正要走；忽见张生书桌儿上，书本零乱，便回过脸儿来，说道：“相公，这简帖儿，我与你将去；只是先生当以功名为念，休坠了志气者。你偷香手，还准备折桂枝，休教淫词污了你龙蛇一般的字，藕丝儿缚定了你鸚鵡一般的志气；休得要为了翠帏锦帐里的一个美人儿，却耽误了你金马玉堂的状元郎。到现在弄得腰儿消瘦，心上耽忧，脸上挂着害相思病的幌子。”张生说道：“红娘姐好话，小生终身记着；只是，……”张生正要说下去，只听得外面院子里灯光一闪，原来琴童上灯来了。张生忙拉着红娘，转身向床后面小门儿里出去；低低的对他说道：“只是方才简帖，我的红娘姐，是必在意者！”红娘听了，点点头，低低的说道：“先生放心，我定要发落这张纸，我将舌上说辞，传你简帖儿上的心事，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儿。”两人站在院子里，张生紧紧的拉住红娘的手；只听得琴童屋子里唤着“相公！”红娘忙一夺手，转身走出那扇小门儿去；只听得“呀”的一声，小门儿关上了。

十、闹筒

红娘唱：

“风静帘闲，绕窗纱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

绛台高，金荷小，银缸独灿。

我将他暖帐轻弹，揭起海红罗，软帘偷看：——

只见他钗簪玉横斜，髻偏云乱挽！

日高犹自不明眸，你好懒！懒！

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

晚妆残，乌云髻，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鬟。——

将筒帖儿拈，把妆盒儿按；

拆开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

只见他：厌的挖皱了黛眉，忽的低垂了粉颈，气的改变了朱颜；

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

教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

近观面颜瘦得实难看，不思量茶饭，怕动弹；

我是晓夜将佳期盼，废寝忘餐，黄昏清旦，望东墙，淹泪眼。

我这病患要好，只除是出点风流汗！——

怕人家调犯，早晚怕夫人行破绽，只是你我何安？

又问甚他危难？你只擗掇上竿，拔了梯儿看；

小孩儿口没遮拦，一味的将言话摧残；

把似你使性子，休思量秀才，做多少好人家风范。——

我为你梦里成双觉后单，废寝忘餐，罗衣不奈五更寒；

愁无限，寂寞泪阑干！

似等辰勾空把佳期盼，我将角门儿更不掩牢，愿你做夫妻，无危难；

你向筵席头上整扮，我做个缝了口的撮合山。——

你晚妆楼上杏花残，犹自怯衣单；

那一夜听琴时，露重月明间，为甚向晚不怕春寒？几乎险被先生饜！

那其间岂风魔汉？隔窗儿险化做望夫山！——

你既用心儿拨雨撩云，我便好意儿传书递简；

不肯搜自己狂为，只待觅别人破绽。

受艾焙，我权时忍这番畅好时奸，对别人巧语花言，背地里愁眉泪眼！——
这是先生命慳，不是红娘违慢；
哪得做了你的招状，他的勾头，我的公案；
若不觑面颜厮顾盼，担饶轻慢，争些儿把奴拖犯！
从今后，我相会少，你见面难；
月暗西厢，便如凤去秦楼，云敛巫山；
你也越，我也越，请先生休讪，早寻个酒阑人散。——
你休呆里撒奸，你待恩情美满，苦我骨肉摧残；
他只少手搭棍儿摩娑看，我粗麻线怎过针关？
定要我拉着拐帮闲钻懒？缝合口送暖偷寒，前已是踏着犯；
我又禁不起你甜语儿热趱，好教我左右做人难！——
几曾见寄书的，颠倒瞒着鱼雁？小则小心肠儿转关，教你跳东墙女字边干；
原来五言包得三个枣，四句埋将九重山，你赤紧将人慢；你要会云雨，闹
中取静；却教我寄音书，忙里偷闲。

纸光明版玉，字香渍麝兰；
行儿边湿透非娇汗，是他一线情泪红犹湿，满纸春愁墨未干。——
我也休疑难，放着个玉堂学士，任从你金雀鹵环；
将他来别样亲，把俺来取次看，是何时孟光接了梁鸿案？
将他来甜言媚你三冬暖，把俺来恶语伤人六月寒；
今日回头看，看你个离魂倩女，怎生的掷果潘安？——
拂墙花又低，迎风户半掩，偷香手段今番按；
你怕墙高，怎把龙门跳？嫌花密，难将仙桂攀！
疾忙去，休辞惮；他望穿了盈盈秋水，蹙损了淡淡春山。
虽是去两遭，敢不如这番；
你当初隔墙酬和都胡侃，证果是他今朝这一简！”

一丛竹树下面，两扇小门儿开着；这时天色一阵一阵黑暗下来，树头的雀儿，吱吱喳喳的抢着窠，闹成一片。徐婆婆站在门里，不住的向门外探头儿，嘴里叽咕着说道：“这痴丫头，见了小后生，便舍不得走开了；这也怪他不得，那张家相公，原长得俊呢！”正说着，只觉得后脑脖子上，啪的一下；把个徐婆婆吓了一跳，急回头看时，原来红娘早已站在他身后，嘻滋滋的笑着。徐婆婆笑骂道：“鬼灵精！什么时候进来的？”红娘说道：“你莫问我，快关上门儿！”徐婆婆转身去关上门，加上锁；红娘一把拉住他的袖子，笑说：“可怜见的，那个相公，他见我去时，一会儿说着，一会儿笑着，一会儿哭着，一会儿拜着，一

会儿跪着，一会儿喊着：我！……”红娘说到这里，掩住了嘴，不说下去；停了一会，又说道：“真好似索奶的孩儿，将人缠个不休；我生性心软，又禁不住他甜话儿热趱。”徐妈呵呵笑着，说道：“红娘姐，你可要小心些；从来说的‘黄花姑娘做媒，自身难保。’”红娘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他嘴唇一动，要想说什么，又熬住不说了。怔怔的看着徐婆婆的脸儿，半晌说道：“小姐等着我呢；天晚了，我要去了，妈妈，你等一会儿，人静了，却悄悄的到我房里来，我有话和你商量呢。”徐婆婆点着头；红娘一眼见张老老妈子走来，他嘴里说道：“你俩在暗地里鬼鬼祟祟的商量些什么？仔细我告诉老太太去呢！”红娘不去睬他，转身去了。只听徐婆婆对他笑说道：“我和红娘姐背地里在这里骂你呢。”这里红娘走进了东院子，只见屋子里都上了火，他蹑着脚，走进小姐房里；只见小丫头坐在烛台前面，手里做着活计。红娘低低的问道：“小姐睡熟了么？”小丫头点头儿，说道：“刚吃下药呢。”他两人正说着，忽听得莺莺小姐在床上问道：“谁说话呢？”红娘接着应道：“我呢。”一边走近床前去，替他挂起了半边帐子，坐在床沿上。红娘道：“小姐，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莺莺说道：“觉得比方才气顺呢；你怎么去了这半天才来？”红娘悄悄拿手指着小丫头，递过眼色去，摇着头儿；接着又想起了张生抱着他腰儿，连声唤着“好姐姐！”不觉低下头去，脸儿红晕起来；莺莺看了他这神情，却犯了疑，问又不好问得。正静悄悄的时候，老妈子端上夜饭来，站在跟前；红娘向他盘里看时，只见四只碟子，中间大盆子盖着一大碗春笋汤儿；两个白磁钵儿，装着一钵子香稻米粥，一钵子白粳米饭。红娘问：“小姐可要吃些儿粥饭？”莺莺问：“什么菜儿？”红娘报着道：“一碟子南腿，一碟子鱼松，一碟子彩蛋，一碟子鸡片儿。”莺莺说道：“怪腻人的；你盛半碗香米粥，拿一碟子鱼松来，俺们有京里带来的冬菜，拿一撮儿。”红娘应着，一面吩咐老妈子端菜盛粥，一面去开那橱门；在一个蓝罐子里，拿了一撮冬菜，找一个白磁碟子盛着。莺莺坐在被窝儿里，被面上搁着匠几，红娘服侍小姐吃过了粥，端出来，在一张百灵台上吃完了饭；小丫头服侍洗脸漱嘴，撤去了碗盏。红娘觑着屋子里没有人，正要把张生的筒帖儿拿出来，只听得小丫头在外面嚷道：“老太太来了！”红娘忙接出去，老太太扶着一个大丫头，走进床前来；莺莺见了，忙要坐起来。崔老太太忙接住，不让他动。自己坐在床沿上，嘴里问他：“病怎么样了？药吃下去可觉得好些？夜里吃了多少粥饭？”红娘在一旁，一一代答了。崔老太太又说道：“我的儿，自小儿便是多病多痛的；那时亏得我们家乡地方一位柳大夫看好的。说起那位大夫的脉理，正不错！便是我，常常也发着肝胃病儿，一定要请这位大夫来瞧一瞧才好；后来我们到京里去，临动身的时候，还是请柳大夫开一个长方儿吃着。如今我们快要回博陵

去了，听说那位柳大夫还在；我儿又得他好好的瞧一瞧呢。”莺莺听他母亲又提起回博陵去的话，满肚子不高兴；便转过脸儿去，向里床睡着。崔老太太又向红娘说了许多家乡地方如何有趣，如何热闹；那郑家的内侄相公，又如何亲热，如何叫人欢喜，絮絮滔滔的说个不了。红娘问道：“老太太打算什么时候回博陵去呢？”崔老太太说道：“我已经吩咐帐房里寄信回家去，叫把家里打扫干净；下月初八是你先相公的忌日，我打算过了忌日，便动身回家去。”红娘听了，心里由不得一跳，想想：“今天是二十，到下月初八，还有十八天；他两人的亲事，怕不得成功呢！”崔老太太说着，见莺莺脸儿朝里床睡着，动也不动；认做他女儿睡熟了，便悄悄的说道：“我们去罢。”说着，一手扶在大丫头肩上，轻轻的走着，走出房去；红娘送出院子，回进房来，走到床前，低低的唤了几声：“小姐。”莺莺只是不做声，便替他放下了帐门，把灯台移到床前搁几上；又把床前的绸幔放下了，轻轻的走出了套房。吩咐小丫头：“搬铺盖进去守夜。”他自己急急回进房去；只见那徐婆婆颤悠悠的坐在他房里，见红娘来了，他便问：“小姐好些么？”红娘叹了一口气，说道：“也没有什么好坏！总要他两人配上了对儿，才得好呢！那个也是害怕思病害得很利害呢！”徐婆婆笑笑说道：“不是我丢了臊的话，不论做一个男孩儿，做一个女孩儿，这夫妻的事体，总得要害过相思病，才有味儿。如今做男孩儿做女孩儿的，他爹娘好像养着猪狗鸡子一般，听凭他爹娘乱配着雌雄。那孩儿的性格儿模样儿，自己愿意不愿意，他都不问；女孩儿糊里糊涂的说给婆家，第一天便伴着一个陌生男人睡觉，这不是和强奸女孩儿一样么？一天之喜，嫁得了一个心如意的郎君，也不过给男人做一个玩耍的东西看待！两夫妻同心合意，厮抬厮敬的，真是一百里得不到一个；如今俺家小姐，既然肯为那个人害着相思，自然是如他的心意儿的了；将来他们做了夫妻，真可以算得美满婚姻呢！”徐婆婆说到这里，红娘伸手在他胸前推了一下，笑说道：“老没正经的！我只说得一句，招惹你絮絮滔滔的说了一大串。”徐婆婆接着说道：“这是正经话呢！不要说俺们的小姐，要嫁一个如他心意儿的郎君；便是你们做姐儿的，服侍了小姐一辈子，也得要找一个合自己心意儿的官人嫁给他。若听你老太太做主，也不过配给一个小厮，再不是过几年给欢哥儿收了房，还是跳不出一个奴才命呢！”红娘听徐婆婆说到自己身上来，不觉怔怔的听着；到这时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妈妈的说话，真是不错；我正为了这个，要和妈妈商量呢。”徐婆婆说道：“好孩子！我和你还不是和娘儿一样的吗？你有话，尽管对我说，我教给你呢。”红娘只是拿手掩着嘴，笑说道：“说来叫人怪不好意思的。”徐婆婆正色的说道：“这是你终身大事，有什么不好意思呢？”红娘低低的说道：“前几年欢哥儿和我好，这妈妈也知道的。”徐婆婆听了，点

点头，说道“是，你也曾和我说过来，如今你们怎么样了？”红娘说道：“如今我冷眼看着他，人大心大，也不把我们做丫头的放在心里；去年俺们在京里的时候，家乡地方来了一个方大相公，向俺过去的老太爷给欢哥儿提起亲事来。说博陵地方，一家乡绅姓陶的小姐，长得模样儿又好，又是知书识字，老太爷满口说‘好’！进来和俺老太太商量。俺老太太说：‘你相公说好，想来是不会错的，俺们便放了定罢。’后来老太爷故世了，这头亲事也便暂时搁起；据我看来，俺们快回家乡去了，欢哥儿的亲事，将来还是逃不了这个陶家小姐的。我想那陶家小姐，面长面短，俺们也不曾见过面儿；听说他是独养女儿，爹娘十分宠爱，性格儿一定是骄傲的。俺们这个小爷，这几天常常和我寻事儿；将来这一对夫妻，闹起脾气来，不是容易伺候的。”徐婆婆假装做不明白他的意思，说道：“欢哥儿的亲事，要你替他耽忧，是什么意思？”红娘红着脸，怔怔的，说不出话来。徐婆婆呵呵的笑着，说道：“哦！我知道了，敢是你也看上了那个张家相公么？你的眼光真不错！我替你打个主意罢；俺们欢哥儿，原是一个纨绔子弟，只知道闹公子的脾气；从出娘胎不曾出过家门一步，外面的人情世故，他也不知道，做人的艰难困苦，他也不明白。便是将来年纪大了，成了家，也不过守着家势吃饭；在他的前路，是没有什么想望的。比不得那张相公，是一个多情，多义，有才学，有阅历的人！”徐婆婆说到这里，红娘假装做不明白他的话，反问他道：“你说张家相公，怎的多情呢？”徐婆婆说道：“他肯为我家小姐害着相思，岂不是多情么？靠他这样的嘴脸，那样的才情，谁不肯把女儿配给他呢？”红娘说道：“怎的多义呢？”徐婆婆说道：“他一封书，救了俺全家的性命，这不是多义么？不然，崔相国家的灾难，和他陌路人有什么相干呢？”红娘又问道：“怎见得他有才学呢？”徐婆婆说道：“你看他隔墙儿做着诗，书楼上弹着琴，又唱曲子；今天你去，他又寄一张简帖儿，上面写着诗，这不是他的才学么？”红娘又问道：“你又怎么知道他是有阅历的人呢？”徐婆婆说道：“听说他原是西洛地方礼部尚书的儿子，他却不肯安住在家里享福；曾经跟着朋友东南西北的四处地方去游玩，结识下天下许多才人学士。此番进京赶考，便可以见得他是有大志向的人。前几天俺家做法事，他也来拜祭；我在一旁，看他和老太太对答，又和官员们谈论，多么有规矩！多么懂礼节！不是有阅历的人，怎么有这个样儿？”徐婆婆句句称赞着张生，却句句打在红娘心窝儿里，他听到这时候，自己也忘了形，便说道：“这相公，原是叫人欢喜啊！”他说了，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忙把两手遮住了脸。徐婆婆笑道：“年纪轻轻的女孩儿，也怪不得你的。如今他孤凄凄的一个人，住在客边，又害着病；你不去可怜他，还有什么人去可怜他呢？你须要赤胆忠心，帮着他们成功了好事，便是你小姐也是不忘记你的，再

者，你小姐也是一个好性格儿呢。”红娘说道：“原是啊！我只因丢不下这个小姐，我和他做着伴儿四五年了，他也和亲妹妹一般的看待我。”徐婆婆说道：“我教给你罢，你也不用三心两意了，你好好的替你小姐做着事体，过几天你小姐嫁了那人，少不得你也是有份的。”红娘抿着嘴，伸手在徐婆婆肩上打了一下；徐婆婆嘻嘻的笑着，早站起来，说道：“时候不早了，睡罢；你睡下了去细细的想罢！”

碧幽幽的灯光，照着绿沉沉的罗帐，配着银钩儿，床上嵌着的牙块儿，放出光彩来。一阵一阵的兰麝香味，从那妆台上香盒儿里一缕一缕的飞出来。屋子里静悄悄的，只听得床上悉索的声音，帐额微微的动着。原来莺莺小姐在床上翻腾着，一夜不曾好睡；他想起“母亲回博陵的说话。听他口气，是打定心思要把他的终身落在博陵地方的了。那个人，他竟是丢在脑后的了”。他想到这地方，不由得心烦意乱起来；又想到“住在这普救寺里，不多日子了！他知张生的事体，是没望的了！这样一个多情多义，模样儿又好，才学又好的小后生，我和他已经定了终身的事体，如今反悔过来，叫我如何做人呢？”莺莺小姐不由得哭一阵，想一回，想到天色微明，只听得远远的鸡儿啼着，屋脊上猫儿吼着，停一会儿，地上睡着的小丫头也起来了，窗儿外面的鹦鹉，也叫着：“起来啊！起来啊！”莺莺想起了昨夜打发红娘去看望那人来：“不知他说些什么？可有什么简帖儿带回来？只因昨夜老太太来，我也不曾问得。”他想到这里，由不得坐起身；他想打发小丫头去，把红娘唤来，问他一个仔细，回心一想，我这样子性急，岂不要给红娘笑话？莺莺正坐在床上打主意，那小丫头听得他小姐醒了，忙走近床前来，说道：“时候早呢！小姐再睡一会儿罢。”莺莺说道：“睡着怪闷的！我起来罢。”小丫头说道：“可要去叫红娘姐姐？”莺莺摇着头，小丫头走出去，把老妈子唤了进来，服侍小姐起身。莺莺穿好了衣服，洗过了脸，颤巍巍的坐在梳妆台一旁；老妈子替他叠着被，小丫头捧着铺盖出去；大丫头进来，打开窗户。一缕太阳光儿，照在镜台上面挂着的一幅“弄玉跨凤”的画儿上；莺莺心想：“这弄玉生长在深宫里面，到后来却也嫁得一个如意郎君，双双骑着凤凰，自由自在的四处游玩去；我崔莺莺，却不知如何结局呢？”他正怔怔的看着，老妈子进来问：“可要吃一碗粥？”莺莺点点头儿，老妈子出去，捧进一碗燕窝粥来，就在茶几上吃了，大丫头撤了碗盏去；莺莺坐着，觉得有些头眩，便吩咐大丫头，“仍旧把窗户帘儿放下。”大丫头退出去，莺莺自己对自己说道，红娘这“早晚敢待来也？起得早了些儿，俺如今再睡些”。说罢，他又走到床前去，放下帐子，和衣睡下。谁知红娘那边，也一夜不得好睡；他自从昨天夜里，听徐婆婆说了这一番说话，勾起了一腔心事。他想起那天欢郎在小姐房里，当着

老太太的面，说他和张生好，直问到他脸上去的样子，全没有一点温存体贴的意思。又想起有一天，他一个人坐在房里做活儿，恰巧欢郎吃他妈教训了几句，便撅着嘴走进房来找寻红娘；嘴里连连的唤了几声“姐姐”。红娘见欢郎来了，便有心试试瞧，呕着他玩，只是低着头不做声；后来欢郎唤得急了，红娘才淡淡的说道：“谁是你的姐姐呀？想我们是丫头坯子，服侍你们哥儿姐儿几年，到将来撵出去便罢了；你那时成了亲终日有标致的奶奶陪伴着，再也不记得我们的了。何苦来，红口白舌的叫我姐姐！哄我一时高兴。一则来，没这个福分；二则来，也没这个礼；三则来，你也不是真心，我也不来上你的当。”那时红娘说到这里，便呸了一声，不说下去了；欢郎斜瞪着眼听着，听到这里，便把鞋底轻轻的一顿，叹了一口气，说道：“今天倒霉，撞来撞去，都没有好话听；你不肯做我的姐姐，也没有什么希奇，倒惹你絮絮拉拉的说了一大套！”欢郎说着，一转身，头也不回的去。可怜红娘，那时原想说几句话试试他的情分，受他一番温存，趁这时把自己的终身事体去试探他；谁知欢郎到底是小孩儿性格，一时烦恼，把从前温柔的模样都改了。他也不明白红娘话里的意思，只撇得红娘心灰意懒，自从那天整整的哭了一夜，他两人的心里也各自淡淡的了，在当时红娘心里，原要结识一个有情郎，早早了却他一段心事；只因那时在京里来来去去的，都是一班纨绔子弟，他们也不留意到红娘，红娘眼睛里也瞧不起他们。如今见了这张生，他第一回见面，还当他一般浮滑公子看待；后来看他和莺莺小姐这一段痴情，待他又是那一番温柔，早把他的一寸芳心打动了。经不得昨天夜里听了徐婆婆的那番说辞，他在枕上翻来覆去的一夜，想想张生，越发叫人欢喜，想想那欢郎，越发叫人讨厌；他便从这一夜打定主意，先帮着小姐做成功事体，自己也跟着他走上一条道儿去。他左思右想，不觉夜深，待他醒来看时，纸窗上照着一片太阳光儿；不觉叫了一声：“啊哟！”急急忙忙起来，挽了一个髻儿，走到小姐房里去，只见静悄悄的，房门口的绣花帘子，兀是不曾挂起；红娘不禁“嗤”！的笑了一声，自己低低的说道：“呀！不听得小姐声音，敢又睡呢？小姐啊！你和俺犯了一样的毛病也。”他轻轻的揭起门帘，走进房去，只见一带绿纱窗儿，斜照着一抹太阳光；那一对一对的紫燕，却在一扇半开的窗缝儿里飞进飞出，一吼一嘶的叫着。微微的风，一阵一阵吹着；那一幅淡绿色的窗帏，跟着风势，微微的荡漾着。只觉一段甜腻腻香馥馥的气息，从套房里偷渡出来；红娘蹑着脚儿，走近套房门口，伸手轻轻的扣住门环，一脚踏进房去，只见高高的灯台，金荷叶瓣儿里，还射出红焰焰的灯光来。红娘由不得轻轻的骂了一句：“好懒的小丫头！”走上前去，吹熄了火；回过身去，伸手揭起了那幅罗帐。偷眼看时：只见莺莺小姐侧着身体，那粉腮儿软靠在绣花枕上，

玉钗儿落在半边，一缕黑漆也似的发儿，披在白色领圈儿上。红娘看了，禁不住喝彩，心想：“这样一个天仙玉人儿，怎的不迷煞了那张！……”他想到这里，又想起自己，“将来和他共事一人，姊妹相呼，何等亲热？……”他想到这里，不觉放荡起来；便大着胆子，伸手上去，轻轻的拍着莺莺的肩膀，嘴里说道：“小姐快醒醒！太阳照得高高儿的，还自不睁眼。你好懒啊！你好懒啊！”莺莺被他一声叫唤，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看了红娘一眼，坐起身来，伸着腰儿，打了一个欠身。红娘在一旁，说道：“小姐好细的腰儿！”莺莺不睬，半晌，他站起身来，痴痴的立着；几次搔着耳朵，长叹了一口气。红娘看了这神情，却一时里摸不着头路；先去替他重把被儿叠好，看看莺莺小姐，兀自痴痴的站着。红娘忍不住说道：“小姐，梳头去呢。”莺莺点点头儿，红娘先走出外房去，把梳头盘儿拿出来；自己低低的说道：“看我这小姐，满脸不快活的样子，莫不是他在那里记挂昨天夜里张相公的回信吗？信便有一封在这里，只是小姐肚子里不快活，我却不敢冒冒失失的拿出来。……也罢，俺不如将这简帖儿放在妆盒儿里，等他自己看去；小姐啊！你如今心里不快，你看了这简帖儿，管教你心儿里快活也！”说着，他便掏出那张简帖儿来，悄悄的去塞在妆盒儿下面；又故意露出点纸角儿来，回头看时，正见莺莺小姐揭着软帘出来。低着头，慢慢的走到妆台前坐下；红娘替他打开结儿，那头发便和灵蛇似的索落落披下地来。红娘拿着牙梳，替他轻轻的梳了几下；又拿篦箕篦了几篦，那篦箕上也找不出一星泥屑来。红娘问：“可要搽些油么？”莺莺摇着头，红娘便替他刷上些香胶，拿扞子挑着前后把，盘起高高的髻儿，梳着松松的鬓儿，打总儿在后脑脖子上用银线儿扎住，一排儿三股发梢儿，披在背心上面。莺莺一边洗着手，轻匀了粉儿，搽上脸去，又淡淡的点着嘴唇，红娘在盆子里剪下一朵花儿来，替他斜插在云髻下面，罩住了额角；越发显得花光人面，清丽动人。红娘这时站在莺莺背后，偷偷的从镜子里望去；只见莺莺低着头，一面插着钗儿，一眼见妆盒儿下面压着一张纸角儿，他禁不住伸手去把妆盒儿挪开，拿着那张简帖儿，打开同心结儿，滋滋的看着。看了又看，足足看了四五遍，红娘在后面，抿着嘴笑。心想：“今番喜也！你看他拿着这张简帖儿，颠来倒去的不害心烦。”谁知莺莺小姐却慢慢的把两道眉儿倒竖起来，那一条粉颈，直垂到胸脯前去，忽然把两面粉腮儿，涨得通红。红娘在镜子里，看见莺莺小姐满脸恼怒的神色，自己心里也慌张起来，想道：“呀！决撒了也！”只听得莺莺气冲冲的说道：“红娘过来！”红娘低着头，走上前去，说道：“有。”莺莺说道：“红娘，这东西哪里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样东西来？我告过夫人，打下你这个小贱人下截来！”莺莺一边恶狠狠的说着，一边伸着一个指儿，

直戳到红娘脸上去。红娘起初低着头不敢作声，后来听听他小姐说话，又锋利，又尖刻，由不得他脸儿一红，心里一股怨气，直冲上顶门。他心想：“我这几天，为你耽惊受怕，暗去明来；一个女孩儿家，羞答答的去和那相公们胡缠着，是为的谁来？你如今不说感谢我，反装着假惺惺一派胡言，拿我摧残么？”他想到这里，心头按捺不住，便也顾不得什么，把眉头一皱，对小姐冷笑一声，说道：“这是小姐使我去，他着我将来；小姐不使我去，我敢问他讨来？我又不识字，知他写的是些什么？”红娘说到这里，不由得扑簌簌掉下眼泪来，一边抹着泪珠儿，一边说道：“这件事，分明是小姐的错，没来由把我摧残，教别人颠倒恶心烦！小姐说：‘几曾惯看这样东西？’却是谁曾惯看这样东西来？”一句话，把个莺莺小姐气得站了起来，向房门外走去。嘴里说道：“好一张利嘴丫头！我回老太太去，你依旧去伺候老太太罢，我可不敢使唤你呢！”红娘听了这话，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如今只索要把小姐收服下来。一眼见妆台半边，还搁着那张简帖儿，忙上去抢在手里，急匆匆抢上前去，嘴里说道：“小姐休闹。比及小姐对夫人说啊，我将这简帖儿先到夫人前出首去！”莺莺满脸怒气，回过头来，说道：“你到夫人前，却出首谁来？”红娘说道：“我出首张相公去。”莺莺说道：“你说些什么来？”红娘说道：“我见了老太太，便说道：‘张家相公不该和俺小姐隔墙儿和着诗来，不该引诱俺小姐夜深时去听着琴来；俺小姐打发我到书院去探望他，他不该写着这一张……’”

红娘说着，莺莺慢慢的把头低下来，听他说到这里，忙拦住说道：“红娘，也罢，且饶他这一遭儿。”红娘气愤愤地向前走去，一边嘴里说道：“俺小姐是相国千金，什么张生？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俺小姐几曾惯看这样东西来？俺小姐！……”红娘正要下去，只见莺莺小姐紧锁着眉头，撇起了嘴，露出十分可怜的样子来；他不禁“噗嗤！”一笑，站住了脚。说道：“小姐怕不打他下截来！”说着，把小姐扶进套房去；莺莺抬起头来，看着红娘的脸儿一笑，说道：“红娘，我正要问你，张家哥哥病体如何？”红娘转过脖子去，看着窗外，说道：“我只不说，我说了，怕打下下截来！”莺莺说道：“好妹妹！你便说吧！我的心事，只有你知道，从今以后，我便和你姊妹一般看待。你说吧！”红娘抿着嘴笑了一笑，说道：“小姐好性急也！我说与小姐听罢！他近日来，脸儿瘦得实是难看；他茶饭也不思量，尽日里昏昏的睡，只是懒得动弹。”莺莺叹了一口气，说道：“可怜儿的！须要请一位好太医看他症候。”红娘说道：“他无甚症候，他自家说来：‘我是早早夜夜望着和你家小姐洞房花烛，想得我觉也睡不熟，饭也吃不下；从黄昏望起，直望到清早。看着隔墙儿，眼泪也不曾干。’他又说道：‘若要我病好，只除是和你小姐同衾共枕也！’小姐，你想这人儿痴也不痴？”莺

莺说道：“红娘，早是你口稳来，若给别人知道啊，成了什么家法？今后他这般言语，你再也休提！我和他只是兄妹之情，有何别事？”红娘听了，由不得叹了一口气，说道：“可怜！”莺忙问：“什么可怜？”红娘说道：“小姐原是一句好话！小姐，你怕吃人家调犯，不怕早晚吃老太太觅得了破绽？只是小姐，你欠早也！到如今，既许了他的婚姻，又勾上了他的相思；只是你我于心何安？早知小姐这样的心肠啊，又打发我去问什么病？可怜他孤凄凄的一个人，住在客地里；有心事也没处说，有病也没人照看。好好的一个小后生，吃小姐害得他成了一个黄瘦人儿！如今小姐擗掇他上了竿儿，却又拔去了梯儿，在一旁看着冷眼。”红娘说着，忍不住气愤愤的。莺只是低着头不做声儿，半晌，说道：“虽是我家亏他，他也岂得如此？你将纸笔过来，我写将去回他，着他下次休得这般。”红娘说道：“小姐，你写甚的？那你何苦如此？”他嘴里说着，只是延挨着不动。莺说道：“你不知道，快去将纸笔拿来！”红娘撅着嘴，一转身到西屋儿里去了。莺在背地抿着嘴笑；不一会儿，红娘捧着笔砚盘儿来，放在小姐跟前，在一旁怔怔的站着。莺提起笔儿，思索了一下，便写下纸儿上去；不一会儿，写成了，叠起来，找一个对套儿藏着。对红娘说道：“红娘你把这筒帖儿将去，对他说‘小姐遣看先生，乃兄妹之礼，非有他意；再一遭儿是这般啊，必告俺夫人知道。’红娘，和你小贱人都有话说也！”红娘两眼怔怔的看着他小姐，只不接那筒帖儿。莺又催道：“快将去！”红娘皱着眉心，说道：“人家好好的，小姐，你又来！这帖儿我不将去，你何苦如此？”莺说道：“这妮子好没分晓；我与他筒帖儿，干你甚事？”说着，把这筒帖儿丢在地下，气愤愤的走向床上去倒下。红娘叹了一口气，撅着嘴，拾起那筒帖儿来，嘴里叽咕着说道：“咳！小姐，你将这个性儿哪里使也？”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出房去；又自言自语的说道：“小孩儿般的嘴，一些没有遮拦；一味的使性子，将言语来呕人。像你这样子，便是嫁给那个秀才，也须做多少好人家的风范。我这样遮遮掩掩暗去明来的，替你传着话儿，递着筒儿。我贪图些什么来？我只看你可怜！为那人儿，在梦儿里成双作对，醒过来依旧是一个人唉声叹气。觉也睡不熟，饭也吃不下，常常穿着一件单薄的罗衣，也不知道冷，到五更时候，兀是不睡，冷清清的一个人，靠在阑干边掉眼泪叹气。……我看你可怜，两眼巴巴的等着好日子好时辰；小姐啊！你是一辈子盼不到的了！还不如我替你悄悄的把角门儿打开，放你出去，和他成双作对，做了夫妻，一辈子无灾无难。也不用你在筵席头上空盼着，我打算替你做个缝了口的撮合山。我可怜你娇怯怯的身躯，那一天，你身子不快，在床上直睡到天晚，才起来梳妆。这时候三月天气，十分和暖；那罩在楼头的一株杏花树，已经花谢了，你还是嚷着身上冷，说‘衣服

穿得太薄了’。谁知那一夜听琴的时候，露水又重，月儿又明；这其间为什么却不怕春冷逼人？怔怔的听着，几乎险被那人儿勾引了去；那其间，一个在屋子里自言自语的，变做了风魔汉；一个在墙外痴痴的站着，险些儿化做了望夫山。唉，小姐呀！你既用心儿拨雨撩云，我便好意儿传书递简；你不肯说自己不该去听琴，却只待觅别人的破绽。如今我看在那人儿面上，受你的气恼，我权且忍耐着这番。你这个好奸刁的小姐，你在别人跟前，却装着花言巧语，你在背地里，却愁眉泪眼。你瞒得别人，却瞒不得我呢。”红娘一边叽咕着，看看已经走到花园里；那徐婆婆正在东轩上洗抹着，见红娘手里拿着简帖儿，低着脖子走来。忙迎上前去说道：“姐姐小心些，这简帖儿怎么不藏起来？给人看见了，岂不是害了小姐。”红娘见说，忙把简帖儿揣在怀里；伸着脖子，向四面一看。谁知这时张老妈子，正驾着一双小船儿，在鱼池里捞浮萍，他们不曾看见他，他却看见他们的了。只见徐婆婆领着红娘，走到角门儿边，拿钥匙开着门，放红娘出去了。

“俺若不去来，道俺违拗他，那人儿又等俺回话，只得再到书房去走一遭。”红娘一边走着，一边叽咕着，从走廊绕过书房后面的小院子来。这时张君瑞正站在后廊下发怔；一眼见红娘走来，忙抢上前去，说道：“姐姐来了，那简帖儿怎么样了？”说着，伸过手去；红娘一摔手，说道：“不济事了！相公休傻。”张生说道：“小生的简帖儿，是一道会亲的符篆，只是红娘姐不肯用心，所以弄到这个样子。”红娘听了这个话，忽的改变了脸色；斜过眼珠来，瞪着他一眼。半晌，说道：“是我不用心。哦！相公，头上有天哩！”说着，不禁眼圈儿一红；慌得张生连连打恭，说道：“姐姐休恼，小生说错了，在这里陪着礼儿；可恼小生孤凄凄的一个人，好容易盼得姐姐来了，心里便说不出的欢喜。心里一乱，便把话儿说错了；姐姐若恼，叫小生还找谁说话去呢？”红娘走进书房，张生一边作揖，一边说着话，跟进书房来；红娘坐下来，说道：“你那个简帖儿里面好听也！这是相公的命苦，不是我红娘不肯用心；你那简帖儿，做了你的招状，他的勾头，我的公案。我小姐若不看我素日情分，担饶你的轻慢，险些儿把我也拖犯在里面。”张生听到这里，抢着说道：“姐姐，这叫我怎么得了也？”红娘摇着手，说道：“从今以后，我和你见面的日子也少了，你要会我也不容易了；你也不理，我也不睬，叫我红娘一个人着急，也是无用。唉，相公呀！天底下好的小姐也尽多着，你早早打主意别寻门户，图个快活；我看这一位势利的老太太，那一位忘恩的小姐，早把你丢在半边的了。”说着，他便站起身来，说道：“话便说到这里，劝相公早丢开念头，再不必和我胡缠；怕夫人寻我，我回去也。”张生见了，急得脸儿变了颜色，忙抢上前去，一把拖住红娘的衣袖儿，声音抖

着说道：“红娘姐，你稍站一回啦！”他说到这里，一股酸气，直冲上来，塞住了嗓子，说不出话来；挣了半天，看他脸上索落落挂下泪珠儿来，呜咽着说道：“姐姐，你这一去啊！便望谁与小生分割？”他说着，噗的跪下地来，向红娘怀里扑去。红娘急忙倒退，一蹲身，软坐在椅儿上；怔怔的看着张生的脸儿，止不住粉腮儿上一阵一阵的红晕起来。半晌，他叹了一口气，说道：“相公的心事，全在我红娘肚里；只是叫我一个做丫头的，有什么力量？”张生直挺挺的跪着，说道：“红娘姐，你是必做个道理，方可救得小生一命。”红娘被他逼得不好意思，回过头去，看着窗纸，说道：“相公你是读书才子，怎么连这个意思也不明白呢？你休得要呆里撒奸，你图个恩情美满，却苦我骨肉摧残；他今番只少得手搦着棍儿打下来，叫我粗麻线怎过针关？好不晓事的相公，你定要我在里边帮闲钻懒，送暖偷寒；从前已是踏着犯了。”他正说着，张生跪着，走近身来，只是抽抽咽咽的哭得十分凄惨。红娘正要避过身去，却被张生抱住了膝盖头，一边被书桌拦住了；红娘伸手去推开张生的手，却被张生紧紧的捏住，只觉得热灼灼的眼泪，一点一滴的落在他手臂上。又听得张生断断续续的说道：“小生更无别路，一条性命，都只在红娘姐身上。我的红娘姐啊！……”张生说到这里，止不住嚎啕大哭起来；红娘听了这个说话，看着这个样儿，由不得心里一酸，两串热泪，扑落落滚下来。他怕琴童听得了，撞将进来，算怎么样儿？心里又急，喉咙口又咽住了，只把手推着张生的肩儿。好容易劝住了他的哭，红娘抹着眼泪，说道：“我吃相公哭得心也酸了，意也乱了；我又禁不起你甜话儿热趱，好教我左右做人难！”张生却只是不住嘴的说道：“姐姐救我！姐姐救我！”红娘说道：“崔家母女，负了相公的恩德，叫我一个女孩儿，也是没奈何他；相公救了俺全家性命，我红娘却是刻刻不忘相公的大恩，那时若不是相公一封救急文书，莫说是俺家小姐，便是我红娘，怕也要落在那强人手里。如今看着相公这样可怜，我红娘只有这一个身体，可以报答相公！……”红娘响响亮亮的说着，说到这里，忽然不好意思起来，忙掩住了嘴，正要站起来；张生霍地立起身来，向他深深作了一个揖，说道：“多谢姐姐，我张君瑞在客地里，也得到一个知己。”他说着，正要抢上前去，捧他的脸儿；红娘忙转过脖子去，伸过一只手去推开他。忽然他想起了小姐的一封信，忙伸手到怀里去，掏出来，说道：“我没来由只管分说，小姐回你的书，你且看看。”说着，把那张简帖儿递过去；张生接着看时，满脸堆下笑来。他看完了，不禁拍着手，满屋子打着旋儿，哈哈大笑起来。红娘满脸诧异，忙追着问他：“怎么了？”张生站定了，笑着说道：“呀！红娘姐！……”他又拿起那张简帖儿来读着，读完了，说道：“红娘姐，今日有这场喜事，好叫小生喜也！……”他说着，又拿起那张简帖儿来，读着；读完了，

他恭恭敬敬的拿着这张简帖儿去搁在书桌儿上，对它作了三个揖，说道：“早知小姐书到，理合应接；接待不周，切勿见罪。”他拜过了，回过身来，对红娘说道：“红娘姐，和你也欢喜！”红娘看他这样傻气，一时里摸不着头路，只是掩着嘴吃吃的笑着，问道：“相公，却是怎么？”张生笑着说道：“小姐恼我都是假，这简帖儿上的意思，你哩也波！哩也罗哩！”张生说着，伸手过去，在红娘下颔儿上一摸，哈哈大笑起来。红娘愠的放下脸来，一转身，要回去了。张生忙抢上前去，拦住了。嘴里连连唤着：“好姐姐！莫恼！”红娘笑骂道：“傻小子！怪不得我家小姐吩咐我，‘莫惹你’呢！”说着，又回身进去坐下了，说道：“信上到底写些什么？快念给我听！”张生笑道：“书中约我今夜花园里去。”红娘说道：“约你花园里去怎么？”张生说道：“约我在花园去相会。”红娘说道：“相会怎么？”张生笑着说道：“红娘姐，你道相会怎么哩？”红娘摇着头，说道：“我只不信。”张生说道：“不信由你。”红娘说道：“你试读给我听。”张生捧着这张简帖儿，走近身去，说道：“这上面是五言诗四句哩，妙也！——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他念完了，拿着这张简帖儿，在红娘脸上一扬，说道：“红娘姐，你不信？这简帖儿现在。”红娘说道：“这首诗是怎么解呢？”张生笑嘻嘻的说道：“有什么解！”红娘说道，“我真个不解。”张生和他并肩儿坐了下来，拿手指着简帖儿，说道：“我便解啦！你听着：‘待月西厢下’，是说我待月上了来；‘迎风户半开’，是说他开门等着我；‘拂墙花影动’，是说我跳过墙去；‘疑是玉人来’，这句没有什么解的，只是说我去。”红娘听着，怔怔的半天，说道：“真个这般解？”张生说道：“不是这般解，红娘姐，你来解。不敢欺红娘姐，小生乃猜诗谜的杜家，风流随何，浪子陆贾。不是这般解，怎解？”红娘说道：“真是这般写？”张生擎着简帖儿，说道：“现在。”红娘伸手去拿过那张简帖儿来看，看过了，把简帖儿一丢，怔怔的半天，说道：“哦！你看我小姐，原来在我跟前行使乖道儿；我可撒手了，不来管你们的闲事！”红娘说着，满脸怒容，霍地站起身来，往外便走；张生急了，忙抢上前去，连连作揖，嘴里唤道：“好姐姐！”说道：“姐姐休恼；小姐虽是不该瞒你，我可不曾瞒你。我的心，全个儿搁在姐姐身上，姐姐不管小姐的闲事，也得看在小生面上，替小生管着闲事；再者，小生的闲事，也是姐姐的事呢！”红娘原是一腔子怒气，撒手回去；怎当得住张君瑞一片声唤着姐姐，看他又长得俊，又做得可怜。天底下凭你一等一的铁硬心肠，也逃不了这一个情字，何况红姐在张生身上，原是有心的。听了这一番话，早吃他迷住了；当下他假装着发恼，说道：“你说，我有什么事呢？”张生笑着说道：“你休呆里撒奸，我娶了莺莺小姐做夫人，我第一先看中了姐姐好模样儿；姐姐，我对你说了罢：我有一朝和你多情小姐同

鸳鸯帐，我怎舍得你叠被铺床！”红娘听了，羞得擎着两只袖子遮住脸；一转身，依旧逃到书房里去。张生跟着进去，看他撇着嘴坐着。张生说道：“姐姐还恼么？”红娘说道：“我恼的是，我家小姐。几曾见寄信的，颠倒瞒住了送信的。他小则小心肠儿却是转弯，教你跳着东墙去，做那女字边干字的勾当。原来他这五言诗里包得三更枣，四句诗里埋将九重山，你赤紧的将我瞒住，你要会云雨在闹中取静，却教我寄音信忙里偷闲。你看他这张简帖儿，纸儿光得好似玉版一般，字儿香得好似兰麝一般；他一行一行字儿上点点滴滴的湿透了，原不是他的娇汗，是他一副多情眼泪，又红又湿，满张纸儿诉说着春愁，墨渍还不曾干。我也休疑难，你要得着这玉堂学士，你却逃不过我这个金雀环！”红娘对着这张简帖儿，咬牙切齿的说着，他说到这里，劈手拿起那张简帖儿来，说道：“我懊悔不该替他拿这捞什子来的，我如今撕了它；小姐知道啊！他既瞒着我，我也装作不知道。”张生见了，忙上前夺住；这时他两人，一个坐着，一个立着，一个抬着头，一个低着脖子，四道眼光痴痴的看着，两双手紧紧的捏住，好似鹞鹰扣了环儿。红娘“噗嗤！”一笑，说道：“他将你来看得别样的亲着，把俺来取次的看着；你两人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将他来甜言媚你三冬暖，把俺来恶语伤人六月寒。今日里，试回头看：看他个离魂的倩女，怎生你这个掷果的潘安？”红娘说着，伸一个指儿，在张生额角上戳了一下，张生趁势搂住他；红娘身体娇小，他一转侧，从张生的肋下溜出来。一手掠着鬓儿，含着笑，远远的站着，说道：“你休得和我胡缠，你且顾着你跳墙的事儿。”张生皱着眉头，说道：“只是小生读书人，怎能跳得花园墙过？好姐姐，你行一个方便，今夜悄悄的把角门儿开了，让小生进来则个。”红娘撇一撇嘴，说道：“这可不能答应你；他原是瞒着我的，我若开了角门，小姐知道了啊，不谢我，反要怪我呢！那时间拂墙花又低，迎风户半开；你偷香的手段，今番便可以试试，你怕墙高，将来怎把龙门跳？你嫌树高，将来也难将仙桂攀，你须要急忙去，休得害怕；莫害他望穿了盈盈的秋水，蹙损了淡淡的春山。”张生说道：“小生曾见花园，已经两遭。”红娘接着说道：“你虽是见过两遭，却不如今番的亲切；你当初隔墙儿酬和，都是胡侃，他要证果，须在今朝这一番了。”红娘一张小嘴，吱吱喳喳的说着；张生看在眼里，由不得上去要握住他的嘴。红娘避到门口去，张生说道：“你不用絮絮滔滔的气他不过，我今日里须先要谢你这个传书递柬的人。……好姐姐，快进来听我谢你者。”红娘摇着手，说道：“我不希罕，我可不像俺小姐，这样急急的谢你恩来；再者，你纵然和我好，也越不过俺小姐的份儿去。”这几句话，说得张生心里甜甜的，忙上去低低的说道：“姐姐，我心里也有一句话，俺们先说定了；‘将来我娶了你家小姐过来，必得也要姐姐过来做着伴儿。’”

俺们三人一心，同偕到老。”红娘笑着，说道：“你们的事，可不要拉我到浑水里去。”张生又连连唤着：“好姐姐！”红姐怕他又过来胡缠，便微微的点了一点头，把个张生快活得什么似的。红娘回头过来说：“时候不早了，我要去了。”张生说道：“待小生送你。”他两人一前一后的走出小院子，转过走廊，走到角门边；红娘回过头来，看看张生一笑，张生抢上一步，捏住他的手，红娘一摔手，走进门去了。张生回到了书房里，自己对自己说道：“叹万事自有分定；适才红娘姐来，千不欢喜，万不欢喜。谁想小姐这一场好事，小生实是猜诗谜的杜家，风流随何，浪子陆贾。小姐那四句诗，不是这般解，又怎解？——‘待月西厢下’，是必须待得月上，‘迎风户半开’，门方开了；‘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墙上有花影，小生方好去得。——今天这片刁钻古怪的天，偏百般的难得晚；天哪！你有万物于人，何苦争此一日？疾下去波！”张生说到这里，去坐在书案旁，提起笔来，写道：“快书快友快谈论，不觉西窗日又昏；今是碧桃花有约，鳔胶粘了又生根。”他写完，丢下笔儿，抬起头来，看着窗子外面，说道：“呀！才向午也。再等一等，再看啦！”忽然有人轻轻的打门，张生说一声：“进来。”门开时，原来琴童领着一个小厮，搬上饭来；琴童说道：“相公昨夜害病，不曾吃些；今天奴才吩咐炖下香米粥，相公可要吃一碗儿？”张生说道：“喏！好不懂事的奴才！谁害病呢？快搬上饭来！”琴童看看相公的脸儿，满脸露着诧异的神气；服侍张生吃饭，看他吃了一碗，又是一碗。琴童站在背地里，和那小厮装着鬼脸；张生吃完了饭，琴童搬着碗盏出去。走到廊下，说道：“我家相公害得好奇异的病，不吃时，滴水也不进，吃时，三碗也不休。”张生听了，不去理他；去坐在书桌旁，提起笔来，在那张纸上接下去写道：“空青万里无云，悠然扇作微熏；何处缩天有术？便教逐日西沉。”他写完，掷下了笔，叹了一口气，说道：“太阳光儿，你今日百般的难得下去啊！啊唷！困上来了，我睡去。”他走近床前，和衣睡倒；不一会儿，做起梦来，梦见莺莺小姐。两人正拉着手儿谈心，忽然听得有剥啄的声音，张生从梦里惊醒过来，忙去开着门儿看时，只见那法本和尚，领着一个年老的进来。法本和尚说道：“崔老太太听说相公害病，特打发人去请这位周太医来，给相公瞧病。相公害病可好些么？”张生正要说没有病时，心想，我如今胡乱叫他瞧一瞧，也叫老太太知道我心中不快。他想着，一边让周太医坐，一边对法本说道：“小生今日病势轻松些。”法本坐下来，一眼见那砚台下压着一方纸。法本问：“相公写些什么？”张生忙去抢来，揣在怀里，说道：“不相干的，是一张药方。”那周太医忙问：“什么药方？拿出来叨教叨教。”张生不禁涨红了脸，忙摇着头，说道：“是我昨天头痛，胡乱写几味药，打发琴童去买来煎着吃下，今天便觉好些。”这时琴童站在背后，听了他相公的

话，只是撑大了眼睛发怔。一会儿，太医诊过了脉，开下方儿，出去了；张生送到院子里，抬起头来看着天，说道：“呵！日到西也！谢天谢地！日光菩萨，你也有下去之日？…呀！却上灯也！……呀！却早发擂也！……呀！却早撞钟也！我掩上书房门，到得那里；手挽着垂杨，滴溜扑碌，跳过墙去。唉！小姐！我只替你愁呢！……”

十一、赖简

红娘唱：

“晚风暮霭寒峭透窗纱，控金钩绣帘不挂；

门阑凝暮霭，楼阁抹残霞，恰对菱花楼上晚妆罢。

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明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

金莲蹴损牡丹芽，玉簪篁儿抓住茶蘼架；草苔径滑，露珠儿透湿凌波

袜。——

自从那日初时，想月毕，推一刻，似一夏；

见柳梢斜日迟迟下，好教圣贤打。

打扮得身子儿乍准备来云雨会巫峡；

为那燕侣莺俦，扯杀心猿意马。

他水米不沾牙，越越的闭月羞花；

真假，这其间信儿难按捺，我一地胡拿！——”

“是槐影风摇暮鸦，是玉人帽侧乌纱；

你且潜身曲槛边，他今背立湖山下，那里叙寒温对话。——

便做道搂得慌也，索觑啗！多管是饿得穷神眼花！

你看淡云笼月华，便是红纸护银蜡；

柳丝花朵，便是垂帘下；绿纱便是宽绣榻；

良夜又迢迢，闲庭又寂静，花枝又低亚。——

只是他女孩儿家，你索意儿温存，话儿摩弄，性儿浹洽；休猜做路柳墙花！

他娇滴滴美玉无瑕，莫单看彩脸生春，云鬓堆鸦。——

我也不去受怕担惊，我也不图浪酒闲茶；

是你夹被儿时当奋发，指头儿告了消乏；

打叠起嗟呀，毕罢了牵挂，收拾还忧愁，准备着撑达。”

“为甚媒人心无惊怕？赤紧夫妻，意不争差！

我蹑足潜踪去悄地听，他一个羞惭，一个怒发；
一个无一言，一个变了卦；一个悄悄冥冥，一个絮絮答答。
为甚迸定随何，禁住陆贾！叉手躬身，似聋似哑？

你无人处且会闲磕牙，就里空奸诈；怎想湖山边，不是西厢下，香美娘处分花木瓜！——

不是一家儿乔坐衙，要说一句儿衷肠话；
只道你文学海样深，谁知你色胆天来大；
你夤夜入人家，我非奸做盗拿。——

你折桂客做了偷花汉，不去跳龙门，来学骗马！

谢小姐贤远，看我面做情罢；特到官司详察，先生整备精皮肤一顿打；
再休题春宵一刻千金价，准备去寒窗重守十年寡！——

猜诗谜的杜家；雨拍了迎风户半开，山障了隔墙花影动，云罢了待月西厢下！

一任你将何郎粉去搽，他自己把张敞眉来画。

强风情措大，晴干了尤云殢雨心，忏悔了窃玉偷香胆，涂抹了倚翠偎红话；
淫词儿早则休，筒帖儿从今罢，犹自个参不透风流调法；
小姐你息怒，张生你游学去波！渴司马休波卓文君！……”

张老妈子肩上掬了一架短梯，斜靠在一株玉兰花下面，正要爬上去采花儿；
只见他外孙女儿阿喜，一个手指伸在嘴里，笑嘻嘻的走上前来，唤了一声：“婆婆。”张老妈子喝着他，说道：“小蹄子！你不在屋子里看着，瞎撞到园里来做什么？”那阿喜说道：“上屋里来了许多太太们。我小姐到上层里陪客去了，我得空儿便来看你老人家呢。”张老妈子手里正采了一枝花儿，递给他。外孙女儿阿喜接在手里，连说：“好花儿！”一转身便走去，嘴里说道：“我拿去养在屋子里，看着玩呢。”张老妈子急了，忙从梯子上爬下去；一面追着，一面嚷道：“小蹄子！你还不快拿来，当心你的皮呢！……这花儿是采去供在老太爷灵前的，老太太吩咐过来：‘园里的花朵儿，不曾供给老太爷来，谁也不许采。’我还要喝禁着旁人呢，你是我的外孙儿，却不是拿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巴吗？”阿喜不去听他，只是向前走去。张老妈子在后面一摇一摆的赶着，看看赶到月洞门口，一把揪住了！阿喜一时恼了，便一阵子乱扯，把花儿撒落一地。张老妈子性起，扬手便是一掌，打得阿喜凄惶鬼叫，两个人扭做一堆；正在不得开交的时候，只见上房里一个大丫头，名叫霞姑的，匆匆忙忙走来。说道：“老太太吩咐：‘快把园子里打扫干净！’停一会儿有太太们来游玩呢。”说着，走过头去看看阿喜，说道：“喜妹妹怎么了？”张老妈子听了，忙上前去分说，嘴里夹七夹八的一时

也说不清楚；霞姑不去睬他，一把拉着阿喜便走。嘴里冷笑着说道：“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管教起外孙女儿来了。他纵有不好，还有老太太小姐；不的，还有我们呢！你年纪纵老，也爬不过我们上面去。”这几句话，张老妈子听了，只是咬着牙，一肚子冤屈说又不好说什么，只得在背地里唠叨着说道：“嚼不断舌根的贱丫头！多早晚撵出去配一个杀猪屠，朝朝晚晚打得他和杀猪一般叫喊呢！”——原来相府的规矩，丫头分做三等：头等的大丫头，只有两个：一个名叫绿儿，一个名叫红娘。绿儿的年纪，比红娘大四岁，崔相公在世的时候，把他送给京里一位做御史官的，做了侍妾。红娘年纪小，又因莺莺小姐和他好，崔太太便拨他在莺莺房里，每月领着二两银子的月规，莺莺小姐原是六两银子的月规，他便体己，每月在月规里面分出一两银子来，贴给红娘。这霞姑，原是在小姐跟前的二等丫头；他们原也有两个，一个名叫彩姑，和老太太房里的兰儿，云儿，秋儿，梅儿，每人每月都领着一两银子的月规钱；只因莺莺小姐向她母亲把红娘要了过来，便打发霞姑去服侍老太太，补了红娘的缺。老太太看霞姑长得端正伶俐，便吩咐帐房，每月也给他二两银子月规。这阿喜原是三等丫头，他和霞姑一块儿在小姐房里的时候，两人说得十分投机；红娘原也和霞姑好，后来来到了小姐房里，看阿喜脸儿长得十分俊，一天到晚总是笑嘻嘻的赶着人叫“姊姊！”他们三个人便在夜里瞒着人到花园里对着月儿结拜了姊妹，从此以后，他三人便处处留心着，痛痒相关，背着人没有话儿不说。只有这莺莺小姐和张生的事体，红娘却瞒得铁桶相似，一个字儿也不露出来；一则来：关碍着小姐的体面，二则来：红娘也怀着鬼胎，他原也看中了张生的人才；说出来，倘然不成，反给姊妹们笑话。谁知那霞姑却处处在那里替红娘关心，自从那夜听琴以后，红娘忙着替他两人传书递简，送寒问暖；也不得空儿到老太太房里去，有时老太太到莺莺小姐房里去，暗地里看他主仆两人的神气，恍恍惚惚好似各有心事。有时想起了一句话，打发人去唤红娘，总是不在屋子里的时候多。因此崔老太太越发起了疑心，便常常对房里的老妈子说起，说：“红娘这小妮子，孩子气越重了；不在跟前伺候小姐，常常一个人到花园里去玩。”这里面还有一个欢郎，也觉得不自在；他是公子哥儿的脾气，一时恼了，一时好了，好的时候，要找红娘说笑，红娘心里有了别人，对着他的神情，总是淡淡的。有一天，欢郎在老和尚这里得了几个海棠果，鲜红得可爱，他想起了红娘，便兴抖抖的跑到他姊姊房里去找他。小丫头说：“在他自己房里呢。”他又赶到下屋儿里，向红娘房里一看，静悄悄的不见人；他听他母亲说：“红娘常常一个人到花园里去玩。”便又赶到花园里，一眼见红娘和徐婆婆两人靠着池子边的石槛，在那里说什么呢。欢郎一边走着，一边嚷道：“姐姐！我留着好东西给你呢。”徐

婆婆见哥儿来了，忙喊了一声，避开去了。这里红娘淡淡的问道：“什么呀？”欢郎忙把袖子里的海棠果拿出来，说道：“你看，红得多么可爱！我不舍得吃，特意替你留着呢。”红娘听了，微微的笑了一笑，说道：“多谢哥儿，你留着自己吃罢，我有呢。”可怜欢郎满肚子的高兴，被他兜头一桶冷水，忽然变了脸色；拿起那几个海棠果，向池心里一撩，说道：“什么捞什子？你也不希罕，我也不要！”转身，撇着嘴去了。红娘在背地里冷笑了一声，欢郎听了，肚子里越发生气。这时听老太太说起红娘，他便在一旁撺掇着说：“红娘这丫头越发爬上头来了！老太太，你老人家还不知道，他常常在背地里欺负我呢！……老太太还不打下他的下截来！”崔老太太听了，点点头儿。霞姑在一旁听着，等老太太睡下了，他巴巴的亲自跑到红娘房里，把这个话告诉了；红娘听了，凄凄凉凉的一个人在床上哭了一夜，从此以后，他越发把欢郎恨入骨髓。这一天，恰巧莺莺小姐打发红娘送信给张生去，崔老太太打发一个丫头来，说：“上屋里来了几位太太，老太太说：‘小姐病好了啊，快陪客去！’”莺莺小姐听着，一面忙站起来答应着，一面唤两个丫环进来，忙着替他穿戴；看看还不见红娘回来，他又不好说得，只得吩咐阿喜：“好好的看着屋子。”自己带了一个丫头，走到上屋一看，原来是河中府衙门里的几位太太，听说崔老太太受了惊吓，又听说莺莺小姐配给了张生，他们一来是压惊，二来是道喜。崔老太太见莺莺小姐不曾带得红娘，便问：“红娘呢？”莺莺回说道：“孩儿不知道母亲呼唤，原先打发他到园子里采花朵儿去了；吩咐下：‘他回来，叫他看着屋子，不用到上屋儿来了。’母亲有什么事？打发人去唤他来便了。”崔老太太听了，摇摇头，又因为莺莺小姐提起园子，他便想起，停一会儿知府太太到花园中去游玩，须得要打发人去吩咐看花的，把园子打扫干净才好呢；他觑着知府太太和莺莺说笑的时候，看看霞姑站在跟前，向他微微点了一点头，霞姑便凑过耳朵去，崔老太太低低的把打扫园子的话说了。霞姑巴不得借着这公事去找红娘说话，阿喜原也到园里来找红娘说话的，却不知道和他的外婆找了一场气恼；霞姑拉着他回到房里，劝住了哭，便问：“红姐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阿喜摇摇头，也说：“不知道。”又说：“他这几天在房里和小姐唧唧啾啾的，不知说些什么？今天一早，是小姐打发他到园里去的，却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我想找他也找不到。他和小姐这几天常常到花园里去，前天到二更打过，才回房来呢；那时只有我一个人看着屋子，他们都睡了，小姐回得房来，看他紧锁着眉头，脸儿上也变了颜色，到第二天便病了。这一天下半天，小姐也打发红姐姐到花园里去，直到晚，才回来；他们不知闹的什么鬼把戏呢？”霞姑听了，抿着嘴一笑，说道：“你知道什么呢？我却猜得着，小姐是打发红姐姐去看那张家相公的呢！”阿喜听了，忙摇

着手，说道：“不对，打花园里怎么走到书房里去呢？”霞姑正要说着，只见一个大丫头秋儿，急匆匆的走来，说道：“快快把房间收拾干净！有客人太太来了。”阿喜听了，忙跑出去唤老妈子打扫院子；这里霞姑看看房里原收拾得十分干净，彩姑走进屋子来，忙把梳妆台上的笔砚拿走。霞姑笑着说道：“你看，我们这个彩妹妹，也爬上高枝儿去了；红姐姐不在屋子里，他便也可以替得手脚。”彩姑听了，一边走出房去，一边说道：“啊唷唷！不用取笑了，谁不知道你爬上高枝儿去，伺候着老太太呢！”霞姑跟在他后面走出门去，说道：“你听，他这张嘴学得多么伶俐？这都是红姐姐训教的！”正说着，从着格子窗望出去，只见花园锦簇似的一堆人，从走廊下走来；霞姑忙抢出门去，揭起了门帘，一边站着。打头儿兰儿梅儿两个丫头扶着崔老太太，后面跟着知府太太和督邮太太，那知府太太有一位小姐，条干儿长得和莺莺小姐差不多，只是脸儿略瘦削些；今天跟着他母亲来，见了莺莺小姐，两人十分投契，这时手捋手儿跟在后面。彩姑看一个一个走进了屋子去，忙着送上茶去，崔老太太陪着两位太太坐在窗口闲谈着；莺莺小姐悄悄的把那位客人小姐的袖子一拉，一块儿走进了他的卧房。彩姑送茶上来，却不见了两位小姐，忙走到套房里去找寻；只见他两人肩并肩儿的坐在床沿上，各把自己的绣鞋儿脱下来替换穿着。彩姑送茶上去，那客人小姐忙把裙幅儿遮住了他的脚，只是“嗤嗤”的笑；莺莺小姐看他娇痴可怜，便去扯住他的手，说道：“请教姊姊的芳名？”那小姐只是摇着头，看着彩姑，莺莺小姐知道他的意思，忙回过头来，吩咐：“快把果盘拿出去。”彩姑打开橱门，捧出果盘来，走到莺莺小姐跟前；莺莺随手抓了些干果糖儿，递给那客人小姐吃，彩姑一转身，又捧着果盘出去了。这里他姊儿俩又唧唧啾啾的说起话来，——原来这小姐的闺名，唤做纤云；他父亲鲁知府，在河中任上已有五个年头，膝下只有一个女儿，衙门里请了一位姓吴的老夫子，天天教着他读书做诗，居然也懂得七言八韵；只是他一个人住在衙门里，又没有一个亲戚姊妹做伴儿，过的日子，十分冷静。自从那天他母亲到相府来吊孝，见了莺莺小姐，回家去以后，说他长得怎样标致，又是怎样有才学，把个纤云小姐听得心痒痒的，只是向他母亲缠个不休，说：“要跟他母亲到普救寺去见见那位小姐。”他母亲是宠爱女儿的，第二天原打算带着他女儿到相府去，只因为鲁知府不愿意；后来孙飞虎造反，围住普救寺，这崔老太太险遭大劫。便是这鲁知府躲在城里，也吓得心惊胆战；河中府城里，原有一位镇台官，他手下只有八百多名兵丁，如何敌得过这半万贼兵？那时连这几镇台官也缩着脖子，躲在家里；后来杜元帅打退了贼兵，解了普救寺的围，救了河中府城百姓的性命，杜元帅一面把主将丁文雅拿下，送到京城里去问罪；一面上一封奏本，说河中镇台官放弃职守，请

皇帝派人查办，这个风声传到鲁知府耳朵里，他想：自己也是守城的官员，那镇台有了罪，自己也逃不了是有罪的；只把他急得走投无路，心想亲自去求杜元帅，又苦得和元帅没有一面的交情，又听得杜元帅是个铁面无私的，越发不容易说话。后来打听得张君瑞和杜元帅有八拜之交，这一番又是张君瑞写了一张救急文书，把这位元帅请来，立了大功；倘然没有张生告急，杜元帅的兵马迟到一天，那相国家里和河中城里，早已被贼兵闹得个落花流水，到那时杜元帅不但没有功劳，反要得罪。这样说来，杜元帅的功名，还是张君瑞替他保全的；如今若得张君瑞替他去说话，那杜元帅看张君瑞的私交公义上，一定可以免去了我河中知府的罪名。但是这张君瑞，虽和他有一面之交，可是冒冒失失，亲自去求他，又怕他不答应，岂不是白丢这个脸？他又打听得崔老夫人已把小姐莺莺许配给了张生，那张生已搬进相府去住着，早晚和那位小姐见着面儿；如今我何妨借着压惊道喜的名儿，打发太太和女儿纤云去走这一条内线，觑便求着崔老太太，转求着张君瑞去替他在杜元帅跟前说一句好话儿。一面又叮嘱他女儿和莺莺小姐拉拢，求着他在张君瑞跟前说句好话；从来男子汉没有不听老婆的说话的，何况这莺莺小姐，又是一个绝世美人儿，又是一个不曾过门的妻子，他说的话，包管你立发立应的了。当下鲁知府打定这个主意，以为是千准万准的了，他从前不愿意他太太小姐到崔相国府里去的，如今却反催着他们去。这一天，却好督邮官沈直臣的太太来说，要去崔相府问候；大家便结着伴儿来看望崔老太太，当时莺莺小姐和纤云小姐，正说得密切，这鲁家太太也便对崔老太太说起求张君瑞转求杜元帅的话。又说：“张家相公如今是府上的女婿了，你老太太的话，他总没有不听的。”崔老太太一时也不便把张君瑞和他女儿认做兄妹的话说出来，只得说道：“那张家相公原是老身的姨表侄子，得便我把你的话对他说便是了；只是听说他近日在书房里害病，怕不得出门去呢。”崔老太太说着，站起来，领着他们到西屋子去游玩一回；只见桌上文房，架上图书，鲁太太说道：“这哪里像一个小姐的闺房，简直是一间相公的书房；过几天他们一对才子佳人，并在一块儿，不知要做出多少好文章来呢？”那沈太太听了，笑道：“鲁太太把话也说颠倒了，才子佳人等在一块儿，不知要生出多少好儿子来呢！”鲁太太也笑着说道：“沈太太真可以称得‘善颂善祷’的了。”他两位太太说笑着，崔老夫人听在耳朵里，十分难受；也只得装着笑脸，说道：“我们去看两位小姐，他们在房里做什么呢？”说着，三位夫人重复回到东屋子里，走进套房去；崔老太太才走到床横头，只听得纤云小姐低低的说了一句：“姊姊将来怕不是一个状元夫人呢？我听俺爹爹说起张相公的才学……”崔老太太心里想道：“什么穷措大？你也张相公，他也张相公，任凭你们如何说法，老身总不拿女儿许配

给他。”这时纤云小姐见崔老太太走进房来，便把话头打断了；崔老太太看看他女儿，粉腮儿红红的，低着头不做声儿。接着鲁太太沈太太走进房来，莺莺起身让坐；沈太太一眼见墙头搁着一个绣花枕儿，上面绣着一枝牡丹，一对粉蝶儿，鲜明得可爱。禁不住走近床去，伸手捧起枕儿看着，不住嘴的赞着“好手段！”只把个莺莺小姐急得朱唇失色，忙抢上前去，坐在床沿上。把身体遮住了帐门，嘴里连说“献丑！”可怜他胸头小鹿儿，却跳个不住。亏得彩姑进来，回说“花园里已经摆下席了”，沈太太便丢下枕儿，大家不曾理会得。崔老太太把客人让出房去，只有莺莺小姐走在后面；他觑人不见，伸手到枕儿下面去把那张简帖儿掏出来，揣在怀里。——这便是张君瑞写给他的简帖儿，他歪在床上看着，随手去塞在枕儿下面，忘了收藏起来；再者他屋子里丫头，除了红娘识得几个字以外，都是不认识字的，他藏在枕儿下面，丫头叠被铺床的时候，看见了也没有什么妨碍。——他万想不到这位沈太太来翻他的床头，倘然当场把这张简帖儿搜了出来，当着他母亲的面，叫他这张脸搁到什么地方去呢？那时却把莺莺小姐吓了一大跳，后来虽然不曾破露，他跟在崔老太太身后走进园去，那胸头兀是跳个不住；纤云小姐一路找着他说话，他还是呆呆的答不出话来。一会儿走到花厅上，那花厅盖造得四面玲珑，一色明瓦窗儿，短短的朱红叉儿，挑起了窗子的上楣；窗外面日光花气，送进屋子来，鸟鸣风暖，更显得有十分的春色。一张圆桌儿上，摆着六副杯筷儿；崔老太太让鲁太太坐了第一位，沈太太坐了第二位，纤云小姐坐在沈太太下面，崔老太太便跟着鲁太太坐下，纤云小姐拉着莺莺小姐并肩儿坐下，欢郎跟着他母亲坐在下横头，各人背后站着丫头，四五个老妈子，有几个站在门里送酒送菜，有几个站在门外听呼唤；屋子里静悄悄的，吃着酒儿。莺莺看看不见红娘回来，手里捏着一把汗；停一会儿，霞姑上来筛酒，崔老太太擎起酒杯来，敬鲁太太的酒。欢郎在一旁说：“俺们吃着闷酒，冷清清的好没味儿；老太太，我们还不如行一个令儿罢。”沈太太听了，满嘴的说“好”；鲁太太说道：“倒看不出，小小的哥儿，有这样风雅的心思！真是诗礼之家，芝兰玉树了！老身倒要请教请教。”崔老太太说道：“小孩子说嘴呢，他懂什么酒令儿！若说起行令，红娘肚子里却很多；这小妮子不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敢是掉下鱼池里去了吗？”崔老太太说着，两眼看他女儿，莺莺不觉脸儿上一阵火热，忙转过脖子去，对彩姑说道：“快到园子里寻去！这贱丫头，贪着玩，便忘了回屋子来了。”彩姑听了，一转身出去；这时候不单是莺莺小姐肚子里焦急，便是那徐婆婆也耽着干系。莺莺小姐原不曾知这红娘是打这花园里出去的，只把这个徐婆婆急得只在这小门儿口探头儿；红娘去了有一个多时辰，还不见他回来，他远远的见张老妈子走来，他也顾不得了，只得把

那扇小门儿锁上，一转身蹲在地下，假装做拔草。张老妈子走到跟前，先对那扇小门儿膘了一眼，接着便把他外孙女儿如何不争气，霞姑如何拿说话顶撞他；又说：“我在外孙女儿跟前丢脸，以后我可不用做人了！”张老妈子越说越气，越气说话越多；一会儿又骂那丫头，说：“都是红娘这贱丫头！护在头里，调唆他成了这个样子。”絮絮滔滔说个不了，徐婆婆心里只是干急；张老妈子说完了，又说：“上屋里来了几位太太们，吩咐下来叫：‘把园子打扫干净些，’快到园子里来玩着呢。”徐婆婆听了，心里越发是没了主意；张老妈子足足又说了一个时辰的话，好不容易，他回房睡去了。只把个红娘关在门外，听得门里张老妈子和徐婆婆说着话儿，他又不肯打门，只得静悄悄的站着；可怜他站得脚跟儿酸痛，那门儿还不曾开，心想回到书房里去坐，又怕张生和他胡缠，只得耐性候着。又听得张老妈子在门里骂他，他又不好声张出来，只得咬一咬牙根，听他骂着罢了。又听得说：“有女客要到花园里来。”他想：“小姐一定到上屋里去了，他心里不知道怎么焦急呢？”正呆呆的站着，忽见眼前一亮，门儿开了；红娘一脚跨进了门，一蹲身便在湖山石上坐下来，伸手握了一握脚尖儿，皱着眉心，说道：“阿弥陀佛！几乎站断我的脚筋呢！”徐婆婆笑着，说道：“这是好事体呢！怕那张相公不给你点好处么？你去了这半天，怕已经得到好处了吧！”接着红娘啐了一声，说道：“俺们却是规规矩矩说着话儿呢。”徐婆婆听了，伸着一个指儿，划着脸羞他，说道：“啊唷！啊唷！小姐还说不上俺们，你倒称上俺们来了。”红娘站起身来，说道：“我现在不得空，和你对嘴儿，我要看我小姐去呢。”说着，走了三四步，一眼见花架上蔷薇花开得热闹，便伸手拣那大红的采了几朵，徐婆婆在一旁说道：“你采几朵花儿去，老太太问时，只说：‘小姐打发你到园里来采着花儿。’便把这事体也掩饰过去了。”红娘一边仰着脖子采着花儿，一边笑着，说道：“倒看你不出，你倒是一个老滑嘴儿呢！”正说着，只见彩姑气喘吁吁的跑来，说道：“什么地方不找到，你倒在这里寻乐儿；快去快去！老太太唤着呢。”红娘听了，忙撇下了徐婆婆，跟着彩姑走到花厅里；莺莺见了，便假意儿埋怨了他几句。红娘问时，老太太便把行酒令的话说了；红娘回过头去，见小丫头阿喜跟在后面，说道：“好妹妹！你去小姐书房里，在第二隔书架子上，把一盒子令签儿，和那玉签筒儿拿来。”说着，又把手里的蔷薇花儿交给他，说：“拿到屋子里去养着。”阿喜接着花儿，一转身去了。这里老妈子上了一碗鸽蛋，崔老太太让着菜，又吃了一巡酒，说说闲话儿；一会儿那阿喜捧着一个檀木盒子进来，红娘接过来，把签筒儿摆在桌面中央；打开盒子，先拿二十根牙签儿，插在签筒里。说道：“请哪一位太太抽一枝签出来？看是行什么令？”崔老太太便让鲁太太，鲁太太又让沈太太，两位太太推逊了一回，到底鲁太太伸手去抽

出一枝签来，看时，见上面刻着“花风令”三字。沈太太说道：“如今正是春暖百花开的时候，行这令儿倒是应景儿的。”接着红娘把牙签收了，另外又拿一把牙签，插在玉筒里。鲁太太笑说道：“既在令内，没有站着的理。”回头吩咐自己的丫头，叫：“端一张椅子过来给姐姐坐。”纤云小姐，一把拉了红娘过来；红娘看着老太太，崔老太太也点着头儿，红娘也半推半就谢了坐，便坐下。吃了一杯门酒，说道：“如今请从鲁太太起，到欢哥儿为止，挨次抽着签儿，看签上怎么说便怎么行。”鲁太太便伸手去抽出一枝签来，一看，上面刻着“水仙”两字，下面一行小字，写着道：“衣冠淡雅者饮。”鲁太太拍着手，说道：“这才合着我的心意儿呢！我原想敬老太太一杯酒，又怕老太太不赏脸，如今可拗不过这令儿去。说‘它衣冠淡雅者饮。’如今你府上一家人都带着孝，可不是衣冠淡雅么？如今没得说的，从老太太起，姐儿哥儿，红娘姐姐，都得喝一杯。”霞姑上来也筛了酒，崔老太太，莺莺，欢郎，和红娘，一齐吃了酒；鲁太太也吃过门酒，缴了令。红娘把这枝签儿撂开，接着沈太太去抽出一枝签儿来，上面刻着“望春”二字，下面注着道：“向东者饮。”崔老太太笑说道：“这便叫做‘自搬石头自压脚。’”原来沈太太这时，正向东面坐着；红娘上前筛了酒，沈太太说道：“该吃该吃！”一囫囵吃下肚去，正要缴令，红娘又筛上一杯酒，说道：“还要吃门杯呢。”沈太太看着，对莺莺说道：“你看，小姐调理出来的姐姐，多么刁！别人都吃着一杯，独欺我，要吃两杯。”莺莺笑说道：“谁叫太太酒吃得这么快？他见太太量大，便借着名儿，多敬一杯呢。”沈太太拍着手，说道：“阿弥陀佛。天爷爷在上面！谁说我酒量大？我是最怕吃酒的，你们行令儿，我早已捏着一把汗；如今见轮到了我，知道躲着也无用，便闭一闭眼睛，硬一硬头皮，直着喉管，吞下肚去。……可怜我急得一身汗呢！”说得满屋子人都笑了起来。鲁太太说道：“你看，我们这位沈太太，多么会放刁？他自己有酒吃，故意做出许多张智来形容人；一杯酒搁在跟前，却不吃，哪里来的这许多话？引得我酒痨虫也爬出来了！”大家正住了笑，听了鲁太太的话，又哄堂大笑起来。在这笑声里，沈太太便吃下酒去，缴了令。接过，纤云小姐去抽了一枝刻着“棠棣”两字的签儿，下面小字刻着道：“有兄弟者，照数饮；双名者，饮。”纤云拿手指着莺莺，莺莺抢过签子来，一看，说道：“今番坑死我也！”红娘说道：“姐儿哥儿各吃两杯，姐儿还须多吃一杯呢。”欢郎先嚷起来，说道：“我可不会吃酒，红娘姐替我吃一杯罢。”红娘听了，摇摇头，说道：“我不能替哥儿吃酒，你叫兰姐姐替你吃一杯罢；我还要替小姐吃酒呢。”纤云背后站着的丫头，名叫苹苹的，上前来，在莺莺跟前，排着三只酒杯儿，欢郎跟前，排着两只酒杯儿，斟满了酒；兰儿走上前来，真的替欢郎吃了一杯酒，红娘替莺莺吃了两杯酒，莺

莺欢郎，各自吃了一杯酒，纤云小姐也陪着吃了一杯酒，缴下令去。崔老太太接着抽出去一根牙签来，递给红娘看时，见上面刻着“梅花”两字，下面小字说道：“笑者饮，首座饮，江南人饮。”崔老太太听了，笑说道：“这令儿倒有趣，方才这屋子里，什么人不笑过来？如今丫头老妈子们，也得叫他们大家喝一杯。”大家看老太太高兴，屋子里丫头老妈子们，齐声道了谢；霞姑捧着酒壶，门外老妈子送进十多只酒杯儿来，一字儿排在一张半圆桌上，一杯一杯的筛满了酒，大家团团围住，一人一杯吃下去。崔老太太吩咐：“拿些残菜水果去，大家下酒。”这里崔老太太又催着合桌的人吃了一杯。沈太太才吃过一杯，红娘又斟上一杯去，说道：“鲁太太坐着首座，请吃一个连杯。”鲁太太笑说道：“你们的姐姐真利害，一点儿也不饶人的。”说着，吃下酒去；崔老太太皱着眉头儿，说道：“倒是一个江南人难找。”鲁太太听了，把手指着沈太太，说道：“江南人现在。”沈太太听了怔了一怔，说道：“谁是江南人？”鲁太太说道：“你家老爷，不是江南人么？”沈太太摇着头，说道：“老爷的事，怎的上在我帐上。”鲁太太说道：“你家老爷的事，不上在你帐上，却上在谁的帐上呢？快吃酒罢！不要惹我说出不要听的话来了。”沈太太说道：“罢罢！我吃我吃！你不过便捉狭儿，知道我是不会吃酒的，故意想法子叫我多吃一杯罢了！……我吃便吃，吃醉了，却要你背我回家去呢。”说得满桌子的人又笑起来，崔老太太吃过门杯，缴了令，接着莺莺小姐伸手去抽签儿，沈太太笑说道：“小姐大喜在身，一定抽出一枝好的来了。”莺莺拿着一枝签儿一看，不禁把脸儿红了，说了一句“该死！”忙把签儿撇下了，大家抢着看时，只见上面刻着“桃花”二字，下面注着：“多子者饮，新娶者饮”八个字。鲁太太笑着说道：“这可称得善颂善祷了；新娶原是和出嫁一样的，过几天小姐出阁以后，一定是多子多孙。”说得莺莺小姐低着头，兀是抬不起来；沈太太走出席来，亲自去替他筛着酒，敬着酒。莺莺小姐只是站着不肯吃，崔老太太在一旁看了，说道：“红娘把酒拿过来我吃罢，我有一男一女，也可以算得多子了。”红娘把沈太太手里的酒杯接过去，崔老太太吃了；莺莺小姐也陪着吃了一杯，缴过了令。催着欢郎，欢郎臂儿短，抽不着；莺莺替他把签筒拿过来，抽出一枝来，看时，见上面刻着“酴醾”两字，下面注着：“量大者饮。”大家听了，一齐指着鲁太太崔老太太一叠连声的唤：“拿大碗来！”莺莺小姐吩咐彩姑，“去把那一套金杯儿拿来。”鲁太太说道：“我吃我吃！我吃一大杯罢，不用拿金杯儿了。”崔老太太哪里肯依，不一会儿，彩姑把金杯儿拿来；鲁太太看时，见一套八只大的有钵儿一般大，小的也有平常酒盅一般大。鲁太太把一只顶大的拿在手里细细的把玩，只见上面细纹雕刻着“西施游五湖”的故事；那范蠡靠在船梢上，五绺长须，十分生动，鲁太太连声赞“好！”崔老太

太太说道：“你既然说好，便吃这十大海罢。”慌得鲁太太忙放了手，说：“老太太做令官的，饶了我罢。”崔老太太一歪脖子，说道：“不相干，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惟我是主。”后来纤云小姐和沈太太两人，横说竖说，拿中号的金杯儿，满筛两杯；一杯鲁太太吃了，一杯纤云小姐替他母亲吃了。只见纤云小姐两只白玉也似的手，捧着金杯儿，匡啷匡啷的吃着；莺莺小姐在一旁，说道：“姊姊慢慢的吃着。”一会儿又拿筷儿夹着菜，给纤云小姐吃着下酒；纤云小姐说道：“好姊姊，再夹些我吃吃。”莺莺又夹了一片鸡肉片儿，纤云小姐张开了一张小小的嘴，凑上前来；莺莺便笑着，送进他嘴里去。鲁太太看了笑道：“云儿，你敢是醉了么？却和你姊姊撒着娇。”崔老太太说道：“他姊儿俩倒是十分亲热，我敢和鲁太太留下你家小姐来，让他们做着伴儿，可不是好？鲁太太笑说道：“你老太太要时，我便拿云儿送给老太太做个丫头罢。”崔老太太忙说道：“罪过罪过！要折死老身了。鲁太太若放心，今夜便留他住下了；和我们姐儿一床儿睡。”莺莺听了，也接着说道：“可不是么？你看纤云姊姊，已经醉得动不得了；回去怕吹着风，不当稳便呢。”众人看时，只见纤云小姐，两面粉腮儿上红得和火一般；两道水盈盈的眼光，斜眯着人，眼皮儿垂着，只剩了一条缝。一只手儿搭在莺莺肩膀上，嘴里兀是“姊姊长，姊姊短”，唧唧啾啾的说个不休；崔老太太吩咐彩姑和阿喜两个丫头，扶着纤云小姐，到东院子里睡去。只有红娘心里干急，痴痴的望着他小姐，莺莺脸上装做没事人儿；那纤云小姐，兀是抓住了莺莺小姐的手不放，莺莺只得向两位太太告了别，送他到自己房里去，欢郎吃了门杯，缴了令。崔老太太又和两位太太讲些闲话，接着，外面又上了几样菜；鲁太太说：“酒菜都够了，请老太太赏饭罢。”老妈子装上饭来，大家吃了，散了座；走出花厅去，让丫头老妈子们吃饭收拾屋子。崔老太太让两位太太在外面翻轩下随意散坐，那翻轩四面围着朱红栏杆，檐口挂着各色鹦鹉，欢郎爬在栏杆里面，衣兜里兜着一衣兜的樱桃，一粒一粒去打著鹦鹉；说也奇怪，这樱桃打过去，不论远近快慢，那鹦鹉总拿嘴去接住吃着。栏杆里面，散放着榻儿椅儿，也有树根雕成的凳儿；鲁太太坐在椅儿上，抬起头看院子里的花儿；沈太太却和崔老太太并肩儿坐在榻上，讲江南地方的景子，小丫头上来装着烟。停了一会，只见管家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帖儿，走到崔老太太跟前，说：“外面知府衙门里送礼物来呢，请老太太去过目。”崔老太太听了，脸上十分诧异，两眼只是望着鲁太太。鲁太太站起来，笑说道：“这一点点不成意思的，不然早已送来了，只是今天我们老爷一早上辕门去了，饭后才回来，便打发人送来了；你老太太若看得我起，务必求赏脸收下了。”崔老太太看帖儿上写着：玉如意一对，太夫人衣料两件，哥儿衣料两件，姐儿衣料两件，湖羊四头，花猪四头，鸡十

只，鸭十只，鹅十只，野鸡十只，鸳鸯两对，竹鸡两对；此外还有鸡蛋，鸽蛋，水果，糖饼，许多东西，写满了一张帖儿，下面具着鲁守仁的名儿。崔老太太看了，连说道：“这算什么呢？”红娘在一旁，说道：“老太太不管它，且去看看东西再说。”崔老太太点点头，站起身来走着；一簇人，一齐挤到上屋里，只见抬箱扛笼，挤满了一院子。崔老太太和鲁太太两人，再三推让着；鲁太太说道：“老太太在客，到河中地方来，原是应该我们老爷供应的。”说了半天，崔老太太才收下了，吩咐：“赏送礼的二爷们，四百两银子。”一面分派着，收拾东西。鸳鸯，竹鸡，养在园里；猪，羊，鸡，鸭，养在厨下。分派停当，看看已是日落西山，两位太太便告辞回去；崔老太太再三留着，留不住。鲁太太要把他女儿唤出来，一块儿回去，崔老太太硬把他留下了，说：“正在好睡的人，怕起来吹了风。”鲁太太又再三拜托了，走出相府大门，上车回去。

红娘在花厅里帮着收拾碗盏，把那八只金套杯儿，和酒令签儿，拣齐了；回过头来，见彩姑和阿喜两人，走进屋子来。红娘一边催着他们快吃饭，一边站在他们背后，看大家吃着饭；红娘见桌儿上有一碗糟鱼片儿，便对彩姑说道：“这鱼片儿，是我欢喜吃的；只因方才老太太在跟前，我不敢吃得。好妹妹！你快夹些我吃吃。”彩姑一边吃着饭，脖子一歪，说道：“我自己吃饭也不得闲儿，谁有工夫喂你的呢？你又不打折了手，有筷儿现成，自己夹不得么？”红娘听了，正要说话，只听得那边霞姑接着说道：“好姊姊，你走过来，我夹给你吃呢。”红娘赌气，一转身，走开去。说道：“我不吃了！”一会儿霞姑饭吃完了，走出屋子去，在回廊上找着红娘，两人唧唧啾啾的不知说些什么。好半天，红娘走进屋子去，见大家饭都吃完了，便叫阿喜捧着那金杯儿，和令签儿，走在头里；自己散着手，跟在后面，和霞姑儿说着话，并肩儿走着。看看走到莺莺小姐院子里，霞姑说了一句“再见”到上屋里去了；这里红娘蹑着脚，走进西屋子里，一脚跨进外屋子，只听得里屋子娇滴滴的声音，唱着曲子；红娘走进屋子去，只看见那纤云小姐，斜靠在床上，拥着被儿唱着；莺莺小姐坐在床沿上，笑盈盈的听着。红娘倒过两杯参汤去，纤云小姐原是口渴了，见了，忙接过杯儿去，嘴里唤着“好姐姐！”一囫嘟吃下肚去。莺莺看他粉腮儿上红得可怜，伸手去摸摸他，热得烫手。说道：“姊姊闭着眼，养养神儿罢。”纤云小姐一倒头，搁在枕儿上，嘴里兀是咿咿唔唔的唱个不休呢。莺莺小姐看着红娘一笑，停了一会儿，纤云小姐睡熟了。莺莺和红娘悄悄的退出屋子去，只见那秋儿笑嘻嘻的捧着一对竹鸡来，说：“是鲁知府送的，一共两对，老太太吩咐‘养一对在小姐院子里呢。’”莺莺看了也欢喜，吩咐：“放在院子里。”那院子西南墙角，原是一簇天竹子；那一对鸡，便去躲在竹荫子下面，啄虫儿吃呢。莺莺小姐呆呆的看着，停

了一会儿，老太太又打发梅儿来说：“鲁太太回去了。老太太把他家小姐留下了，叫‘小姐好好的照看着他呢’。”莺莺一面答应着，走进屋子去；闲着没事，想起纤云小姐酒醉的样子，便把“美人醉”做了题儿，想了一首五言诗；走到东屋里去打开笔砚，写出来，吟哦着。一会儿小丫头点上灯来，听得纤云小姐在床上唤着“姊姊”。莺莺便走进套房去，扶他起来，又把鲁太太回家去，老太太把他留下了的话说了；纤云小姐不觉怔了一怔，也不说什么。红娘进来，说：“老太太唤到上屋里吃夜饭去呢。”莺莺答应了一声，便和纤云小姐手拉手儿走到上屋里；见碗筷已经摆好，崔老太太把纤云小姐让在客位里，四个人坐下吃饭，一会儿吃完了，散坐，崔老太太问着纤云小姐家里的情形，家乡的景子；谈着约摸有一个时辰，崔老太太辛苦了一天，莺莺小姐看他母亲有些疲倦的样子，便拉着纤云小姐回房去了。莺莺小姐拿出题那首“美人醉”的诗来，给他看，纤云小姐也拿出笔来，在灯光下面写着一首和诗，接着两人又谈论着做诗的道理；红娘站在一旁，看看时候快起更了，外面院子里照着月光满院子，和浸在水里一般。红娘故意抬头向窗外望了一望，说道：“啊！今天是十五的日子，好月色也！”觑着莺莺的神色，好似不曾听得一般；红娘肚子里暗暗的诧异，心里疑心，“张生把小姐的诗意是解错了吗？但是小姐的诗，不是这样解，却是怎么解？”停了一阵，莺莺小姐便吩咐红娘道：“你今天辛苦了，早些去睡罢，只留阿喜伺候着便了。”红娘嘴里虽答应着，心里想道：“啊哟！小姐，你忘了么？今夜那人在隔墙儿候着你呢。”他身体只是延挨着不去，禁不住莺莺小姐再三催着，红娘眼看阿喜捧着灯台，照着两位小姐走进套房去，他便也闷闷的回到下屋里，向床上一倒，自言自语的说道：“小姐啊！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停了一阵，听寺里打起二更来；红娘忽然把手一拍，说道：“红娘红娘！你怎么‘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我小姐这时一定悄悄的瞒着我去会那人去了，待我也悄悄的去看他。”他想到这里，便霍地立起身来，吹熄了灯火；趁着月亮光儿，悄悄的偷开了月洞门，溜到园里去。一走到园里，一片月光，照着花木叶儿上，都射出光来，这耳朵里静悄悄的，真是“鸦雀无声”；他沿着石子甬道走去，绕过六角亭子，听得荷花池里的鱼儿，叮咚叮咚的跳着响；一轮洁白的月亮，倒映在水底里荡漾着。红娘不觉住了脚步，靠着石槛，向池心里望了一会儿；池的东面，树叶深密的地方，隐隐约约的露出一带短墙来；短墙尽头，开着一扇月洞门儿，走进门去，便是“桂花厅”的北院，红娘走进院来，知道靠西一带围墙，是紧贴着张生的书院；墙根矗起了一座假山，是天生成一架爬墙的梯儿。红娘心想：“那人儿一定打从这里下来的，我且在这地方候着他。”正想着，一眼见南院子里一个人影儿，在月光下一闪；定睛看时，原来是阿喜，捧着一个

香盘，走在前面，莺莺小姐跟在后面。——这南院子和北院子只隔一重鹅蛋门儿——红娘急缩回身子去，躲在一株梧桐树背后，远远的望着；只见阿喜把香盘搁在香案上，莺莺小姐低低的对他说了几句话，阿喜便一转身去了。这里莺莺小姐上着第一炷香，第二炷香；上到第三炷香，便禁不住盈盈一笑。红娘在树背后，也抿着嘴笑了一笑。莺莺上完了香，深深拜下地去，站起来，他一手搭在香案角儿上，抬着头看着月；停了一会儿，背过身去，低头看着地面上。红娘伸着一个手指，远远的指着莺莺的背影儿，低低的说道：“小姐，你何苦来，你看一阵阵晚风寒峭，吹透了窗纱，他金莲儿蹴损了牡丹芽，玉簪儿抓住了茶藤架。青苔又湿，露珠又滑，怕不把他罗袜儿湿透了吗？……俺看我小姐和张生巴不得到晚呢！自从那太阳光儿初出来的时候，便想月亮光儿接着出来。挨了一刻工夫，好似过了一夏，看那柳梢叶儿上斜照着太阳光儿，慢慢的下去，他恨不得教那神仙来打它下去呢！……你看他打扮得身儿窄窄的，准备来做这巫山云雨的勾当；他白天陪着客，看他说，笑，吃，喝，都没有心意儿；都因为这燕侣莺俦，拉住了他这心猿意马！……他前几天害病，水米不沾牙，越越的长得闭月羞花！小姐啊！你的病儿是真的呢，是假的呢！你如今来会这人儿，是真的呢，是假的呢？你如今事到其间，你的心儿也难按捺得住啊！只把我一地胡拿，你如今也落在我的眼里了，我看你停一会儿那人来了，怎么发付那人呢？……”一句话不曾说完，只听得脑脖子后面噗的一声。红娘急回头看时，早已被张生抢上前来，一把手搂住，嘴里低低的唤道：“我的小姐！”红娘羞得只是低低的喊着：“啊唷！”连连的说道：“是俺也！是俺也！早是差了俺，差到夫人怎了也？”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张生推开。张生低低的说道：“便是姐姐，俺须也亲热亲热。”红娘忙躲着到假山洞里去，张生在后面跟着。红娘说道：“我便做道搂得慌也要觑准！多管是饿得穷神眼花。”他说着，“嗤！”的笑了一声；月光从石洞外斜照进来，射在红娘脸上，娇滴滴越显红白！张生扑上前去，红娘推住他胸脯，说道：“俺们规规矩矩的说着话儿——我且问你：他真个着你来么？”张生拍着胸脯说道：“小生是猜诗谜的杜家！风流随何！浪子陆贾！定挖挖帮便倒地！”红娘说道：“那人儿等着你呢！你快过去！”张生一扭脖子，说道：“我却要多伴姐姐一刻儿！”红娘摇着手道：“俺不用你陪伴着，俺们有心不在此；只教你日后不要忘了我便是了！你快去罢！”张生拉住了红娘的手，说道：“既这样，姐姐领着小生去。”红娘摇着头，说道：“你却休拉我去，只道‘我接你来’，你独自个儿去。”红娘说着，推着张生出来，说道：“你见么？今夜一弄儿风景，分明助你两个成亲！”张生回过来说道：“姐姐也成亲！”红娘把嘴一撇，溜了张生一眼，说道：“你看天上淡淡的云朵儿，照着月光，好似新房里红纸儿

遮着银蜡台。柳丝儿倒挂着，花朵儿低罩着，好似新房里的垂帘儿，绣帐儿。绿油油的一片草地，好似你俩宽大的绣榻。”张生听了，笑着伸过手来，要拧他的嘴；红娘低着头躲去，张生说道：“你这好话儿，倒瞧你不起，却是一个偷情儿的杜家！”红娘笑着接下去说道：“你看：良夜又迢遥，闲庭又寂静，花枝又低雅。……只是他女孩儿家，你须刻意儿温存，将话儿摩弄，教他性儿浹洽；休得似饿虎吞狼，休猜做‘路柳墙花’。……他是娇滴滴好似没有瘢点的白玉，莫单看着他‘嫩脸生春，云鬓堆鸦’。……小姐把这事儿瞒着我，我也不去‘担惊受怕’，我也不图这‘浪酒闲茶’；你如今收拾起长吁短叹，毕罢了挂肚牵肠，免去了千忧万虑，准备着千欢万爱！——你兀自放着胆儿，闯上去罢。”这时张生正悄悄的走近鹅蛋式的门边，红娘闪过一边，伸手在张生背脊上一推，张生站脚不住，身体向前一探，一脚跨出门去。莺莺小姐声音发着颤，问道：“是什么人？”张生答道：“是小生。”莺莺见了，禁不住把身体倒退几步，嘴里连连嚷着：“哎哟！”张生嘴里连连唤着“小姐！”不住脚的一步一步走上前去。看看莺莺蹙紧了眉心，转过脸儿去说道：“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你有什么说的？”张生看看这样子，变了卦呢。便说道：“哎哟！小姐，你为甚这样害怕？我和小姐夫妻份定，还有什么说的？”说着，又挨近身去。莺莺急了，便嚷道：“有贼！”张生忙作着揖，说道：“小姐，这一声张啊，小生原不足惜，只是小姐的颜面何在？”莺莺转过背去，靠定了香案，只是不作声。红娘蹑着脚趔出鹅蛋门儿来，在背地里看着。看他们：一个羞惭，一个发怒，一个无一言，一个变了卦，一个悄悄冥冥，一个絮絮答答。红娘远远的站着，低低的发笑，说道：“张生，你背地里硬嘴，哪里去了？你向前啊！告到官司，怕羞了你吗？……为什么进住了你这个随何，窘住了你这个陆贾？你看他又着手儿，弯着腰儿；一个好似聋子，一个好似哑子。张相公啊！你无人处，且会闲磕牙，谁知你如今也中了俺小姐的计也！……你须知道：这里是湖山石边，却不是花烛洞房里？你须要放稳重些。”莺莺听得红娘说话的声音，便说道：“红娘，有贼！”红娘应声出来，说道：“小姐，是谁？”张生说道：“红娘姐，是小生。”红娘说道：“张生，这是谁着你来的？你到这地方来，却有什么勾当？”张生听了，只是低着头，不做声儿。红娘说道：“快去！”张生做出可怜的样子来，说道：“红娘姐，替我在小姐面前，说一句好话儿。”莺莺说道：“理他做甚！快扯去夫人那里去！”张生说道：“小姐你莫这样忍心也。”红娘说道：“扯去夫人那里，便坏了他行止；我与小姐处分罢。——张家相公你事到其间，也说不得了。你过来，跪着。你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理。你深夜跳着墙，到这里来，干的是什么？”张生说道：“依姐姐的话，只求小姐莫恼。”说着，便走上前来，对着

莺莺小姐，连作了几个揖。红娘说道：“不是我和小姐一家儿，乔坐衙审问着相公，只要相公说一句衷肠话儿；俺只道你的文章学问和海一般深，谁知你色胆和天一般大？从来说的：‘夤夜入人家，非奸即盗’；你不去做折桂客，却来做偷花汉，不去跳龙门，却来骗马。……我且问你：‘今夜到底是谁唤你来的？’”红娘说到这里，莺莺禁不住向红娘脸儿上看了一眼，张生也禁不住向莺莺脸上一看；红娘假装做不知道，说道：“快说！是谁唤你到这里来的？你不说啊，我扯去夫人那里，看你说也不说？”红娘说着，假装做要扯的样子。张生忙说道：“我说！我说！……只是我说了，姐姐莫恼。……姐姐不是问我‘是什么人唤我到这里来的么？’这不是姐姐唤我来，却是谁唤我来的呢？”莺莺忙问道：“红娘，你这贱丫头！唤张家相公到这里来做什么？”红娘说道：“小姐慢骂着人，待我问来。”说着，便回过头来，对张生说道：“你说：‘是我唤你到这里来’，有什么凭据？”张生不慌不忙，从靴统儿里掏出那张简帖儿来，说道：“凭据现在。”红娘说道：“这是什么？”张生说道：“这是小姐的简帖儿，是红娘姐将来的。”红娘说道：“小姐简帖儿上，敢是唤你到这里来的么？”张生说道：“好聪明的姐姐！”红娘说道：“我却不信。”张生说道：“姐姐不信么？待我念给姐姐听……待月……”红娘忙抢着说道：“相公且慢念。”回头去，对他小姐说道：“小姐，且看红娘面，饶过这张生者。”莺莺转过脸儿来，气愤愤地对张生说道：“哥哥的恩德，救活了我一家人的性命，原是我心里十分感激你的；因为这个意思，我的母亲，便把小儿弱女奉托了哥哥。怎么可以通同了这个不规矩的丫头，便教他送这种不规矩的诗句子来给我？起初借着这救人灾难的名儿，做一个好人，如今却到底做出这种不规矩的事体来逼着我；好似去了一个强盗，又换了一个强盗，这里面的好坏，差得有多少呢？——我很想拿你的诗遮瞒起来，只好似帮着你做着坏事体，照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倘然拿你的信去告诉母亲，便是对不起你从前的恩德，是变了没有良心的人了；想把这一点心事，托丫头用人代我对你说出来，又怕不能够把我心里的真意思说出来；所以借着这一首短诗，把哥哥请过来，愿意自己当面和你说说。还怕哥哥心里害怕，不敢来，所以写着这种粗浅引动人的句子，要望你一定走来。我这样不规矩的诗，引动了哥哥，叫我怎么能够不心里不好意思呢！只望我拿规矩的心思来自己立定主意，我很想你哥哥知道我是‘一个十分薄命的女子’；既做了兄妹，只有怜惜的，怎么可以存这个苟且的念头？万一夫人知道了，哥哥何以自安？现在看在红娘面上，便饶过这次；倘然下次再犯，扯去夫人那里，决无干休。”红娘在一旁接着说道：“多谢小姐宽度大最！看我红娘薄面，做个情儿罢；倘然送到官司详察，相公啊，你便整备精皮肤一顿打！……便是我红娘啊，也耽个‘传书递简’的不是。”红

娘说着，把两眼看着小姐，莺莺只做不曾听见。这时张生痴痴的立着在月光下，看他脸儿由红转白，由白转青；两肩索落落抖着，只是泪汪汪的望着红娘；红娘也满脸露着可怜的样子，挣了半天，张生才颤巍巍的挣出一句：“姐姐替我求着小姐，可怜小生为人在……”张生一句话不曾说完，只见莺莺小姐一转身，走上台阶去；说道：“红娘，收了香桌儿，你进来吧。”红娘嘴里答应着，只是怔怔的看小姐去远了，才叹了一口气道：“唉！”噗的一声，只见张生直挺挺的跪在红娘跟前，只说得一声：“姐姐救我！……”那眼泪便和断了线的珍珠似的。红娘伸手去拉他，手背上热灼灼的滴着泪儿。只听他说道：“天哪！这张简帖儿，分明是小姐唤我来的。……小姐啊！你怎么变卦儿变得这样快也！”红娘一边把张生扶起来，说道：“相公你羞也波！羞也波！却不道猜诗谜杜家，风流随何，浪子陆贾，今日便早死心塌地也！……再休说那‘春宵一刻值千金’的痴话，你准备去寒窗重守着十年的孤零。……你猜诗谜的杜家！可怜雨拍了‘迎风户半开’，山障了‘隔墙花影动’，云罩住了‘待月西厢下’；一任你将何郎粉去搽，他自己把张敞眉来画。……强做风情的穷措大，你早晴干了‘尤云殢雨’心，忏悔了‘窃玉偷香’胆，涂抹了‘倚翠偎红’话。……你淫词儿早则休，简帖儿从今罢；你枉自说风流，也参不透风流调法！……”红娘说着，捧着香盘，转身便走去；张生急了，便拉住了红娘的衣角儿，说道：“小姐虽说恼了小生，姐姐，你是知道我的；怎的也这样忍心丢了我去呢？”红娘叹了一口气，说道：“唉！看了也可怜！只是叫我也没有法儿想。——你拉住我不放走，也是枉然。”正说着，只听得那壁厢屋檐下暗地里有人说着话道：“红娘姐姐，这是你错了！……你破了他俩今夜的好事，却站在干岸儿上看火烧。……你不看旁的，你听他的话，说得多么可怜？我看这张相公，他日一定是一位‘状元公子’！他又是天生成的一個痴情郎君。姐姐，你如今帮着相公，将来相公一定是不亏负你的。”徐婆婆一边说着，一边从屋角里蹓了出来。月光照在他头发上，白得和银丝一般。张生这时正无可拉把，听这老婆婆句句说话，打在他心窝儿里；他也不问是什么人，忙抢上前去，连连对徐婆婆作着揖，嘴里说道：“妈妈快帮着我，劝过红娘姐姐来！”徐婆婆便转过身来，对红娘说道：“红娘姐，你是女孩儿，不知道这相思的苦；——如今这位相公，相思病已害到透骨了！姐姐，你不救他，还有谁救他呢？”红娘说道：“我先问你：什么‘是我破了他俩今夜的好事？’”徐婆婆点点头，说道：“你还不知道吗？小姐今夜的变卦，全都害在你一个人身上。”这句话，说得红娘越发急了，一把拉住了徐婆婆，连连问道：“你说！你说！怎么‘害在我一个人身上’呢？”徐婆婆笑一笑，说道：“这很容易明白的：你不是说‘他看了相公的简帖儿，做出恼恨的样子来吗？’”红娘点点头儿。徐婆婆

接着说道：“他一边恼恨着相公，一边又写简帖儿唤相公来月下相见；这是何等秘密的事体？他怎么肯落在姐姐眼里？他见了相公的简帖儿着恼，是假的，他说‘写简帖儿回他，着他下次休得这般’，也是假的；他今夜见了相公，做出这许多‘娇嗔薄怒’来，越发是假的了！……他原要瞒着姐姐，背地和这相公厮会。如今被姐姐一脚闯进来撞破，叫他怎的不恼？……”红娘呆呆的听了半天，才说道：“哦！怪道今夜小姐早早的催我去睡，他却叫小丫头阿喜伺候着，……‘小姐啊！他有心儿使乖弄巧，你原来要瞒着我做出这许多张智来！……小姐啊！你主意打错了；你这事儿，瞒得别人，却瞒不得我。’……”徐婆婆在一旁听了，拍着手，笑说道：“姐姐这话对了！小姐和姐姐是一鼻孔出气的人，如何瞒得！过几天啊！姐姐怕不是一位二……！”徐婆婆说到这里，红娘忙抢上前来握他的嘴，笑骂道：“老妖精！我家小姐，还是你教导坏的呢！”说着，便回过头来，对张生说道：“相公你放心罢；俺小姐既有心在相公身上，包在我红娘身上，过几天把小姐送到书院里来，和相公会则个。”张生听了，忙作揖道谢。徐婆婆也说道：“相公请早些安置罢，‘金钏儿落在井里’，这位小姐迟早总是相公的。”说着，他两人把张生领着，徐婆婆拿出钥匙来，开了小门，把张生送出门去；只听得张生叹着气说道：“唉！这冷清清的良宵，教小生如何睡也！”

红娘和徐婆婆各自走去，园子里依旧是悄悄的，忽见假山跟前一个人影儿一闪，走出一个张老妈子来。低低的冷笑一声，说道：“哼哼！你们这班骚狐，做得好事呢！”

十二、后候

红娘唱：

“先是你彩笔题回文织锦，引得卧枕着床，忘餐废寝；

到如今，鬓似愁潘，腰如病沈！

恨已深，病已沉，多谢你热劫儿对面抢白，冷句儿将人厮侵。

你依着笼门儿待月，依着韵脚儿联诗，侧着耳朵儿听琴；

忽把个书生来跌窖，又将我侍妾来逼凌。——

难禁倒教俺似线脚儿般殷勤，不离了针，

从今后，由你一任什么义山恩海，无非远水遥岑！——

你心不存学海文林，梦不离柳影花荫；只去‘窃玉偷香’上用心！

又不曾有甚，我见你海棠开想到如今。

你自审这邪淫，看尸骨岌岌是鬼病侵；
便道‘秀才们从来凭’，似这般单相思，好教撒吞！
功名早则不遂心，婚姻又反吟复吟。——
桂花摇影夜深沉，酸醋‘当归’浸，紧靠湖山背阴里，窈最难寻；
一服，两服，令人恁，忌的是‘知母’来侵，怕的是红娘撒沁！
这期间‘使君子’一星儿参。——
只是你其实嘛，休妆啜，真是风魔翰林；
无投处问佳音，向筒帖上计稟。
得了个条儿，恁般绵里针；若见了玉天仙，怎生软厮禁？
俺小姐正合忘恩，倖人负心！——
你身卧一条布衾，头枕三尺瑶琴；
他来，怎生一处寝？冻得他战兢兢。
知音！果若你有心，他有心，昨宵秋千院宇夜深沉？
花有阴，月有阴，便该春宵一刻抵千金；何须又诗对会家吟？
我有鸳鸯枕，翡翠衾，便遂杀人心，只是如何赁？
你便不脱和衣更待甚？不强如指头儿恁！——
你成亲，已大福荫；
他眉是远山浮翠，眼是秋水无尘；
肤是凝酥，腰是弱柳，俊是庞儿，俏是心；
体态是温柔，性格是深沉：——
他不用‘法灸神针’，他是一尊‘救苦观世音’！
我漫沉吟，你再思寻；
你往事已沉，我只言目今，今夜三更他来恁。
我是不曾不用心，怎说白璧黄金，满头花，抛地锦；
夫人若是将门禁，早共晚，我能教称心；
来时节肯不肯怎由他？见时节亲不亲尽在您！”

冷清清的一个月亮，斜照在一座小小的院落粉墙儿上；——这是张生住的书院的后院子，他前院子隔着花园里桂花厅的北院。——那东西角墙里，也堆着一座小小的假山。方才张生是打这座假山上爬过墙去的，如今徐婆婆恰开着后院子的小门，放他回来。张生低着脖子，把他的头直挂到胸口，一顶方巾压住了眉心，在黑暗地回廊下面，一步拖一步的走着。只见眼前灯火儿一闪，张生急抬头看时：只见远远的一个上夜的老头儿，一手提着纱灯，肩上挂着更鼓，从那边回廊下走来。张生心下一怔，弄得他走投无路。他想：“若给他瞧见我夜

深时分，在黑地里这花园小门口打着旋儿，没得给他瞧看了认做贼；如今我觑他不见，悄悄的绕过前院子去，便是给他看见了，也只认做我在前院里望着月儿罢了。”看看这老头儿快走到跟前，他便从对面回廊上一溜烟似的走到前院子去。书房门开在那一边还是要绕过对面回廊下去的。张生只怕给那上夜的瞧见，急匆匆穿过院子；池面上拿石板架成小桥，张生走在桥上，只听那老头儿冬冬两声打起鼓来，张生回头看时，踏了一脚空，“噗通”一声，落下水去了。张生早吓得魂不附体，撑大了嘴，正要叫喊，心想：“这一声张出来，岂不是笑话？”亏得池水很浅，肩膀以上，都露在水面上。张生站在池心里，见那老头儿也向院子里走来；急得他无处躲闪，只得低着头向桥洞下面一钻。听那老头儿脚步声从桥面上走过。他见池水荡动，便站住了脚，露着诧异的口气，自言自语的说道：“池里怎么呀？这样摇动着，把好好的一个月影儿，搅得七零八碎，怎不可惜！”张生站在水里，听了这个话，早吓得心头乱跳。一阵一阵夜风，吹在身上，冻得打战。又听得那老头儿说道：“哦！原来鱼儿见了这大月色，跳动得水面荡漾。——鱼儿乐也！”说着，冬冬两声，打着鼓趑出院子去了。张生听他去远了，才慢慢的爬上岸来；好似一只落汤鸡，水淋淋的满身粘住了浮萍草。他便三脚两步抢进书房去，一阵子乱拉乱扯，把浑身上下的湿衣鞋袜脱去了；打开衣箱，一边打战，一边把里里外外的衣服换上，又把一堆湿衣服一团儿塞在一只空箱子里。——这时候虽说是三月天气，但是春风料峭，吹在人身上，好似剪子绞着皮肉一般。张生湿淋淋的身体，又是吹着半夜尖风，忙了一阵，钻进被窝去。他是一个文绉绉的书生，这几天想着莺莺小姐，担惊受怕，废寝忘食；早把他的身子掏得虚怯怯的了。这一夜爬过墙去，不想莺莺小姐变了卦呕着他一肚子气，心里便说不出的烦闷；又受着惊吓，在水里浸了这些时候，早已寒气入骨。他这一睡，内忧外感，便一齐发泄出来，顿时头痛，鼻塞，眼前金星乱进，耳中万马奔腾；……这身体虚飘飘的，好似落在云端里，第二天，琴童起来，只见他相公倒在床上，撑大了两只眼珠，只是大口的喘着气；琴童连声唤着“相公！”他相公兀自直着眼光，不理人。伸手摸摸他的额角，热得烫手。琴童慌了，忙出去通报总管崔大。——这崔大原是相国在日最信用的家人，平日瞧人眼睛长在额角上；当初只因为张生做了相府的女婿，便不得不把这个琴童另眼相看，平日称兄道弟，十分亲热。后来听说和他家小姐兄妹相称，知道不过一门子干亲，并不是他家的正主子，便又把琴童看低下来。——这时听说“张相公害病”，他便爱理不理的支吾着。余福站在他身旁，他便吩咐“到大街上去招呼一个大夫来，替他家相公瞧着病儿”。余福看崔大懒懒的神情，便也懒懒的走出庙，先到那顾小姐的下处调笑了一回，再进城去。这里琴童伺候着他

相公，从早晨直睡到下午，看看也不说一句话，也不喝一口水，只是缩在被窝里不住嘴的哼。琴童看看院子里池边一路水迹，淋淋漓漓，直到相公床前，一汪大水，水里夹着一簇一簇的小叶儿的浮萍草。琴童只看着这一大滩水路发怔，正在出神的时候，只见那二门口的钱二，到书房里来探头儿；琴童迎出去，两人站在回廊上，琴童便说：“相公床前的水迹，又是有青萍儿夹在里面，很像是池里跳出来的什么东西，钻到相公床上去了？”钱二听了，拍着手说道：“啊哟！我们这池里，原有一个水獭精的，你还不曾知道吗？……哎哟！说起来怕死人呢！——我们初来的时候，这书房原是空的，崔大爷分派我们那个李升哥睡在这屋里上夜。谁知他睡到三更时分，便赤着一双脚，挟着被窝，飞也似的逃出来，嘴里嚷着：‘有鬼！’后来崔大爷细细的问他，才知道有水獭精呢！你不信，我和你一块儿问他去。”说着，便不由分说，一把拉住了琴童的袖子，走到二门口去；却巧李升和赵大两人，蹲在门槛上说什么呢。钱二便抢着问他那水獭精的事体。李升听了，便指手划脚的说起来，又说：“那东西黑黝黝的身体，亮晶晶的眼珠子；趴在身上，压住了气也喘不过来。”那班二爷小厮们，听李升讲得出神，便挤满了二门口，七张八嘴的附和着；一霎时你也说“遇到过的”。他也说“看见过的”。正说着，那打更的胡老老，也挤进人堆里来；说道：“李升哥是不打诳语的，我可以做得见证；——原来我昨天夜里，也遇到的呢！……”这句话一说出来，顿时鸦雀无声，人人把两道眼光望着他；胡老老越发得了劲儿，便咳嗽了一声，说道：“哈！我老头儿却是威光很大呢！——昨夜三更时分，我打着鼓，走进书院的后院子去；只见对面回廊上，黑黝黝的一个人影儿，一晃一晃的。我错认做是张相公在后院子望着月儿呢。后来我回心一想：‘时候不早了。再者，望月儿为什么不到前院子月光明亮的地方去？却在这黑地里缩着呢？’我心里正想着，谁知那人影儿好似一缕烟的溜过前院子去。……那时我大着胆，在后面追赶；看看赶上，只听得噗咚一声，水面上起了一个大漩子，那人影儿却看不见，只见冷清清的月光，照着池水动荡着；我站在水桥儿上看了半天，看得我寒毛根根竖起，忙很响的打着鼓，逃出来呢。”这一席话，说得人人胆寒；把个琴童吓得只是喊着“天神菩萨！”大家乱哄哄的便说“张家相公被水獭精迷住了！”正说得热闹，只见余福领着一个胡须花白的大夫，踱进大门来，崔大吆喝着大家让过一边。琴童接着让进书院去；大夫诊了脉，看了舌苔。便问：“这几天可受过风寒没有？”琴童回说：“我家相公自从搬进寺来，轻易不出山门，这几天终日躲在书房里，咿咿呀呀的读文章，这风寒却从什么地方受起呢？”那大夫见说，也便不说什么，退出来，开了方子。琴童央及一个小厮去撮了药来，在书房里煎着药。钱二和他原很投机的，便在书房里陪伴着他；不一会，药煎成

了，琴童扶起他相公来，灌下肚去。张生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天。不吃药时，倒也罢了；一吃下药去，谁知越发闹得利害。他起初只在床上哼着，后来越哼越响；看看到傍晚时分，只听得张生在床上大喊一声，跳下床来，两眼放出红光来，三脚两步，走向衣架上去，把一柄宝剑抢在手里，见人便砍，吓得琴童和钱二两人躲在门角里，只是喊着“天爷爷”。张生丢下他两人，抢出门去；那崔大正带着一班小厮们，在相国灵座前上灯。一眼见张生和煞神一般，直杀将来，小厮们发一声喊四面逃散。有几个赶到老和尚法本那里，说：“张家相公被妖精迷住了，杀人呢！——老师父是有法力的，快去镇压镇压罢！”法本听了，也摸不着头路忙跟去看时，只见那张生仗着剑，站在门口，竖起了两只眼睛；崔大这班人却远远的站着，不敢走近身去。法本走到张生跟前，伸手搭住他肩头，说道：“相公，你怎么了？”说也奇怪，这张生一见了法本，便唿啾丢去了宝剑，嘴里喊一声“师父！”扑在他肩头，大哭起来。法本捏住他的手，扶着他回进书房去，倒在床上，又昏昏沉沉的睡熟了。法本原懂得些医理的，替他诊着脉，说道：“不妨不妨！相公是一时邪热迷了心窍。——老僧有‘宁神丸’，拿一丸来，用隔年积下的雪水，煎着吃下去；散了邪热便好了。”琴童在一旁，说道：“可是这隔年的雪水，到什么地方去找！”法本点着头，说道：“我那边也有。”琴童跟着去拿了来，依法煎了，给张生吃下肚去；夜里淌出一身汗，到了第二天便清醒了些——从此以后，琴童便不敢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他和钱二两人，好似连了腿的，一块儿进一块儿出。便是那打更的胡老老，也不敢再到书院里来打更了。

法本看了张生的病出来，便走进内宅门去；那老妈子去回了老太太出来，便说了一个“请”字。法本便笑吟吟的走进了内堂。门帘儿一动，欢郎跳了出来。法本上去拉住他的手，问长问短；欢郎扑在法本怀里，替他掬着长须。接着老太太走出房来，笑说道：“老师父欢喜你，我拿你舍给老师父做了小和尚罢。”欢郎一扭脖子，抢到老太太跟前来倚着。老太太一面吃着烟，说些闲话，又说：“我们快回博陵去了。等我家侄子一到，俺们便动身。”法本便说起“张生病重”，又说：“他在府上做客，终究不是个了局；老太太既没有意思，也得早早打发他去才是。”崔老太太听了法本的话，把手一拍，说道：“老师父的话对了！不瞒老师父说：我为这件事儿，天天操着心呢！——若说把我女儿的终身定给他啊！一来：我女儿也不愿嫁这飘泊无依的穷酸；二来我女儿的终身，早已定了，不能够再许第二个女婿。……若说不把我女儿的终身许给他啊！俺们堂堂相府，怎可失信于他？——再者，受恩不报，也不是俺们这种人家做的事体。——老身却有一个主意。”法本忙说：“老太太的主意总是不错的！——不

知可说与贫僧知道吗？”崔老太太沉吟了一会，说道：“老身想，俺的身家性命，都是张家相公救过来的；如今我愿分给一半家财，打发人到西洛地方去给他置下田产，待他考罢回去，有了家产，也落得一世享受。——再者，他偌大年纪，妻室的事体，也是少不得的了；昨天鲁太太带他小姐到俺这里来，我看他小姐也长得美人胎子似的！倒和张家相公是一对儿！老身意思，要替他们做媒；眼看他做成了夫妻，也叫老身了却一笔心愿。”崔老太太说到这里，法本和尚说道：“老太太一片慈悲心，那张相公也该感激。——只是老太太这番好意，总得有一个人传着话儿才是。”崔老太太说道：“便奉托老师父，替老身去说这个话。”法本忙打着恭说道：“阿弥陀佛！贫僧是方外人，怎配说这个话？——我们还是另外想一个人罢。”崔老太太低着头，想了一会儿。法本说道：“贫僧想起一个人来了！——我们去把杜元帅请来，老太太看好么？”正说着，莺莺小姐伴着纤云小姐走进屋子来。崔老太太上去按住他的手，问道：“小姐昨夜好睡么？可嫌冷静么？要什么吃的用的？对我说，不要外道才是。”那纤云小姐站在老太太跟前只是低着头笑。莺莺小姐说道：“纤云妹妹一早醒来，睡在被窝里，便说要和我结拜姊妹呢，怎么见了老太太反不做声儿了？”崔老太太听了，连声说：“好！”法本笑吟吟的站在一旁，听他们说话，知道自己站着不便，便告辞出来；又回到张生房里问时，琴童说：“‘宁神丸’吃下了，正好睡呢。”法本便不敢做声，退了出来。

到了第二天，张生略略清醒了些；靠在枕上，琴童端进粥来，吃了半碗。正收拾着，只见余福在窗外探头儿；张生问：“是什么？”余福领着两个家人进来，直走到榻前，一齐请下安去。张生忙问时，一个瘦长的家人问道：“小的是家太爷知府家里打发来的。小的名叫吴禄，我家太爷叫‘给相公请安’。”说着再请下安去。接着第二个黑胖的家人回道：“小的是家老爷督邮家里打发来的。小的名叫于三，我家老爷吩咐‘给相公请安’。”说着，又请了一个安。两人一齐把礼单儿送上来，琴童接着，送给他相公。张生见上面一张写着“侍教弟鲁守仁”的名字，一张写着“沈直臣”的名字；上面又写着“玉帽，珠鞋，紫袍，绣带；又是什么纸笔，宝剑。”沈直臣还另外送了四尾文鱼，拿一个大玻璃缸用清水养着。张生怔怔的半天，说道：“这是什么意思？”那吴禄又请了一个安，说道：“家太爷和沈老爷吩咐回相公话：‘相公远客到此，家太爷和沈老爷原该早来致敬；只因素昧平生，不敢冒昧求见，自从那天做道场，得和相公相见以后，便满肚子说不出的敬重佩服；第二天便打算来拜访相公，只因孙飞虎一阵胡闹，便耽搁下了。讲到孙飞虎的这件事，自从家太爷起，直到满城的百姓，都该感谢相公；便是杜元帅前几天和家太爷说起，也称赞相公一封信的功劳不小。’”张

生听到这里，便问道：“杜元帅是几时和你们太爷见面的？”于三接着说道：“是初九这一天呢。小的也跟着家老爷在知府衙门里。那天来势真凶呢！杜元帅是带了公事来的，先到镇台衙门里；一走进门，那位镇台官胡将军上去伺候，杜元帅喝了一声‘拿下了！’那两旁的人，一拥上前，把胡将军捉住，直送到知府衙门里。鲁太爷吓得只站在一旁打恭。外面谣言，还说：‘连府太爷和家老爷都有不是呢！’后来我们打听得两位太爷陪着杜元帅在里面吃酒，我们才放了心。”张生问道：“那位镇台胡刚，到底怎么样发落他呢？”那吴禄抢着说道：“现在还看管在家太爷衙门里，须得待京城里回文到来，才可以知道有罪无罪呢。”张生说道：“哦！俺杜家哥哥既到了城里，为什么不来看俺？”于三接着说道：“想是杜元帅公事在身，一时也不便来看望相公。”吴禄说道：“说起杜元帅，我家太爷和沈老爷吩咐：‘求相公倘见了杜元帅，务必替家太爷和沈老爷说一句好话儿！家太爷停一阵子还要亲自来拜见相公呢。’”张生听了，心里明白，只是嘴里不好说什么的。这时琴童带领着府里的小么儿，把送来的礼物，一盘一盘的捧进书房来；后面余福，钱二，崔大，这班管家跟着在廊下张望。大红朱漆的长盘，一共十八只，摆满了一屋子，张生连正眼也不觑，吩咐琴童：“封二十两银子，赏了吴禄和于三。”吩咐他“原盘带回，俺这里一概不收”。那两个家人听说“不收”，慌得忙抓下了帽子，趴在地下磕头；嘴里连连说道：“相公只算痛小的们，赏脸收下了！家太爷们吩咐：‘只着落在小的们身上，倘张相公不肯收礼，定是小的们不会说话。’小的们回去，还要命不要呢？”说着，又连连磕头。张生笑说道：“你们既这样说，我便收下鲁太爷的宝剑，收下沈老爷的文鱼罢。”这两个家人还要说时，张生忙摇着手说道：“你们回去上覆你家太爷，说：‘我张某，一向是非礼不取的；你们如今要强逼我收下，是小觑我了。要我在杜元帅跟前说句好话儿也不在这个礼不礼上面讲的。你家太爷若做官清正，朝廷不能够无故加罪，也不在这个好话不好话上面讲的。’”张生说着，吩咐：“放下帐门。”那两个家人讨了一个没趣，也只得讪讪的退了出去。

第三天，崔老太太传出话来；说：“是今天鲁家小姐和莺莺小姐结拜姊妹，叫去请鲁家太爷，太太和沈家太太来吃酒儿。”顿时把个崔大忙得走投无路；一面打发人拉了车儿，分头去接客，一面指派小厮收拾客堂，一面又要吩咐大厨房里预备酒菜。——相府里原有两个厨房：一个大厨房，一个小厨房；大厨房专管请客的酒菜，和平日家人小厮们的饭饮。如今张生吃的饭菜，也归大厨房里伺候。小厨房是专管太太小姐们的饭菜，和平日的小食儿；帐房里给了钱，归崔大家的承领。每日备了菜单，请太太、姐儿、哥儿们点菜。有时崔老太太高兴，弄些面食儿；什么鸡丝面儿，荷叶饺儿，葛粉圆儿……都是老太太爱吃的

东西。——今天大厨房做下酒席，小厨房没有事儿了，崔大家的便走出内宅门来，找崔大闲磕牙儿。那班管家，见了崔大家的，忙倒着茶端着椅儿，你也一声“大嫂”，我也一声“大嫂”，奉承他。把个崔大家的掇弄得只是笑骂着“小猴儿！”崔大便问起：“我们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要收鲁家小姐做干女儿呢？”崔大家的点点头，说道：“我知道这里面老太太有意思，你们却不知道。”大家听他说话里面有文章，便连连催问着道：“什么意思？好嫂子，快说给我们听听呢！”那崔大家的回过头去，向四下里一看，说道：“如今这琴哥儿不在眼前，我说说也不妨；你们听了，可不许去说给他听呢。”大家一齐说：“知道了！”崔大家的便接着说道：“你道我们老太太收鲁家小姐做干女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赖张相公的一头亲呢！”崔大听了，说道：“这又奇怪了！我老太太收干女儿，却和张相公的亲事有什么相干呢？”崔大家的把手一拍，说道：“你听我说：‘你们不知道哪！一只因老太太不愿把我家小姐嫁给张家相公，可是那天两廊下僧俗，都听得老太太嚷道：‘倒陪房奩，愿把女儿许给退贼之人。’堂堂相国夫人，如何可以白赖得？如今见这鲁家小姐模样儿长得不错，老太太便打了一条‘李代桃僵’的计策；先把鲁小姐收做了干女儿，再替他做媒，配给了张家相公。这一来，鲁小姐也算是相国的女儿，我家小姐的婚事，又赖成了；老太太的话，也应了。”崔大家的话说到这里，大家说道：“原来是有这样一个拐弯儿在里面！到底是老太太好计策。”有的说：“张家相公原是一个穷书呆子，怎么配得上我家小姐？”有的说：“张家相公怪可怜儿的！”有的说：“不知道我们小姐心里是怎么样一个意思？”七张八嘴正说得热闹，只听外面一阵子嚷着说：“杜元帅来了！”崔大忙抢出去看时，只见一队一队兵士们，旗帜鲜明，刀枪雪亮，从山门口分着两排，直挺挺的站在甬道两旁，直接到台阶上。杜元帅头戴冲天冠，一身金绣软甲，白面长须跨着一头白马，越发显得威武。这时法本和尚早已站在山门外打恭候着，杜元帅跳下马来，上前去一把搀住，一阵子呵呵大笑，两人手拉手儿走上殿来。法本让他客厅里坐，杜元帅说道：“张家弟弟有病，我须得先去看看他。”法本便领在头里，走进相府大门；两旁站着许多管家，一齐请下安去。那欢郎从二门里踱出来，后面跟着一个小厮。杜元帅上去拉住他的手，问了老太太的好；两人对打了恭，说些闲话，一块儿向书院里走去。早有琴童进去通报。张生头上扎了一条汗巾，扶着门框子候着。杜元帅一见张生面黄肌瘦，便说道：“弟弟你怎么憔悴到这个模样？”张生叹了一口气，说道：“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里不是心里，还讲什么面貌？哥哥啊！我怕是不久于人世的了！”杜元帅上去拍着张生肩头，说道：“弟弟你心里有什么难说的？对俺说了，俺便赴汤蹈火替你去做去。”法本在一旁说道：“相公的心事，只有老僧知道，张相公，你宽

心罢；今天杜元帅来了，总给相公做主，叫相公的心，有一个着落便了。”杜元帅听了，便一阵子呵呵大笑；接着杜元帅拉着张生的手，一个坐在床沿上，一个坐在床前椅子上，密密切切的谈起心来。法本和欢郎便退了出来，外面大厅上摆着酒席。接着，鲁家太太和沈家太太来了，崔老太太带着莺莺纤云两位小姐，从内宅门口接进去。不一刻，鲁知府也来了，轿马、扇伞挤满了一院子。崔大上来招呼外面坐地。鲁知府打听得杜元帅在这里，吓得他蹑手蹑脚，走到书房门口，候了半天；听杜元帅谈完了天，忙抢进去请了安，又向张生请安。满嘴的“大人长，大人短”，斜签着身子，坐在凳角里。张生看他不上眼，一翻身向里床睡去。接着法本进来请杜元帅鲁太爷外面去坐席。杜元帅便走在头里，鲁守仁和法本在后面跟着，让到大厅上。欢郎候着，崔大捧了酒壶，上去筛了酒，让了位。杜元帅向南居中坐了，法本和鲁知府打横坐着，欢郎坐在下横头陪着。四个人静悄悄的举起杯子来；廊下四五个管家，鸦雀无声的伺候着。崔大在屋子里看着上菜。正静悄悄的伺候，忽见鲁知府的家人吴禄走进屋子来，抢到鲁知府跟前，低下脖子，向鲁知府耳朵边低低的说了几句。鲁知府听了，忙站起来，朝上请了一个安说：“回大人的话：‘那督邮、知县、守备和本地的三四个绅士，打听得大人在这里，都赶来伺候，现在外面，可要传他们进来？’”杜元帅听了，微微的皱了一皱眉头，说道：“这又何必呢？……也罢，既来了，请他们进来，俺们一块儿吃着酒谈谈也好。”鲁知府听了，忙转身抢出屋子去。可怜那班官员们，听得杜元帅在这里，吓得他们锣也不敢打，道也不敢喝；冷清清的跑到这普救寺里来，一字儿站在相府大门外候着。见鲁知府从门里走了出来，一齐上前去请着安；鲁知府装模做样的，打了许多官话。又说：“列位怎么来得这样迟？元帅心里不舒服呢！他原说‘不愿意’，是本府替列位说了许多好话，才赏下脸来传见呢。”那班官员听了，又一齐请下安去，嘴里连说：“大人费心！大人栽培！”鲁知府说了“随我来！”三个字，一转身走进门去，后面跟着一大串，个个低着头屏着气，规行矩步的走进大厅，一齐向上请下安去。只听得满屋子嚷着“卑职！……请大人安！卑职来迟了！……卑职该死，……”这些话头；欢郎到底年纪小，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进出的都是大官大府，雍雍穆穆，几曾见过这猴儿样子？由不得他捂着嘴暗笑。杜元帅说一声“请坐”。一看他们斜签着身子，凳角儿垫着屁股；眼对鼻，鼻对心，坐下来。杜元帅一开口，只听得他一串儿连声“是是！”的应着。杜元帅到底是爽快的人，见他们这样子，便不睬他们：回过头去只找法本和尚谈天。两人大说大笑的，大杯子吃着酒。杜元帅说些吐蕃国打仗的情形。……“有一天出关去，扎住营盘，在一个村坊上；那时敌兵已经到了村坊外面，下官便假装了一个平常兵士，悄悄的到村坊左近，

亲自去打探敌情。走到一片高粱田里，只见一个乡下女孩儿，在田里做活；一眼瞧见了，便嚷道：‘前面去不得！’下官问他‘为什么去不得？’他说：‘前面外国兵，昨天夜里掘下陷马坑了。’下官跑了大半天的路，腿也痛了，嘴也干了，正要找一家人家坐一回，喝一口水。当时下官便问他：‘你可领我家里去坐一会喝一口水么？’他便点点头，在前面走，下官就在后面跟着；走到一间屋子里，土炕板桌，炕上睡着一个老头儿，说：‘是我的父亲，正害病呢。’下官问他：‘这地方有打仗的事体，你为什么不去？’他说：‘我家里人和邻舍都逃了，我因舍不下父亲，便愿意伴着。’那时下官悚然起敬，停了一会，他端着一碗热腾腾的水来，站在下官跟前，看他虽是粗手大脚，倒也白净些微！下官便掏出几两碎银子来，送在他手里说：‘给你父亲买药吃罢。’那女孩儿却很有志气，说：‘你们当兵的，得来银钱很不容易；你既有钱，你家里媳妇儿天天巴望着你寄钱去呢！’下官听他说的话，竟是一个明白大道理的女孩儿，倒也不好相强。便告辞出来，他送下官到门口，下官便回过回头去，问他：‘姑娘要我拿什么谢你？你说了，大概我力量做得到的事体，总可以替姑娘做去。’那女孩儿听了我的话，忽的低下头去，红着脸儿，笑了一笑，说道：“你营里可有一个李三宝吗？”下官问他：‘李三宝怎么？’他说道：‘我望你多照看他些。要是他打仗受了伤啊，或是……’他说到这里，下官便接下去说道：‘姑娘放心，我总尽我的力量照看他，要是他出了什么事体，我总赶快来给你信儿。’说着，这女孩儿便盈盈一笑，砰的关上门进去了。下官回到营里，便调上兵士们的花名册子来看，见那乡导兵里面，果然有一个李三宝！——后来下官便想了一个计策，连夜带了兵，偷偷的抄过敌兵后营去；一声炮响，杀进营去。那敌兵从睡梦中惊醒过来，黑地里向前逃去，一个个都落在他自己掘的陷马坑里面。我们大大的打了胜仗，下官便带了那李三宝走到那女孩儿家里，他父亲的病也好了。他父亲对下官说：‘这李三宝，原是他不曾成亲的女婿呢。’第二年打平了吐蕃回来，下官便把他夫妻两人，带进京去，官升到守备，如今还在下官营里呢！”杜元帅说着，满屋子静悄悄的听着；杜元帅说完了这故事，只听得满屋子“万家生佛！”“多情英雄！”的称赞着。话说到这里，酒也吃到七八分了；只见一个相府的管家，走到杜元帅跟前，下了一个半跪，说：“老太太请大人里屋子去说话。”杜元帅点了一点头，站起身来；家人递过手巾、漱盂。法本也洗过了手，漱过了口，陪着杜元帅走进里屋子去。这里琴童得了这个消息，喜得他忙去对他相公说道：“相公喜也！杜家相公替相公说亲去了。”张生听了，也不禁笑了一笑，说道：“放低声些，给人听见了笑话呢。”

琴童只在内宅门口跑来跑去，打听消息；停了一阵，见法本陪着杜元帅出

来，又转到书房里去，琴童急急跟在后面。谁知杜元帅一走进书房，吩咐：“不许放人进来。”他只得直挺挺的站在院子里，不知道他两人在房里说些什么？一会儿，只见杜元帅打书房里出来，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吩咐：“打道回营”去了。那班官员们送出了杜元帅，也各回各衙。这相府里顿时静悄悄的，琴童一个人陪着相公在书房里；他相公原是高高兴兴的了，霎时间又是垂头丧气的模样，躺在床上，只是叹气。琴童去问着他，他总是不开口。看看天色晚了，张生病势又沉重起来，粥饭也不想吃，话也不说，只是昏昏沉沉的睡着。过了一夜，又是一日；琴童伸手去摸摸他相公的额角，热得烫手；琴童急了，只得去告诉老师父。法本到书房里去看了，也没得说什么，只是叹着气；回来，又去告诉老太太。老太太吩咐：“快去请大夫！”到了靠晚的时候，大夫来了，诊了脉，诧异起来，说道：“这脉变得好快啊！前几天慢慢的‘平实’起来，如今却变了‘浮数’了。敢是有什么事体急怒伤了肝吗？”法本陪在一旁，说道：“大夫且莫说脉理，快下药平下肝来再说。”那大夫摇着头，说道：“这病势下药却是第二步，和心却是第一步；相公有什么不遂心的事？你们快依了他！怕不下药也得好呢。”琴童听了，便淌下眼泪来道：“可怜我这相公有什么不遂心的事体？他也不说我也不知道。眼见得他病势是有增无减的了！天啊！”大夫去了以后，琴童便走到床前去，低低的问道：“相公有什么不遂心的事体？对奴才说了，奴才便死也替相公做去！”一任他千呼万唤，张生总是不肯开口。这样子一连三天，到后来，竟是闭上眼，水米也不沾唇了。吃下药去，好似石沉大海，把个琴童急得走投无路。后来他想“还不如求老太太去”。他便哭着，求着说：“要见老太太。”崔大看他可怜，便把崔大家的唤了出来，对他说了，领他进去见了崔老太太。老太太问：“你家相公病得怎么样了？”琴童趴在地下，把他相公的病情，一一说了；又说：“求老太太救我家相公的命！大夫说的，‘给相公遂了心，病便好了。’奴才不知道相公有什么不遂心的？奴才问时，相公也不说；奴才想我家相公如今做了老太太的养子了，老太太也有点心疼，只求老太太去问问，怕我家相公还肯说呢。老太太是神仙菩萨，我相公心里的事体，老太太一定能够做得到依他的。”说着，他又连连磕着头。一屋子的丫头老妈子，见他十分呆气，便忍不住掩着嘴笑。崔老太太看他磕头不住，便回过头来，对霞姑说道：“俺们打发红娘去看看，再唤崔大去问问老师父：‘可有好本领的大夫？’请他来瞧瞧张家相公的病。”说着，回过头去，对琴童说道：“你好好的去伺候着，停一回俺打发红娘去看病。”琴童磕了头，爬起来，转身出去。这丫头老妈子们，听了琴童说“给相公遂了心病便好了”的话，大家在背地里唧唧啾啾的说着。秋儿急急跑到后院子去，对阿喜说了，阿喜悄悄的对红娘说了。莺莺在里屋子绣着

花儿消遣，只听得说“张家相公害病”这句话，他心里虚飘飘的，那针头儿不知道刺到什么地方去了。只听得“啊唷！”一声，红娘急急走进房去，只见小姐指尖儿上刺出一点鲜红的血来；忙着上去，拿绸帕儿裹住。莺莺小姐问：“你 and 谁在那里说话？”红娘说：“和阿喜闲磕牙儿。”莺莺小姐问：“说谁害病了？”红娘回说：“没有说谁害病啊。”原来莺莺小姐自从那夜花园里回房来到如今四五天工夫，他嘴里也从不曾提“张生”两个字；便是红娘看看那夜莺莺小姐恼了张生，也便不敢提起。只是冷眼觑他情思昏昏的样子，好似满肚子的心事，没有说处。便是那天鲁家小姐来了，他待他也没有和从前那般亲热。纤云小姐玩了半天，便去了！红娘只是服侍着小姐。如今听了阿喜的话，他怕莺莺小姐听了要着恼，便也忍住了不说。莺莺唤他倒茶去，红娘便走进套房去，只见一个丫头微微的掀起门帘来探头儿，莺莺小姐问：“什么人？”门帘儿一动，老太太屋子里的丫头霞姑，走进房来，说道：“红娘姐姐在屋子里吗？”红娘正端着一杯茶出来，霞姑说道：“老太太唤你呢。”红娘放下茶杯，便唤彩姑进来伺候着，对莺莺小姐说道：“老太太唤我去去便来。”莺莺小姐点着头儿，红娘一转身跟着霞姑出去；才走到房门口，莺莺小姐便唤着红娘。红娘回进房去，莺莺说道：“老太太对你说什么？你须先来对我说一声儿；倘然打发你到什么地方去啊，也须先来回我一声儿。”红娘说一声“知道”，转身出去了。这里彩姑陪在房里，他心中不知道避忌，便把张家相公病重，三天三夜水米不沾唇了，大夫诊着脉，说：“下药不中用了！”莺莺小姐听了“不中用”三字，也不及细想，心里一急，眼前一阵漆黑，只听得“啊唷！”一声，他便坐不住身子，软靠在妆台上。彩姑看莺莺小姐两眼瞪住了，嘴唇儿失了血，白得和纸一般；他急了，忙走上前，抱住了连连唤着“小姐！”莺莺小姐慢慢的清醒过来，止不住粉腮儿上淌下眼泪来。彩姑一时里摸不着头路，只得静悄悄的站在一旁。这时阿喜正在廊下晾手帕儿，只听得彩姑在屋子里连声唤着“小姐！”忙丢下了手帕，抢进里屋子去。只见莺莺小姐伏在妆台上，一阵子咳嗽，吐出一口血来。阿喜过去倒了一杯参汤，给小姐漱着口；两人扶着小姐，走进套房去睡下。莺莺向里床睡着，只是淌眼泪。彩姑和阿喜站在床前，你看看我，我看着你，只是发怔。后来阿喜招招手，唤彩姑到外房去，低低的说道：“小姐怎么了？病来得这样快。”彩姑说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说了一句……”彩姑说到这里，门帘一动，红娘走进房来，看见他两人鬼鬼祟祟的，忙问：“你们在这里说什么？小姐到什么地方去了？”彩姑向里面努嘴儿，阿喜说道：“不知彩姐姐说了一句什么？急得小姐呕出血来呢。”红娘听了，吓了一跳；忙拉住彩姑问时，彩姑也急得哭了，说：“我只说得一句张家相公害病，大夫说‘下药是不中用了！’一句话不曾说完，小姐便晕过去了。”

红娘听他这样说，忙丢下他两人，抢进房去，见莺莺小姐向里床睡着；红娘爬在床沿上，低低的说道：“小姐放心，大夫说：张家相公害的是心病，须遂了他的心愿，病才得好；全靠下药，是不中用的。”不是说张家相公这个人中不中用呢。小姐须保重自己身体，替张家相公打个主意才是，干急是没用的。如今老太太打发我去看望张家相公，小姐有什么说的？写在简帖儿上，待我拿去，给张家相公看着；怕张家相公的病，也好得快呢！小姐，你养一回神儿，我到房里去去便来。”红娘说着，转身出来，见彩姑和阿喜两人站在廊下说话。红娘上去悄悄的对他们说道：“小姐呕血的事，好妹妹，快不要说出去！给老太太知道了，叫小姐还有什么脸见人呢？”阿喜说道：“停一会儿大夫给张家相公瞧了病，我们悄悄的把他接进园来，给小姐瞧一瞧。”红娘听了，点点头儿；一面吩咐彩姑去看燕窝粥，他自己回房去，略略打扮一回。莺莺小姐静悄悄的一个人睡在床上，半晌，他支撑着坐起来，叹了一口气，说道：“张家哥哥，是我害了你呢！俺如今写一张简儿去劝着他，只说道‘药方’，着红娘将去与他做个道理。”他说着，走下床来，坐在窗下；铺一张玉版笺，握一管翡翠笔儿。正要写着，忽然搁住笔，自言自语说道：“我如今答应他那事儿，羞答答的叫我如何下笔？……也罢！我写一首律诗在上面，他是聪明人，自然能够会意的。”他说着，略一思量，便写下纸去；一会儿写成了，自己又低低的读了一遍。说道：“哥哥，这是俺可怜你，你休错认做女孩儿不守闺教。”他把简帖儿叠成一个方胜儿，一回头，见红娘端着燕窝粥进来。说道：“小姐简帖儿写成了么？”莺莺说道：“现在，你将去，悄悄的给他；你对他说：‘须照着简帖儿上面的话，好好的调养自己身体。’”红娘说道：“小姐，这简帖儿上说的什么话？”莺莺说道：“我和他只是兄妹，没有什么话儿可说；这简帖儿上写的是一个好药方儿！”红娘听了，不觉怔了一怔，说道：“小姐啊！你又来也。小姐害得人一病郎当，如今又着俺送什么药方儿？俺去则去，只恐越使他病势沉重也！小姐啊！你可知道有两句诗？说：‘异乡最有离愁病，妙药难医肠断人。’”莺莺听了，蹙着眉儿，说道：“小妮子！你知道什么？你只是把这药方儿送去，我专等你回话者。”红娘没得说的，把简帖儿揣在怀里，转身出去了。

张生昏昏沉沉，病了三天，直到五更时分，才渐渐的清醒过来，他在床上叹着气，说道：“唉！小姐啊！那夜花园中，我吃这场气；回来时候，慌慌张张落在池子里，被冷水浸了半天。可怜冻得我浑身冰淋透湿，投着旧症候，眼见得休了也！老夫人着长老请太医来看我，我这恶症候，不是太医可以治得；除非小姐有甚好药方儿？这病便好了。”这时钱二伴着琴童，睡在床前，伺候张生的病。听他这样说了，钱二悄悄的推着琴童，说道：“你听见么？那天我们说的

鬼怪，如今有着落了；却原来是你家相公落了水，这一阵冷气，也亏他受呢。”琴童说道：“我们且不要把这个话说破叫他们疑神疑鬼，免得撞破了俺相公的好事。相公病到这个样子，俺们也该可怜他些。”钱二听了点点头儿。看看天明，大家起来。一清早法本又伴了太医进来诊脉，琴童问：“俺相公的病怎样？”那太医说道：“如今便清和些，好好的服药，不妨事了。”琴童听了，连连念着佛。一会儿煎好了药，琴童服侍相公吃下，便退出来，让他相公安睡一刻儿。他自己捧着一本新书，去躲在芭蕉树下坐着看书。一转眼见红娘走进院子来，琴童急向树背面躲去。红娘在回廊上走着，只听得他嘴里嘀咕着说道：“小姐啊！先是你和什么诗儿？送什么筒儿？引得那人儿卧枕着床，忘餐废寝。到如今，这场相思病，害得他鬓儿也花白了，腰儿也瘦损了；可怜他恨又深，病又深！多谢你热劫儿对面抢白，冷句儿将人厮侵。——你既是不愿啊！你为什么倚着笼门儿待月？你为什么依着韵脚儿联诗？你为什么侧着耳朵儿听琴？——你既是愿意啊！为什么前天夜里，忽然假撇清？倒说：‘张生，我和你兄妹之礼。什么勾当？’忽把个书生来跌宕。——今日又是什么说：‘红娘，我有个好药方儿，你将去与了他者。’你把我这么苦命的丫头来逼凌，倒教我难禁；我脚根儿和线脚儿忙忙碌碌的离不了针——唉！从今后只索罢休！一任你去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独是那人儿被你掇弄得可怜。”红娘说着，那脚踪儿走近了书房门口，便站住了，只在门外探头儿。琴童看他模样儿长得妖娆，听他说话又伶俐，想道：“相公啊！你看这位姐姐，长得多么俊？他说话又是十分多情，你为什么一定要想那小姐？便是这位姐姐，也能治得你的相思病。”琴童正想着，看他腰儿一摆，暂进房里去了。

张生睡在床上，昏昏沉沉的，好似走进了莺莺小姐房里；又好似在夜静更深的时候，房里静悄悄的。张生蹑着脚，走近床前去。那灯光照在罗帐上面，射出绿悠悠的光彩来。又觉得一阵一阵的兰麝香味，从帐缝里钻出来。——张生心痒痒的，忍不住伸手去揭着帐门。只见一个青面獠牙的鬼怪，从床里直扑出来；张生由不得“哎哟！”一声，从床上直跳起来。这时红娘站在床前，张生直扑进怀去，紧紧的抱住了红娘的腰儿，嘴里只嚷着：“吓死我也！吓死我也！”把个红娘羞得只是转过脸去，嘴里说道：“相公放稳重些！”琴童在院子里，听得他相公叫喊的声音，急从树下面转出来，要闯进房去；回心一想：“我这一进去，岂不把这红娘姐赶走，打破了我相公的好事？”他这一想，便站住脚儿，趴在窗户外面，向里面张望着；只见他相公坐在床上，两手紧紧的抱住了红娘的腰儿，两道眼光，直挺挺的注定在红娘脸上；红娘避过脸儿去，嘴里低低的说道：“相公快放手！”张生慢慢的把手松了下来。红娘说道：“相公可怜啊！你直病到这

个样子！相公，你到底怎样了？”张生这才清醒过来。看了红娘一眼，便在枕头边噗的倒去，掉下眼泪来。说道：“姐姐这番害死小生也！我若是死啊！红娘姐，阎罗王殿前，少不得你是干连人。”红娘说道：“相公，普天下害相思，不比你害得忒煞也；小姐你哪里知道啊？相公你是个才子，你是个念书人，你心不在书本儿上，文章儿上；你做梦也离不了柳儿花儿，只在窃玉偷香上用心。——到头来，又不曾有甚？我见你海棠开想到如今！……”红娘说着，张生一阵咳嗽，哇的一声，爬在床沿上，翻江倒海的呕吐起来。红娘替他轻轻的捶着。可怜张生这几天又不曾吃什么，只把那汤药呕个干净。红娘忙着倒茶，给他漱口，拿手巾给他抹嘴；张生喘息了一回，呜咽着说道：“红娘姐，看来我是活不成的了！可怜我死了啊！只有姐姐知道我的心！”红娘扶他睡下，说道：“你因甚便害到这般了？”张生叹着气，说道：“你想我敢说谎？我只因小姐来，前夜回书房，一气一个死。——我救了人，反被人害；古人说道：‘痴心女子负心汉。’如今是要反过来说了。”红娘摇着头说道：“这个与他无干，是你自己着了邪道儿；瘦得尸骨岌岌的，是鬼病侵，便是说‘秀才们从来爱这风流调法’；似这般的单相思，好教你扑一个空。你功名早则不在你心上了，婚姻的事儿，又变了卦。相公啊！我看你一表人才，前程远大；你须要早早自打主意呢！”张生睡在床上，只是不做声儿。停了一会儿，红娘说道：“夫人着俺来看相公，吃什么汤药？——这里另有一个什么好药方儿，送来与相公。……”张生听了，从床上直跳起来，说道：“药方在哪里？”红娘从怀里掏出一张简帖儿来，说道：“在这里。”张生接去读着。读了两句，霍的从床上跳下地来；走到窗口凑着光儿，接下去又读；读完了，拍着手笑道：“我好喜也！”说着，一举手，把头上包着的汗巾摔下地来，笑着在屋子里绕着圈儿，说道：“小生喜也！这是一首诗。”红娘说道：“小姐明明说：‘这是好药方儿’，怎么说是一首诗？敢是相公差也？”张生不答话，只是对简帖儿作着揖，说道：“早知小姐诗来，礼合跪拜。”回过头来，对红娘姐道：“红娘姐，小生贱体，不觉顿好也。”红娘抿着嘴笑道：“相公又来也；不要又差了一些儿。”张生一扭脖子，说道：“我哪有差的事？前日原不算差。”说着，他伸一个指儿，抹着鼻子，说道：“得失亦事之偶然耳。”红娘说道：“我不信，你念与我听啊。”张生说道：“要听好话儿啊！一定要起个至诚心，对它拜上三拜；走上前来，恭恭敬敬的听着。”张生说着，便把帽儿整一整，带儿紧一紧，卷起了袖子，双手捧着简帖儿。红娘在一旁，掩着嘴只是笑得前仰前合。说道：“相公疯也！”张生不去理会他，只高声念着诗道：“休将闲事苦萦怀，取次摧残天赋才；不意当时完妾行，岂防今日作君灾。仰酬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媒；寄语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哈哈！小生喜也！”红娘摇着手，

说道：“说些什么？俺不解也。”张生说道：“姐姐不解么？待俺解给你听。红娘姐，这首诗又不是前日可比呢。他诗里第一句道：‘休将闲事苦萦怀。’哈哈！小姐不打自招也。闲事，是没紧要的事体，得闲着玩儿的事体；原来前天夜里，小姐是和小生闹着玩儿的。他如今便劝着小生：‘莫要把这没要紧的事体，若苦的记在肚子里。’第二句道：‘取次摧残天赋才。’啊唷！小姐自己肯认着错，教小生如何担当得起来？也只求小姐有心，莫说教小生害几天病；便是教小生为小姐死，也是愿意的。他如今说：‘几回失了小生的约，教小生为他受了许多磨折。’‘天赋才’，唷唷，太言重了；教小生如何当得？第三第四句说道：‘不愿当时完妾行，岂防今日作君灾。’这两句意思是说：‘不想到只因为当时要保全了小姐的名节，却怎么料得到现在小生被他害得苦也！’第五句说道：‘仰酬厚德难从礼。’小生那天解了孙飞虎的灾害，也是适逢其会。一张简帖儿，费不了什么大事；小生和小姐啊！原是天上注定的缘分。小生在南，小姐在北；恰巧在此地相会，这莫不是缘分吗？在此地相会了，又恰巧遇到孙飞虎造反；小生靠这个机会，也得在小姐跟前，献几分殷勤。小姐和小生既有这一段缘分啊！也讲不到‘礼’字上面去呢。小生啊，也讲不到‘德’字上面去呢。哈哈！小姐第六句诗说得明白也。‘谨奉新诗可当媒。’小姐媒：‘这一首诗儿，算是俺和小姐团圆好事的媒人。’从来说的：‘三媒六证。’小姐啊！你也曾遣发过三位媒人。”红娘笑着说道：“相公诳也。只有俺线脚儿不离针般的殷勤着，几曾看见有一个媒人来着？”张生说道：“姐姐忘了也；小姐那一夜隔墙儿酬韵，是第一个媒人；后来姐姐送诗来，约小生半夜里跳过墙去，这是第二个媒人；如今小姐又有诗来，便是第三个媒人；我的姐姐！这媒人也替姐姐说亲事来也。”红娘道：“啐！相公莫得意忘了形，这媒人哄着相公也。媒人打了滑儿，又害相公一场大病也。莫对我油嘴，快说第七句第八句是怎么说？”张生道：“第七句第八句啊！才是我多情软心肠的小姐说的呢。”红娘说道：“他说些什么？”张生说道：“姐姐快眼对着鼻，鼻对着心，恭恭敬敬的坐着听。他第七句是说：‘寄语高唐休咏赋。’第八句是说道：‘今宵端的雨云来。’哈哈！好个‘雨云来’！”红娘问道：“相公，什么叫做‘雨云来’？”张生说道：“云雨来么？你看天上，先起了云，才得下雨；雨和云是连在一块儿的。小生和小姐啊！从海棠开时起了云，直到现在还不曾下过雨。今天夜里，小姐却要把雨和云一齐下来了。”红娘说道：“相公说的什么话？什么云啊雨啊？俺不懂得，相公敢是和俺讲的是天文？”张生笑着摇摇头。红娘说道：“又是什么‘今夜小姐把雨和云一齐下来’？俺小姐不是电母娘娘，怎么起得云下得雨呢？”张生道：“老实说了罢。小姐诗里说：“教小生不用空想着这风流事务了，今天夜里小姐真的来和小生干风流事务也。””红娘听了，怔怔的

半晌，说道：“有了！有了！俺知道了。小姐，你真个好药方儿也！——不是俺比方得好；今夜桂花摇影夜深沉，酸醋儿须用当归浸；紧靠着湖山背阴，这修合的好地方最难寻；这种好药味啊！吃着一服，两服便医得好病症。可是忌的是‘知母’未寝，怕的是红娘撒沁。这期间，全仗着一味‘使君子’，再加上一星儿‘参。’”张生听了，啊啊的笑着道：“我的姐姐，好一张利嘴！好一副聪明肚肠！比得好药方儿！小生得小姐做了夫人，那时也少不得一个姐姐陪衬陪衬。便是小姐也少不得一个姐姐陪伴陪伴。那时一个千娇百媚的小姐，一个千伶百俐的姐姐；从早到夜，从夜到天明，一窝儿厮守着——小生乐也！”红娘听了，把嘴抿一抿，说道：“只是你其实是”啉休妆吞！真是风魔了你这个酸秀才，无投处，问佳音；只是向筒帖儿上用心计。得了个纸条儿，便这般绵里针，若见了玉天仙，怎生软厮禁？——俺小姐正合忘恩，冤屈着人，做出这负心事体来。”红娘这时站在床前，一手揭起帐门来，向床里瞧着，说道：“看你身卧着一条布被儿，头枕着三尺瑶琴；俺小姐若来时，教他怎生一床儿睡？怕不要冻得他战兢兢？”张生说道：“小姐若来啊！小生另有一副铺陈：湘绸被儿，合欢枕儿，裹着小姐你粉搯玉琢的人儿。姐姐啊！你放心管教他四肢温暖，怎舍他冻得战兢兢呢？”红娘说道：“话虽如此，俺可不信；果若你有心，他有心，前宵秋千院宇夜深沉，那时候，花有阴，月有阴，便该春宵一刻抵千金，成就了好事。又为了什么要再吟诗，再守候到静夜更深？好痴心的相公！你今夜不脱和衣等待些什么？你不强如抱着被儿，还睡得安稳些。——相公啊！不是俺说嘴；你今生今世得和俺小姐成亲，已是大大的福分。相公，不瞒你说，讲起俺的小姐来啊！你道是怎生一个模样？他的眉儿，好似远山浮翠；他的眼儿，好似秋水无尘；他的皮肤，好似凝酥一般；他的腰儿，好似弱柳。俊的是庞儿，俏的是心；温柔的体态，深沉的性格。他若是替相公治着病啊！他不用法灸神针，他是一尊下凡的救苦观世音，相公一见了也销魂。只怕是小姐筒帖儿上面的话，作不得准。相公，你苦一回，乐一回，俺看了也可怜你。与其有日后的苦恼，还不如省了现在的空欢喜；俺是热心人，你须再思寻。”张生说道：“红娘姐话，虽是一句好话，只是今日不比得往日。……”红娘说道：“呀！相公，不是这样说法；相公可记得往事成画饼，你只说目今；——俺却不信，小姐今夜真的能来？今夜三更，他来作甚？”张生说道：“红娘姐，小生吩咐你：来与不来，你不要管。总之，其间望姐姐用心。”红娘说道：“呀！相公冤俺也！俺是不曾不用心，说什么白璧黄金，俺都不在眼，俺只为的是可怜相公。……老夫人倘是不将门儿锁禁，早晚我能教你称心。……相公，俺红娘也有一句话：总之，其间相公须自己用心；小姐来与不来，我都不管。来时节，肯不肯由他；见时节，亲不

亲在你。……我来得时候久了，须防老太太呼唤，小姐挂念。俺去也。相公有造化啊！今夜再和你相见。”张生要上前去拉住他，他一溜烟的去了。张生到底是病了多日的了，走路虚飘飘的，站不稳脚步。只是一手扶着门框子，怔怔的看着红娘袅袅婷婷的走去。——停了一会儿，琴童端着一个盘儿，送着燕窝粥进来。说道：“相公说了许多话儿，嘴也干了，快吃些下去！养养神儿。相公今夜要会神仙也！”张生喝道：“狗才！胡说！快滚出去！”琴童笑道：“相公又来也；相公病了三天，教奴才提心吊胆，淌眼抹泪的。好容易盼得相公病好些，又是狗才！……滚蛋！……的骂人。相公，你为人在客，奴才也是为人在客，原该相公可怜些奴才。相公还不知道呢，红娘姐来看望相公，原是奴才去求着老太太的呢。”张生说道：“我却不信，红娘姐是小姐打发他来的，怎么说‘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琴童说道：“原是小姐打发他来的。没有老太太的吩咐啊！红娘姐怎得明光正气的来看相公？”张生说道：“琴童，你的好心，我也知道；俺若得在相府成亲，便替你求着老太太，赏一个丫头给你做家小；你今夜须好好的替我留心着人闯进院子来。”琴童说道：“奴才想得一个计策，能够禁得府里的人，到晚来不敢再进相公的院子。”张生诧异着，问道：“你有什么计策？”琴童说道：“相公不知道吗？如今外面人都说：‘相公院子里出了鬼怪。’”张生问道：“什么鬼怪？”琴童笑着说道：“奴才原不知道。后来听相公说，才知道这鬼怪原来便是相公。”说着，便把那打更胡老老说的话告诉出来。——张生不禁好笑。琴童说道：“奴才如今便吵嚷起来，说‘亲眼看见了鬼怪’；叫他们听得了，不敢再走进相公院子来。那时相公在院子里会神仙，谁也难得知道。”张生听了，便低着头，不做声儿。琴童伺候相公吃完了粥，便收拾碗筷，退了出去，找钱二说笑去。看看天色暗吞吞的晚下来，琴童故意回进书院去；一会儿带跳带跑的逃了出来。这一声嚷，把合府里的家人，都惊动起来。那季开余福赵大崔大钱二……还有许多小厮们，和那胡老老，都赶拢来追着问他‘怎么了怎么了’？琴童见人多了，他故意做出许多张智来，拿手比着说道：“怎么样一个青面獠牙的鬼追着他。”说得大家打着寒颤。内中只有钱二，知道他的把戏，便说道：“琴哥儿，我劝你不如搬出院子来，跟我们睡在门房里罢。人多热闹，俺们阳气重，鬼怪也便不敢出来了。”接着崔大也是这样说。又说：“俺弟兄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你也不落单了。”琴童听了，故意皱着眉心，说道：“撇下了相公一个人住在书院里，怕吃相公埋怨呢。”钱二说道：“这不妨事。相公原是福气大的，不怕鬼；鬼也不去惹他。”琴童说道：“俺怕给相公骂。好哥哥，谁肯陪着我一块儿见相公去？”一句话未了，那余福赵大一齐说道：“俺伴着你见相公去。……”从这一夜起，琴童果然把铺陈搬出书院来，跟着崔大一块儿睡。张生还

吩咐：“掩上院门。”从此只有张生一个人睡在书院里。

十三、酬简

红娘唱：

“因小姐玉精神，花模样，无倒断晓夜思量；

今夜出个至诚心，改抹咱瞒天谎。——

出画阁，向书房，离楚岫，赴高唐？学窃玉，试偷香。

巫娥女，楚襄王；楚襄王，敢先在阳台上？”

张生唱：

“伫立闲阶，夜深香霭横金界；潇洒书斋，闷煞读书客！

彩云何在？月明如水浸楼台。——

僧居禅榻，鸦噪庭槐；

风弄竹声，只道金佩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

意悬悬业眼，急攘攘情怀；

身心一片，无处安排，呆打孩，倚定门儿待；

越越的青鸾信杳，黄犬音乖。——

我情思昏昏眼倦开，单枕侧，梦魂几入楚阳台。

早知恁无明无夜因他害，想当初不如不遇倾城色；

人有过，必自责，勿惮改。——

我却待贤贤易色将心戒，怎当他兜的上心来？

我倚定门儿手托腮，好著我难猜；来也哪不来？——

夫人行，料应难离侧；

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

多管是冤家不自在。——

他若是肯来，早身离贵宅；

他若是到来，便春生敝斋；

他若是不来，似石沉大海；

寄语多才，

‘恁的般恶抢白，并不曾记心怀。’

博得个意转心回，许我夜去明来。——

调眼色已经半载，这期间委实难捱！

安排着害，准备着抬；
想着这异乡身，强把茶汤捱；
只为你可憎才，熬定心肠耐；
办一片至诚心，留得形骸在；
试教司天台，打算半年愁；端的太平车，敢有十余载？——
猛见了可憎模样，早医可九分不快。
先前见责，谁承望今宵相待；
教小姐这般用心，不才玳合跪拜！
小生无宋玉般情，潘安般貌，子建般才；
小姐，你只可怜我为人在客！——
绣鞋儿刚半折，柳腰儿恰一搦；
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
云鬓仿佛坠金钗，偏宜翠髻儿歪！——
我将你钮扣儿松，我将你罗带儿解，兰麝散幽斋！
不良会把人禁害，哈！怎不回过脸儿来？——
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
春至人间花弄色。
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
蘸着些儿麻上来！——
鱼水得和谐，
嫩蕊娇香蝶恣采，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
檀口搵香腮；我把你做心肝般看待，点污了小姐清白。——
他终日废寝舒心害；若不真心耐，至心捱，怎能勾这相思苦尽甘来？
成就了今宵欢爱，魂飞在九霄云外！
投至得见你多情小妮妮，你看憔悴形骸，瘦似麻秸。——
今夜和谐，犹是疑猜；
露滴香阶，风静闲阶，月射书斋，云锁阳台；
我审是明日，难道是昨夜梦中来？
愁无奈，多丰韵，忒稔色；
乍时相见教人害，霎时不见教人怪，些时得见教人爱；
今宵得会碧纱橱，何时重解香罗带？——
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贱却那个间玉帛！
杏脸桃腮，乘月色娇滴滴越显红白；

下香阶懒步苍苔，非关弓鞋凤头窄；
叹鲋生不才！谢多娇错爱！
你破工夫今夜早些来！——”

“奇怪呀，鲁小姐一个美人胎子似的，怎么张家相公不愿意？”“我家老太太愿意分一半家财给他，他也不要呢！”“他原长得俊！一副脸儿吹弹得破的，多么白嫩！……”“他原是有志气的，他看得这银钱和泥土一般呢。”“不知要怎么一个美人儿，才合他的心意儿！”这句话是兰儿说的。霞姑便接着笑说道：“张家相公左也不中意，右也不中意！必得和兰姐儿一般标致的美人儿，才合他的心意儿呢！”兰儿正含着一口饭，“噗嗤！”一笑，喷了满桌的饭粒。他丢下筷子，站起来按着霞姑呵肋骨。霞姑满嘴的讨着饶，说：“好姐姐！我不敢了！妹子不懂得，饶了我罢！”秋儿梅儿上前来拉着劝着，兰儿才放了手，依旧捧着饭碗吃饭。霞姑掠着鬓坐下来，说道：“张家相公模样儿、家世，什么配不上你？你也犯不着和我这个样子；越是外面假正经，心里越是急！……”兰儿接着说道：“原来你心里急，想着张家相公；把自己的心事，也说出来了。”霞姑正要上去抓他，只见彩姑走来，说道：“你们笑什么呢？”一个管家婆在一旁笑着说道：“这班痴丫头！都在这里想张相公，吃干醋呢！”那班丫头听了，一齐“啐！”了一口。云儿说道：“老没正经！”彩姑冷笑一声，说道：“你们头想扁呢！正经俺小姐天天想着张相公还想不到手；便是小姐想到了手，还有那拉马的红娘姐呢。”彩姑说到这里，声音也放低了。大家听他说：“小姐想张相公”，又说，“红娘拉马”，个个都诧异起来。便把彩姑围住了问他：“怎么一回事？”彩姑回头向四面看了一眼，悄悄的说道：“这件事体老太太还蒙在鼓里呢；俺干妈告诉我听，红娘姐每夜打花园偏门里，替小姐看望张家相公说话去。”兰儿说道：“你干妈可是陆老妈子吗？”彩姑颠着头，接下去说道：“这偏门原是锁着的，钥匙藏在徐婆婆身边；如今红娘姐买通了徐婆婆，替他开着门；红娘出去，便替他守着门。红娘一去，总得一两个更次才回来。”霞姑冷笑着说道：“红娘这个坏蹄子！他仗着主子势儿，平日处处欺侮我们；我们哪一点不如他？独有他装狐媚子哄着欢哥儿。——他服侍老太太的时候，只哄得欢哥儿全个儿心迷在他身上；有一天清早，欢哥儿睡在床上唤人；是俺在房门外听得了，进去服侍欢哥儿穿着衣服。正穿鞋子，他进来看见了，在我手里夺去鞋子，亲自去替欢哥儿穿着；背地他还骂我，说‘不打镜子照照嘴脸，爬上高枝儿去了！’我气得暗地哭了一场。——我认是他一辈子捧着欢哥儿，将来是稳稳一位姨娘了；谁知他如今见张家相公脸儿长得标致，并又把欢哥儿丢在脑脖子后面了。”彩姑接着说道：“提起红娘这小媚妇！俺干妈也恨得牙痒痒的。”梅儿秋儿一齐说道：“谁不是恨

得他牙痒痒的？”云儿说道：“他平日多么托大？几曾眼睛里有俺姐妹们？好便好；不好时，便翻过脸来，和乌眼鸡似的不认人了。”兰儿说道：“他天天夜里到书院里去伴着张家相公一两个更次，他替小姐拉马不曾拉成，却拔了一头筹去也！……这如何容得？”霞姑说道：“我如今想得一个报仇的妙计。……”大家问他：“什么妙计？”霞姑说话声音越发低了，拿手指着彩姑说道：“俺们悄悄的去唤他干妈来。……”一句话不曾说完，只听得上屋里崔大家的在那里唤：“梅儿，霞姑，老太太有事呢。”他两人听了，一面应着，忙丢下了众人跑进上房去。——这阵子鲁知府太太被崔老太太留下了做伴儿，住着三五天了；这时莺莺小姐伴着他母亲吃一碗粥儿。崔老太太说：“孩子身体弱，才吃下夜饭，回房去睡，怕要睡出病来；俺们和鲁太太斗几副牌玩罢。”红娘在一旁听了，只把两只眼睛看着他小姐，莺莺也不理会。霞姑和梅儿进来，调开了桌子，派齐了筹码；——一个是崔老太太的陪房倪嬷嬷——四个人定了位，打起纸牌来。梅儿和霞姑站在崔老太太身后伺候着，递茶递烟；红娘服侍他小姐，鲁太太自有他丫头苹果儿装烟；——一屋子静悄悄的打了一个时辰。一局完了！点一点筹码，原来是莺莺小姐和倪嬷嬷两人赢的。崔太太把一抵筹码都输了，不服气，说道：“我却不信？俺们再接一局罢。”鲁太太原有些倦了，却不敢驳回；红娘看看窗外一片月色，把花影儿照上帘子来。说道：“外面好月色也！啊哟！月儿面了。”他说着暗暗的推着他小姐。莺莺会意，站起来欠伸着，说道：“好困人也！”鲁太太说道：“小姐病才好，我们息了罢；老太太高兴，明天再合局罢。”崔老太太听了，忙说道：“啊哟！我糊涂了！怎么忘了他的身体？——快息了罢！”说着回过头来，见欢郎笑嘻嘻的伏在他肩头。崔老太太伸手摸着他的脖子，说道：“好孩子！怎还不睡去？”一句话提醒了他，忙告了安置；回过身来拉着霞姑走进里房去，只听得他两人说笑的声音。——原来欢郎自那天总不睬红娘了，红娘也没有心了，天天总是霞姑服侍着。这霞姑原是一个坏女孩子，早打了一个主意；平时想尽法儿勾引着哥儿，欢郎也一盆火似的向着。——欢郎平日和丫头玩惯了，崔老太太只求他儿子快乐，也看着不以为意。——如今霞姑服侍欢郎睡下，说笑了一阵；平日霞姑总坐在欢郎床沿上，看他睡熟了才走开。这时他推说“有事”，便退出房来，见屋子里客人散了，崔大家的正拿了水牌，请老太太点明天的菜儿；云儿秋儿正忙着叠被铺床，梅儿放着幔子，兰儿装着香，一会儿服侍老太太睡下。地下自有婆子守夜。兰儿领头儿退出房去，在下屋子里，把彩姑的干妈悄悄的唤了来。霞姑出主意，商量摆布红娘的法子。不一会儿，彩姑也来了。霞姑问：“小姐可睡了不曾？”彩姑摇着头说道：“我看他们今夜脸上各有心事似的。小姐一进房，也不解衣，也不卸妆，一坐下便叹气。红娘也不

叠被，也不铺床，急急的把我赶出房来。”

外面上夜的打过了二更，接着寺里的钟声又响起来；院子里的月光悄悄的走上台阶来，屋子里一缕灯光也从门帘缝里偷着出来，迎接月光。莺莺和红娘两人静悄悄的坐着，外屋里两个小丫头子缩在壁角里打盹儿。半晌，莺莺说道：“红娘叠被儿，我去睡。”红娘长叹一声说道：“不争你睡呵！哪里发付那人？”莺莺说道：“什么那人？”红娘满脸露着诧异的神色，说道：“小姐，你又来也！可怜张相公病得鬼也似的；看了小姐的简帖儿，喜得他直跳起来，病也好了。——小姐你如今又哄他；送了人性命，不是耍？”莺莺说道：“俺好好的着你送药方去，什么简帖儿？是那人儿一肚子没正经，不与俺相干！”红娘说道：“‘今宵端的雨云来’，不知是谁写给他的？——小姐，你若又反悔，我出首与夫人；说：‘小姐着我将简帖儿约下张生来。’”红娘说着，移步向房门走去。莺莺说道：“痴丫头急了！你得着他些什么？”红娘站住了，说道：“不是这样说，他救了小姐性命，小姐也得救他的性命；老太太已经负了他，经不得小姐又负他。”莺莺说道：“这小儿子倒会放刁。”红娘说道：“不是红娘放刁，其实小姐切不可又如此！”莺莺脸儿一红，低下头去。半晌，说道：“只是羞人答答的，算什么呢？”红娘说道：“谁见来？除却红娘，并无第三个人。——便是兄妹，哥哥有病，做妹妹的也得去看看。”莺莺说道：“这早晚前前后后门户，都关上了；俺们打门摇户的给人知道了，有什么脸见人？”红娘说道：“这不妨事，红娘自有去处。小姐只跟着我，包你人不知鬼不觉的。”莺莺只是低着头不作声，红娘催着说道：“去来！去来！”莺莺低着头，站起身来，拈着衣襟；红娘催着说道：“小姐没奈何去来！去来！”莺莺慢吞吞的走了两步，又站住了；红娘又催着说道：“小姐又立住怎么？去来去来！”莺莺低着头走出房门去了，红娘说道：“你看我小姐，言语虽自强，脚步儿早已行也！”说着，他回过身去，把灯吹熄了，出来轻轻的扣上房门。走出院子来扶着他小姐，悄悄的开了月洞门儿走出去，又跟手扣上了。——走进园来，一片云也似的月色；莺莺只是低头走着，看看走到牡丹亭跟前，红娘把小姐扶进亭子去坐下。低低的说道：“小姐坐一坐，我去拿花园偏门的钥匙来。”说着，急急穿花拂柳的向桂花厅走去，打开了西偏小屋子的门，找徐婆婆商量去。——这里莺莺小姐一个人坐在亭子里，亭子四面种着牡丹花；左面竖着一座玲珑剔透的假山，右面靠墙根黑魆魆的一丛竹树。微微的一阵凉风，吹得竹叶儿簌簌的响；接着好似有人低低说话的声音，从风声里裹着。莺莺小姐禁不住胸头小鹿儿一阵子跳动，忙站起身来，走出亭子去，在月光地下远远的看见红娘走来。走到跟前，莺莺伸手搭在他肩上，沿着一条小路走去。只见：满地苍苔，照着树影儿一闪一闪的动着；他两人走到墙根大假山背面，露

出一两扇小门儿来。红娘从怀里掏出钥匙来，上去轻轻的开了门。门外一座小小的院落，月光静悄悄的斜照着半院子；莺莺住了脚，不敢走出去。红娘低低的说道：“小姐莫怕！快去快去！”

张生这一天，自日落时，便打扮着，只在屋子里打旋儿。停一会儿，月光照在院子里；他便走出房来，在台阶上踱来踱去。忽见琴童端上饭菜来，张生自己也觉好笑，说道：“时候早呢！夜饭也不曾吃，小姐怎么得来？”吃罢了饭，琴童伺候洗脸，漱口，收拾碗筷出去；跟手扣上了通大厅的门，找同伴们说笑去了。这里张生就烛台下看了几页书，心里又兜的想起了心上人儿，满脸上堆下笑来，又踱出院子去候着。他脸儿上虽是两颧瘦削，却把前几天憔悴的样子，统统收起了。只是在他抬起脸儿来，看月亮的时候，月光照着，便露出惨白的颜色来；这时候张生两手反背着，站在池边。抬头看着天上一朵一朵的白云，向月儿边飞过去。心里想道：“这早晚已是初更过了，小姐简帖儿上明明写着‘今宵端的雨云来’，怎么到这时还不见这妙人儿的踪影。难道真的应了红娘的话？又叫小生落空了么？”回心一想：前一回是小生自己太莽撞了，把一天喜事闹糟了！如今小姐既已回心，再没有差池的了。他在满院子踱着。一抬头，只见隔院儿普救寺的屋顶，月光照着，好似铺着一片白玉；白茫茫的一重薄雾，罩住了一座塔影。一阵风过，隔墙的竹树，吹得簌簌的响。张生叹了一口气，说道：“人间良夜静复静，天上美人来不来？——你听风弄竹声，我错听做小姐的裙带儿响；你看月移花影，我错做小姐的身影儿来了。小姐呵！这样的好夜景，怎不早来？和小生肩并肩儿，手拉手儿，一块儿赏识也？”张生说着，又在走廊下闲踱一回，在柱脚上闲靠一回；猛听得外面咚咚几声响，早打二更了。张生“嗒！”了一声，说道：“小姐！小姐！你怎么的了？小生在这里等你，你越越的青鸾信杳，黄犬音乖了！——我情思昏昏，我且睡去。”他说着，便走进书房去，向床上一倒。正要朦朦胧胧睡去，忽然心头一跳，睁开眼来，依然是青灯在案，明月入户，兀的小姐还是不曾来。张生微微一叹，闭上眼儿；……忽见莺莺小姐低着头，袅袅娜娜走进房来。张生跳起来，抢上去一把拉住；谁知扑了一个空，一瞥眼莺莺柳腰儿一侧，躲出廊下去。张生嘴里唤着“小姐！”跟出门去，看看追到跟前，张生跑去；只见莺莺小姐唳的凌空飞起，飘飘荡荡。那白罗裙儿，被风吹着，被月色照着，好似玉色蝴蝶儿一般。看看飞过他头顶，张生急了，急纵身一跳，拉住了裙角儿；噗的一声，落下一只绣鞋儿来，张生急低头拾鞋子，那莺莺已经高高的飞出院子，飞上天去。渐渐的越高越小，飞进月宫去，看不见了。张生看了，心头一酸，喊了一声“小姐！”大哭起来。自己惊醒过来，原来一场恶梦。看看依旧是青灯冷月，张生叹了一口气，跳下床来，说

道：“早知恁无明无夜因他害，悔当初不如不遇这冤家！——到如今丢了亲友，抛了功名，孤凄凄，冷清清的住在这里守着他！从来说的‘人有过，必自责，勿惮改’。张君瑞你从今改了罢！——小生这场恶梦，怕是失意的多，得意的少？”张生自己说着，走到窗口，抬头看着月儿，好似莺莺小姐的脸儿，对着他盈盈笑着。张生便想起莺莺小姐弯弯的眉儿，水盈盈的眼儿，红粉的腮儿，樱桃似的嘴儿；不禁抹着鼻子，说道：“妙啊！我却待‘贤贤易色’将心戒，怎当他兜的上心来！——我在这里倚定门儿待着他；你看满院子静悄悄的，好着我难猜。小姐啊！你到底来也不来？哦！我猜着了：敢是陪在老太太身旁，一时不得离身？好叫我望得眼欲穿，叫我想得心越窄；多管是冤家不自在？——偌儿晚不来，莫不又是谎他！若是肯来啊！早该身离了宅院；他若是到来，便满屋生春；他若是不来，便好似石沉大海。——若是小姐真个来啊！这时已离了他老太太屋子，回到自己屋子。红娘姐说：‘小姐睡休！’小姐说：‘我们去看那人儿来。’红娘姐便扶着小姐离了他自己屋子，走出他自己院子，开了花园门儿，走进园来。两人静悄悄的在月光花影下走着，那月儿见了小姐这般美貌，早羞得躲进云端里去；树上的雀儿，见了小姐这般美貌，早羞得忒楞楞的飞去；池里的鱼儿，正游在水面上吞着月儿，见了小姐这般美貌，早羞得躲下水底去。小姐便慢移玉步，走向角门来，唤红娘开了门。”……张生想到这里，那两道眼光，望着回廊尽头的两扇角门；听听兀自静悄悄的，张生叹着气说道：“小姐呵！我如今数着你的脚步儿行，靠着这窗槛儿待你呢！——小姐呵！你恁般的恶抢白？你约下人家来，并不曾记在心怀？我好不容易，博得个意转心回，许我夜去明来。——我和你调颜色已经半载，这期间委实难捱！小姐啊！你今晚若又打滑儿，这真是害煞小生也！小生若再害病啊！这真要安排着害，准备着抬，想我这异乡身，强把茶汤捱；只为你可憎才，熬定心肠耐；办一片至诚心，留得形骸在。我这半年的愁苦，怕也装得十来车也！”说着，他一兀头又睡去。

徐婆婆拿了钥匙，跟着红娘走来；见莺莺小姐站在牡丹亭外面，月亮照在他脸上，越发显得千娇百媚。一阵风来，吹得裙带儿上的小铃儿微微的响。这时暮春天气，半夜风吹在脸上，觉得冷冷的。徐婆婆说：“这冷冷的天气，书院里冷清清的，怎不怕把小姐冻坏了？”红娘听了，忽然想起来，说道：“啊哟！我倒忘怀了！昨日俺到书院里去看张家相公，见他身卧一条布衾，头枕三尺瑶琴；那时俺还说来‘小姐来怎生一处寝？冻得俺小姐战兢兢’。”说着，他回过头来，对小姐说道：“小姐，你只在这里；俺回房去拿了衾枕来。”徐婆婆说道：“小姐不嫌腌臢，到下屋里去坐一会儿；这风地里如何站得？”莺莺小姐这时，低着头不作声儿，一任他两人摆布。跟着徐婆婆到下屋里去坐着，满鼻子薰着臭气；徐

婆婆颤巍巍的在烘缸里倒过一杯茶来，满杯子浮着油珠儿，黑沉沉的不像是茶，竟是一杯墨水儿，板桌上搁着一座油盏，绿豆似的一点鬼火；破纸窗上月光照着，越显得屋子里黑黝黝的了。徐婆婆再三说道：“小姐莫害怕。才子佳人，原是世界第一件好事；像小姐这般美貌，像张相公那般才情，也是一千年来难得的！如今既遇在一块儿，又有救俺全家性命的恩典，又得老太太当着大众答应下了婚事，又难得张相公想着小姐；这是天造地设的一段好姻缘。这是天公的好意，小姐莫辜负了他。小姐啊！你若错过了这样一个多情多义的相公，一生一世便懊悔也来不及了！——小姐，你可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么一遭儿，只怨我命苦！……”徐婆婆说到这里，忍不住拉起衣角儿来拭眼泪。莺莺小姐听他说得动情，便也忘了地方腌臢。他想：“看不出这样一个无知无识的老太婆，倒也有一段情义；我如今若负了张家哥哥，越发连他也不如了！”想到这里，他这心里虚飘飘的，不知怎么好。布帘子一动，红娘捧了衾枕进来，说道：“小姐，俺去去来。”莺莺一眼见红娘挟了一对和合枕儿，不禁脸儿一红，低下头去，只是延捱着不动。红娘说道：“小姐，我过去，你只在这里。”说着，叫徐婆婆去开了那角门。“呀”的一声，张生飞也似的抢了过来，兜头一揖，说道：“小姐来也！”徐婆婆吓得倒躲，连连说道：“阿弥陀佛！坑死俺也！”接着红娘走出角门去，对张生抿着嘴一笑，说道：“相公，你心上的人儿来也！”张生见了，赶着叫“姐姐！”连连作揖道：“红娘姐，小生此时，一言难尽，惟天可表！”红娘说道：“相公且慢作揖，你接了衾枕者。”张生接过衾枕来，只觉得一股甜腻腻的香味，说道：“妙啊！”他便急急捧进书房去，在床上铺了；回身出来，只见红娘一个人站在角门口。张生低低的问道：“小姐在哪里？”红娘说道：“在园里害羞呢。”张生说道：“待小生请去。”说着，他便脚跨进门去；红娘忙抢上来拦住了，说道：“你放稳重者，休吓了她。——你在这里站着，我迎他去。”红娘说着，转身进门去，把小姐扶了出来。说道：“相公，俺小姐在这里，快来接着！”张生在月光下面，看见一个美人儿，冉冉的走出来；疑心是天仙下凡，把他看怔了。听红娘唤他，忙抢上前来，连连作揖，说道：“张珙有多少福？敢劳小姐下降！”他作罢了揖，便挨近身来，伸手去拉小姐的手。嘴里低低说道：“小姐莫怕，小生伺候着小姐呢。”莺莺只是低着头，不做声儿。见他伸过手来，忙侧转脸儿，向红娘怀里躲去。红娘说道：“小姐莫怕。小姐，你进去和相公说说话儿，我在窗儿外等你。”红娘说着，捧住他小姐的手，送在张生手里。张生紧紧的捏住了，低低的唤着“小姐！”向前走去。莺莺小姐也由不得跟着他，低着头走进书房去。红娘在背后月光下面，看着他一对儿影子，由不得低低的说道：“好一对玉人儿！可怜他俩有今天的一夜，也不枉我红娘半年的苦心。”

这里张生把莺莺小姐扶进房里，扶到灯前端相了一回，由不得噗的跪倒，说道：“小生今夜猛见了这可憎模样，早医可了九分不快，小姐先前相责，谁承望今宵相待？教小姐这般用心，我不才张珙礼合跪拜。——小生无宋玉般的情，潘安般的貌，子建般的才。——小姐，你可怜我只为人在客！……”张生只是跪着，拉着裙角儿说着；把个莺莺羞得背过脸儿去，兀自抬不起头来。张生站起来，挽着他，并肩儿走到床前，伸手轻轻一拢；这时莺莺小姐紧贴在张生胸前，张生只是低低的唤着“小姐！”又说：“莫害怕。怎不抬起头来？”莺莺小姐这时，只觉得一阵阵心头跳动，脸上发烧，直红到粉脖子上。他觉得头有千斤般重——直把脸儿贴住了胸脯。张生越越的唤着，他越越的抬不起头来。那云髻儿却贴着张生的肩头。张生抱着他，静悄悄的，只觉得一阵阵香息，送进鼻腔来。两人的肺叶儿，在胸头翕翕的跳动着，好似听得出声音来。半晌，张生看莺莺小姐略略有些笑容，便扶他坐在床沿上；一面隔着袖子捏他的手，只是觉得温柔纤细。张生忍不住弯下身子去看他的脸儿，莺莺小姐把脸儿转过去，看着帐门。张生伸手过去，意欲捧住他脸儿；心里一阵子怦怦跳动，却也不敢。忙缩过手来，心想：“我若鲁莽了，小姐便恼了。”便也只得挨着她坐下，一低下头，只见裙下面露出瘦瘦的鞋尖儿来，鞋帮儿上绣着折枝的梅花——张生说道：“好花儿！可是小姐自己绣上的？”张生问上脸去，莺莺急侧着柳腰儿避去，那一捏细腰儿扭着。张生说道：“柳腰儿却一搦也！”莺莺只是紧紧的握着绣枕儿，一任他千呼万唤，只是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张生想了半天，便想出一句话来，说道：“嗟！小姐，金钗儿溜也！”莺莺听了，兀自不动，张生又说道：“嗟！小姐，云髻儿歪也！”莺莺听了，还是不动，张生急了，便又挨近身去，说道：“小姐，你听外面早打三鼓，时候不早了，小姐睡也。——我将你钮扣儿松了也！我将你罗带儿解了也！”说着，便伸过手去；莺莺小姐便忍不住“嗤！”的笑了一声，回过脸儿来，伸着纤指，在他额上戳了一下，又低下脸儿去。张生趁此，搂住了莺莺的纤腰；把她钮扣儿松，罗带儿解。莺莺转过脸儿去，脸上越发红得标致，胸头一阵一阵跳着。张生看他蛾眉一皱，朱唇微微一动，好似要说什么，一面伸出手来，握住了张生的臂儿。张生一面低低说着，“小姐，莫怕！”一面服侍她睡下。——莺莺睡在枕儿上，回过脸儿去，一任张生轻薄着。——这时红娘在窗外廊下站着，只听得张生低低的说道：“呀！刘阮到天台！……”停了一会儿，又听得说道：“我把小姐做心肝般看待，今夜玷污了小姐的清白。小姐，你须念小生半年来废寝忘餐。若不是我真心耐，至心捱，怎能勾这相思苦尽甘来！……成就了今宵的欢爱，小生的魂灵儿，早已飞在九霄云外。投至得见你个多情小妮妮，你看我这憔悴的形骸，瘦似麻秸！我和你今夜得和谐还是叫小生满肚的疑

猜。——小姐俺和你走下床来，看看到底是真啊，是梦啊？”红娘在窗外，低低的说道：“谢天谢地！俺小姐得遂心愿也！——”听他两人已走下床来，接着又听得里面张生说道：“小姐，你看那露滴在香阶，风吹在窗槛，月照在书斋，人会在阳台；小生好喜也！原来俺和小姐是真的在一块儿却不是昨夜梦中来！”张生絮絮滔滔的说着，莺莺小姐只是低着头，不作声儿；红娘在窗外说道：“俺小姐怎么不说话儿也？敢是羞也？敢是恼也？”张生扶莺莺坐在书桌边，由不得又噗的跪倒，说道：“张珙今夜得侍小姐，终身犬马之报！……”正说着，只听得门外剥啄几声；张生站起来去开着门儿，说道：“姐姐来也！”红娘走进房去，向张生一笑，张生连连作揖说道：“多谢姐姐！成就了俺好事。姐姐站了半天！腿儿酸也。”说着，拉过椅子来，扶他坐下。红娘“嗤！”的一笑说道：“俺服侍小姐去。”莺莺小姐见红娘来了，忙站起身来，挨近身去。红娘扶着，向小姐脸上细细打量一回，笑说道：“小姐喜也！”莺莺低着脖子，羞得粉腮儿通红。红娘说道：“小姐回去吧！怕夫人觉来。”莺莺脚儿移动着，张生上来扶着，送出门去。说道：“小姐保重些，好生回房去睡着；小生承小姐这般看待，今生今世也忘不了小姐的好处！小姐莫愁俺薄情，俺张君瑞生平不爱看女娘们的。只为天下真正标致的女娘们，一万个中，也选不到一个；如今小姐是人间少天上无的‘国色天香’，这也怪不得小生神魂颠倒。今夜小生得了小姐以后，越发把天下的女娘们看得和泥土一般，小姐可以放心，将来小生决决不肯丢了小姐去爱上别的女娘们。”张生话不曾说完，红娘接着说道：“俺小姐今天来看望相公，须不是‘文君私奔’；一则来，是酬谢相公救命之恩；二来是，私救了相公的性命。相公须要把俺小姐的好处，牢记在心头。”张生听了，接着说道：“小生记着，姐姐的话。莫说是小姐，便是姐姐的好处，小生也怎得忘记！”说着，他三人走在廊下，月光斜照在莺莺脸上，越发显得娇嫩。张生忍不住，低低的说了一声“妙啊！”便拉住莺莺的手说道：“小姐请站住，待小生再端详一回。”莺莺站住了，转过脸儿去，扶着红娘的肩头。张生一面端详着，说道：“小姐敢是月里嫦娥？你看他多丰韵，忒稔色；乍时相见教人害，霎时不见教人怪，些时得见教人爱。今宵俺和小姐在碧纱橱中这一会，不知什么时候再得亲解小姐的香罗带呢？唉！这样一个玉天仙，不知今生可能修得到和他伴着，早看到夜，夜看到明呢？……”红娘接着说道：“只教相公不负心，怕修不到这个福吗？”张生不答话儿，只是滴溜溜的两粒眼珠，在莺莺粉脸儿上转着；他两只手和莺莺的一双纤手扣了环儿，端相了半天，说道：“妙啊！你看他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这娇模样，今夜才有也！你看他杏脸桃腮，衬着月色，娇滴滴越显红白！”莺莺被他看得不好意思，急侧身走下阶去，裙幅儿下面露出凤头鞋尖来。张生扶着

莺莺臂儿说道：“小姐慢慢行，苍苔露重，弓鞋儿又窄。……”红娘说道：“相公保重，快回房去罢！仔细着了凉。”说着，看看走到角门边；张生向莺莺作一个揖，转身来向红娘又是一个揖。说道：“叹辄生不才，谢多娇错爱！……”正说着，听得隔墙儿喔喔一声鸡啼着。红娘催道：“相公莫罗嗦了！小姐快回去吧！怕夫人觉来。”张生说道：“小姐去也！你破工夫今夜早些来。”接着“呀”的一声门开了，莺莺转过门里去，红娘随手扣上门儿。张生痴痴的站在门外，低着头看着地下的月光。半晌，抬起脸来，自言自语的道：“难道是我昨夜梦中来？”

莺莺小姐这夜私会张生，却苦了霞姑兰儿陆老妈子……这一班丫头婆娘。他们只因恨着红娘，霞姑又私心想勾上了欢郎，只因红娘碍事；兰儿却私心想勾上了张生，只因红娘碍眼；陆老妈子又恨着红娘拿大，在妒忌徐婆婆爬上高枝儿去；他们齐心要拿着红娘的错，回老太太去，把他撵了，大家眼中清净。听说：“红娘每夜偷出园去，私会张生；这夜便大家约着，悄悄的先躲在园里竹林里守着。满心打算捉住了红娘，出他的丑；只说：红娘勾引上了张家相公，却不提起莺莺小姐的话。他们从起更时守起，守到二更过，还不见红娘的影子，竹林里露水点点滴滴的，湿透了衣襟，风吹着不住的打战儿。正在耐不住的时候，只见那边牡丹亭前见花下一个人影儿一闪，陆老妈子正要嚷出来，扑出去；到底是霞姑眼尖，忙拉住他悄悄的的说道：“这是小姐呢！”陆老妈子忙站住看时，红娘和徐婆婆打桂花厅那边过来，扶着小姐进去了。陆老妈子气得悄悄的骂：“老贱货！”又说，“怪道呢，他不拿我放在眼里，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兰儿忙说：“噤声些！他们又出来了。”只见红娘扶着小姐，开了角门出去；这一去，直待到四更向尽，红娘又扶着小姐悄悄的进来。徐婆婆上来锁了门，只把这班丫头婆子累得又冻又倦；第二夜，霞姑还不死心，又拉了她的同伴，悄悄的去窥探着。一连三五夜……红娘和莺莺小姐夜夜出角门去，徐婆婆守着门，竟不脱空儿，把个兰儿气得只要回老太太去。第二天一早，他们觑着老太太不会起来，便一窝蜂似的在下屋里商量着回老太太的话。到底陆老妈子有几岁年纪，有见识；他说：“这事体关碍着小姐的脸面，你们千万莫闹！若闹出来，小姐一时羞了，怕性命也闹出来呢！”大家听了，恍然大悟；吓得悄悄的散了。里面只有兰儿心愤不过，——他原看上了张生的——莺莺小姐原是该的，他原也不气；只气的是红娘，一辈儿都是奴才，独有他爬上去了。兰儿心里不甘，她觑没人看见的时候，没事也到书院里去绕一个弯儿；见了张生，便满脸堆笑着，唤一声“相公！”风里言，风里语的，卖弄着。——只是张生和莺莺小姐私会以后，每夜吃过晚饭，闭上南面角门守候着；见了莺莺小姐，便千言万语，亲热一回，说笑一回。莺莺慢慢的也不怕羞了，只催着张生“早早挽人向老太太求婚！这样担

惊受怕，暗去明来的，总不是长久道理”。他两人唧唧啾啾的，红娘在一旁，听得催上几遍，才回房去。张生自莺莺进园去以后，便把莺莺小姐的好处，细细想着；直到鸡声喔喔啼着，他才上床去睡。直睡到日上三竿，他还不起身。张生这样子，真合着“昼夜相思昼日眠”的一句话了！——有一天，纤云小姐又来崔相府玩着；兰儿哄着纤云小姐出去逛庙，直从观音殿，罗汉堂，塔院，钟楼逛进来；走到书院门口，纤云见里面小桥流水，静悄悄的，说道：“好一所幽雅的所在！”兰儿哄着他道：“小姐玩玩去。”纤云小姐不知里面有人住着，便走进院去，沿着廊走，走过张生书房门口。只见里面图书满架，窗明几净；纤云小姐原也爱书本儿的，见了这书房，心里爱的意不过来。嘴里问道：“这敢是你家哥儿的书房么？”兰儿站在后面，只是抿着嘴不做声。纤云说道：“好一个清静的所在！”说着，不由得一脚跨进房去。只是低着头，看书桌儿上的书本儿，只见一本册子，面儿上写着“会真吟草”四字；纤云心里诧异，“这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怎有这般笔墨？哦！敢是他家那姓张的秀才的书房呢？”她想到这里，急欲退步出去；耳中只听得“悉索”一声，接着唤了一声“姐姐！”那张生趿着鞋儿，穿着睡衣，走下床来，把个纤云小姐羞得粉脸儿一阵红晕；张生睡眼朦胧，被院子里太阳光儿逼着，错认做是红娘。便走上前来，嘴里唤着“姐姐！”伸手过去；急得纤云小姐忙避过脸儿去躲着。这时逃又不好逃得，那张生的手已经搭在他肩膀上；只听得“啊唷！”一声，才认出来，忙缩回手去。兰儿抢上来笑说道：“相公错认了，这是鲁家小姐呢。不是红娘姐，相公须要放稳重些。”张生忙忙作揖，连说：“该死！”纤云小姐低着头，一声儿不言语；急急拉了兰儿的手，退出屋子去。兰儿回过头来，溜张生一眼，笑说道：“相公这几天和红娘姐乐也！”张生说道：“痴丫头休得胡说。”看看鲁小姐走近角门边，张生在背后远远的说道：“兰姐儿劝着鲁小姐，‘莫慌！’小生总不告诉人去的。”说着，呆呆的看他两人出角门去。半晌，自己不禁一笑，说道：“这是哪里说起？”这里琴童见他相公起来了。便端着洗脸水进来，说道：“相公好懒也！”张生问：“多早晚了？”琴童说道：相公“看院子里太阳光了，直照进屋子来了。快午牌时候呢。——相公你和崔小姐有什么可说的？唧唧啾啾的直到四更向尽，还是说笑不休。相公快安静些！给人知道了，不是玩呢。”张生说道：“敢是你听得来？”琴童说道：“怎么不听得？那崔总管睡在隔房，也听得了。”张生忍不住惊慌起来，说道：“这怎么好呢？”琴童说道：“相公放心，他们认做是妖精出现呢。如今闹得二门外人人都知道；他们越是怕，越是不敢进来查看。——但是相公总得检点些，过闹很了，总不是好事呢。”张生点点头儿，不禁好笑起来，说道：“崔家小姐长得这般标致，在月光下面看着，和天仙似的！怕不是妖精呢！”

这里纤云小姐从书房里逃出来，直逃进内宅门，兀自脸赧气促，他埋怨着兰儿：“怎么不告诉一声儿？如今闹出这笑话来，有什么脸回家去？”兰儿忙劝说：“小姐放心。这一来，小姐的亲事，怕也不答应下来？他若不答应，便告他调戏小姐，鲁太太便和他不依。那时俺来做个见证，大家臊一回子，看他来搁得住这个脸？”纤云小姐听了，“啐！”了一声，说道：“小妮子！越说出好听的话儿来了！”说着，他丫头苹苹找了来，说道：“小姐什么地方去了？害我好找。”纤云小姐说道：“你还说呢！我唤你时，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回子说现成话儿。”苹苹笑了一笑说：“我望姊妹去呢。”说着，一块儿到崔老太太房里，崔老太太问：“你姊姊怎么还不出房来？这孩子这几天好懒，总得饭摆上桌，她才出来。”说着，一手扶着秋儿站起来，说：“俺们闹他去！”纤云一手搭在苹苹的肩头，跟在老太太后面；崔老太太回过头来，看霞姑站在房门口。便说：“你好生在屋子里看着。”霞姑忙应着。欢郎也要跟了去，霞姑悄悄的把他袖子一拉，又和他挤着眼一笑。欢郎便缩了脚，看人去了，他便拉着霞姑说道：“姐姐，我们做什么玩儿呢？”霞姑说道：“昨晚打线花儿，不曾打完，俺们还是再玩这个罢。”欢郎连说：“好好！”拉着霞姑的手，一跳一跳的走进里房去；霞姑一蹲身，坐在床沿上，欢郎便和扭股糖似的扭在她膝前。起头儿一来一去的，却还容易；后来线儿愈网愈密，欢郎迷住了。霞姑嗤嗤的笑着，撅着嘴指点着。后来欢郎闹糊涂了，把个霞姑笑得滚倒在床；欢郎只叫“姐姐！快教给我！”说着趴在霞姑的身上，数他的肋儿，把个霞姑笑得喘不过气来。只是唤：“好哥儿！快放我起来！”梅儿在外屋子，说道：“青天白日，浪声浪气的，像什么样儿？”霞姑听了，才爬起来；一边掬着鬓儿出来，说道：“你的妈才浪呢！”梅儿把霞姑一拉，凑近耳边去唧唧啾啾说了几句。欢郎从里屋出来，说道：“霞姐姐，俺和你到姊姊那里去，看他们做什么呢？”说着，两人手拉手儿走出院子来。云儿在廊下，低着头子拣燕窝呢；抬起头来，见了他们，把嘴一撇，说道：“啊唷！倒是好一对儿！”霞姑听了，把脸一红，“啐！”了声，摔开手。一会儿他们到了莺莺小姐房里，原来莺莺小姐病了，斜靠在床栏上，和纤云闲谈着。欢郎上去问了“好！”又问：“姐姐怎么了？”莺莺说道：“没什么。昨夜贪看月儿，受了寒气；今天早晨，便觉得头脑重沉沉的，懒得起来。”说到这里，兰儿和霞姑使一个眼色；霞姑微微一笑，忙转过脸儿去。崔老太太说道：“快去药铺里买服‘苏梗汤’来吃下，淌一点汗，发散发散便好了。”欢郎忙去找了笔砚，写下字条儿，叫人传给二门上，打发小子快买去。这里崔老太太又说了几句话儿，便对纤云小姐说道：“俺们逛逛花园去，让你姊姊息息儿。”说着，一齐站了起来；莺莺还留“再坐一会儿”。又说：“纤云妹妹在这里住几天，和我做伴儿。”崔老太太接着说道：

“可不是吗？如今你妹妹说：‘她家老相公身上不舒服，赶天黑要回家的呢。’”说着，走出院子来，一块儿到了花园里。崔老太太多日不来了，只见园里柳叶迎风，榴花映日，另有一种初夏的景象。他娘儿两个，信步游玩了一回，走过荷花池边，那小荷叶儿钻出在水面上，半舒半卷；一条一条鱼儿在荷梗旁和织布似的穿来穿去，映着碧油油的池水，把个纤云小姐看住了。在这当儿，兰儿拉着苹苹走到柳荫子下面，悄悄问：“你家小姐，和这里张相公的亲事怎么样了？”苹苹说道：“俺老相公还没有死这条心呢，前儿又赶到关上去求杜将军。……”兰儿说道：“你在暗地里看，你家小姐心里可愿意不愿意？”苹苹一笑说道：“放着这样的人品，怎么不愿意呢？——俺小姐没事的时候，常提起说：‘张家秀才是一个才子义士’呢！……”说到这里，听他小姐在那边唤他，苹苹忙答应着走去，兰儿跟在他身后，悄悄的說道：“你回去对老夫人说：‘快托人来说媒，俺这里帮着他呢。’”纤云打园里出来，在崔老太太房里吃了饭告辞回去了。回到家里，在夜里没人的时候，便和他母亲说：“今生今世，若不是张家秀才，是不出嫁的了！”鲁太太说他“什么意思”！纤云便把在崔相国家如何到书房里去玩，张家秀才又如何唤他“姐姐”，如何伸手搭在他肩儿上；又说：“一个女孩儿家，怎能轻易和男人见面？何况是这样呢？”鲁太太听了，气得只是骂：“混帐秀才，前回好好的托人去说媒，他却不愿；如今他见了你，却又是动手动脚。待明天俺亲自问他去。”唬得纤云小姐忙悄悄的说：“母亲这一吵嚷出来，叫孩儿这张脸搁到什么地方去？”鲁太太说：“依你便怎么样？”纤云把脸一红，说道：“事体闹到这样了，孩儿也顾不得了！待爷爷病好了，再求杜无帅去。”说着，一个老妈子进来，说：“老爷唤呢。”鲁太太听了，忙站起来，一边悄悄的說道：“好孩子！放心罢！这亲事，做娘的一定替你成全了。他这一回倘不答应，我便闹去，逼着他，怕他不答应呢。”说着去了。这里苹苹走进房来，悄悄的說道：“小姐，俺告诉你一句笑话儿。崔家兰姐姐对我说的，叫我对小姐说：‘今天他带着小姐到张家相公书房里去，原是他有意的。’他说：‘仗着小姐这样标致脸儿，张家相公见了，怕他不爱？’那里俺家再托人说媒，一拍便合。果然他见了小姐，欢喜得扑上前来；小姐这桩亲事，包可以成功了！——只是一样，他求小姐：这件事体成功了，莫忘记了他。原来兰姐姐早看上了那张相公了。起初道着他家莺莺小姐嫁给张相公，这二夫人的位置，一定逃不了是红姐姐的了；如今崔老太太不愿把莺莺小姐给张相公，却替俺小姐做着媒；兰姐替小姐在里面出力，他原是想做二夫人呢。小姐你想，这个话好笑不好笑？”起初纤云小姐怔怔的听着，后来他便红了脸“啐！”了一声，说道：“不害臊的丫头！这个话也说得的？也有你这个不要脸的传给我听呢？”

十四、拷红

红娘唱：

“只若是夜去明来，倒有个天长地久；

不争你握雨携云，常使我提心在口；

你只合带月披星，谁许你停眠整宿？——

夫人，他心数多性情俏；还要巧语花言，将没作有。

猜他穷酸做了新婿，猜你小姐做了娇妻，猜我红娘做的牵头；

况你这春山低翠，秋水凝眸。

都休！只把你裙带儿拴，钮门儿扣，比旧时肥瘦！

出落得精神，别样的风流——

‘我著你但去处行监坐守，谁叫你迤逗他胡行乱走！’

这般问，如何诉休？便与他个知情的犯由。

他并头效绸缪，倒凤颠鸾百事有；

我独在窗儿外，几曾敢轻咳嗽；立苍苔，只把绣鞋儿冰透。

如今嫩皮肤去受粗棍儿抽，我这通殷勤的着甚来由？——

夜坐时，停了针绣，和小姐闲穷究；

说：‘哥哥病久，咱两个背着夫人，向书房间候。’

他说：‘夫人近来恩做仇，教小生半途喜变忧！’

他说：‘红娘你且先行。’他说：‘小姐权时落后。’

定然是神针法灸，难道是燕侣莺俦？

他两个经今月余，只是一处宿，何须你一一搜缘由！

他们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两相投，——

夫人，你得休，其问何必听追求？

常言‘女大不中留’，又是一个文章魁首，一个仕女班头；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描鸾刺绣。

世有，便休！罢手！

大恩人怎做敌头？启白马将军故友，斩飞虎么麽草寇；

不争和张解元参辰卯酉，便是与崔相国出乖弄丑！——

到底干连着自己皮肉，夫人，你休究。

你个月明才上柳梢头，恰早人约黄昏后；

羞得我脑后将牙儿衬着衫儿袖！——

怎凝眸，只见你鞋底尖儿瘦。

一个恁情的不休，一个哑声儿厮耨；那时不曾害半星儿羞？

既然泄漏怎干休？是我先投首！

他如今赔酒赔茶倒捋就，你反担忧；

何须定约通媒媾？我担着个‘部署不周’。

你原来苗而不秀？呸！一个‘银样蜡枪头’！

相思事，一笔勾；早则展放从前眉儿皱，密约幽欢却动头！——

谁能够？兀的般可喜娘庞儿，也要人消受。

直要到归来时，画堂箫鼓鸣春书，方是一对儿‘鸾交凤友’！

如今还不受你说媒红，吃你谢亲酒。”

如今霞姑勾引得欢郎十分亲热，常常拿话儿去打探，又装出许多娇嗔薄怒。

又说：“红娘和张家相公好上了，心里却早忘了你了！——”又说了许多红娘不好的地方。欢郎是一个纨绔哥儿，他欢喜时，在丫头淘里浑闹一回；不高兴的时候，便拿出公子的款儿来不睬人，把个霞姑弄得心里恍恍惚惚。他一心要夺了红娘的席，便时时去逗着他。——这时初夏天气，相府中上上下下个个都起来得早；欢郎小孩子心性，一清早起来，丫头服侍他梳洗，吃过龙眼汤儿，便一跳一跳的走出大门，到山门口大殿上玩去了。后面赵大跟着。这里霞姑替他收拾屋子，空下来便坐在欢郎屋子里做活儿。——老太太叫唤，横竖有云儿秋儿四个丫头答应着。——他一边做着活儿，一边心里想着，“守一辈子，总是丫头命呢！我们那个，好似一块肥羊肉；个个人眼睛乌溜溜的看着，想坐这把姨太太的交椅呢！照这几天样子看来，他算和我好了，但不知到底怎么样呢？”正胡想着兰儿进来说道：“呀！好一位奶奶！老太太找两疋碧罗呢，快找去！别装千金小姐了！没得叫我替你肉麻！”霞姑啐了一声，放下活儿，伸手在他肩膀上抹了一下。站起来走到老太太房里，找了碧罗。崔老太太命梅儿云儿捧着，说：“送给小姐看去。‘给她做裙儿可好么？’”秋儿服侍老太太梳了头，搀着也看莺莺小姐去。这里兰儿霞姑两人在屋子里。霞姑问道：“你前天夜里和我说的，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看他？红娘这丫头，他已经赶上了！我怕你赶他不上呢！”兰儿一扭头说道：“不相干！他是私的，俺是官的。俺有鲁家小姐帮着，鲁家小姐有俺老太太帮着。——俺打算今天黄昏时候去看他；‘天上猫儿爱鱼腥’，他又不呆，这个就口馒头，他岂有不吃的？他沾着点儿，我可不轻易放手；必得他明公正气的封我做二夫人，放在屋里，才罢。不啊！我便拉下脸来一嚷。他是念书人，怕丢脸，说不得也依了。”霞姑把嘴一撇，说道：“好不害臊的丫头！——

你倒是稳稳的一位状元夫人呢！”兰儿笑说道：“罢罢！不要叫我替你臊了！——你怕不是稳稳的一位相国夫人吗？”说着伸手握着脸儿，一转身出去了。这里霞姑低头坐在欢郎房里做活儿，心里说不出的喜气洋洋。门帘儿一动，欢郎走进房来，嘴里唤着：“姐姐！”他捞起了衣襟，捧了一兜的枇杷。说道：“姐姐快替我收起这枇杷来！这是老师父才在他园里现采的，给了我这一衣兜。好姐姐！你替我藏着，今夜你伴我，俺俩悄悄的吃呢！好姐姐！……”欢郎连连的唤了几声；霞姑只是低着头不答应，欢郎赶上前来推他，霞姑冷笑一声说道：“什么姐姐？谁是你姐姐？我也没这个福，你也不容哄我！……现在哄得我服侍这样，服侍那样，再过上三年啊！奶奶一进门儿，那时把我们撇在脑后，早忘记得影儿也没了！啐！何苦来，白哄我们？”霞姑说着，把腰儿一扭，转过脸儿去，依旧做着活儿。欢郎听了她的话，愠的变了脸色，睁着眼，直直的看了半晌。摔手把枇杷散了一地，一顿脚说道：“不理我也罢了！什么希奇？——那年红娘姐姐对我这么着还不恼呢！下流东西！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上来了！”说着一阵子脚步声，走出房去了。霞姑满心想装狐媚子哄得欢郎来亲热他，他便趁机会把终身的事体定了。他们相国家的规矩，哥儿不曾娶媳妇，先提一个丫头收在屋子里；过几天娶了媳妇来，把丫头一块儿梳上头，算二夫人。欢郎怎么知道她的心事？把个霞姑只气得在房里呜呜咽咽的哭。他听欢郎称赞红娘，心想：“这丫头这样的迷人，我趁如今，不坑她一坑；过几天他又爬上来，我这一番苦心，岂不白用了？”想着便站起身来，出房去找陆老妈子商量去了。这里小丫头儿见满地滚着枇杷，便悄悄的进来拾去吃了。

兰儿悄悄的打发余福拿出体己的钱来，买了两样水果，推说“是老太太吃”，到靠晚时候，觑人不见，偷偷的趑进了书院。向屋子里探头儿，只见屋子里暗吞吞静悄悄的。原来琴童知道他相公和莺莺小姐背地里来往，一到靠晚，他便避出外。张生只因夜里失眠，白天便在书房里痴睡。兰儿偷进房来，见他和衣横在床上睡熟了。兰儿心中一喜，放轻了脚步，走上前去；一转念不觉心里一阵跳动，脸上一热，又倒退了脚步。故意把脚尖儿顿了两下，张生还自不醒。兰儿“嗤！”的笑了一声，低低的说道：“你看，这书呆子！夜里不知怎么的！……”接着又说道：“呸！好不羞人！”他站了一会儿，便在怀里拣了一个海棠果儿，远远的丢过去；只听得“啊唷！”一声，张生从床上直跳起来。兰儿把果子放在桌上，身子一闪，躲在壁角里。张生连连的问道：“是谁？是谁？”一个人只在暗地里打旋儿。兰儿看他好似掉了头的苍绳似的，忍不住吃吃笑着。张生听了，直向壁角里摸过来。嘴里唤着“姐姐！”兰儿一任他拉了手，两人肩并肩儿坐在床沿上。——张生把她认做红娘——只是姐姐长姐姐短的说，兰儿

只是不做声。张生急了，伸手去捧过她脸儿来，兰儿劈手推开说道：“你要留神些！我可不是红姐姐！一任相公鬼鬼祟祟的；俺们须要明公正气的。”张生听了说道：“啊唷！敢是又错了？”忙去点上蜡烛擎着，一手遮着灯光，走近去一照；只见她细挑身子，圆圆的脸儿，穿着湖绿袄儿，青缎子背心，白绫细摺裙儿，倒也白净些微！只是鼻尖儿低些，眼膛下略略有几点雀痣。那丫头被他看得不好意思，忙转过脸儿去。张生放下烛台，问道：“你是哪里的姐姐？到小生房里来做什么？”兰儿一笑，说道：“俺替鲁小姐送果子来的。”说着把手在桌上一指，张生说道：“谁是鲁小姐？”兰儿笑说道：“你还问呢。那日相公调戏了她，害她回家去哭着寻死觅活。说：‘女孩儿给男人拉拉扯扯的，没脸活在世上了！’后来鲁太太走来，和俺老太太商量。俺老太太便出了主意，说‘相公和鲁小姐认了兄妹，便是老太太的儿子了。’俺老太太做了相公的母亲，便可做得主替儿子定了媳妇；相公既调戏鲁家小姐，心里必是看上了他。如今俺老太太做主，便替相公定下了鲁家小姐。——还把我给了鲁小姐做陪房呢！”说着，瞅了张生一眼。张生听了，急得嘴里连连说道：“坏了！坏了！俺找老太太说去！……”说着，转身要走；兰儿忙抢上来拉住衣角儿，说道：“相公这一去，岂不羞了鲁家小姐？鲁家小姐长得天仙似的模样儿，俺老太太愿分一半家产给他做陪嫁，也不辱没了相公。”张生说道：“一任她是天仙神女，俺小生和她无缘，也是枉然！——再者，小生心窝儿里，只有你家莺莺小姐，我若勉强娶了鲁小姐，不但是对不起你莺莺小姐，也还白糟蹋了鲁小姐的终身。待我和老太太说去。”他说着，又摔脱了衣角儿要出去。兰儿急了，忙上来拉住张生的手。张生原要摔脱手，又怕丢了兰儿的脸，便也任他捏住了。兰儿心上又有了一个主意，忙说道：“咱好意来告诉你，你这一声张出来，不但辜负了咱一番好意，又坏了鲁家小姐和咱小姐的名气；相公倘真不愿娶鲁家小姐，待俺悄悄的回老太太去。——只是鲁家小姐也太可怜了！他知道母亲替他说给了相公，相公便是他丈夫了；他可怜你一个人人为人在客，巴巴的买了些水果，打发咱送来看看你。”说着，拣了一个海棠果，放在嘴里。咬了半个吃着，说道：“甜呢！相公也吃一口。”他说着，拿半个果儿，送过张生嘴边来。张生忙避着，说道：“女孩儿家，羞也不羞？”一边说着，一边缩回身去。谁知兰儿竟涎着脸，拉住了张生不放；一边挨着张生，一边说道：“这有什么羞的？横竖老太太说了，把我做陪房，过几天，怕不是一位二夫人？”张生看他两面腮儿上通红，两条眼睛放出光来，不觉害怕起来，忙一挥手避去了。兰儿叹了一口气，一蹲身坐在床沿上，掉下眼泪来。一边哽咽着，一边说道：“老太太封我做相公的二夫人，阖府里的人，谁不知道？大家还当面唤着取笑儿。谁知相公看着没事人一大堆？咱好好的一个女孩儿的名气，

都被相公害了！叫我有何脸出去见人？”说着拉起罗帐儿来抹眼泪。张生顿着脚说道：“晦气！晦气！”兰儿向上脸来，说道：“什么晦气？谁晦气了？敢真是俺晦气呢？——俺也知道，相公看上了那狐狸精似的红娘，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如今没得什么说的，老太太把俺封上了，还得相公替俺去说开了。——没得糟蹋了俺的终身。”张生听了他的话，由不得肉麻，又是可气，便冷笑了一声，说道：“你倒莫提红娘姐，红娘姐原比你懂规矩，又是好性情儿。……”一句话不曾说完，忽听得院子里琴童高声说道：“相公，老太太来探望相公也！”一句话把个兰儿吓得忙站起来，向后院子溜出去；琴童在暗地里把兰儿抱住了，兰儿只不敢叫喊，挣扎了半天，才脱身逃去。

兰儿吃了这个亏，他如何肯罢休？悄悄的找了霞姑商量去。霞姑正被欢郎抢白了几句，一口气都喷在红娘身上。霞姑冷笑着说道：“好一个迷千人的烂娼妇！他一个人要霸占几个男人？事到如今，俺们也顾不得小姐的脸面了，索兴闹一下子，大家没份。姐姐来！放大了胆子，俺和你告他去，只说他‘浪上了张相公，又拉下了小姐’。”说着，他二人手拉手儿，走出房来，顶头撞着陆老妈子打外面进来。陆老妈子说道：“老太太和倪嬷嬷打牌儿，还有两副呢；有云儿姐姐和梅儿姐姐伺候着呢，你姊妹俩在屋子里多说笑一会也不妨呢。”兰儿听了，看着霞姑说道：“俺们才商量的话，何妨再和老妈妈商量商量？”霞姑听了，点点头儿，三个人重又缩回房去，兰儿把方才的话说了。陆老妈子把手一拍，说道：“可了不得！亏得姐姐们先告诉我！不然，姐姐们反倒吃亏呢！”霞姑忙问道：“怎么说？”陆老妈子说道：“姐姐们也得想想：这是什么事体？无凭无据，老太太怎么肯信姐姐的话？那时红娘仗着小姐的势力，反住了姐姐，姐姐吃不了兜着走呢！”一席话，说得霞姑两人恍然大悟，忙拉住了陆老妈子，求他想个计策。陆老妈子低着头，沉思了一回，忽然拍着手说道：“我件事体，除非这样子给他一个‘真赃现获’。”说着，三人唧唧啾啾的又商量了一回。霞姑忽然想起来说道：“可是有一桩：这深夜时候，欢哥儿早已睡了。他房在老太太床后，如何能瞒得住老太太呢？”兰儿想了一回，说道：“我有了法儿了！……姐姐可记得那年俺们在京里？有一天一清早，俺正坐在床头换小袄儿，欢哥儿偷偷的爬上床来。那时偷赤着膊，慌得俺钻进被窝去；欢哥儿还趴着，扳住被窝，嘴里说道：‘好姐姐！给我看看胸脯儿！’”兰儿说到这里，霞姑接着说道：“可不是吗？哥儿这个脾气儿，老不肯改。那天老太太逛花园去了，俺一个人看着屋子做活儿；欢哥儿走了进来，一纵身扭股糖儿似的扭在俺怀里，解着俺的纽扣儿，满嘴里嚷道：‘好姐姐！’说‘给我看看胸脯’。后来俺恼了才罢呢。”陆老妈子听到这里，又催着兰儿道：“你说，底下怎么办呢？”兰儿道：“可不是俺也恼

了，他才规规矩矩的坐在床沿上，看俺换了小袄儿；俺一转眼见他穿着葱绿夹短衫，下面枣红的裤子——散着裤脚儿——并没外衣——这时二月天气，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怎么冻得？俺慌把他拉进被窝来暖着；又把我的银红袄儿给他披上。谁知他穿上女孩儿的衣裳，真俊呢！我一时高兴，便替他擦着粉，点着胭脂，打扮起来。前面老太太唤着人，俺推欢哥儿去答应，站在床前递茶递烟。老太太只唤着我的名儿，一些也认不出来。后来还是我上去说破了，老太太捧着欢哥儿细看了一回。还说：‘打扮女孩儿倒比男孩儿俊呢！’——我想那时候把欢哥儿打扮着咱们模样，溜出房去，可不……”说到这里，只听得上屋里秋儿的声音传饭；他们忙停住话头，急急走出屋子去。

到了第二天一早，兰儿服侍欢郎起身的时候，悄悄的把红娘引诱小姐去私会张生的事体，告诉出来。把个欢郎气得只要去告诉母亲。他小孩儿家，原不知什么名节，只是听说：“红娘和张生好。”不由他心里酸溜溜的。半晌说道：“怪道呢！他近来眼角儿也不觑着我，原来他和那书呆子好上了！我不告诉母亲，打断他的腿，我也不算什么好汉子！”说着，气愤愤地向前房走去；兰儿拦住了，又把如何改扮，如何躲到花园里去，如何捉住他们的法子，一一悄悄的教给他。欢郎喜得拍手跳脚，连说：“好计策！”又说：“好玩呢！”兰儿忙摆着手说：“悄悄的！当心给老太太听得呢。”这一天，他们暗暗的遣兵调将。到了二更时分，问候老太太睡下——老太太规矩，每日临睡时候，解着纽儿坐在被窝里——梅儿装着烟吃着，两三个丫头站在床前说闲话儿。崔老太太催着霞姑，“服侍欢郎睡去！”这里老太太说着闲话，约摸半个时辰，只见霞姑拉着一个丫头，打里屋出来；崔老太太问：“哥儿睡下了么？”霞姑站住了，说：“睡下了。”那丫头站在霞姑身后，只是抿着嘴笑。崔老太太说：“留下梅儿坐夜，你们快睡去！”那班丫头听了，一齐答一声，一窝蜂似的出去了。——这时欢郎打扮了女孩，也夹在里面——大家悄悄的趲到园里，依旧找着竹园里躲着……谁知直守了一个更次，只听得风吹竹梢，虫鸣闲阶，越等越不得消息。把个欢郎急得只是抱怨说：他们哄他！霞姑急得赌神罚咒。到了第二天，又去守了一个更次，依旧是不得影踪。欢郎赌气不肯去了。——原来这几天，莺莺小姐戴星披月的去会着张生；莺莺原是生得娇怯怯的，一连十来天，不免受了些风寒。纤云小姐来看他的时候，正是他病着。一连三四天，不得和张生相会；把个张生急得在书院里，好似“热锅上的蚂蚁”。后来红娘悄悄的去告诉他，张生也早晚挂念着。莺莺小姐吃了俞大夫的药，出了汗，病便好了。红娘怕小姐再冒了风寒，便和徐婆婆说妥了，开着角门，悄悄的放张生进来。这一夜张生第一次和莺莺小姐在销金帐里海誓山盟。谁知他们尽顾着说话，难舍难分，直到天明，朦胧睡去。阿

喜进来收拾屋子，几乎被他撞破了。红娘急急进去，把张生唤醒了，悄悄的送出园去。这里红娘出了一个主意——原来红娘睡的房，在西厢房里，等闲没有人到他房里去的。他便到起更时分，悄悄的去把张生接进来，藏在西厢房里。待到彩姑阿喜睡去，便又悄悄的把莺莺小姐扶进了西厢房，把门儿反扣上了，自己却去睡在小姐床上。他两人在西厢房里，良辰乐事，莺莺稳渡；夜夜恩情，也不知度了多少良宵。谁知“好事多磨”“良缘天妒”！这消息传在陆老妈子耳朵里，又去悄悄的告诉了霞姑；霞姑又哄着欢郎，到起更时候，三四个丫头拥着欢郎到园里候着。果然看见徐婆婆悄悄的上来开了角门，张生趑进门来，红娘过去接着；张生见了红娘，赶着叫“姐姐！”又站在月光地里拉着手，唧唧啾啾的说笑着。欢郎看了，忍不住一股酸气，直冲上顶门来，气愤愤地要抢出竹林子去。霞姑一把拦住了，悄悄的说道：“哥儿且耐着。你打扮着女孩子，给他们看见，岂不笑话？”欢郎住了脚，眼睁睁的看张生和红娘肩并肩儿走进去了。欢郎回进房去，睡在床上，直气了一夜。巴巴的到了天亮，他便从被窝里跳了起来，也不披衣，赶到前屋子去。这时崔老太太正睡着，忽见欢郎直钻进被窝来，慌得忙唤：“我的儿！”欢郎趴在枕上，把红娘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又说了许多红娘怎样欺负他，怎样懒。把个崔老太太气得在被窝里坐起身来，便要打发人去把红娘唤来。回心一想：这一声张起来，岂不羞了莺莺？再者小孩儿的嘴，也不能十分信他，非得亲自看见，再问时，红娘才没得说嘴。他想着，一面悄悄的叮嘱欢郎：“不许声张出去，好好的回房去睡着，俺自有道理。”欢郎听了，也便悄悄的回到自己床上睡去。这里那班丫头，一早起来，在自己屋子里，已是议论纷纷，说着昨夜的事；大家悄悄的走到上房里来，打听消息。谁知崔老太太依旧没事人儿似的，便是欢郎，也安静静的跟着他母亲。大家看了诧异。到吃饭时候，红娘陪着莺莺小姐到老太太屋子里来一块儿吃饭，崔老太太一般的和莺莺说笑着。却暗暗的留神看着他女儿的眼角眉头，却另有一种春色；腰肢体态，别又不同。再莺莺小姐说着话儿，也是有说有笑，不如从前愁眉不展的样子一般了。吃罢了饭，崔老太太吩咐管家婆：“把西屋子收拾收拾。”说：“收拾出一间屋子来，打算去接鲁太太母女来住几天玩玩。”管家婆答应着，领着大小丫头收拾去了。这里老太太依旧拉着倪嬷嬷，莺莺，打牌消遣。霞姑觑没人，便悄悄的问欢郎：“怎么样了？”欢郎说：“老太太叮嘱‘莫作声’呢。”霞姑满肚子疑团，也没有法子。欢郎一眼见小丫头子捧着一个长颈瓶子，从西屋子出来；那瓶耳上也装着两个管子。赶着霞姑问：“是什么？”霞姑说：“不知道。”他叫小丫头子捧着去问老太太——老太太正散着手坐醒——见了问：“什么地方找出这个东西来？”小丫头子说：“收拾西屋子，在床下面找出来的。”老

太太说：“是一样玩意儿。”欢郎听了，缠着他母亲要玩。老太太被他缠不过，便叫停了打牌。吩咐：“到外书房去，把一袋箭拿来。”老太太抽了三枝箭，叫：“把壶儿离三步摆着。”老太太站起来，拿着箭梢儿，向地下一摔；那枝箭从地下跳起来，翻一个跟斗，不偏不倚的插在瓶口里去了。一连三枝，都是这样。莺莺和欢郎齐说：“母亲好眼法！”说着，莺莺心里一动，便接过箭来，肚子里默默的祷告着：“若我与张家哥哥有夫妻之分，这三箭都中。”一面摔着，连摔了二枝，都是不中，便去坐在窗下，心里十分烦恼。接着欢郎也投了三枝，有一枝中在耳上。老太太说：“这玩艺儿是男孩儿学的；俺们小的时候，在家里，也跟着哥哥弟弟学着。到如今年老了，也不忘它。你父亲在日，有客人来，也常玩这人。你们如今不好好的习练，怎么能？”老太太说着，看了看欢郎一眼，不禁眼圈儿红了起来。欢郎见了，忙纵身倒在母亲怀里；一个身子和扭股糖儿似的扭着，嘴里连连唤着“妈！”又说：“这个唤着什么玩儿？妈教给孩儿呢！”崔老太太一面摸着欢郎的脖子，说道：“这叫做‘投壶’。客人吃酒时，常常玩的。正经玩时，有许多规矩呢——我也懒得说，外面朱相公很懂得这玩意儿，你问他去。”欢郎听了，叫小丫头子捧着壶儿，跟着到外面去了。

一会儿天色晚了，莺莺小姐陪他母亲吃过夜饭，告辞回房；红娘坐在灯下做活儿，莺莺看着书，一边说道：“有这个工夫，你还不如剥些莲子煮着。——昨天睡到半夜里，他嚷起‘肚子饿’来，我一时里没有法子——叫又不好叫得。你如今煮些莲子羹预备着罢。”红娘听了，便收拾活计，拿出莲子来，在灯光下剥着。红娘说道：“如今考期近了，小姐也得劝劝他用用功，进京赶考去；小姐如今身体给了他，也望他飞黄腾达，也塞了老太太的嘴。——将来小姐也得个封诰。没得贪着眼前快乐，却忘了锦绣前程。”莺莺听了，点点头儿。一会儿莲子剥完，便在炉子上燉上。彩姑和阿喜吃罢了饭，进来替小姐叠着被儿，薰着香儿；又说一会闲话，红娘催他们去睡。彩姑和阿喜瞅了一眼，大家心里明白，便手拉手儿出房去了。莺莺小姐看屋子里没有旁人，忙从枕箱里拿出一个淡绿绫子的兜肚来，上面绣着鸳鸯戏莲——红莲绿叶五色鸳鸯——已经绣成了八九，只剩了一个鸳鸯翅膀儿。红娘说道：“小姐天天在灯光下绣着花儿，怕不要把眼睛遭坏了？”莺莺抿着嘴一笑，说道：“怎么办呢？只有这个时候儿偷着绣几针！这活儿做上十日来了，他天天问着我，要我做这活儿；早做成了早一天给他带上，也是我一点心。”说着，听外面钟楼上撞着钟；莺莺轻轻伸过脚去踢着红娘的裙子。红娘会意，笑着站起来，走出院子去。这里莺莺丢下活计，拿瓢儿向缸儿里兜了一瓢糖，去炉子上调着莲子羹，尝着味儿，回过身来又拿起活计来做着。心里又想起了自己的终身：“现在虽暂时如了心愿，不知将来到底是如何一个结

局？”想到这里，那手里的针不知刺到什么地方去了？正想着，只听得脖子后面“悉索！”一声响，接着伸过两只手来，遮住莺莺的脸儿。莺莺小姐伸手摸他，小指上养着一根长指爪，认得是张生的手，便“嗤！”的一声笑了。红娘在后面赶来，忙把张生带扯带推的送出房去，嘴里说道：“这地方是你来得的么？”悄悄的送进他西厢房去，回进来再把莺莺小姐扶进房去，又送着一碗莲子羹进去，服侍他两人睡下，才回出来。

这里崔老太太看看到了三更时分，便从床上悄悄的下来；看看秋儿斜靠在薰笼上，正好睡呢。他也不唤人，蹑着脚走出院子……一天凉月，照着空落落的回廊，摸索着绕过后院去。西厢房里淡淡的灯光，照射在纸窗上；上屋里三间房，暗吞吞的不见动静。崔老太太心想：“我到他房里看他怎么样？”便又摸索着，走进上屋里套房去。只见：床上罗帐低垂，香烟微漾。崔老太太走近床去，揭起帐门来一看：只把个崔老太太气得把红娘乱推。红娘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见了老太太，吓得只坐在被窝里，低着脖子，再也抬不起头来。崔老太太连连问着他：“小姐睡在什么地方？”红娘总是不做声儿。崔老太太气愤愤地把帐门儿一摔手，说道：“明天好好的问你！”说着，一转身去了。这里红娘呆呆的坐在床上，半晌，要下床去唤起莺莺小姐来。回心一想：“他和张家相公正在酣头上，我这一去唤，小姐受了惊吓，怕不要遭坏了身子？再者：老太太既然知道了，从此以后，他两人怕不容易见面儿了？可怜只有今天这一夜！我还忍得去打散他吗？拼了我明天受老太太的打骂！”这一夜，可怜红娘眼睁睁的坐着；看天色微明，他依旧悄悄的走进西厢房去，催着张生起来。张生睡眼朦胧的走下床来，三转四回的揭着帐门看着莺莺小姐，舍不得走开。红娘满心要把老太太的事说出来，看了他们这个样子，怪可怜的！便又忍住了，催着张生出去。这里莺莺小姐也悄悄的回到自己房里，重又睡下；这一睡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梳洗。红娘正服侍小姐梳头，只见门帘一动，欢郎蹩进屋子来，见了他姊姊，也不问好。冷冷的对红娘说道：“母亲唤你去！”红娘见欢郎进来，已吓得心头乱跳，听得说：“老太太唤他。”便颤着声儿问道：“哥儿可知道老太太唤我怎么？”欢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你问我么？我怎得知道？你和俺姊姊做的好事！俺母亲知道了，如今要问你哩！”红娘听了，脸上愠的变了颜色，说道：“呀！小姐你连累我也！”莺莺把脸红得直到脖子上，低着头去，忍不住扑簌簌的掉下眼泪。红娘说道：“哥儿，你先去，我便来也。——这真是小姐常念着的诗：‘金塘水满鸳鸯戏，绣户风开鹦鹉知。’了！——小姐，你当初若依着我夜去明来，倒图得个天长地久。一边你两人同衾共枕，却叫我一个提心在口。小姐！你命里生成，只合戴月披星，谁许你停眠整宿？俺那老夫人啊！他心数多，

性情俏。便是俺们没有这事，他还要巧语花言，将没作有；怕张相公穷酸做了新婿，怕你小姐做了他的娇妻，怕我红娘做了你两人的牵头！他只把你这春山般的眉儿，秋水般的眼儿，深深的藏起来；只把你裙带儿拴住，扭门儿扣住；出落得别样风流，一辈子老死在这绣房里罢了！……我算来：我到老夫人那里，夫人必问道：‘兀那小贱人！我着你行坐守着小姐，谁教你迤逗他胡行乱走？’老夫人这般问，却教我如何说着？我便只说道：‘老夫人在上，我红娘自小儿不敢欺瞒老夫人……’我便把小姐的事和盘儿托出，只是我图着什么来？张家相公和小姐夜夜并头，曲尽绸缪，倒凤颠鸾百事有；可怜我独自在窗儿外，几曾敢轻咳嗽！我每夜到花园里去，站在曲苔上，只把绣鞋儿冰透；如今却害我嫩皮肤去受粗棍儿抽！我这样担惊受怕，小心着意的，着甚来由？”红娘只是说着，小姐只是哭着；半晌，莺莺拉着红娘的手，说道：“好妹妹！俺心事怎瞒得你？我的身子，已经给他糟蹋了；今生今世死也不嫁别人的了！好妹妹替我对老夫人说去。若得老夫人回心转意，我和妹妹好似一个身体一般，将来总忘不了妹妹呢！”莺莺小姐说着，又抹眼泪。忽见秋儿又走进房来，说：“老太太唤你：‘快去！’”红娘一边答应着，一边对小姐说道：“咳！小姐，我过去呵！说得过你休欢喜，说不过你休烦恼。你只在这里打听吧！”说着，跟了秋儿出来，走到上屋里；只见五六个丫头老妈子，一字儿站在廊下。见红娘过去，大家便鼻管里冷笑着，低低的说道：“牵头儿的来了！”红娘也不去理他，只低着头走进屋子去。见老太太放下脸儿，坐在大椅子上；霞姑和兰儿，站在身后。红娘上去唤了一声，站着。老太太回过头来，看着丫头，说一声：“出去！”那兰儿和霞姑低着头退出房来，随手把房门关上了。里外静悄悄的，半天，老太太开口说道：“小贱人！怎么不跪下？你知罪么？”红娘说道：“红娘不知罪。”崔老太太说道：“你还是口强哩！若实说呵，饶你；若不实说啊，我只打死你个小贱人！”红娘说道：“老太太叫我说些什么来？”崔老太太说道：“我亲眼见呢！你昨夜睡在小姐床上做什么？你把小姐送到什么地方去了？——再则，你和小姐半夜里到花园里去做什么来？”红娘说道：“不曾去，谁见来？”崔老太太气得向红娘脸上死劲一“啐”！说道：“小贱人！你还赖么？——来！”崔老太太向窗外唤了一声——那霞姑早已招呼下了——欢郎领头儿，带着兰儿，霞姑，云儿，梅儿，还有陆老妈子，莺莺小姐房里的彩姑……一串儿走进房来站着。崔老太太问：“你们怎么见她花园里去来？说给这小贱人听！”霞姑巴不得一声儿把那夜如何听陆老妈子来说，如何徐婆婆开着门，每夜放莺莺小姐和红娘出去私会张生；他们起初不信，后来邀了姐姐们，每夜躲在花园里竹树林子里看着，果然不错。……霞姑说到这里，欢郎也抢着说道：“母亲，这话真呢！孩儿也亲眼见来——那夜，

孩儿跟着他们躲在竹树林子里，见红娘这丫头引着那张家的走进园来；一边走着，一边说笑着，还勾肩搭背的做出那种浪人的样儿来呢！”崔老太太忙喝住道：“胡说！什么浪人不浪人！”又回过头来对霞姑说道：“都是你们这班下作胚教的！——这是哥儿几时到花园里去来？怎么我不知道？”欢郎听说，又把霞姑如何把他扮作女孩儿，混出房去说了。崔老太太听了，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都是好人！”大家不敢做声，静悄悄的一回。崔老太太又回头对红娘说道：“你听见了么？难道他们大家都是冤枉你的不成？他们都亲自见来，尚兀自推呢？”这时红娘跪在眼前，崔老太太说了，扬手一巴掌打去。红娘哭着说道：“老太太不要闪了贵手！且请息怒，听红娘说来……”那班丫头在旁边，看他粉脸上打得一块通红，半边鬓儿也散下来，个个心里称愿，一齐说道：“快说呢！还装娇样儿！”红娘抹着眼泪，说道：“那夜奴才陪着小姐坐在屋子里，小姐停了针绣，没有事儿闲磕牙儿；小姐说：‘哥哥病久，咱两个背着母亲偷偷到书房里问候去来。’”崔老太太说：“可问候了不曾？”红娘说：“问候了。”崔老太太说：“怎么去来？”红娘说：“打花园西角门儿去来。”崔老太太说：“谁替你们开门来？”红娘说道：“徐婆婆。”崔老太太说：“徐婆婆怎么肯？你给他多少钱来？”红娘说：“没给钱。徐婆婆原也说：‘他救了俺全家的性命，如今小姐去望他的病儿，原也该的。’他又说：‘天下难得的是多情；如今小姐和张相公好一对儿，小姐做主愿嫁他，也该的。’他又说：‘便给老太太知道了，送了这条老性命，也是愿的。——’他便夜夜给俺看着门儿。”崔老太太听了红娘的话，低下头去；半晌，说道：“你们去问候啊！他说些什么？”红娘说道：“张相公病得利害呢！他睡在床上，说：‘老太太近来恩做仇！教小生半途喜变忧！’他又说：‘红娘，你且先行。’他说：‘小姐，权时落后。……’”崔老太太听了，慌张起来，说道：“哎哟！小贱人！他是个女孩儿家，着他落后怎么？”红娘冷笑一声，说道：“小姐这一落后啊！定然是神针法灸，难道燕侣莺俦？老太太你还不知道呢！自从那日老太太许把俺小姐给张相公来，他两个在西厢房里，到今天已经有一个多月在一处宿了！……”红娘说了这句话，大家不防他直说出来，倒把大家吓得呆了一呆。崔老太太脸上一阵红晕，说道：“哎！……”红娘不等老太太说话，便抢着说道：“老太太何须你一一搜缘由？……”老太太接着说道：“我怎的不应查问？谁许他做夫妻来？好不识羞！我今天和那酸秀才拼了！”红娘说道：“他们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儿两相投；老太太啊！你得休时，这其间何必苦追来？”崔老太太一边掉下泪来，说道：“堂堂相国千金，只落得淫奔苟合！我有什么脸儿见俺死去的相国！——这事都是你个小贱人！”说着回过手来，又是一巴掌。打得红娘一腔怒气，按捺不住，拿手捧着脸儿冷笑一声，说道：“老太

太！也得细心儿想想：这非于张相公小姐红娘之事，乃是老太太自己错了！”老太太听了，越发生气，说道：“这小贱人倒拖下我来！怎么是我的错？你倒说说！”红娘说道：“俺常听相国在日说着：‘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大不可也！’想当日孙飞虎打兵围住普救寺，老太太也曾许下：‘有能退得贼兵的，把小姐给他做妻小。’张相公若不是爱上了小姐，怎么肯来管这闲事？俺们待到敌兵退了，性命保了，便反悔了从前的说话，岂不是失了信吗？——既不肯答应他的亲事，便当酬谢他些金帛，打发他早早离了这里；却不该留他住在书院里——和俺小姐只隔得一垛墙儿——一个是仕女班头，一个是文章魁首；住在一块儿，也怨不得他们做出这事来。——老太太若不遮盖了这件事，一来：辱没了相国的家谱；二来：张相公救了俺全家性命，却叫他吃了亏，俺们心里也忍不过；三来：告到官司，老太太先有‘治家不严’的罪名儿。——红娘却没有什麼罪！老太太便是打死了我，也遮不过这丑名儿来！”红娘这一席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欢郎到底是孩子脾气，懂不得说话里的意思，便嚷道：“母亲再打着问这贱人！”崔老夫人低着头，半晌，不说话儿；停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对霞姑说道：“你们且出去。”霞姑听了，带着众丫头出去；刚到门口，老太太说一声：“站住！”大家便立住了，老太太说道：“出去多说一声，仔细你们的皮！”大家听了，齐答应一声“是！”出去了。欢郎站在他母亲背后，崔老太太说道：“好孩子！出去找赵大玩儿去罢。”欢郎虽不愿意，也只得趑趄着出去了。这里崔老太太和红娘两人在屋子里静悄悄的，半晌，老夫人说道：“贱人！——起来罢！”红娘磕了一个头，站起来。崔老太太说道：“这事依你便怎么样呢？”红娘说道：“依红娘愚见：莫若恕其小过，完其大事，实为长便。常言道得好，‘女大不中留’，他两人真可称得才子佳人。一个是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是晓尽描鸾刺绣。这原是世界上第一好事，老太太你得休时便休，得罢手时便罢手。大恩人怎做得敌头？老太太若一声张啊，不是和张相公参辰卯酉，便是学崔相国出怪弄丑。小姐是老夫人自己亲生女儿，到底干连着自己皮肉；老太太，你休得再追究。”老夫人听了，想了一阵，说道：“这小贱人倒也说得是！我不合养了这个不肖之女！经官啊，其实辱没了家门！——罢！罢！罢！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便与了这禽兽罢！”说着，又淌下眼泪来。停了一会儿，又说道：“红娘，你与我唤那贱人过来！”红娘答应着，转身出去；才走到门口，崔老太太说道：“好好的说，莫吓着他！”

莺莺小姐一个人坐在房里，心里乱跳。正没处拉把，一会儿小丫头阿喜走来，说：“不好了！老太太打着红姐姐呢。”莺莺听了，一阵心酸，淌下眼泪来。阿喜在一旁陪着，静悄悄的不说话儿。莺莺小姐心想：“这事既闹破了，任凭母

亲打着骂着，我是打定主意，要嫁的了。不啊！还有一个死呢！”正想着，门帘儿一动，红娘走进屋子来。莺莺忙去拉着她，连连问道：“妹妹！怎么了？”看他眼圈儿红着，便伸手替他抹泪。红娘说道：“小姐，那棍子儿只是滴溜溜在我身上转！吃我直说过了，如今老太太请你过去。”莺莺小姐说道：“羞人答答的！怎么见我母亲？”红娘说道：“哎哟！小姐你又来了！娘跟前有什么羞？羞时休做！小姐可记得那时候啊？那月儿才挂上柳梢头，恰又是早人约在黄昏后。那时候羞得我在脑背后拿牙儿衬着衫儿袖。我一睹眼啊！羞也！只见小姐瘦瘦的鞋尖儿。一个不住声儿把‘小姐！’唤着，一个哑声儿一任他厮磨。那时儿小姐却不曾害半星儿羞来！”莺莺小姐被红娘说急了，只把衫袖儿遮着脸儿；红娘催着说道：“小姐快去来！‘丑媳妇终须见公婆面。’再则，小姐和那人偷偷摸摸，终究不是事；也得给老太太知道小姐的心事，把这事儿说结了。过了明路儿，也图个天长地久。”莺莺听了，忍不住掉下泪来。把脚儿轻轻一顿，说道：“这冤家！害得俺苦也！”说着转身慢慢的走出房去。红娘上去扶着，走到上屋里。许多丫头老妈子，在走廊上远远的站着看着，又鬼鬼祟祟似的咬着耳朵。莺莺也不理他，只是低着头走进屋子去。崔老夫人见了女儿，忙站起来，抢上前去，一把捏住了，扑簌簌挂下泪珠来。说道：“我的孩儿！……”说着，喉咙里梗住了，说不下去。莺莺也伏在他母亲肩头，呜呜咽咽的哭了。红娘也在一旁抹着眼泪。半晌崔老太太说道：“我的孩儿！……你今日被人欺负了！做下这等丢脸的事！……咳！都是我的业障！待怨谁来？我待经官啊，辱没了你父亲。这等事不是俺相国人家做出来的。”崔老夫人说着，莺莺小姐伏在桌上，大哭起来；崔老太太看了，心里又是不忍，忙上去抱着，连连唤着：“我的孩儿！”又说道：“罢了！都是俺养女儿不长进，你去书房里唤那禽兽来。”红娘听说，便丢下小姐，转身出去。在这个当儿，云儿进来，说道：“鲁家太太和小姐来也！”崔老太太和鲁太太正在好头里，如今一肚子气，正苦没说处。听说：“鲁太太来了！”便忙说：“请！”一时鲁太太走进屋子来。他女儿纤云小姐，跟在后面，一眼见莺莺哭得眼皮儿红肿，忙上前去拉着手儿，唤着：“姊姊！”问时，莺莺只是低着头不做声儿。崔老太太说道：“你姊姊伤心呢，你好好的劝他；我和你母亲到那边屋里坐坐去。”崔老太太说着，一手挽着鲁太太走过西面屋子来，坐下；兰儿送上茶来，崔老太太见鲁太太的丫头苹苹站在身后，便说道：“你姊妹到外面息息说话儿去。”兰儿听了，便拉着苹苹退出来。这里崔老太太在屋子里，和鲁太太把他女儿的事体，从头至尾说出来。鲁太太听了，心里也不觉诧异，怔怔的半晌，说道：“如今老太太的意思怎么样？”崔老太太说道：“我的意思么？已经打发红娘去把那禽兽唤来，叫他把女儿带去；从此离了我这里，落得眼前清净！非中得

状元，做得尚书，莫来见我！”鲁太太听了，怔了一怔，说道：“主意原是好主意。只是可怜一个千金小姐，从此飘泊天涯！——再者，也太便宜了那小子。”崔老太太听了，便说道：“依鲁太太主意，便怎么样？”鲁太太便走到跟前去，咬着耳朵，唧唧啾啾的说了半天，崔老太太只是点着头儿。

红娘走到张生房里，张生正和衣睡着；红娘上去推着他，张生惊醒过来，见是红娘，喜得忙扑上来。红娘推着他，说道：“莫得意！唤你呢！”张生说道：“谁唤小生？”红娘说道：“你的事发了也！老太太唤着你呢！”张生急了，连连作着揖，说道：“红娘姐，没奈何你与我遮盖些！不知谁在老夫人前说来？小生心里忙乱，不得主儿，怎好过去呢！”红娘抿着嘴儿，一笑，说道：“你休伴小心，老着脸儿快些过去！事体既已泄漏，怎干休得？老太太听了那起毛丫头的話，来唤着我；我看看事儿瞒不过去，只得先投首了。”张生说道：“这又奇了！干他们什么事？”红娘“嗤！”的一笑，说道：“他们么，个个看上了相公，打破醋罐子呢！——如今他那边赔酒赔茶，倒来搁就了你，你怎么反担起忧来？”张生说道：“姐姐，俺慌得紧呢！”红娘伸指儿在张生额上一戳，说道：“你原来‘苗儿不秀’！呸！一个‘银样的蜡枪头！’”张生怔怔的只是站着，红娘催着道：“相公快去来！老太太和俺小姐等着呢！”说着，伸着两手，推着张生背儿，走出书房来；张生没奈何，走进内宅去，红娘领着，走进厅屋去坐着；转身走进东屋去通报，见莺莺小姐正和纤云小姐说着话儿，莺莺小姐见他进来，只向那边努着嘴儿。红娘知道，趑到西屋子里去。张生在厅屋里怔怔的坐着。只见门槛儿外面人影子一晃一晃的，有许多丫头探头儿。停了一会儿，红娘站在房门口点头儿；张生站起来，跟他走进西屋子去。一眼见崔老太太，铁板了脸儿坐着。张生上前去施礼。老太太说道：“好个秀才！岂不闻‘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我便待送你到官府去，只辱没了我家门；我没奈何把莺莺配与你为妻！——只是老身有一句话，俺家三辈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俺与你养着这妇儿；得官啊，来见我；剥落啊，休来见我！”张生听了，半晌说不得话儿；正怔着，那鲁太太从床后转将出来，说道：“张相公，你此去若是嫌寂寞啊，俺的小姐，早已崔老太太做主，说与相公做妻子；如今让了崔家小姐，俺小姐给你做二夫人，老身也愿意。”张生听了，忙站起来说道：“小生才疏德薄，已是负了崔家小姐！万万再不敢拖累别人！夫人好意，小生是万万不敢领受的！——再者，小生遵岳母大人吩咐，明日便上朝取应去，在路上也带不得眷口。”鲁太太说道：“相公路上带着女眷不便，俺也与你养着这妇儿。”张生忙说道：“小生头可断，这事儿万不能遵命。”红娘正在房外偷听着，听了这话，喜得忙赶进来说道：“相公怎的不拜谢俺老夫人也？”一句话提醒了张生，忙拜着跪下去。崔

老太太忙站起来，说道：“红娘快扶着你相公者！”红娘上去扶起。张生转过身来，向红娘作了一个揖。红娘扭过腰儿去，说道：“这算什么？你该谢天谢地谢我夫人。”崔老太太说道：“红娘，你吩咐他：收拾行装，安排酒肴果盒，明日送相公到十里长亭饯行去者。”红娘应着，崔老夫人便站起来，拉着鲁太太的手到东屋里看他两个女儿去了。这里张生抢上来，又拜着红娘；红娘咂着嘴一笑，说道：“你莫开心，相思事儿一笔勾销，早则要锁紧了眉头，密约幽欢恰才动头儿！原来这般一个美人儿，谁能够消受得可喜娘庞儿！也得要相公耽受些相思滋味呢！”说着，送张生走出屋子来。走到内宅门外，红娘看看四面没人，便说道：“相公，你心里还是喜也？还是闷也？”张生过来，拉着红娘的手儿，说道：“闷也罢！喜也罢！只是俺今日夫妻成就，教小生如何谢俺姐姐？”红娘抿嘴儿一笑，说道：“相公，慢道你这夫妻啊！直要到归来时，画堂箫鼓，度着春朝，方算得是一对儿鸾交凤友。——如今还不得你说媒红，吃你谢亲酒！”

十五、哭宴

莺莺唱：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恨成就得迟，怨分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

猜疏林你与我挂住斜晖。——

马儿慢慢行，车儿快快随；

恰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

猛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

此恨谁知？——见安排车儿马儿，不由不熬熬煎煎的气；

甚心情花儿，靛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

眼看着衾儿枕儿，只索要昏昏沉沉的睡；

谁管他衫儿袖儿，湿透了重重叠叠的泪！

兀的不闷熬人也么哥！闷熬人也么哥！

谁思量书儿信儿，远望他凄凄惶惶的寄？

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凄迷；酒席上斜签着坐的。——

我见他蹙愁眉，死临侵地；

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

猛然见了把头低，长吁气，推整素罗衣！
虽然久后成佳偶，这时节怎不悲啼？
意似痴，心如醉；只是昨宵今日清减了小腰围！——
我只为合欢未已，离愁相继；
前暮私情，昨夜分明，今日别离；
我恰知那几日相思滋味，谁想那别离情更增十倍？
你轻远别便相掷，全不想腿儿相压，脸儿相偎，手儿相持？
你与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这般并头莲，不强如状元及第；
供食太急，你眼见须臾对面，顷刻别离！
若不是席间子母当回避，有心待举案齐眉。——
虽是厮守得一时半刻，合教俺夫妻每共桌而食；
眼底空留意，寻思就里，险化做望夫石！——
将来的酒共食，尝着这土和泥；——
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
暖溶溶至酩，白冷冷似水，多半是相思泪！
面前茶饭不待吃，恨塞满愁肠胃！——
只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
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
霎时间杯盘狼藉，还要车儿投东，马儿向西。——
两处徘徊，大家是落日山横翠；
知他今宵宿正哪里？有梦也难寻觅！
淋漓细袖淹清泪，知你的青衫更湿；
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
分明眼底人千里，已过樽前第一杯！
我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肉成灰！——
到京城，服水土，趁程途，节饮食，顺时自保千金体；
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风霜起要迟；
鞍马秋风里，无人调护，自去扶持！——
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
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
到晚西楼倚，看那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方才还是一处来，如今竟自独自归！
归家怕看罗帏里，昨宵是绣衾奇暖留春住，今日是翠被生寒有梦知！

留恋应无计！一个据鞍上马，两个泪眼愁眉。——

不忧文齐福不齐，只忧停妻再娶妻！

河鱼天雁多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切莫金榜无名誓不归！

君须记：若见些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

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尚马嘶！——

懒上车儿内，来时甚急，去后何迟？

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

将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般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崔老太太送鲁太太母女回去以后。回进房来，见了她女儿，满心狠说她几句，又怕她受不起委屈。红娘送了张生回来，崔老太太见了，眼睛里冒火，便说道：“红娘过来跪下！”红娘便上去跪着。崔老太太说道：“俺好好相府门楣，都被你小贱人一个人坏了！我如今许便许了那禽兽，只是我这一肚子气不曾出得，我只是打你！快去取家法来！”红娘也不哭，也不求饶；站起来，转到床后去，取了一条家法，送与老夫人，自己仍是跪下。老夫人问一句打一下，一连打下七八下，红娘只是不做声。莺莺小姐忍不住呜呜咽咽的哭起来，噗的跪在地下，替红娘求着饶，又站起来扶着她母亲床上去躺下。崔老太太气得喘吁吁的，自己也撑不住哭了。莺莺小姐再三劝慰着，崔老太太想起：“丈夫去世，没人做主。”越哭得凄凉。后来还是欢郎进来，才把母亲劝住了哭，一叠连声唤：“倪嬷嬷！”倪嬷嬷进来，崔老太太说：“去吩咐崔大：‘把那管园子的老妖精徐老贱人和那头门上的小子！母子二人一齐撵出去，永远不许进府！’”倪嬷嬷答应着，出去传话。这里秋儿霞姑，两人进来，替老太太捶着腿儿，老夫人才朦胧睡去。屋子里静悄悄的，莺莺小姐也不敢回房，看看红娘兀自直挺挺的跪着，上前去扶着她起来。红娘满脸淌下泪来，莺莺拉着他，拿罗袖儿替他抹着眼泪，悄悄的安慰着她。红娘说道：“小姐你放心！俺红娘一身做事一身当，莫说老夫人打几下，便是打死，只求成全了小姐的事体，也是甘心的！俺只为小姐伤心呢！”莺莺听了，也忍不住抹着眼泪。正凄凉时候，忽听老夫人醒来，在床上吩咐：“今晚派兰儿去替小姐看着屋子，小姐睡在这西屋里伴着我。”莺莺听了，只得“是是”应着。看看天色已晚，一家人冷清清的；老夫人，莺莺小姐，红娘，三个人，饭也不吃。听听外面起更，老夫人吩咐：“睡去！”莺莺告辞出来，崔老太太在枕上淌着眼泪，直到天亮，便下床来；霞姑进来，服侍梳洗。梅儿和秋儿叠被扫地，崔夫人问：“小姐起来不曾？”梅儿说道：“正梳洗着呢。”停了一会儿，红娘走进房来；老夫人问道：“你小姐可装扮齐全？”红娘说道：“才服

侍吃下燕窝了。”崔老太太说道：“今日送张相公赴京，快催小姐同去十里长亭！我已吩咐人‘安排下筵席’。一面去请张相公，想也一定已收拾了也。”红娘答应着，回到西屋去催着小姐。莺莺正收拾齐全，见了红娘，说道：“今日送行，早则离人多感！况值这困人天气，好烦恼人也啊！”红娘说道：“小姐今日深受别离滋味，终有团圆快乐的一天；我红娘啊，担了一辈子惊吓，昨晚还吃一顿打，这是何苦来？”说着，眼圈儿一红，淌下眼泪来；莺莺上去拉住，劝说道：“妹妹莫恼，老太太打你，俺这里赔罪也。”说着，两人对道了万福。红娘说道：“俺府里姐姐们，个个都刁钻古怪的；老天白日的，给他们背地里取笑着，如何过得？”莺莺小姐低头正想着，秋儿进来说：“老太太说：‘请小姐快去也！’”莺莺扶着，走过母亲屋子去。崔老太太说道：“外面车儿套上了，快去吧！”一面吩咐管家婆出去吩咐崔大：“多派家丁，护着车辆。催小姐早早转身！”管家婆答应着，传话出去了。

张生一早起来，吩咐琴童：“快收拾行李琴书！”琴童怔了一怔，说道：“这是为什么？”张生说道：“老夫人夜来逼我上朝取应，得官回来，方把小姐配我；没奈何只得去走一遭儿！——我今先往十里长亭等候小姐，与他作别啊！”琴童一兀头，嘴里叽咕着，去收拾行李。门帘儿一动，法本和尚趑了进来，劈头说道：“相公喜也！才子佳人，在这佛地上成就了姻缘，真是我佛多情！……”张生按着说道：“师父啊！小生此番去啊！相思事，一笔勾；离愁万丈，却才动头。有什么可喜之处？”法本说道：“相公才高北斗，袖里功名，垂手可得。转眼看画堂箫鼓，一对儿鸾交凤友。——如今闲话少说，相公收拾停当，随老僧去别了老夫人来。”张生说道：“小生满腹愁肠，别什么来！”法本说道：“相公既是他家的女婿，礼当一别。——再者：有机会和小姐多见一面，也是缘法。”张生听了，便低着头跟法本走进内宅门去；那家人小厮，和丫头老妈子，见了他站在一旁，让过去了，便在背地里唧唧啾啾的说着。张生来到厅屋里坐下，小丫头进去通报；老夫人走出房来，张生上前去拜了。老老人说道：“贤婿，莫忘了老身的言语！此去必得了功名来见我。”张生“是是”应着。法本看张生垂头丧气，知道他心里难受，便解说道：“相府小姐，是天下第一位小姐，也得相公这般天下第一位才子匹配。相公此去，中了状元，真是天下第一位人了。那时不但老夫人喜，小姐也喜！相公在小姐面上，也得去辛苦一遭。”一席话，说得里外的人听了心里欢喜起来。原来这时莺莺小姐坐在里屋，正自愁眉眼老；听了法本这句话，红娘悄悄的推着莺莺说道：“小姐听得师父的话么？正该大家欢喜。相公肚子里正气苦，他看了小姐这般模样，叫他如何舍得？小姐快别哭了！”莺莺听了红娘的话，忙收了眼泪，罗袖搵着；外面张生坐了一会儿，便站起来告

辞。老夫人回过头来，问：“小姐梳洗完了么？”秋儿忙答道：“小姐梳洗完了，在屋子里候着呢。”老夫人便对张生说道：“贤婿，山门外稍待一会儿；俺母女送你一程者。”张生嘴里连称：“不敢！”跟着法本告别出来。外面琴童已收拾了书囊，琴，剑，一担挑着。自有许多相府管家，和他拉着手说分别话儿；见他相公出来，忙挑着担儿前面走着。看看走出了山门，满地里都是光头挑着——原来普救寺里僧众，听说张生去了，想起他救命之恩，大家便约着到山门外来送他。——见张生和老和尚从里面出来，四五百和尚站成一个大圈子，齐齐合掌打了一个躬。轰雷一般说：“送张相公！”张生忙拱手弯腰，打了一个旋儿还礼。正说话时，崔大飞也似的跑到甬道上喊一声：“回避！”法本把手一举，那许多僧人连串儿走进山门去避开了。张相公看时，见树阴下面停着四辆车儿。里面有一辆车儿，挂着葱绿帘子，素色围须，油碧光华，知道是莺莺小姐坐的了。那壁厢大树下面，套着一匹银鬃细马，是张生骑的。

莺莺小姐一手扶在红娘肩头，跟定他母亲，一步一步从甬道上走来。见两旁树木参天，太阳光照着树梢头；碧油油的青天，树根下满地开着黄花。莺莺不禁叹了一口气，悄悄的对红娘说道：“红娘，你看：树头上红红的照着太阳光儿，好似人要离别了哭得脸儿红肿。——我恨只恨：这姻缘成就得太迟！怨只怨分离得太快！红娘，你看：山门外柳丝儿虽长，也吊不住他的马儿。树儿啊！树儿啊！你与我挂住这太阳，休教它下去；我只望永远留住今天，我和他永远不得别离。”看看走到山门口，法本催张生先攀鞍上马，在前面走着；老夫人和莺莺红娘兰儿都上了车儿，莺莺的车儿，走在前面，紧跟着马儿；红娘的车儿走在后面。相府原有河中府拨来把守山门的八个兵士，在后面护送着车子。张生在马上，莺莺在车里，一串儿车马在长堤上走去，静悄悄的只听得车轮马蹄的声音，震动堤旁的树梢。那两行垂柳，也好似在路旁送别。这时莺莺坐在车子里，从车帘里望出来；见张生骑在马上，垂头丧气，如醉如痴。他便想起：“第一回遇见张君瑞，两人隔着门儿痴痴的望了一眼，便种下了情根；后来又怎样听琴，怎样和诗，怎样在佛殿上相见，怎样贼兵围住寺险，怎样求救……后来又怎样一桌儿吃酒，怎样两次寄简，怎样在月下跳墙，怎样私地里结下恩情——一样的想着。又想起张生面貌又俊美，性格又温柔；谁知一天好事，到今日里雾散云消；只落得长亭饯别，杯酒送行！他这一去啊，不知何日里再得见面？”莺莺想到这里，只望马儿慢慢行，车儿紧紧随，两人在一块儿多挨得一刻是一刻。莺莺正痴想时，见那一角长亭，已在眼前；不由得心头一阵跳动，忍不住说道：“呀！张郎！我今天和你真的要分别了吗？”一眼望着马上的张生。只见他两眼也望着那座长亭，脸上露出凄凉的神色来。莺莺心想：“这时他心里不

知怎的难受呢！”想到这里，不由得两阵热泪，流下粉腮儿来，一手擎着罗帕搵着。一会儿车轮子停住了，红娘上来，揭起车帘，把莺莺扶了出来；一眼见他小姐脸儿上淡淡的脂粉，都被眼泪洗净了。悄悄的说道：“呀！小姐！你今天竟不曾梳裹啊？怎的脂粉也不曾施？”莺莺叹一口气，说道：“红娘，你哪知我的心来！我听说安排下车儿马儿，早不由我不熬熬煎煎的气；还有甚心情花儿粉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教我去哄谁来？我那时见了衾儿枕儿，只想要昏昏沉沉的睡去！我也管不得衫儿袖儿，湿透了重重叠叠的眼泪。红娘啊！这样伤心事儿，兀的不闷煞人也！兀的不闷煞人也！……”莺莺说到这里，又忍不住淌下泪来；红娘替他抹着眼泪，低低的说道：“小姐，你须忍耐一时。在外面给人看去笑话。”

莺莺和红娘站的地方，是在一株柳荫下面。猛听得亭子上面儿唤着：“红娘姐？”红娘忙扶着莺莺，走上亭子去。见他母亲坐在上面，当地端端正正摆着一桌酒席。只见张生走上亭来，兜头向老夫人作下揖去，嘴里说：“多谢岳母大人赐酒！”回转身来，正欲与莺莺小姐相见；莺莺小姐见了张生，止不住一阵酸气，直从脚跟冲上心头，索落落两串泪珠儿掉下脸来，忙回过脸去看着墙根。老夫人见了，错认是女儿怕羞，便说道：“张家相公，你近前来；自家骨肉，不须回避。孩儿，你过来见了啊！”红娘上去，扶着小姐走近去，和张生对面儿行了礼。老夫人先坐上桌去说道：“老身这壁坐，张相公这壁坐，孩儿这壁坐。”张生和莺莺都坐下，红娘斟上酒去。老夫人说道：“张相公，你满饮此杯——我今既把莺莺许配与你，你到京师，休辱没了我孩儿！你须挣扎个状元回来者！”张生站起来，恭恭敬敬的说道：“张某才疏学浅。凭仗着先相公和老夫人的恩荫，好歹要夺个状元回来封拜小姐。……”说到这里，他便溜过眼去看着莺莺。莺莺低下头去，微微的叹了一口气，斜签着身子坐着。一眼见亭子外，柳絮纷飞，衰草凄迷；猛想起：“再一霎时，我两人赤紧的要分别了！从此他孤客天涯，向这亭子外长堤走去，今夜教他到什么地方去投宿啊？”这时莺莺泪汪汪搁在眼眶里，不敢落下来；怕给张生见了，要勾起他的伤心。说虽这般说，但是那眼泪一阵一阵的催着出来；莺莺小姐低下脖子去，假装整理着素罗衣。心想：“虽说久后成夫妻，到这时候，叫我怎得不伤心啊！”一桌儿上三个人呆呆的坐着，不说一句话，不吃一杯酒；莺莺眼偷看着张生，只见张生也怔怔的望着他。满桌子静悄悄的，老太太耐不住说道：“红娘服侍把盏者。”红娘去斟了一杯酒，递给小姐；莺莺捧着，拿眼看着张生。张生出席来，走近身去，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莺莺低低的说道：“你向我手里吃一盏酒者！……我和你分别，便在眼前；你今日吃了这一杯啊，不知何日里再得和你……”莺莺说到这里，咽住了。老夫人假

装做看野景儿，扶着兰儿的肩头，走下亭去；婆婆一把拉住了张生的手，说道：“从今后，你把我丢在一边，叫我如何度这个寂寞辰光？你全不想那时节，花前月下，细说恩情，脸儿相偎，手儿相持？——唉！你既与崔相国做了女婿，也算得是妻荣‘夫贵’；这样的夫妻，不强如状元及第？何苦要把我两人赤紧的分离？——你看：一碗一碗的供食太急，眼见须臾对面的人，顷刻便要别离了！……”莺莺小姐说着，那眼泪一点一滴的落在酒杯里；张生接过酒杯来，一口饮尽。一边擎着衣袖，替他抹着眼泪。莺莺一任他抹着，也不回转脸儿去。张生连连唤着：“小姐！”说道：“可怜我熬尽凄凉”才得做你家的女婿！我满心舍你不下！无奈老夫人催逼得紧，只得去走一遭。小姐！你也不用悲伤，小生此去不多日便回来和小姐成双作对。”莺莺听着，忍不住扑在张生的肩头，抽抽咽咽的哭起来。张生一面扶着他，一面劝说道：“小姐这一哭，教小生心乱肠断，如何有心去夺得状元？……”莺莺听了，忙收了眼泪，红娘上去扶住了。正值老夫人走上亭来，见他女儿哭得眼皮红肿，又看看张生肩头一滩湿，由不得心里一软。便坐上桌来，一边招呼两人坐下，说道：“红娘把盏者。”红娘便捧着一杯酒，走近去。张生一见了红娘，想起她一番好心，又为他两人吃尽辛苦，受尽打骂，不由得心里万分惭愧。一边悄悄的在衣带上解下一块玉珮来握在手里，趁红娘送酒的当儿，一边去接着酒杯，一边把这玉珮悄悄的送在她手掌里；回过身来，捧着一杯汤，送到小姐嘴边去，说道：“小姐，你今早不曾用早饭，随意饮一口汤儿吧？”莺莺摇着头，说道：“红娘，我肚子里吃得下什么来！你看，满桌的酒和菜，我其实嘴儿没味，尝着好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你说：‘这暖溶溶玉醅，白冷冷似水。’我看着怕一大半是俺的泪？可怜我面前茶饭不待吃，恨塞满了愁肠胃！……”老夫人看看女儿可怜，便说道：“孩儿，莫太气苦了；须知道你女婿这一去，不多几天，便夺得功名回来也。”红娘在一旁，接着说道：“可怜只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散了一对鸳鸯在两地里！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短叹！……”张生一兀头，只把酒菜吃着；吃了一杯，又是一杯。他原想吃个烂醉，人事不知，免得受这凄凉的况味。兰儿这时，也舍不下张生，便也上前来，满满的斟上一杯，送过去，说道：“俺替相公把盏者。”张生也不问他是谁，接过来一仰脖子喝了。莺莺在一旁看着，悄悄的对红娘说道：“你看他一味狂喝，他心里苦呢！霎时间吃得杯盘狼藉，眼见得要车儿投东，马儿向西；我和他两地里难舍难分！——呀！红娘，你看亭子外一轮落日，搁在山头上，怕不要别离也！知他今宵宿在哪里？教我有梦也难寻觅！……”老夫人看看是时候了，便说道：“红娘，吩咐套起车儿，请张相公上马。我和小姐回去也。”红娘应着，出去传话给小厮；一时马嘶

嘶轮动，莺莺小姐一阵心酸，支持不住，靠在红娘肩上。身体虚飘飘的，魂灵儿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只听得张生站起来向老夫人行了礼，说道：“小婿告别了。”又听得老夫人说道：“别无他嘱；只愿相公以功名为念，疾早回来者！”又听得张生说道：“谨遵岳母大人严命。”老夫人一手搭在兰儿肩头，只见兰儿也泪汪汪的看着张生。老夫人说道：“老身先走一步，孩儿和张相公说一句话儿快回来者！”说着，他先走出亭子去了。这里张生和莺莺四只眼包着一眶眼泪怔怔的看着，红娘也低着脖子抹泪。张生抢步上前，深深拜下揖去。转身来向桌上取了酒壶，斟满了一杯酒，送到莺莺唇边去，说道：“小姐，满饮此一杯者。待小生回来，再饮成双杯儿。”莺莺就张生手里饮了半杯，那两串珠泪，直淌下酒杯里去；喉间咽住了，实在不能饮了。张生便把剩下的半杯，自己吃了；又斟了一杯，送到红娘唇边，说道：“姐姐先饮了此一杯，待小生回来，再报答姐姐！……”红娘这时，也顾不得了，就张生手里一口吃了。张生回过身来，一手握着莺莺的手，一手替他抹着眼泪；只听莺莺呜呜咽咽的说道：“张郎！……你！……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者！……俺守着你也！”张生接着说道：“小姐放心！状元不是小姐家的，是谁家的？——小生就此告别。”说着，又作下揖去。莺莺说道：“张郎！你住者！……君行别无所赠，口占一绝为君送行如何？”张生说道：“小生听着。”莺莺略略思索了一会儿，说道：“弃掷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张生听了，说道：“小姐差矣！小生更敢怜谁？此诗……一来：小生此时方寸已乱；二来：小姐心中到底不信，且等即日状元及第回来，那时再敬和小姐的诗。”这时莺莺小姐的眼泪，好似九曲黄河，奔腾不止；把一双罗袖，淋漓湿透。张生替他抹着眼泪，连张生的衣袖也湿了一大块。张生说道：“小姐忍耐些！小生方寸乱矣！”莺莺抹干了眼泪，说道：“你这回到了京师，要服水土；赶着路途，须要节饮食！顺时自保千金体！荒村雨露，须要早眠；野店风霜，须要迟起！鞍马劳苦，无人调护，你自去扶持！——俺这一回去啊！满肚的忧愁，去诉与谁知？满怀的相思，只有自知！老天啊！你竟不管人憔悴？逼着我去独守空闺！到晚来倚着西楼，看那夕阳古道，衰柳长堤！——方才还是一处来，如今竟是独自归家！归得家去，教我见了那一床罗帐，不由得想起：昨宵是绣衾奇暖春留住，今日是翠被生寒梦有知！俺留也留你不住，眼看你一个据鞍上马，两个泪眼愁眉！——张郎啊！俺不忧文齐福不齐，只忧你停妻再娶妻；你这一去啊！有便常通个消息！你切莫要金榜无名誓不归！你须牢记我的话：你若见些异乡的闲花野草，再休似这里一般留恋着！”张生接着说道：“小姐请回罢！小姐金玉之言，小生一一铭之肺腑！相见不远，不须过悲。——小生也有口占一绝赠别：忍泪佯低面，含情假放眉。

……”莺莺说道：“下两句俺有了：不知魂已断，可有梦相随？”张生说道：“小生去也！小姐保重！——红娘姐，替俺好好服侍解劝小姐者！”红娘说道：“相公放心去罢！”张生走在前面，红娘扶着莺莺跟在后面；走出亭子来，眼看张生攀鞍上马，四只蹄儿慢慢走着。张生在马上时时回过头来。直到一丛树荫，把他两人的眼光隔断了；莺莺好似梦醒一般，低低的叹了一口气，说道：“不做美的树叶儿！一阵淡烟薄雾，遮断了我那人儿！”老夫人上来说道：“红娘，扶小姐上车；天色已晚，快回去吧！”老夫人说着，先自跨进车子去，车夫推着去了。这里莺莺小姐，兀自痴痴的望着。红娘催着说道：“前车老夫人已去得远了，小姐也快回去吧！”莺莺痴痴的说道：“红娘，你看他在哪里？”——忽听得背后有人说道：“我想相公啊！左不过在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红娘听了，怔了一怔；回头看时，原来那兰儿也在那里痴痴的望着呢。红娘拉着她说道：“老夫人早去了，你还不快去呢！”兰儿听说，便懒懒的上车，跟在莺莺小姐后面回去了。

剧作者小传

王实甫，名德信，字实甫，大都（今北京市）人。元代剧坛最有才华的杰出作家之一。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时期约在元贞、大德间（1295—1307年）。据贾仲明吊词《凌波仙》的介绍，王实甫在当时就享有盛名，又尝混迹青楼，多与演员、歌妓往来。所作杂剧十四种，仅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及《芙蓉亭》、《贩茶船》各一折；其代表作即中外驰名的《西厢记》。

戏剧原文

第一本 张君瑞闹道场

楔子

外扮老夫人上开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殁。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因俺孩儿父丧未滿，未得成合。又有个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孩儿的，唤做红娘。一个小厮儿，唤做欢郎。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来到河中府，将这灵柩寄在普救寺内。这寺是先夫相国修造的，是则天娘娘香火院，况兼法本长老又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因此俺就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壁写书附京师去，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我想先夫在日，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今日至亲则这三四口儿，好生伤感人啊！

【仙吕·赏花时】夫主京师禄命终，子母孤孀途路穷；因此上旅棹在梵王宫。盼不到博陵旧冢，血泪洒杜鹃红。

今日暮春天气，好生困人，不免唤红娘出来分付他。红娘何在？〔旦徠扮红见科〕〔夫人云〕你看佛殿上没人烧香啊，和小姐闲散心耍一回去来。〔红云〕谨依严命。〔夫人下〕〔红云〕小姐有请。〔正旦扮莺莺上〕〔红云〕夫人着俺和姐姐佛殿上闲耍一回去来。〔旦唱〕

【么篇】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流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并下〕

第一折

〔正末扮张生骑马引仆上开〕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后一年丧母。小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即今贞元十七年二月上旬，唐德宗即位，欲往上朝取应。路经河中府过。蒲关上，有一故人，姓杜名确，字君实，与小生同郡同学，当初为八拜之交。后弃文就武，遂得武举状元，官拜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镇守着蒲关。小生就望哥哥一遭，却往京师求进。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啊！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仙吕·点绛唇】游艺中原，脚根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混江龙】向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将棘围守暖，把铁砚磨穿。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空雕虫篆刻，缀断简残编。

行路之间，早到蒲津。这黄河有九曲，此正古河内之地，你看好形势也啊！

【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只除是此地偏。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汇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恰更似弩箭乍离弦。

【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渊泉、云外悬，入东洋不离此径穿。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也曾泛浮槎到日月边。

话说间早到城中。这里一座店儿，琴童接下马者！店小二哥那里？〔小二上，云〕自家是这状元店里小二哥。官人要下啊，俺这里有干净店房。〔末云〕头房里下，先撒和那马者！小二哥，你来，我问你：这里有什么闲散心处？名山胜境，福地宝坊皆可。〔小二云〕俺这里有一座寺，名曰普救寺，是则天皇后香火院，盖造非俗：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南来北往，三教九流，过者无不瞻仰；则除那里可以君子游玩。〔末云〕琴童料持下晌午饭！俺到那里走一遭便回来也。〔仆云〕安排下饭，撒和了马，等哥哥回家。〔下〕〔法聪上〕小僧法聪，是这普救寺法本长老座下弟子。今日师父赴斋去了，着我在寺中，但有探长老的，便记着，待师父回来报知。山门下立地，看有什么人来。〔末上，云〕却早来到也。〔见聪了，聪问云〕客官从何来？〔末云〕小生西洛至此，闻上刹幽雅清爽，一来瞻仰佛像，二来拜谒长老。敢问长老在么？〔聪云〕俺师父不在寺中，贫僧弟子法聪的便是，请先生方丈拜茶。〔末云〕既然长老不在啊，不必吃茶；敢烦和尚相引，瞻仰一遭，幸甚！〔聪云〕小僧取钥匙，开了佛殿、钟楼、塔院、罗汉堂、香积厨，盘桓一会，师父敢待回来。〔做看科〕〔末云〕是盖造得好也啊！

【村里迓鼓】随喜了上方佛殿，早来到下方僧院。行过厨房近西，法堂北，

钟楼前面。游了洞房，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

〔莺莺引红娘拈花枝上，云〕红娘，俺去佛殿上耍去来。〔末做见科〕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

【元和令】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则着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厮着香肩，只将花笑拈。

【上马娇】这的是兜率宫，休猜做了离恨天。呀，谁想着寺里遇神仙！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偏、偏、宜贴翠花钿。

【胜葫芦】则见他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旦云〕红娘，你觑：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末云〕我死也！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么篇】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红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旦回顾觑末下〕〔末云〕和尚，恰怎么观音现来？〔聪云〕休胡说，这是河中开府崔相国的小姐。〔末云〕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休说那模样儿，则那一对小脚儿，价值百镒之金。〔聪云〕偌远地，他在那壁，你在这壁，系着长裙儿，你便怎知他脚儿小？〔末云〕法聪，来，来，来，你问我怎便知，你觑：

【后庭花】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香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儿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那了一步远。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似神仙归洞天，空余下杨柳烟，只闻得鸟雀喧。

【柳叶儿】呀，门掩着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恨天，天不与人行方便，好着我难消遣，端的是怎留连。小姐啊，则被你兀的不引了人意马心猿？

〔聪云〕休惹事，河中开府的小姐去远了也。〔末唱〕

【寄生草】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

“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觑聪云〕敢烦和尚对长老说知，有僧房借半间，早晚温习经史，胜如旅邸内冗杂；房金依例拜纳，小生明日自来也。

【赚煞】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近庭轩，花柳争妍，日午当庭塔影圆。春光在眼前，争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并下〕

第二折

〔夫人上，白〕前日长老将钱去与老相公做好事，不见来回话。道与红娘，传着我的言语去问长老：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就着他办下东西的当了，来回我话者。〔下〕〔净扮洁上〕老僧法本，在这普救寺内做长老。此寺是则天皇后盖造的，后来崩损，又是崔相国重修的。现今崔老夫人领着家眷扶柩回博陵，因路阻暂寓本寺西厢之下，待路通回博陵迁葬。老夫人处事温俭，治家有方，是是非非，人莫敢犯。夜来老僧赴斋，不知曾有人来望老僧否？〔唤聪问科〕〔聪云〕夜来有一秀才自西洛而来，特谒我师，不遇而返。〔洁云〕山门外觑着，若再来时，报我知道。〔末上〕昨日见了那小姐，倒有顾盼小生之意。今日去问长老借一间僧房，早晚温习经史；倘遇那小姐出来，必当饱看一会。

【中吕·粉蝶儿】不做周方，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借与我半间儿客舍僧房，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门儿相向。虽不能够窃玉偷香，且将这盼行云眼睛儿打当。

【醉春风】往常时见傅粉的委实羞，画眉的敢是谎；今日多情人一见了有情娘，着小生心儿里早痒、痒。迤逗得肠荒，断送得眼乱，引惹得心忙。

〔未见聪科〕〔聪云〕师父正望先生来哩，只此少待，小僧通报去。〔洁出见末科〕〔末云〕是好一个和尚啊！

【迎仙客】我则见他头似雪，鬓如霜，面如童，少年得内养；貌堂堂，声朗朗，头直上只少个圆光，却便似捏塑来的僧伽像。

〔洁云〕请先生方丈内相见。夜来老僧不在，有失迎迓，望先生恕罪！〔末云〕小生久闻老和尚清誉，欲来座下听讲，何期昨日不得相遇。今能一见，是小生三生有幸矣。〔洁云〕先生世家何郡？敢问上姓大名，因甚至此？〔末云〕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

【石榴花】大师一一问行藏，小生仔细诉衷肠，自来西洛是吾乡，宦游在四方，寄居咸阳。先人拜礼部尚书多名望，五旬上因病身亡。〔洁云〕老相公弃世，必有所遗。〔末唱〕平生正直无偏向，止留下四海一空囊。

【斗鹌鹑】俺先人甚的是浑俗和光，衡一味风清月朗。〔洁云〕先生此一行必上朝取应去。〔末唱〕小生无意求官，有心待听讲。小生特谒长老，奈路途奔驰，无以相馈。量着穷秀才人情只是纸半张，又没甚七青八黄，尽着你说短论长，一任待掂斤播两。

径禀：有白银一两，与常住公用，略表寸心，望笑留是幸！〔洁云〕先生客中，何故如此？〔末云〕物鲜不足辞，但充讲下一茶耳。

【上小楼】小生特来见访，大师何须谦让。〔洁云〕老僧决不敢受。〔末唱〕这钱也难买柴薪，不够斋粮，且备茶汤。〔觑聪云〕这一两银未为厚礼。你若有主张，对

艳妆，将言词说上，我将你众和尚死生难忘。

〔洁云〕先生必有所请。〔末云〕小生不揣有愚，因恶旅邸冗杂，早晚难以温习经史；欲假一室，晨昏听讲。房金按月任意多少。〔洁云〕敝寺颇有数间，任先生拣选。〔末唱〕

【么篇】也不要香积厨，枯木堂。远着南轩，离着东墙，靠着西厢。近主廊，过耳房，都皆停当。〔洁云〕便不啊，就与老僧同处何如？〔末笑云〕要恁怎么？你是必休题着长老方丈。

〔红上，云〕老夫人着俺问长老：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看得停当回话。须索走一遭去来。〔见洁科〕长老万福！夫人使侍妾来问：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着看得停当了回话。〔末背云〕好个女子也啊！

【脱布衫】大人家举止端详，全没那半点儿轻狂。大师行深深拜了，启朱唇语言得当。

【小梁州】可喜娘的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缟素衣裳；胡伶录老不寻常，偷睛望，眼挫里抹张郎。

【么篇】若共他多情的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我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许放，我亲自写与从良。

〔洁云〕二月十五日，可与老相公做好事。〔红云〕妾与长老同去佛殿看了，却回夫人话。〔洁云〕先生请少坐，老僧同小娘子看一遭便来。〔末云〕何故却小生？便同行一遭，又且何如？〔洁云〕便同行。〔末云〕着小娘子先行，俺近后些。〔洁云〕一个有道理的秀才。〔末云〕小生有一句话说敢道么？〔洁云〕便道不妨。〔末唱〕

【快活三】崔家女艳妆，莫不是演撒你个老洁郎？〔洁云〕俺出家人那有此事？〔末唱〕既不沙，却怎睏趁着你头上放毫光，打扮的特来晃。

〔洁云〕先生是何言语！早是那小娘子不听得哩，若知啊，是甚意思！〔红上佛殿科〕〔末唱〕

【朝天子】过得主廊，引入洞房，好事从天降。我与你看着门儿，你进去。〔洁怒云〕先生，此非先王之法言，岂不得罪于圣人之门乎？老僧偌大年纪，焉肯作此等之态？〔末唱〕好模好样太莽撞，没则罗便罢；烦恼怎么耶唐三藏？怪不得小生疑你，偌大一个宅堂，可怎生别没个儿郎，使得梅香来说勾当。〔洁云〕老夫人治家严肃，内外并无一个男子出入。〔末背云〕这秃厮巧说。你在我行、口强，硬抵着头皮撞。

〔洁对红云〕这斋供道场都完备了，十五日请夫人小姐拈香。〔末问云〕何故？〔洁云〕这是崔相国小姐至孝，为报父母之恩。又是老相公禪日，就脱孝服，所以做好事。〔末哭科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深恩，昊天罔极。”小姐是一女子，尚然有报父母之心；小生湖海飘零数年，自父母下世之后，并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报。望和尚慈悲为本，小生亦备钱五千，怎生带得一分儿斋，追荐俺父母咱！便夫人知也不妨，以尽人子之心。〔洁云〕法聪与这先生带一分者。〔末背问聪云〕那小姐明日来么？〔聪云〕他父母的勾当，如何不来，〔末背云〕这五千金使得有些下落者。

【四边静】人间天上，看莺莺强如做道场。软玉温香，休道是相亲傍；若能够汤他一汤，倒与人消灾障。

〔洁云〕都到方丈吃茶。〔做到科〕〔末云〕小生更衣咱。〔末出科云〕那小娘子已定出来也，我只在这里等待问他咱。〔红辞洁云〕我不吃茶了，恐夫人怪来迟，去回话也。〔红出科〕〔末迎红娘祇揖科〕小娘子拜揖！〔红云〕先生万福！〔末云〕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的侍妾么？〔红云〕我便是，何劳先生动问？〔末云〕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红云〕谁问你来？〔末云〕敢问小姐常出来么？〔红怒云〕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君子“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道不得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莺立谢而言曰：“今当改过从新，毋敢再犯。”是他亲女，尚然如此，何况以下侍妾乎？先生习先王之道，尊周公之礼，不干己事，何故用心？早是妾身，可以容恕，若夫人知其事啊，决无干休。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下〕

〔末云〕这相思索是害也！

【哨遍】听说罢心怀悒快，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说：“夫人节操凜冰霜，不招呼，谁敢辄入中堂？”自思想，比及你心儿里畏惧老母亲威严，小姐啊，你不合临去也回头儿望。待扬下教人怎扬？赤紧的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肠。若今生难得有情人，是前世烧了断头香。我得时节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

【耍孩儿】当初那巫山远隔如天样，听说罢又在巫山那厢。业身躯虽是立在回廊，魂灵儿已在他行。本待要安排心事传幽客，我则怕漏泄春光与乃堂。夫人怕女孩儿春心荡，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

【五煞】小姐年纪小，性气刚。张郎倘得相亲傍，乍相逢厌见何郎粉，看邂逅偷将韩寿香。才到得风流况，成就了会温存的娇媚，怕什么能拘束的亲娘。

【四煞】夫人太虑过，小生空妄想，郎才女貌合相仿。休直待眉儿浅淡思张敞，春色飘零忆阮郎。非是咱自夸奖：他有德言工貌，小生有恭俭温良。

【三煞】想着他眉儿浅浅描，脸儿淡淡妆，粉香腻玉搓咽项。翠裙鸳绣金莲小，红袖鸾销玉笋长。不想啊其实强：你撇下半天风韵，我拾得万种思量。

却忘了辞长老。〔见洁科〕小生敢问长老，房舍如何？〔洁云〕塔院侧边西厢一间房，甚是潇洒，正可先生安下。现收拾下了，随先生早晚来。〔末云〕小生便回店中搬去。〔洁云〕吃斋了去。〔末云〕老僧收拾下斋，小生取行李便来。〔洁云〕既然如此，老僧准备下斋，先生是必便来。〔下〕〔末云〕若在店中闹，到好消遣；搬在寺中静处，怎么捱这凄凉也啊。

【二煞】院宇深，枕簟凉，一灯孤影摇书幌。纵然酬得今生志，着甚支吾此

夜长。睡不着如翻掌，少可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捣枕捶床。

【尾】娇羞花解语，温柔玉有香，我和他乍相逢记不真娇模样，我则索手抵着牙儿慢慢的想。〔下〕

第三折

〔正旦上，云〕老夫人着红娘问长老去了，这小贱人不来我行回话。〔红上，云〕回夫人话了，去回小姐话去。〔旦云〕使你问长老：几时做好事？〔红云〕恰回夫人话也，正待回姐姐话：二月十五日，请夫人姐姐拈香。〔红笑云〕姐姐，你不知，我对你说一件好笑的勾当。咱前日寺里见的那秀才，今日也在方丈里。他先出门儿外等着红娘，深深唱个喏道：“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姐姐，却是谁问他来？他又问：“那壁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的侍妾乎？小姐常出来么？”被红娘抢白了一顿啊回来了。姐姐，我不知他想什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旦笑云〕红娘，休对夫人说。无色晚也，安排香案，咱花园内烧香去来。〔下〕〔末上，云〕搬至寺中，正近西厢居址。我问和尚每来，小姐每夜花园内烧香。这个花园和俺寺中合着。比及小姐出来，我先在太湖石畔墙角儿边等待，饱看一会。两廊僧众都睡着了。夜深人静，月朗风清，是好天气也啊！正是：闲寻方丈高僧语，闷对西厢皓月吟。

【越调·斗鹌鹑】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罗袂生寒，芳心自警。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悄悄冥冥，潜潜等等。

【紫花儿序】等待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一更之后，万籁无声，直至莺庭。若是回廊下没揣的见俺可憎，将他来紧紧的搂定；则问你那会少离多有影无形。

〔旦引红娘上，云〕开了角门儿，将香桌出来者。〔末唱〕

【金蕉叶】猛听得角门儿呀的一声，风过处衣香细生。掂着脚尖儿仔细定睛，比我那初见时庞儿越整。

〔旦云〕红娘，移香桌儿近太湖石畔放者！〔末做看科，云〕料想春娇厌拘束，等闲飞出广寒宫。看他容分一捻，体露半襟，骀香袖以无言，垂罗裙而不语。似湘陵妃子，斜倚舜庙朱扉；如玉殿嫦娥，微现蟾宫素影。是好女子也啊！

【调笑令】我这里甫能、见娉婷，比着那月殿嫦娥也不恁般撑。遮遮掩掩穿芳径，料应来小脚儿难行。可喜娘的脸儿百媚生，兀的不引了人魂灵！

〔旦云〕取香来！〔末云〕听小姐祝告什么？〔旦云〕此一炷香，愿化去先人，早生天界！此一炷香，愿堂中老母，身安无事！此一炷香……〔做不语科〕〔红云〕姐姐不祝这一炷香，我替姐姐祝告：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旦再拜云〕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长吁科〕〔末云〕小姐倚栏长叹，似有动情之意。

【小桃红】夜深香霭散空庭，帘幕东风静。拜罢也斜将曲栏凭，长吁了两三声。剔团圞明月如悬镜。又不是轻云薄雾，都则是香烟人气，两般儿氤氲得不分明。

我虽不及司马相如，我只看小姐颇有文君之意。我且高吟一绝，看他则甚：“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旦云〕有人墙角吟诗。〔红云〕这声音便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傻角。〔旦云〕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红云〕你两个是好做一首。〔旦念诗云〕“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末云〕好应酬得快也啊！

【秃厮儿】早是那脸儿上扑堆着可憎，那堪那心儿里埋没着聪明。他把那新诗和得忒应声，一字字，诉衷情，堪听。

【圣药王】那语句清，音律轻，小名儿不枉了唤做莺莺。他若是共小生、厮觑定，隔墙儿酬和到天明。方信道“惺惺的自古惜惺惺”。

我撞出去，看他说什么。

【麻郎儿】我拽起罗衫欲行，〔旦做见科〕他陪着笑脸儿相迎。不做美的红娘忒浅情，便做道“谨依来命”……

〔红云〕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着。〔莺回顾下〕〔末唱〕

【么篇】我忽听、一声、猛惊。元来是扑刺刺宿鸟飞腾，颤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

小姐，你去了啊，那里发付小生！

【络丝娘】空撇下碧澄澄苍苔露冷，明皎皎花筛月影。白日凄凉枉耽病，今夜把相思再整。

【东原乐】帘垂下，户已扃，却才个悄悄相问，他那里低低应。月朗风清恰二更，厮倏幸：他无缘，小生薄命。

【绵搭絮】恰寻归路，伫立空庭，竹梢风摆，斗柄云横。呀！今夜凄凉有四星，他不瞅人待怎生！虽然是眼角儿传情，咱两个口不言心自省。

今夜甚睡到得我眼里啊！

【拙鲁速】对着盏碧荧荧短檠灯，倚着扇冷清清旧帟屏。灯儿又不明，梦儿又不成；窗儿外浙零零的风儿透疏棂，忒楞楞的纸条儿鸣；枕头儿上孤另，被窝儿里寂静。你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

【么篇】怨不能，恨不成，坐不安，睡不宁。有一日柳遮花映，雾帐云屏，夜阑人静，海誓山盟。恁时节风流嘉庆，锦片也似前程，美满恩情，咱两个画堂春自生。

【尾】一天好事从今定，一首诗分明照证；再不向青琐闼梦儿中寻，只去那碧桃花树儿下等。〔下〕

第四折

〔洁引聪上，云〕今日二月十五日开启，众僧动法器者。请夫人小姐拈香。比及夫人未来，先请张生拈香。怕夫人问啊，则说道贫僧亲者。〔末上，云〕今日二月十五日，和尚请拈香，须索走一遭。

【双调·新水令】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香烟云盖结，讽咒海波潮。幡影飘飘，诸檀越尽来到。

【驻马听】法鼓金铎，二月春雷响殿角；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侯门不许老僧敲，纱窗外定有红娘报。害相思的馋眼脑，见他时须看个十分饱。

〔未见洁科〕〔洁云〕先生先拈香，恐夫人问啊，则说是老僧的亲。〔末拈香科〕

【沉醉东风】惟愿存在的人间寿高，亡化的天上逍遥。为曾、祖、父先灵，礼佛、法、僧三宝，焚名香暗中祷告；则愿得红娘休劣，夫人休焦，犬儿休恶！佛口，早成就了幽期密约！

〔夫人引旦上，云〕长老请拈香，小姐，咱走一遭。〔末做见科〕〔觑聪云〕为你志诚啊，神仙下降也。〔聪云〕这生却早两遭儿也。〔末唱〕

【雁儿落】我则道这玉天仙离了碧霄，原来是可意种来清醮。小子多愁多病身，怎当他倾国倾城貌。

【得胜令】恰便似檀口点樱桃，粉鼻儿倚琼瑶，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妖娆，满面儿扑堆着俏；苗条，一团儿衡是娇。

〔洁云〕贫僧一句话，夫人行敢道么？老僧有个敝亲，是个饱学的秀才，父母亡后，无可相报。对我说：“央及带一分斋，追荐父母。”贫僧一时应允了，恐夫人见责。〔夫人云〕长老的亲便是我的亲，请来厮见咱。

〔末拜夫人科〕〔众僧见旦发科〕〔末唱〕

【乔牌儿】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愣，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

【甜水令】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稔色人儿，可意冤家，怕人知道，看时节泪眼偷瞧。

【折桂令】着小生迷留没乱，心痒难挠。哭声儿似莺啭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大师也难学，把一个发慈悲的脸儿来朦着。击磬的头陀懊恼，添香的行者心焦。烛影风摇，香霭云飘；贪看莺莺，烛灭香消。

〔洁云〕风灭灯也。〔末云〕小生点灯烧香。〔旦与红云〕那生忙了一夜。

【锦上花】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着身子儿

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

〔红云〕我猜那生——

【么篇】黄昏这一回，白日那一觉，窗儿外那会镗铎。到晚来向书帙里比及睡着，千万声长吁怎捱到晓。

〔末云〕那小姐好生顾盼小子。

【碧玉箫】情引眉梢，心绪你知道；愁种心苗，情思我猜着。畅懊恼！响铛铛云板敲。行者又嚎，沙弥又哨，恁须不夺人之好。

〔洁与众僧发科了〕〔动法器了，洁摇铃跪宣疏了，烧纸科〕〔洁云〕天明了也，请夫人小姐回宅。〔末云〕再做一会也好，那里发付小生也啊！

【鸳鸯煞】有心争似无心好，多情却被无情恼。劳攘了一宵，月儿沉，钟儿响，鸡儿叫。畅道是玉人归去得疾，好事收拾得早，道场毕诸人散了。酩子里各归家，葫芦提闹到晓。〔并下〕

【络丝娘煞尾】则为你闭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

题目 老夫人闲春院 崔莺莺烧夜香

正名 小红娘传好事 张君瑞闹道场

第二本 崔莺莺夜听琴

第一折

〔孙飞虎上开〕自家姓孙，名彪，字飞虎。方今唐德宗即位，天下扰攘。因主将丁文雅失政，俺分统五千人马，镇守河桥，劫掠良民财物。近知先相国崔珏之女莺莺，眉黛青颦，蓬脸生春，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现在河中府普救寺借居。我心中想来：当今用武之际，主将尚然不正，我独廉何为！大小三军，听吾号令：人尽衔枚，马皆勒口，连夜进兵河中府！掳莺莺为妻，是我平生愿足。〔下〕〔法本慌上〕谁想孙飞虎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鸣锣击鼓，呐喊摇旗，欲掳莺莺小姐为妻。我今不敢违误，即索报知夫人走一遭。〔下〕〔夫人慌上，云〕如此却怎了！俺同到小姐卧房里商量去。〔下〕〔旦引红上，云〕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早是离人伤感，况值暮春天道，好烦恼人也啊！好句有情

怜夜月，落花无语怨东风。

【仙吕·八声甘州】恹恹瘦损，早是伤神，那值残春。罗衣宽褪，能消几度黄昏？风袅篆烟不卷帘，雨打梨花深闭门；无语凭阑干，目断行云。

【混江龙】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阑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

〔红云〕姐姐情思不快，我将被儿熏得香香的，睡些儿。〔旦唱〕

【油葫芦】翠被生寒压绣，休将兰麝熏；便将兰麝熏尽，则索自温存。昨宵个锦囊佳制明勾引，今日个玉堂人物难亲近。这些时坐又不安，睡又不稳，我欲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每日价情思睡昏昏。

【天下乐】红娘啊，我则索搭伏定鲛绡枕头儿上盹。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红云〕不干红娘事，老夫人着我跟着姐姐来。〔旦云〕俺娘也好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堤防着人；小梅香伏侍得勤，老夫人拘系得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

〔红云〕姐姐往常不曾如此无情无绪；自见了那生，便觉心事不宁，却是如何？〔旦唱〕

【那吒令】往常但见个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客人，厌的倒褪；从见了那人，兜的便亲。想着他昨夜诗，依前韵，酬和得清新。

【鹊踏枝】吟得句儿匀，念得字儿真，咏月新诗，煞强似织锦回文。谁肯把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通个殷勤。

【寄生草】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作念心儿里印。学得来“一天星斗焕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无人问”。

〔飞虎领兵上，围寺科〕〔下〕〔卒于内高叫云〕寺里人听者：限你每三日内将莺莺献出来与俺将军成亲，万事干休。三日之后不送出，伽蓝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夫人、洁同上，敲门了〕〔红看了，云〕姐姐，夫人和长老都在房门前。〔旦见了科〕〔夫人云〕孩儿，你知道么？如今孙飞虎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道你“眉黛青颦，莲脸生春，似倾国倾城的太真”，要掳你做压寨夫人。孩儿，怎生是了也？〔旦唱〕

【六么序】听说罢魂离了壳，现放着祸灭身，将袖梢儿搵不住啼痕。好教我去住无因，进退无门，可着俺那塌儿里人急偎亲？孤孀子母无投奔，赤紧的先亡过了有福之人。耳边厢金鼓连天震，征云冉冉，土雨纷纷。

【么篇】那厮每风闻，胡云。道我“眉黛青颦，莲脸生春，恰便似倾国倾城的太真”；兀的不送了他三百僧人？半万贼军，半霎儿敢剪草除根？这厮每于家为国无忠信，恣情的掳掠人民，更将那天宫般盖造焚烧尽。则没那诸葛孔明，便待要博望烧屯。

〔夫人云〕老身年六十岁，不为寿夭；奈孩儿年少，未得从夫，却如之奈何？〔旦云〕孩

儿有一计，想来则是将我与贼汉为妻，庶可免一家儿性命。〔夫人哭云〕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舍得你献与贼汉，却不辱没了俺家谱！〔洁云〕俺同到法堂上两廊下，问僧俗有高见者，俺一同商议个长便。〔同到法堂科〕〔夫人云〕小姐却是怎生？〔旦云〕不如将我与贼人，其便有五：

【后庭花】第一来免摧残老太君；第二来免堂殿作灰烬；第三来诸僧无事得安存；第四来先君灵柩稳；第五来欢郎虽是未成人，〔欢云〕俺啊，打什么不紧。〔旦唱〕须是崔家后代孙。莺莺为惜己身，不行从着乱军；诸僧众污血痕，将伽蓝火内焚，先灵为细尘，断绝了爱弟亲，割开了慈母恩。

【柳叶儿】呀，将俺一家儿不留一个韶齿，待从军又怕辱没了家门。我不如白练套头儿寻个自尽，将我尸椁，献与贼人，也须得个远害全身。

【青歌儿】母亲，都做了莺莺生忿，对傍人一言难尽。母亲，休爱惜莺莺这一身。您孩儿别有一计：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倒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

〔夫人云〕此计较可。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长老在法堂上高叫：“两廊僧俗，但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奩，断送莺莺与他为妻。”〔洁叫了，住〕〔末鼓掌上，云〕我有退兵之策，何不问我？〔见夫人了〕〔洁云〕这秀才便是前日带追荐的秀才。〔夫人云〕计将安在？〔末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罚若明，其计必成。”〔旦背云〕只愿这生退了贼者。〔夫人云〕恰才与长老说下，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姐与他为妻。〔末云〕既是恁的，休唬了我浑家，请入卧房里去，俺自有退兵之策。〔夫人云〕小姐和红娘回去者！〔旦对红云〕难得此生这一片好心！

【赚煞】诸僧众各逃生，众家眷谁瞅问，这生不相识横枝儿着紧。非是书生多议论，也堤防着玉石俱焚。虽然是不关亲，可怜见命在逡巡，济不济权将秀才来尽。果若有出师表文，吓蛮书信，张生啊，则愿你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下〕

第二折

〔夫人云〕此事如何？〔末云〕小生有一计，先用着长老。〔洁云〕老僧不会厮杀，请秀才别换一个。〔末云〕休慌，不要你厮杀。你出去与贼汉说：“夫人本待便将小姐出来，送与将军，奈有父丧在身。不争鸣锣击鼓，惊死小姐，也可惜了。将军若要做女婿啊，可按甲束兵，退一射之地。限三日功德圆满，脱了孝服，换上颜色衣服，倒陪房奩，定将小姐送与将军。不争便送来，一来父服在身，二来于军不利。”你去说来。〔洁云〕三日后如何？〔末云〕有计在后。〔洁朝鬼门道叫科〕请将军打话。〔飞虎引卒上，云〕快送出莺莺来。〔洁云〕将军息怒！夫人使老僧来与将军说。〔说如前了〕〔飞虎云〕既然如此，限你三日后若不

送来，我着你人人皆死，个个不存。你对夫人说去，恁的这般好性儿的女婿，教他招了者。
〔引卒下〕〔洁云〕贼兵退了也，三日后不送出去，便都是死的。〔末云〕小子有一故人，姓杜，名确，号为白马将军，现统十万大兵，镇守着蒲关。一封书去，此人必来救我。此间离蒲关四十五里，写了书啊，怎得人送去？〔洁云〕若是白马将军肯来，何虑孙飞虎。俺这里有一个徒弟，唤作惠明，则是要吃酒厮打。若使央他去，定不肯去；须将言语激着他，他便去。〔末唤云〕有书寄与杜将军，谁敢去？谁敢去？〔惠明上，云〕我敢去！〔唱〕

【正宫·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忏，飏了僧伽帽，袒下我这偏衫。杀人心逗起英雄胆，两只手将乌龙尾钢椽搯。

【滚绣球】非是我贪，不是我敢，知他怎生唤做打参，大踏步直杀出虎窟龙潭。非是我撵，不是我揽，这些时吃菜馒头委实口淡，五千人也不索炙煎熅。腔子里热血权消渴，肺腑内生心且解馋，有甚腌臢！

【叨叨令】浮沙羹、宽片粉添些杂糝，酸黄齏、烂豆腐休调啖，万余斤黑面从教暗，我将这五千人做一顿馒头馅。是必休误了也么哥！休误了也么哥！包残余肉把青盐蘸。

〔洁云〕张秀才着你寄书去蒲关，你敢去么？〔惠唱〕

【倘秀才】你那里问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这里启大师用咱也不用咱。你道是飞虎将声名播斗南；那厮能淫欲，会贪婪，诚何以堪！

〔末云〕你是出家人，却怎不看经礼忏，则厮打为何？〔惠唱〕

【滚绣球】我经文也不会谈，逃禅也懒去参；戒刀头近新来钢蘸，铁棒上无半星儿土渍尘。别的都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则会斋得饱也则去那僧房中胡涂，那里管焚烧了兜率也似伽蓝。则为那善文能武人千里，凭着这济困扶危书一缄，有勇无惭。

〔末云〕他倘不放你过去如何？〔惠云〕他不放我啊，你放心！

【白鹤子】着几个小沙弥把幢幡宝盖擎，壮行者将杆棒镬叉担。你排阵脚将众僧安，我撞钉子把贼兵来探。

【二】远的破开步将铁棒飏，近的顺着手把戒刀钐；有小的提起来将脚尖足庄，有大的扳下来把髑髅勘。

【一】瞅一瞅古都都翻了海波，混一混厮琅琅震动山岩；脚踏得赤力力地轴摇，手扳得忽刺刺天半撼。

【耍孩儿】我从来驳驳劣劣，世不曾忑忑忐忐，打熬成不厌天生敢。我从来斩钉截铁常居一，不似您惹草拈花没掂三。劣性子人皆惨，舍着命提刀仗剑，更怕甚勒马停骖。

【二】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不甘，你休只因亲事胡扑掩。若是杜将军不把干戈退，张解元干将风月担，我将不志诚的言词赚。倘或纰缪，倒大羞惭。〔惠

云〕将书来，你等回音者。

【收尾】您与我助威风播几声鼓，仗佛力呐一声喊。绣旗下遥见英雄俺，我教那半万贼兵唬破胆。〔下〕

〔末云〕老夫人长老都放心，此书到日，必有佳音。咱“眼观旌节旗，耳听好消息”。你看：一封书札逡巡至，半万雄兵咫尺来。”〔并下〕

楔子

〔杜将军引卒子上开〕林下晒衣嫌日淡，池中濯足恨鱼腥；花根本艳公卿子，虎体原斑将相孙。自家姓杜，名确，字君实，本贯西洛人也。自幼与君瑞同学儒业，后弃文就武。当年武举及第，官拜征西大将军，正授管军元帅，统领十万之众，镇守着蒲关。有人自河中来，听知君瑞兄弟在普救寺中，不来望我；着人去请，亦不肯来，不知主甚意？今闻丁文雅失政，不守国法，剽掠黎民；我为不知虚实，未敢造次兴师。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圯地无舍，衢地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用矣。”吾之未疾进兵征讨者，为不知地利浅深出没之故也。昨日探听去，不见回报。今日升帐，看有甚军情来，报我知道者！〔卒子引惠明和尚上开〕〔惠明云〕我离了普救寺，一日至蒲关，见杜将军走一遭。〔卒报科〕〔将军云〕着他过来！〔惠打问讯了，云〕贫僧是普救寺来的，今有孙飞虎作乱，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欲劫故臣崔相国女为妻。有游客张君瑞，奉书令小僧拜投于麾下，欲求将军以解倒悬之危。〔将军云〕将过书来！〔惠投书了〕〔将军拆书念曰〕珙顿首再拜大元帅将军契兄纛下：伏自洛中，拜违犀表，寒暄屡隔，积有岁月，仰德之私，铭刻如也。忆昔联床风雨，叹今彼各天涯；客况复生于肺腑，离愁无慰于羁怀。念贫处十年藜藿，走困他乡；羨威统百万貔貅，坐安边境。故知虎体食天禄，瞻天表，大德胜常；使贱子慕台颜，仰台翰，寸心为慰。辄稟：小弟辞家，欲诣帐下，以叙数载间阔之情；奈至河中府普救寺，忽值采薪之忧，不及径造。不期有贼将孙飞虎，领兵半万，欲劫故臣崔相国之女，实为迫切狼狈。小弟之命，亦在逡巡。万一朝廷知道，其罪何归？将军倘不弃旧交之情，兴一旅之师；上以报天子之恩，下以救苍生之急；使故相国虽在九泉，亦不泯将军之德。愿将军虎视去书，使小弟鹄观来旄。造次干渎，不胜惭愧！伏乞台照不宣！张珙再拜。二月十六日书。〔将军云〕既然如此，和尚你行，我便来。〔惠明云〕将军是必疾来者！〔唱〕

【仙吕·赏花时】那厮掳掠黎民德行短，将军镇压边庭机变宽。他弥天罪有百千般，若将军不管，纵贼寇聘无端。

【么篇】便是你坐视朝廷将帝主瞞。若是扫荡妖氛着百姓欢，干戈息，大功完，歌谣遍满，名誉到金銮。〔下〕

〔将军云〕虽无圣旨发兵，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大小三军，听吾将令：速点五千人马，人尽衔枚，马皆勒口，星夜起发，直至河中府普救寺救张生走一遭。〔飞虎引卒子上开〕〔将军引卒子骑竹马调阵拿绑下〕〔夫人、洁同末上，云〕下书已两日，不见回音。〔末云〕山门外呐喊摇旗，莫不是俺哥哥军至了。〔未见将军了〕〔引夫人拜了〕〔将军云〕杜确有失防御，致令老夫人受惊，切勿见罪是幸！〔末拜将军了〕自别兄长台颜，一向有失听教；今得一见，如拨云睹日。〔夫人云〕老身子母，如将军所赐之命，将何补报？〔将军云〕不敢，此乃职分之所当为。敢问贤弟，因甚不至戎帐？〔末云〕小弟欲来，奈小疾偶作，不能动止，所以失敬。今见夫人受困，所言退得贼兵者，以小姐妻之，因此愚弟作书请吾兄。〔将军云〕既然有此姻缘，可贺，可贺！〔夫人云〕安排茶饭者！〔将军云〕不索，尚有余党未尽，小官去捕了，却来望贤弟。左右那里，去斩孙飞虎去！〔拿贼了〕本欲斩首示众，具表奏闻，见丁文雅失守之罪，恐有未叛者，今将为首者各杖一百，余者尽归旧营去者！〔孙飞虎谢了下〕〔将军云〕张生建退贼之策，夫人面许结亲；若不违前言，淑女可配君子也。〔夫人云〕恐小女有辱君子。〔末云〕请将军筵席者！〔将军云〕我不吃筵席了，我回营去，异日却来庆贺。〔末云〕不敢久留兄长，有劳台候。〔将军望蒲关起发〕〔众念云〕马离普救敲金镫，人望蒲关唱凯歌。〔下〕〔夫人云〕先生大恩，不敢忘也。自今先生休在寺里下，则着仆人寺内养马，足下来家内书院里安歇。我已收拾了，便搬来者。到明日略备草酌，着红娘来请，你是必来一会，别有商议。〔下〕〔末云〕这事都在长老身上。〔问洁云〕小子亲事未知何如？〔洁云〕莺莺亲事拟定妻君。“只因兵火至，引起雨云心。”〔下〕〔末云〕小子收拾行李去花园里去也。〔下〕

第三折

〔夫人上，云〕今日安排下小酌，单请张生酬劳。道与红娘，疾忙去书院中请张生，着他是必便来，休推故。〔下〕〔末上，云〕夜来老夫说，着红娘来请我，却怎生不见来？我打扮着等他。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怎么不见红娘来也啊？〔红娘上，云〕老夫人使我请张生。我想若非张生妙计啊，俺一家儿性命难保也啊。

【中吕·粉蝶儿】半万贼兵，卷浮云片时扫净，俺一家儿死里逃生。舒心的列山灵，陈水陆，张君瑞合当钦敬。当日所望无成；谁想一缄书倒为了媒证。

【醉春风】今日个东阁玳筵开，煞强如西厢和月等。薄衾单枕有人温，早则不冷、冷。受用足宝鼎香浓，绣帘风细，绿窗人静。

可早来到也。

【脱布衫】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隔窗儿咳嗽了一声，〔红敲门科〕〔末云〕是谁来也？〔红云〕是我。他启朱唇急来答应。

〔末云〕拜揖小娘子。〔红唱〕

【小梁州】只见他又手忙将礼数迎，我这里“万福，先生”。乌纱小帽耀人明，白澜净，角带傲黄鞞。

【么篇】衣冠济楚庞儿俊，可知道引动俺莺莺。据相貌，凭才性，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

〔末云〕“既来之，则安之。”请书房内说话。小娘子此行为何？〔红云〕贱妾奉夫人严命，特请先生小酌数杯，勿却。〔末云〕便去，便去。敢问席上有莺莺姐姐么？〔红唱〕

【上小楼】“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可早莺莺根前，“姐姐”呼之，喏喏连声。秀才每闻道“请”，恰便似听将军严令，和他那五脏神愿随鞭镫。

〔末云〕今日夫人端的为什么筵席？〔红唱〕

【么篇】第一来为压惊，第二来因谢承。不请街坊，不会亲邻，不受人情。避众僧，请老兄，和莺莺匹聘。〔末云〕如此小生欢喜。〔红唱〕则见他欢天喜地，谨依来命。

〔末云〕小生客中无镜，敢烦小娘子看小生一看何如？〔红唱〕

【满庭芳】来回顾影，文魔秀士，风欠酸丁。下工夫将额颅十分挣，迟和疾擦倒苍蝇，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人牙疼。〔末云〕夫人办什么请我？〔红唱〕茶饭已安排定，淘下陈仓米数升，炸下七八碗软蔓青。

〔末云〕小生想来：自寺中一见了小姐之后，不想今日得成婚姻，岂不为前生分定？〔红云〕姻缘非人力所为，天意尔。

【快活三】咱人一事精；百事精；一无成，百无成。世间草木本无情，自古云：“地生连理木，水出并头莲。”他犹有相兼并。

【朝天子】休道这生，年纪儿后生，恰学害相思病。天生聪俊，打扮素净，奈夜夜成孤另。才子多情，佳人薄幸，兀的不担阁了人性命。〔末云〕你姐姐果有信行？〔红唱〕谁无一个信行，谁无一个志诚，您两个今夜亲折证。

我嘱咐你咱！

【四边静】今霄欢庆，软弱莺莺，可曾惯经。你索款款轻轻，灯下交鸳颈。端详可憎，好煞人也无干净！

〔末云〕小娘子先行，小生收拾书房便来。敢问那里有什么景致？〔红唱〕

【耍孩儿】俺那里落红满地胭脂冷，休辜负了良辰美景。夫人遣妾莫消停，请先生勿得推称。俺那里准备着鸳鸯夜月销金帐，孔雀春风软玉屏。乐奏合欢令，有凤箫象板，锦瑟鸾笙。

〔末云〕小生书剑飘零，无以为财礼，却是怎生？〔红唱〕

【四煞】聘财断不争，婚姻自有成，新婚燕尔安排定。你明博得跨凤乘鸾客，我到晚来卧看牵牛织女星。休侥幸，不要你半丝儿红线，成就了一世儿前程。

【三煞】凭你灭寇功，举将能，两般儿功效如红定。为甚俺莺娘心下十分顺，都则为君瑞胸中百万兵。越显得文风盛，受用足珠围翠绕，结果了黄卷青灯。

【二煞】夫人只一家，老兄无伴等，为嫌繁冗寻幽静。〔末云〕别有甚客人？〔红唱〕单请你个有恩有义闲中客，且回避了无是无非窗下僧。夫人的命，道足下莫教推托，和贱妾即便随行。

〔末云〕小娘子先行，小生随后便来。〔红唱〕

【收尾】先生休作谦，夫人专意等。常言道“恭敬不如从命”，休使得梅香再来请。〔下〕

〔末云〕红娘去了，小生拽上书房门者。我比及到得夫人那里，夫人道：“张生，你来了也，饮几杯酒，去卧房内和莺莺做亲去！”小生到得卧房内，和姐姐解带脱衣，颠鸾倒凤，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愿。觑他云鬓低坠，星眼微朦，被翻翡翠，袜绣鸳鸯；不知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笑云〕单羨法本好和尚也：只凭说法口，遂却读书心。〔下〕

第四折

〔夫人排桌子上，云〕红娘去请张生，如何不见来？〔红见夫人云〕张生着红娘先行，随后便来也。〔末上，见夫人施礼科〕〔夫人云〕前日若非先生，焉得有今日；我一家之命，皆先生所活也。聊备小酌，非为报礼，勿嫌轻意。〔末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贼之败，皆夫人之福。万一杜将军不至，我辈皆无免死之术。此皆往事，不必挂齿。〔夫人云〕将酒来，先生满饮此杯。〔末云〕“长者赐，少者不敢辞。”〔末做饮酒科〕〔末把夫人酒了〕〔夫人云〕先生请坐！〔末云〕小子侍立座下，尚然越礼，焉敢与夫人对坐。〔夫人云〕道不得个“恭敬不如从命”。〔末谢了，坐〕〔夫人云〕红娘，去唤小姐来，与先生行礼者！〔红朝鬼门道唤云〕老夫人后堂待客，请小姐出来哩！〔旦应云〕我身子有些不停当，来不得。〔红云〕你道请谁哩？〔旦云〕请谁？〔红云〕请张生哩！〔旦云〕若请张生，扶病也索走一遭。〔红发科了〕〔旦上〕免除崔氏全家祸，尽在张生半纸书。

【双调·五供养】若不是张解元识人多，别一个怎退干戈。排着酒果，列着笙歌。篆烟微，花香细，散满东风帘幕。救了咱全家祸，殷勤啊正礼，钦敬啊当合。

【新水令】恰才向碧纱窗下画了双蛾，拂拭了罗衣上粉香浮沲，只将指尖儿轻轻的贴了钿窝。若不是惊觉人啊，犹压着绣衾卧。

〔红云〕觑俺姐姐这个脸儿吹弹得破，张生有福也呵！〔旦唱〕

【幺篇】没查没利谎倭科，你道我宜梳妆的脸儿吹弹得破。〔红云〕俺姐姐天生

的一个夫人的样儿。〔旦唱〕你那里休聒，不当一个信口开合。知他命福是如何？我做一个人也做得过。

〔红云〕往常两个都害，今日早则喜也！〔旦唱〕

【乔木查】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从今后两下里相思都较可。酬贺间礼当酬贺，俺母亲也好心多。

〔红云〕敢着小姐和张生结亲呵，怎生不做大筵席，会亲戚朋友，安排小酌为何？〔旦云〕红娘，你不知夫人意。

【搅筝琶】他怕我是赔钱货，两当一便成合。据着他举将除贼，也消得家缘过活。费了甚一股那，便待要结丝萝；休波，省人情的奶奶忒虑过，恐怕张罗。

〔末云〕小子更衣咱。〔做撞见旦科〕〔旦唱〕

【庆宣和】门儿外，窗儿前，将小脚儿那。我恰待目转秋波，谁想那识空便的灵心儿早瞧破。唬得我倒躲，倒躲。

〔末见旦科〕〔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呀，声息不好了也！〔旦云〕呀，俺娘变了卦也！〔红云〕这相思又索害也。〔旦唱〕

【雁儿落】荆棘刺怎动那！死没腾无回豁！措支刺不对答！软兀刺难存坐！

【得胜令】谁承望这即即世世老婆婆，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白茫茫溢起蓝桥水，不邓邓点着袄庙火。碧澄澄清波，扑刺刺将比目鱼分破；急攘攘因何，拚乞搭地把双眉锁纳合。

〔夫人云〕红娘看热酒，小姐与哥哥把盏者！〔旦唱〕

【甜水令】我这里粉颈低垂，蛾眉频蹙，芳心无那，俺可甚“相见话偏多”？星眼朦胧，檀口嗟咨，撇豁不过，这席面儿畅好是乌合。

〔旦把酒科〕〔夫人央科〕〔末云〕小生量窄。〔旦云〕红娘接了台盏者！

【折桂令】他其实咽不下玉液金波。谁承望月底西厢，变做了梦里南柯。泪眼偷淹，酩子里搵湿香罗。他那里眼倦开软瘫做一垛；我这里手难抬称不起肩窝。病染沉疴，断然难活。则被你送了人呵，当什么喽啰。

〔夫人云〕再把一盏者！〔红递盏了〕〔旦唱〕

【月上海棠】一杯闷酒尊前过，低首无言自摧挫。不堪醉颜酡，却早嫌玻璃盏大。从因我，酒上心来较可。

〔红背与旦云〕姐姐，这烦恼怎生是了！〔旦唱〕

【么篇】而今烦恼犹闲可，久后思量怎奈何？有意诉衷肠，争奈母亲侧坐，成抛躲，咫尺间如间阔。

〔夫人云〕红娘送小姐卧房里去者！〔旦辞末出科〕〔旦云〕俺娘好口不应心也呵！

【乔牌儿】老夫人转关儿没定夺，哑谜儿怎猜破；黑阁落甜话儿将人和，请将来着人不快活。

【江儿水】佳人自来多命薄，秀才每从来懦。闷杀没头鹅，撒下陪钱货；不
争你不成亲呵，下场头那答儿发付我！

【殿前欢】恰才个笑呵呵，都做了江州司马泪痕多。若不是一封书将半万贼
兵破，俺一家儿怎得存活。他不想结婚缘想什么？到如今难着莫。老夫人谎到
天来大；当日成也是您个母亲，今日败也是您个萧何。

【离亭宴带歇指煞】从今后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这相思何时
是可？昏邓邓黑海来深，白茫茫陆地来厚，碧悠悠青天来阔；太行山般高仰望，
东洋海般深思渴。毒害的恁么。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
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
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下〕

〔末云〕小生醉也，告退。夫人根前，欲一言以尽意，未知可否？前者贼寇相迫，夫人
所言，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书与杜将军，庶几得免夫人之祸。今日命
小生赴宴，将谓有喜庆之期；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小生非图哺啜而来，此事果
若不谐，小生即当告退。〔夫人云〕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
儿郑恒。即日有书赴京唤去了，未见来。如若此子至，其事将如之何？莫若多以金帛相酬，
先生拣豪门贵宅之女，别为之求，先生台意若何？〔末云〕既然夫人不与，小生何慕金帛之
色？却不道“书中有女颜如玉”？则今日便索告辞。〔夫人云〕你且住者，今日有酒也。红娘
扶将哥哥去书房中歇息，到明日咱别有话说。〔下〕〔红扶末科〕〔末念〕有分只熬萧寺夜，无
缘难遇洞房春。〔红云〕张生，少吃一盏却不好！〔末云〕我吃什么来！〔末跪红科〕小生为
小姐，昼夜忘餐废寝，魂劳梦断，常忽忽如有所失。自寺中一见，隔墙酬和，迎风待月，受
无限之苦楚。甫能得成就婚姻，夫人变了卦，使小生智竭思穷，此事几时是了！小娘子怎生
可怜见小生，将此意申与小姐，知小生之心。就小娘子前解下腰间之带，寻个自尽。〔末
念〕可怜刺股悬梁志，险作离乡背井魂。〔红云〕街上好贱柴，烧你个傻角。你休慌，妾当
与君谋之。〔末云〕计将安在？小生当筑坛拜将。〔红云〕妾见先生有囊琴一张，必善于此。
俺小姐深慕于琴。今夕妾与小姐同至花园内烧夜香，但听咳嗽为令，先生动操；看小姐听得
时，说什么言语，却将先生之言达知。若有话说，明日妾来回报，这早晚怕夫人寻我，回去
也。〔下〕

第五折

〔末上，云〕红娘之言，深有意趣。天色晚也，月儿，你早些出来么！〔焚香了〕呀，却
早发擂也；呀，却早撞钟也。〔做理琴科〕琴呵，小生与足下湖海相随数年，今夜这一场大
功，都在你这神品金徽、玉轸、蛇腹、断纹、峯阳、焦尾、冰弦之上。天那！却怎生借得一
阵顺风，将小生这琴声吹入俺那小姐玉琢成、粉捏就、知音的耳朵里去者！〔旦引红上，红

云〕小姐，烧香去来，好明月也呵！〔旦云〕事已无成，烧香何济！月儿，你团圆呵，咱却怎生？

【越调·斗鹤鹑】云敛晴空，冰轮乍涌；风扫残红，香阶乱拥；离恨千端，闲愁万种。夫人那，“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他做了个影儿里的情郎，我做了个画儿里的爱宠。

【紫花儿序】则落得心儿里念想，口儿里闲题，则索向梦儿里相逢。俺娘昨日个大开东阁，我则道怎生般炮凤烹龙？朦胧，可教我“翠袖殷勤捧玉钟”，却不道“主人情重”？则为那兄妹排连，因此上鱼水难同。

〔红云〕姐姐，你看月阑，明日敢有风也？〔旦云〕风月天边有，人间好事无。

【小桃红】人间看波，玉容深锁绣帏中，怕有人搬弄。想嫦娥、西没东生有谁共？怨天公，裴航不作游仙梦。这云似我罗帏数重，只恐怕嫦娥心动，因此上围住广寒宫。

〔红做咳嗽科〕〔末云〕来了。〔做理琴科〕〔旦云〕这什么响？〔红发科〕〔旦唱〕

【天净沙】莫不是步摇得宝髻玲珑？莫不是裙拖得环珮玎玲？莫不是铁马儿檐前骤风？莫不是金钩双控，吉丁当敲响帘栊？

【调笑令】莫不是梵王宫，夜撞钟？莫不是疏竹潇潇曲槛中？莫不是牙尺剪刀声相送？莫不是漏声长滴响壶铜？潜身再听在墙角东，原来是近西厢理结丝桐。

【秃厮儿】其声壮，似铁骑刀枪冗冗；其声幽，似落花流水溶溶；其声高，似风清月朗鹤唳空；其声低，似听儿女语，小窗中，喁喁。

【圣药王】他那里思不穷，我这里意已通，娇鸾雏凤失雌雄；他曲未终，我意转浓，争奈伯劳飞燕各西东；尽在不言中。

我近书窗听咱。〔红云〕姐姐，你这里听，我瞧夫人一会便来。〔末云〕窗外有人，已定是小姐，我将弦改过，弹一曲，就歌一篇，名曰《凤求凰》。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歌曰〕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翩翩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张弦代语兮，欲诉衷肠。何时见许兮，慰我彷徨？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旦云〕是弹得好也呵！其词哀，其意切，凄凄然如鹤唳天；故使妾闻之，不觉泪下。

【麻郎儿】这的是令他人耳聪，诉自己情衷。知音者芳心自懂，感怀者断肠悲痛。

【幺篇】这一篇与本宫、始终、不同。又不是清夜闻钟，又不是黄鹤醉翁，又不是泣麟悲凤。

【络丝娘】一字字更长漏永，一声声衣宽带松。别恨离愁，变成一弄。张生呵，越教人知重。

〔末云〕夫人且做忘恩，小姐，你也说谎也呵！〔旦云〕你差怨了我。

【东原乐】这的是俺娘的机变，非干是妾身脱空；若由得我呵，乞求得效鸾凤。俺娘无夜无明并女工；我若得些儿闲空，张生呵，怎教你无人处把妾身作诵。

【绵搭絮】疏帘风细，幽室灯清，都则是一层儿红纸，几椀儿疏棹，兀的不是隔着云山几万重，怎得个人来信息通？便做道十二巫峰，他也曾赋高唐来梦中。

〔红云〕夫人寻小姐哩，咱家去来。〔旦唱〕

【拙鲁速】则见他走将来气冲冲，怎不教人恨匆匆，唬得人来怕恐。早是不曾转动，女孩儿家直恁响喉咙！紧摩弄；索将他拦纵，则恐怕夫人行把我来厮葬送。

〔红云〕姐姐则管听琴怎么？张生着我对姐姐说，他回去也。〔旦云〕好姐姐呵，是必再着他住一程儿！

〔红云〕再说什么！〔旦云〕你去呵，

【尾】则说道夫人时下有人唧啾，好共歹不着你落空。不问俺口不应的狠毒娘，怎肯着别离了志诚种？〔并下〕

【络丝娘煞尾】不争惹恨牵情逗引，少不得废寝忘餐病症。

题目 张君瑞破贼计 莽和尚生杀心

正名 小红娘昼请客 崔莺莺夜听琴

第三本 张君瑞害相思

楔子

〔旦上，云〕自那夜听琴后，闻说张生有病，我如今着红娘去书院里，看他说什么。〔叫红科〕〔红上，云〕姐姐唤我，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旦云〕这般身子不快呵，你怎么不来看我？〔红云〕你想张……〔旦云〕张什么？〔红云〕我张着姐姐哩。〔旦云〕我有一件事央及你咱。〔红云〕什么事？〔旦云〕你与我望张生去走一遭，看他说什么，你来回我话者。〔红云〕我不去，夫人知道不是耍。〔旦云〕好姐姐，我拜你两拜，你便与我走一遭！〔红

云〕侍长请起，我去则便了。说道“张生，你好生病重，则俺姐姐也不弱”。只因午夜调琴手，引起春闺爱月心。

【仙吕·赏花时】俺姐姐针线无心不待拈，脂粉香消懒去添。春恨压眉尖，若得灵犀一点，敢医可了病恹恹。〔下〕

〔旦云〕红娘去了，看他回来说甚话，我自有主意。〔下〕

第一折

〔末上，云〕害杀小生也。自那夜听琴之后，再不能够见俺那小姐。我着长老说将去，道张生好生病重，却怎生不见人来看我？却思量上来，我睡些儿咱。〔红上，云〕奉小姐言语，着我看张生，须索走一遭。我想咱每一家，若非张生，怎存俺一家儿性命也？

【仙吕·点绛唇】相国行祠，寄居萧寺。因丧事、幼女孤儿，将欲从军死。

【混江龙】谢张生伸志，一封书到便兴师。显得文章有用，足见天地无私。若不是剪草除根半万贼，险些儿灭门绝户了俺一家儿。莺莺君瑞，许配雄雌；夫人失信，推托别词；将婚姻打灭，以兄妹为之。如今都废却成亲事，一个价糊突了胸中锦绣，一个价泪搵湿了脸上胭脂。

【油葫芦】憔悴潘郎鬓有丝；杜韦娘不似旧时，带围宽清减了瘦腰肢。一个睡昏昏不待观经史，一个意悬悬懒去拈针指；一个丝桐上调弄出离恨谱，一个花笺上删抹成断肠诗；一个笔下写幽情，一个弦上传心事；两下里都一样害相思。

【天下乐】方信道才子佳人信有之，红娘看时，有些乖性儿，则怕有情人不遂心也似此。他害的有些抹媚，我遭着没三思，一纳头安排着憔悴死。

却早来到书院里，我把唾津儿润破窗纸，看他在书房里做什么。

【村里逐鼓】我将这纸窗儿润破，悄声儿窥视。多管是和衣儿睡起，罗衫上前襟褶裯。孤眠况味，凄凉情绪，无人伏侍。觑了他涩滞气色，听了他微弱声息，看了他黄瘦脸儿。张生呵，你若不闷死多应是害死。

【元和令】金钗敲门扇儿。〔末云〕是谁？〔红唱〕我是个散相思的五瘟使。俺小姐想着风清月朗夜深时，使红娘来探尔。〔末云〕既然小娘子来，小姐必有言语。〔红唱〕俺小姐至今脂粉未曾施，念到有一千番张殿试。

〔末云〕小姐既有见怜之心，小生有一简，敢烦小娘子达知肺腑咱。〔红云〕只恐他翻了面皮。

【上马娇】他若是见了这诗，看了这词，他敢颠倒费神思。他拽扎起面皮来：“查得谁的言语你将来，这妮子怎敢胡行事！”他可敢嗤、嗤的扯做了纸条儿。

〔末云〕小生久后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红唱〕

【胜葫芦】哎，你个饒穷酸倮没意儿，卖弄你有家私，莫不图谋你的东西来到此？先生的钱物，与红娘做赏赐，是我爱你的金资？

【么篇】你看人似桃李春风墙外枝，卖俏倚门儿。我虽是个婆娘有志气。则说道：“可怜见小子，只身独自！”恁的呵颠倒有个寻思。

〔末云〕依着姐姐，可怜见小子只身独自！〔红云〕兀的不是也，你写来，咱与你将去。〔末写科〕〔红云〕写得好呵，读与我听咱。〔末读云〕玳百拜奉书芳卿可人妆次，自别颜范，鸿稀鳞绝，悲怆不胜。孰料夫人以恩成怨，变易前姻，岂得不为失信乎？使小生目视东墙，恨不得腑翅于妆台左右；患成思渴，垂命有日。因红娘至，聊奉数字，以表寸心。万一有见怜之意，书以掷下，庶几尚可保养。造次不谨，伏乞情恕！后成五言诗一首，就书录呈：相思恨转添，谩把瑶琴弄。乐事又逢春，芳心尔亦动。此情不可违，芳誉何须奉？莫负月华明，且怜花影重。〔红唱〕

【后庭花】我则道拂花笺打稿儿，原来他染霜毫不构思。先写下几句寒温序，后题着五言八句诗。不移时，把花笺锦字，叠做个同心方胜儿。忒聪明，忒敬思，忒风流，忒浪子。虽然是假意儿，小可的难到此。

【青歌儿】颠倒写鸳鸯两字，方信道“在心为志”。〔末云〕姐姐将去，是必在意者！〔红唱〕看喜怒其间觑个意儿。放心波学士！我愿为之，并不推辞，自有言词。则说道：“昨夜弹琴的那人儿，教传示。”

这简帖儿我与你将去，先生当以功名为念，休堕了志气者！

【寄生草】你将那偷香手，准备着折桂枝。休教那淫词儿污了龙蛇字，藕丝儿缚定鹞鹏翅，黄莺儿夺了鸿鹄志；休为这翠帏锦帐一佳人，误了你“玉堂金马三学士。”

〔末云〕姐姐在意者！〔红云〕放心，放心！

【煞尾】沈约病多般，宋玉愁无二，清减了相思样子。则你那眉眼传情未了时，中心日夜藏之。怎敢因而，“有美玉于斯”，我须教有发落归着这张纸。凭着我舌尖儿上说词，更和这简帖儿里心事，管教那人儿来探你一遭儿。〔下〕

〔末云〕小娘子将简帖儿去了，不是小生说口，则是一道会亲的符箓。他明日回话，必有个次第。且放下心，须索好音来也。且将宋玉风流策，寄与蒲东窈窕娘。〔下〕

第二折

〔旦上，云〕红娘伏侍老夫人不得空便，偌早晚敢待来也。起得早了些儿，困思上来，我再睡些儿咱。〔睡科〕〔红上，云〕奉小姐言语去看张生，因伏侍老夫人，未曾回小姐话去。不听得声音，敢又睡哩，我入去看一遭。

【中吕·粉蝶儿】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绛台高，金荷小，银缸犹灿。比及将暖帐轻弹，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偷看。

【醉春风】则见他钗骈玉斜横，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

〔旦做起身长叹科〕〔红唱〕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

我待便将简帖儿与他，恐俺小姐有许多假处哩。我则将这简帖儿放在妆盒儿上，看他见了说什么。〔旦做照镜科，见帖看科〕〔红唱〕

【普天乐】晚妆残，乌云髻，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鬟。将简帖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旦怒叫〕红娘！〔红做意云〕呀，决撒了也！厌的早挖皱了黛眉。〔旦云〕小贱人，不来怎么！〔红唱〕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

〔旦云〕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红云〕小姐使将我去，他着我将来。我不识字，知他写着什么？

【快活三】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

姐姐休闹，比及你对夫人说呵，我将这简帖儿去夫人行出首去来。〔旦做揪住科〕我逗你耍来。〔红云〕放手，看打下下截来。〔旦云〕张生近日如何？〔红云〕我则不说。〔旦云〕好姐姐，你说与我听咱！〔红唱〕

【朝天子】张生近间、面颜，瘦得来实难看。不思量茶饭，怕待动弹；晓夜将佳期盼，废寝忘餐。黄昏清旦，望东墙淹泪眼。〔旦云〕请个好太医看他证候咱。〔红云〕他证候吃药不济。病患、要安，则除是出几点风流汗。

〔旦云〕红娘，不看你面时，我将与老夫人看，看他有何面目见夫人？虽然我家亏他，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红娘，早是你口稳哩；若别人知呵，什么模样。〔红云〕你哄着谁哩，你把这个饿鬼弄得他七死八活，却要怎么？

【四边静】怕人家调犯，“早共晚夫人见些破绽，你我何安。”问什么他遭危难？攥断得上竿，掇了梯儿看。

〔旦云〕将描笔儿过来，我写将去回他，着他下次休是这般。〔旦做写科〕〔起身科，云〕红娘，你将去说：“小姐看望先生，相待兄妹之礼如此，非有他意。再一遭儿是这般呵，必告夫人知道。”和你个小贱人都有话说。〔旦掷书下〕〔红唱〕

【脱布衫】小孩儿家口没遮拦，一迷的将言语摧残。把似你使性子，休思量秀才，做多少好人家风范。〔红做拾书科〕

【小梁州】他为你梦里成双觉后单，废寝忘餐。罗衣不奈五更寒，愁无限，寂寞泪阑干。

【么篇】似这等辰勾空把佳期盼，我将这角门儿世不曾牢拴，则愿你做夫妻无危难。我向这筵席头上整扮，做一个缝了口的撮合山。

〔红云〕我若不去来，道我违拗他，那生又等我回报，我须索走一遭。〔下〕〔末上，云〕那书倩红娘将去，未见回话。我这封书去，必定成事，这早晚敢待来也。〔红上〕须索回张生话去。小姐，你性儿忒惯得娇了；有前日的心，那得今日的心来？

【石榴花】当日个晚妆楼上杏花残，犹自怯衣单，那一片听琴心清露月明间。昨日个向晚，不怕春寒，几乎险被‘先生馔’，那其间岂不胡颜。为一个不酸不醋风魔汉，隔墙儿险化做了望夫山。

〔斗鹌鹑〕你用心儿拨雨撩云，我好意儿传书寄简，不肯搜自己狂为，则待要觅别人破绽。受艾焙权时忍这番，畅好是奸。“张生是兄妹之礼，焉敢如此！”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

〔红见末科〕〔末云〕小娘子来了。擎天柱，大事如何了也？〔红云〕不济事了，先生休傻。〔末云〕小生简帖儿是一道会亲的符篆，则是小娘子不用心，故意如此。〔红云〕我不用心？有天理，你那简帖儿好听！

【上小楼】这的是先生命慳，须不是红娘违慢。那简帖儿倒做了你的招状，他的勾头，我的公案。若不是觑面颜，厮顾盼，担饶轻慢，先生受罪，礼之当然，贱妾何辜？争些儿把你娘拖犯。

【么篇】从今后相会少，见面难。月暗西厢，凤去秦楼，云敛巫山。你也趲，我也趲；请先生休讪，早寻个酒阑人散。

〔红云〕只此再不必申诉足下肺腑，怕夫人寻，我回去也。〔末云〕小娘子此一遭去，再着谁与小生分割；必索做一个道理，方可救得小生一命。〔末跪下揪住红科〕〔红云〕张先生是读书人，岂不知此意，其事可知矣。

【满庭芳】你休要呆里撒奸；你待要恩情美满，却教我骨肉摧残。老夫人手执着棍儿摩娑看，粗麻线怎透得针关。直待我拄着拐帮闲钻懒，缝合唇送暖偷寒。

待去呵，小姐性儿撮盐入火，消息儿踏着泛；待不去呵，〔末跪哭云〕小生这一个性命，都在小娘子身上。〔红唱〕禁不得你甜话儿热趲；好着我两下里做人难。

我没来由分说；小姐回与你的书，你自看者。〔末接科，开读科〕呀，有这场喜事，撮土焚香，三拜礼毕。早知小姐简至，理合远接，接待不及，勿令见罪！小娘子，和你也欢喜。〔红云〕怎么？〔末云〕小姐骂我都是假，书中之意，着我今夜花园里来，和他“哩也波哩也啰哩”。〔红云〕你读书我听。〔末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红云〕怎见得他着你来？你解与我听咱。〔末云〕“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红笑云〕他着你跳过墙来，你做下来，端的有此说么？〔末云〕俺是个猜诗谜的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我那里有

差的勾当。〔红云〕你看我姐姐，在我行也使这般道儿。

【耍孩儿】几曾见寄书的颠倒瞒着鱼雁，小则小心肠儿转关。写着道西厢待月等得更阑，着你跳东墙“女”字边“干”。原来那诗句儿里包笼着三更枣，简帖儿里埋伏着九里山。他着紧处将人慢，您会云雨闹中取静，我寄音书忙里偷闲。

【四煞】纸光明玉板，字香喷麝兰，行儿边湮透非春汗？一缄情泪红犹湿，满纸春愁墨未干。从今后休疑难，放心波玉堂学士，稳情取金雀鸦鬟。

【三煞】他人行别样的亲，俺根前取次看，更做道孟光接了梁鸿案。别人行甜言美语三冬暖，我根前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为头儿看：看你个离魂倩女，怎发付掷果潘安。

〔末云〕小生读书人，怎跳得那花园过也？〔红唱〕

【二煞】隔墙花又低，迎风户半拴，偷香手段今番按。怕墙高怎把龙门跳，嫌花密难将仙桂攀。放心去，休辞惮；你若不去呵，望穿他盈盈秋水，蹙损他淡淡春山。

〔末云〕小生曾到那花园里，已经两遭，不见那好处；这一遭知他又怎么？〔红云〕如今不比往常。

【煞尾】你虽是去了两遭，我敢道不如这番。你那隔墙酬和都胡侃，证果的是今番这一简。〔红下〕

〔末云〕万事自有分定，谁想小姐有此一场好处。小生是猜诗谜的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到那里挖扎帮便倒地。今日颡天百般的难得晚。天，你有万物于人，何故争此一日。疾下去波！读书继晷怕黄昏，不觉西沉强掩门，欲赴海棠花下约，太阳何苦又生根？〔看天云〕呀，才晌午也，再等一等。〔又看科〕今日万般的难得下去也呵。碧天万里无云，空劳倦客身心；恨杀鲁阳贪战，不教红日西沉！呀，却早倒西也，再等一等咱。无端三足乌，团团光烁烁；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轮落？谢天地！却早日下去也！呀，却早发擂也！呀，却早撞钟也！拽上书房门，到得那里，手挽着垂杨滴流扑跳过墙去。〔下〕

第三折

〔红上，云〕今日小姐着我寄书与张生，当面偌多般假意儿，原来诗内暗约着他来。小姐也不对我说，我也不瞧破他，则请他烧香。今夜晚妆处，比每日较别，我看他到其间怎的瞒我？〔红唤科〕姐姐，咱烧香去来。〔旦上，云〕花阴重叠香风细，庭院深沉淡月明。〔红云〕今夜月明风清，好一派景致也呵！

【双调·新水令】晚风寒峭透窗纱，控金钩绣帘不挂。门阑凝暮霭，楼角敛

残霞。恰对菱花，楼上晚妆罢。

【驻马听】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金莲蹴损牡丹芽，玉簪抓住荼蘼架。夜凉苔径滑，露珠儿温透了凌波袜。

我看那生和俺小姐巴不得到晚。

【乔牌儿】自从那日初时想月华，捱一刻似一夏；见柳梢斜日迟迟下，早道“好教贤圣打”。

【搅筝琶】打扮的身子儿诈，准备着云雨会巫峡。只为这燕侣莺俦，锁不住心猿意马。不则俺那姐姐害，那生呵，二三日来水米不粘牙。因姐姐闭月羞花，真假、这其间性儿难按纳，一地里胡拿。

姐姐，这湖山下立地，我开了寺里角门儿。怕有人听俺说话，我且看一看。〔做意了〕偌早晚傻角却不来，赫赫赤赤，来。〔末云〕这期间正好去也，赫赫赤赤。〔红云〕那鸟来了。

【沈醉东风】我则道槐影风摇暮鸦，原来是玉人帽侧乌纱。一个潜身在曲槛边，一个背立在湖山下；那里叙寒温，并不曾打话。〔红云〕赫赫赤赤，那鸟来了。〔末云〕小姐，你来也。〔搂住红科〕〔红云〕禽兽，是我，你看得好仔细着，若是夫人怎了。〔末云〕小生害得眼花，搂得慌了些儿，不知是谁，望乞恕罪！〔红唱〕便做道搂得慌呵，你也索觑咱，多管是饿得你个穷神眼花。

〔末云〕小姐在那里？〔红云〕在湖山下，我问你咱，真个着你来哩？〔末云〕小生猜诗谜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准定挖扎帮便倒地。〔红云〕你休从门里去，只道我使你来。你跳过这墙去，今夜这一弄儿助你两个成亲。我说与你，依着我者。

【乔牌儿】你看那淡云笼月华，似红纸护银蜡；柳丝花朵垂帘下，绿莎茵铺着绣榻。

【甜水令】良夜迢迢，闲庭寂静，花枝低亚。他是个女孩儿家，你索将性儿温存，话儿摩弄，意儿谦洽；休猜做败柳残花。

【折桂令】他是个娇滴滴美玉无瑕，粉脸生春，云鬓堆鸦。恁的般受怕担惊，又不图甚浪酒闲茶。则你那夹被儿时当奋发，指头儿告了消之；打叠起嗟呀，毕罢了牵挂，收拾了忧愁，准备着撑达。

〔末作跳墙搂旦科〕〔旦云〕是谁？〔末云〕是小生。〔旦怒云〕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末云〕呀，变了卦也！〔红唱〕

【锦上花】为甚媒人，心无惊怕；赤紧的夫妻每，意不争差。我这里躡足潜踪，悄地听咱。一个羞惭，一个怒发。

【么篇】张生无一言，呀！莺莺变了卦。一个悄悄冥冥，一个絮絮答答。却早禁住隋何，进住陆贾，叉手躬身，妆聋做哑。

张生背地里嘴那里去了？向前搂住丢翻，告到官司，怕羞了你！

【清江引】没人处则会闲嗑牙，就里空奸诈。怎想湖山边，不记“西厢下”。

香美娘处分破花木瓜。

〔旦云〕红娘，有贼。〔红云〕是谁？〔末云〕是小生。〔红云〕张生，你来这里有什么勾当？〔旦云〕扯到夫人那里去！〔红云〕到夫人那里，怕坏了他行止。我与姐姐处分他一场。张生，你过来跪着！你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夤夜来此何干？

【雁儿落】不是俺一家儿乔作衙，说几句衷肠话。我则道你文学海样深，谁知你色胆有天来大？

〔红云〕你知罪么？〔末云〕小生不知罪。〔红唱〕

【得胜令】谁着你夤夜入人家，非奸做贼拿。你本是个折桂客，做了偷花汉；不想去跳龙门，学骗马。姐姐，且看红娘面饶过这生者！〔旦云〕若不看红娘面，扯你到夫人那里去，看你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起来！〔红唱〕谢小姐贤达，看我面遂情罢。若到官司详察，“你既是秀才，只合苦志于寒窗之下，谁教你夤夜辄入人家花园，做得个非奸即盗。”先生呵，整备着精皮肤吃顿打。

〔旦云〕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既为兄妹，何生此心？万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无干休。〔下〕〔末朝鬼门道云〕你着我来，却怎么有偌多说话！〔红扳过末云〕羞也，羞也，却不“风流隋何，浪子陆贾”？〔末云〕得罪波“社家”，今日便早则死心塌地。〔红唱〕

【离亭宴带歇指煞】再休题“春宵一刻千金价”，准备着“寒窗更守十年寡”。猜诗谜的社家，众拍了“迎风户半开”，山障了“隔墙花影动”，绿惨了“待月西厢下”。你将何郎粉面搽，他自把张敞眉儿画。强风情措大，晴干了尤云殢雨心，悔过了窃玉偷香胆，删抹了倚翠偎红话。〔末云〕小生再写一简，烦小娘子将去，以尽衷情如何？〔红唱〕淫词儿早则休，简帖儿从今罢。犹古自参不透风流调法。从今后悔罪也卓文君，你与我游学去波汉司马。〔下〕

〔末云〕你这小姐送了人也！此一念小生再不敢举，奈有病体日笃，将如之奈何？夜来得简方喜，今日强扶至此，又值这一场怨气，眼见得休也。只索回书房中纳闷去。桂子闲中落，槐花病里看。〔下〕

第四折

〔夫人上，云〕早间长老使人来，说张生病重。我着长老使人请个太医去看了。一壁道与红娘，看哥哥行问汤药去者，问太医下什么药？证候如何？便来回话。〔下〕〔红上，云〕老夫人才说张生病沉重，昨夜吃我那一场气，越重了。莺莺呵，你送了他人。〔下〕〔旦上，云〕我写一简，则说道药方，着红娘将去与他，证候便可。〔旦唤红科〕〔红云〕姐姐唤红娘怎么？〔旦云〕张生病重，我有一个好药方儿，与我将去咱！〔红云〕又来也！娘呵，休送了

他人！〔旦云〕好姐姐，救人一命，将去咱！〔红云〕不是你，一世也救他不得。如今老夫人使我去哩，我就与你将去走一遭。〔下〕〔旦云〕红娘去了，我绣房里等他回话。〔下〕〔末上，云〕自从昨夜花园中吃了这一场气，投着旧证候，眼见得休了也。老夫人说着长老唤太医来看我；我这证候，非是太医所治的；则除是那小姐美甘甘、香喷喷、凉渗渗、娇滴滴一点唾津儿咽下去，这病便可。〔洁引太医上，《双斗医》科范了〕〔下〕〔洁云〕下了药了，我回夫人话去，少刻再来相望。〔下〕〔红上，云〕俺小姐送得人如此，又着我去动问，送药方儿去，越着他病沉了也。我索走一遭。异乡易得离愁病，妙药难医肠断人。

【越调·斗鹌鹑】则为你彩笔题诗，回文织锦；送得人卧枕着床，忘餐废寝；折倒得鬓似愁潘，腰如病沈。恨已深，病已沉，昨夜个热脸儿对面抢白，今日个冷句儿将人厮侵。

昨夜这般抢白他呵！

【紫花儿序】把似你休倚着栊门儿待月，依着韵脚儿联诗，侧着耳朵儿听琴。见了他撇假借多话：“张生，我与你兄妹之礼，什么勾当！”怒时节把一个书生来跌窖，欢时节——“红娘，好姐姐，去望他一遭！”——将一个侍妾来逼临。难禁，好着我似线脚儿般殷勤不离了针。从今后教他一任，这是俺老夫人的不是：将人的义海恩山，都做了远水遥岑。

〔红见末问云〕哥哥病体若何？〔末云〕害杀小生也！我若是死呵，小娘子，阎王殿前，少不得你做个干连人。〔红叹云〕普天下害相思的不似你这个傻角。

【天净沙】心不存学海文林，梦不离柳影花阴，则去那窃玉偷香上用心。又不曾得甚，自从海棠开想到如今。

因甚的便病得这般了？〔末云〕都因你行——怕说的谎——因小侍长上来！当夜书房一气一个死。小生救了人，反被害了。自古人云：“痴心女子负心汉。”今日反其事了。〔红唱〕

【调笑令】我这里自审，这病为邪淫；尸骨岩岩鬼病侵。更做道秀才们从来恁。似这般干相思的好撒诨！功名上早则不遂心，婚姻上更返吟复吟。

〔红云〕老夫人着我来看看哥哥，要什么汤药。小姐再三伸敬，有一药方送来与先生。〔末做慌科〕在那里？〔红云〕用着几般儿生药，各有制度，我说与你：

【小桃红】“桂花”摇影夜深沉，酸醋“当归”浸。〔末云〕桂花性温，当归活血，怎生制度？〔红唱〕面靠着湖山背阴里窰，这方儿最难寻。一服两服令人恁。〔末云〕忌什么物？〔红唱〕忌的是“知母”未寝，怕的是“红娘”撒沁。吃了呵，稳情取“使君子”一星儿“参”。

这药方儿小姐亲笔写的。〔末看药方大笑科〕〔末云〕早知姐姐书来，只合远接。小娘子——〔红云〕又怎么？却早两遭儿也。〔末云〕——不知这首诗意，小姐待和小生“里也波”哩。〔红云〕不少了一些儿？

【鬼三台】足下其实淋，休妆吞。笑你个风魔的翰林，无处问佳音，向简帖

儿上计禀。得了个纸条儿恁般绵里针，若见玉天仙怎生软厮禁？俺那小姐忘恩，赤紧的倖人负心。

书上如何说？你读与我听咱。〔末念云〕“休将闲事苦萦怀，取次摧残天赋才。不意当时完妾命，岂防今日作君灾？仰图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媒。寄语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此韵非前日之比，小姐必来。〔红云〕他来呵怎生？

【秃厮儿】身卧着一条布衾，头枕着三尺瑶琴；他来时怎生和你一处寝？冻得来战兢兢，说甚知音？

【圣药王】果若你有心，他有心，昨日秋千院宇夜深沉；花有阴，月有阴，“春宵一刻抵千金”，何须“诗对会家吟”？

〔末云〕小生有花银十两，有铺盖赁与小生一付。〔红唱〕

【东原乐】俺那鸳鸯枕，翡翠衾，便遂杀了人心，如何肯赁？至如你不脱解和衣儿更怕甚？不强如手执定指尖儿恁。倘或成亲，到大来福荫。

〔末云〕小生为小姐如此容色，莫不小姐为小生也减动丰韵么？〔红唱〕

【绵搭絮】他眉弯远山铺翠，眼横秋水无尘，体若凝酥，腰如嫩柳，俊的是庞儿俏的是心，休态温柔性格儿沉。虽不会法灸神针，更胜似救苦难观世音。

〔末云〕今夜成了事，小生不敢有忘。〔红唱〕

【么篇】你口儿里漫沉吟，梦儿里苦追寻。往事已沉，只言自今，今夜相逢管教恁。不图你甚白璧黄金，只要你满头花，拖地锦。

〔末云〕怕夫人拘系，不能够出来。〔红云〕则怕小姐不肯，果有意呵，

【煞尾】虽然是老夫人晓夜将门禁，好共歹须教你称心。〔末云〕休似昨夜不肯。〔红云〕你挣揣咱，来时节肯不肯尽由他，见时节亲不亲尽在您。〔并下〕

【络丝娘煞尾】因今宵传言送语，看明日携云握雨。

题目 老夫人命医士 崔莺莺寄情诗
正名 小红娘问汤药 张君瑞害相思

第四本 草桥店梦莺莺

楔子

〔旦上，云〕昨夜红娘传简去与张生，约今夕和他相见，等红娘来做个商量。〔红上，云〕姐姐着我传简帖儿与张生，约他今宵赴约。俺那小姐，我怕又有说谎，送了他性命，不是耍处。我见小姐去，看他说什么。〔旦云〕红娘收拾卧房，我睡去。〔红云〕不争你要睡呵，那里发付那生？〔旦云〕什么那生？〔红云〕姐姐，你又来也！送了人性命不是耍处。你若又翻悔，我出首与夫人，你着我将简帖儿约下他来。〔旦云〕这小贱人倒会放刁，羞人答答的，怎生去！〔红云〕有甚的羞，到那里只合着眼者。〔红催莺云〕去来去来，老夫人睡了也。〔旦走科〕〔红云〕俺姐姐语言虽是强，脚步儿早先行也。

【仙吕·端正好】因姐姐玉精神，花模样，无倒断晓夜思量。着一片志诚心盖抹了漫天谎。出画阁，向书房；离楚岫，赴高唐；学窃玉，试偷香；巫娥女，楚襄王；楚襄王敢先在阳台上。〔下〕

第一折

〔末上，云〕昨夜红娘所遗之简，约小生今夜成就。这早晚初更尽也，不见来呵，小姐休说谎咱！人间良夜静复静，天上美人来不来。

【仙吕·点绛唇】伫立闲阶，夜深香霭、横金界。潇洒书斋，闷杀读书客。

【混江龙】彩云何在，月明如水浸楼台。僧归禅室，鸦噪庭槐。风弄竹声则道金珮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意悬悬业眼，急攘攘情怀，身心一片，无处安排；则索呆答孩倚定门儿待。越越的青鸾信杳，黄犬音乖。

小生一日十二时，无一刻放下小姐，你那里知道呵！

【油葫芦】情思昏昏眼倦开，单枕侧，梦魂飞入楚阳台。早知道无明无夜因他害，想当初“不如不遇倾城色”。人有过，必自责，勿惮改，我却待“贤贤易色”将心戒，怎禁他兜的上心来。

【天下乐】我则索倚定门儿手托腮，好着我难猜：来也那不来？夫人行料应

难离侧。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多管是冤家不自在。

偌早晚不来，莫不又是谎么？

【那吒令】他若是肯来，早身离贵宅；他若是到来，便春生敝斋；他若是不来，似石沉大海。数着他脚步儿行，倚定窗棂儿待。寄语多才：

【鹊踏枝】恁的般恶抢白，并不曾记心怀；拨得个意转心回，夜去明来。空调眼色经今半载，这期间委实难捱。

小姐这一遭若不来呵，

【寄生草】安排着害，准备着抬。想着这异乡身强把茶汤捱，则为这可憎才熬得心肠耐，办一片志诚心留得形骸在。试着那司天台打算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车约有十余载。

〔红上，云〕姐姐，我过去，你在这里。〔红敲门科〕〔未问云〕是谁？〔红云〕是你前世的娘。〔未云〕小姐来么？〔红云〕你接了衾枕者，小姐入来也。张生，你怎么谢我？〔未拜云〕小生一言难尽，寸心相报，惟天可表！〔红云〕你放轻者，休唬了他！〔红推旦入云〕姐姐，你入去，我在门儿外等你。〔未见旦跪云〕张珙有何德能，敢劳神仙下降，知他是睡里梦里？

【村里逐鼓】猛见他可憎模样，——小生那里得病来——早医可九分不快。先前见责，谁承望今宵欢爱！着小姐这般用心，不才张珙，合当跪拜。小生无宋玉般容，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姐姐，你则是可怜见为人在客！

【元和令】绣鞋儿刚半拆，柳腰儿够一搦，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云鬟仿佛坠金钗，偏宜鬢髻儿歪。

【上马娇】我将这钮扣儿松，把缕带儿解；兰麝散幽斋。不良会把人禁害，咱，怎不肯回过脸儿来？

【胜葫芦】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

【么篇】但蘸着些儿麻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搵香腮。

〔未跪云〕谢小姐不弃，张珙今夕得就枕席，异日犬马之报。〔旦云〕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未云〕小生焉敢如此？〔未看手帕科〕

【后庭花】春罗原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旦云〕羞人答答的，看什么？〔未唱〕灯下偷睛觑，胸前着肉揣。畅奇哉，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无能的张秀才，孤身西洛客，自从逢稔色，思量的不下怀；忧愁因间隔，相思无摆划；谢芳卿不见责。

【柳叶儿】我将你做心肝儿般看待，点污了小姐清白。忘餐废寝舒心害，若

不是真心耐，志诚捱，怎能够这相思苦尽甘来？

【青哥儿】成就了今宵欢爱，魂飞在九霄云外。投至得见你多情小奶奶，憔悴形台；审以麻秸。今夜和谐，犹自疑猜。露滴香埃，风静闲阶，月射书斋，云锁阳〔旦云〕我回去也，惊疑是昨夜梦中来，愁无奈。

【寄生草】多丰韵，忒儿〔末云〕我送小姐出来。

爱。今宵同会碧纱厨，何时重解见教人害，霎时不见教人怪，些儿得见教人〔红云〕来拜你娘！张生，你喜也。姐姐，咱家去来。〔末唱〕

【煞尾】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贱却人间玉帛。

滴越显得红白。下香阶，懒步苍苔，动人处弓鞋凤头窄。叹看月色，娇滴错爱。若小姐不弃小生，此情一心者，你是必破工夫明夜早些来。〔下〕

第二折

〔夫人引徕上，云〕这几日窃见莺莺语言恍惚，神思加倍，腰肢体态，比向日不同；莫不做下来了么？〔徕云〕前日晚夕，奶奶睡了，我见姐姐和红娘烧香，半晌不回来，我家去睡了。〔夫人云〕这桩事都在红娘身上，唤红娘来！〔徕唤红科〕〔红云〕哥哥唤我怎么？〔徕云〕奶奶知道你和姐姐去花园里去，如今要打你哩。〔红云〕呀！小姐，你带累我也！小哥哥，你先去，我便来也。〔红唤旦科〕〔红云〕姐姐，事发了也，老夫人唤我哩，却怎了？〔旦云〕好姐姐，遮盖咱！〔红云〕娘呵，你做的隐秀者，我道你做下来也。〔旦念〕月圆便有阴云蔽，花发须教急雨催。〔红唱〕

【越调·斗鹤鹑】则着你夜去明来，倒有个天长地久；不争你握雨携云，常使我提心在口。则合带月披星，谁着你停眠整宿？老夫人心数多，情性恼；使不着我巧语花言，将没做有。

【紫花儿序】老夫人猜那穷酸做了新婿，小姐做了娇妻，这小贱人做了牵头。俺小姐这些时春山低翠，秋水凝眸。别样的都休，试把你裙带儿拴，纽门儿扣，比着你旧时肥瘦，出落得精神，别样的风流。

〔旦云〕红娘，你到那里小心回话者！〔红云〕我到夫人处，必问：“这小贱人，

【金蕉叶】我着你但去处行监坐守，谁着你迤逗的胡行乱走？”若问着此一节呵如何诉休？你便索与他个知情的犯由。

姐姐，你受责理当，我图什么来？

【调笑令】你绣帏里效绸缪，倒凤颠鸾百事有。我在窗儿外几曾轻咳嗽，立苍苔将绣鞋儿冰透。今日个嫩皮肤倒将粗棍抽，姐姐呵，俺这通殷勤的着甚来由？姐姐在这里等着，我过去。说过呵，休欢喜；说不过，休烦恼。〔红见夫人科〕〔夫人

云〕小贱人，为什么不跪下！你知罪么？〔红跪云〕红娘不知罪。〔夫人云〕你故自口强哩。若实说呵，饶你；若不实说呵，我直打死你这个贱人！谁着你和小姐花园里去来？〔红云〕不曾去，谁见来？〔夫人云〕欢郎见你去来，尚故自推哩。〔打科〕〔红云〕夫人休闪了手，且息怒停嗔，听红娘说。

【鬼三台】夜坐时停了针绣，共姐姐闲穷究，说张生哥哥病久。咱两个背着夫人，向书房问候。〔夫人云〕问候呵，他说什么？〔红云〕他说来，道“老夫人事已休，将恩变为仇，着小生半途喜变做忧”。他道：“红娘你且先行，教小姐权时落后。”

〔夫人云〕他是个女孩儿家，着他落后怎么！〔红唱〕

【秃厮儿】我只道神针法灸，谁承望燕侣莺俦。他两个经今月余只是一处宿，何须你一一问缘由？

【圣药王】他每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两相投。夫人得好休，便好休，这其间何必苦追求？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夫人云〕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红云〕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夫人云〕这贱人倒指下我来，怎么是我之过？〔红云〕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輹，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搨之以去其污，岂不为长便乎？

【麻郎儿】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头；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描鸾刺绣。

【么篇】世有、便休、罢手，大恩人怎做敌头？起白马将军故友，斩飞虎叛贼草寇。

【络丝娘】不争和张解元参辰卯酉，便是与崔相国出乖弄丑。到底干连着自己骨肉，夫人索穷究。

〔夫人云〕这小贱人也道得是。我不合养了这个不肖之女。待经官呵，玷辱家门。罢了！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与了这厮罢。红娘唤那贱人来！〔红见旦云〕且喜姐姐，那棍子则是滴溜溜在我身上，吃我直说过了。我也怕不得许多，夫人如今唤你来，待成合亲事。〔旦云〕羞人答答的，怎么见夫人？〔红云〕娘跟前有什么羞？

【小桃红】当日个月明才上柳梢头，却早人约黄昏后。羞得我脑背后将牙儿衬着衫儿袖。猛凝眸，看时节则见鞋底尖儿瘦。一个恁情的不休，一个哑声儿

厮耨。呸！那其间可怎生不害半星儿羞？

〔旦见夫人科〕〔夫人云〕莺莺，我怎生抬举你来，今日做这等的勾当；则是我的孽障，待怨谁的是！我待经官来，辱没了你父亲，这等事不是俺相国人家的勾当。罢罢罢！谁似俺养女的不长进！红娘，书房里唤将那禽兽来！〔红唤末科〕〔末云〕小娘子唤小生做什么？〔红云〕你的事发了也，如今夫人唤你来，将小姐配与你哩。小姐先招了也，你过去。〔末云〕小生惶恐，如何见老夫人？当初谁在老夫人行说来？〔红云〕休伴小心，过去便了。

【么篇】既然泄漏怎干休？是我先投首。俺家里陪酒陪茶倒捱就。你休愁，何须约定通媒媾？我弃了部署不收，你原来“苗而不秀”。呸！你是个银样镗枪头。

〔未见夫人科〕〔夫人云〕好秀才呵，岂不闻“非先生之德行不敢行”。我待送你去官司里去来，恐辱没了俺家谱。我如今将莺莺与你为妻，则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红云〕张生早则喜也。

【东原乐】相思事，一笔勾，早则展放从前眉儿皱。美爱幽欢恰动头。既能够，张生，你觑兀的般可喜娘庞儿也要人消受。

〔夫人云〕明日收拾行装，安排果酒，请长老一同送张生到十里长亭去。〔旦念〕寄语西河堤畔柳，安排青眼送行人。〔同夫人下〕〔红唱〕

【收尾】来时节画堂箫鼓鸣春昼，列着一对儿鸾交凤友。那其间才受你说媒红，方吃你谢亲酒。〔并下〕

第三折

〔夫人、长老上，云〕今日送张生赴京，十里长亭，安排下筵席。我和长老先行，不见张生小姐来到。

〔旦、末、红同上〕〔旦云〕今日送张生上朝取应，早是离人伤感，况值那暮秋天气，好烦恼人也呵！悲欢聚散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

【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迳迳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红云〕姐姐今日怎么不打扮？〔旦云〕你那知我的心里呵？

【叨叨令】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什么心情花儿、靛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

衫儿、袖儿，都搵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恹恹惶惶的寄。

〔做到〕〔见夫人科〕〔夫人云〕张生和长老坐，小姐这壁坐，红娘将酒来。张生，你向前来，是自家亲眷，不要回避。俺今日将莺莺与你，到京师休辱没了俺孩儿，挣揣一个状元回来者。〔末云〕小生托夫人余荫，凭着胸中之才，视官如拾芥耳。〔洁云〕夫人主见不差，张生不是落后的人。〔把酒了，坐〕〔旦长吁科〕

【脱布衫】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萋迷。酒席上斜签着坐的，蹙愁眉死临侵地。

【小梁州】我见他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见了把头低，长吁气，推整素罗衣。

【么篇】虽然久后成佳配，奈时间怎不悲啼。意似痴，心如醉，昨宵今日，清减了小腰围。

〔夫人云〕小姐把盏者！〔红递酒，旦把盏长吁科云〕请吃酒！

【上小楼】合欢未已，离愁相继。想着俺前暮私情，昨夜成亲，今日别离。我谗知这几日相思滋味，却原来此别离情更增十倍。

【么篇】年少呵轻远别，情薄呵易弃掷。全不想腿儿相挨，脸儿相偎，手儿相携。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夫人云〕红娘把盏者！〔红把酒科〕〔旦唱〕

【满庭芳】供食太急，须臾对面，顷刻别离。若不是酒席间子母每当回避，有心待与他举案齐眉。虽然是厮守得一时半刻，也合着俺夫妻每共桌而食。眼底空留意，寻思起就里，险化做望夫石。

〔红去〕姐姐不曾吃早饭，饮一口儿汤水。〔旦云〕红娘，什么汤水咽得下！

【快活三】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

【朝天子】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眼面前茶饭怕不待要吃，恨塞满愁肠胃。“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折鸳鸯在两下里。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

〔夫人云〕辆起车儿，俺先回去，小姐随后和红娘来。〔下〕〔末辞洁科〕〔洁云〕此一行别无话儿，贫僧准备买登科录看看，做亲的茶饭少不得贫僧的。先生在意，鞍马上保重者！从今经忏无心礼，专听春雷第一声。〔下〕〔旦唱〕

【四边静】霎时间杯盘狼籍，车儿投东，马儿向西。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有梦也难寻觅。

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末云〕小生这一去白夺一个状元，正是“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旦云〕君行别无所赠，口占一绝，为君送行：弃掷今何在，

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末云〕小姐之意差矣，张珙更敢怜谁？谨赓一绝，以剖寸心：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遇知音者，谁怜长叹人？〔旦唱〕

【耍孩儿】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生前酒一杯，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

【五煞】到京师服水土，趁程途节饮食，顺时自保揣身体。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最要扶持。

【四煞】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三煞】笑吟吟一处来，哭啼啼独自归。归家若到罗帏里，昨宵个绣衾香暖留春住，今夜个翠被生寒有梦知。留恋你别无意，见据鞍上马，阁不住泪眼愁眉。

〔末云〕有甚言语嘱付小生咱？〔旦唱〕

【二煞】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末云〕再谁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小姐放心，小生就此拜辞。〔旦唱〕

【一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我为什么懒上车儿内，来时甚急，去后何迟？

〔红云〕夫人去好一会，姐姐，咱家去！〔旦唱〕

【收尾】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旦、红下〕〔末云〕仆童赶早行一程儿，早寻个宿处。泪随流水急，愁逐野云飞。〔下〕

第四折

〔末引仆骑马上，开〕离了蒲东早三十里也。兀的前面是草桥，店里宿一宵，明日赶早行。这马百般儿不肯走；行色一鞭催去马，羁愁万斛引新诗。

【双调·新水令】望蒲东萧寺暮云遮，惨离情半林黄叶，马迟人意懒，风急雁行斜。离恨重叠，破题儿第一夜。

想着昨日受用，谁知今日凄凉？

【步步娇】昨夜个翠被香浓熏兰麝，欹珊枕把身躯儿趺。脸儿厮麝者，仔细

端详，可憎的别。铺云鬓玉梳斜，恰便似半吐初生月。

早到也，店小二哥那里？〔小二哥上，云〕官人，俺这头房里下。〔末云〕琴童接了马者！点上灯，我诸般不要吃，只要睡些儿。〔仆云〕小人也辛苦，待歇息也。〔在床前打铺做睡科〕〔末云〕今夜甚睡得到我眼里来也！

【落梅风】旅馆歇单枕，秋蛩鸣四野，助人愁的是纸窗儿风裂。乍孤眠被儿薄又怯，冷清清几时温热！

〔末睡科〕〔旦上，云〕长亭畔别了张生，好生放不下。老夫人和梅香都睡了，我私奔出城，赶上和他同去。

【乔木查】走荒郊旷野，把不住心娇怯，喘吁吁难将两气接。疾忙赶上者，打草惊蛇。

【搅箏琶】他把我心肠扯，因此不避路途赊。瞒过俺能拘管的夫人，稳住俺厮齐攒的侍妾。想着他临上马痛伤嗟，哭得我也似痴呆。不是我心邪，自别离以后，到西日初斜，愁得来陡峻，瘦得来阵噓。则离得半个日头，却早又宽掩过翠裙三四褶，谁曾经这般磨灭？

【锦上花】有限姻缘，方才宁贴；无奈功名，使人离缺。害不了的愁怀，却才觉些；撇不下的相思，如今又也。

【么篇】清霜净碧波，白露下黄叶。下下高高，道路凹折；四野风来，左右乱蹇。我这里奔驰，他何处困歇？

【清江引】呆答孩店房儿里没话说，闷对如年夜。暮雨催寒蛩，晓风吹残月，今宵酒醒何处也？

〔旦云〕在这个店儿里，不免敲门。〔末云〕谁敲门哩？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且开门看咱，这早晚是谁？

【庆宣和】是人呵疾忙快分说，是鬼呵合速灭。〔旦云〕是我。老夫人睡了，想你去了呵，几时再得见，特来和你同去。〔末唱〕听说罢将香罗袖儿拽，却原来是姐姐、姐姐。

难得小姐的心勤！

【乔牌儿】你是为人须为彻，将衣袂不藉。绣鞋儿被露水泥沾惹，脚心儿管踏破也。

〔旦云〕我为足下呵，顾不得迢递。〔旦唧唧了〕〔末唱〕

【甜水令】想着你废寝忘餐，香消玉减，花开花谢，犹自觉争些；便枕冷衾寒，凤只鸾孤，月圆云遮，寻思来有甚伤嗟。

【折桂令】想人生最苦离别，可怜见千里关山，独自跋涉。似这般割肚牵肠，倒不如义断恩绝。虽然是一时间花残月缺，休猜做瓶坠簪折。不恋豪杰，不羨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

〔外净一行扮卒子上，叫云〕恰才见一女子渡河，不知那里去了？打起火把者，分明见他走在这店中去也。将出来！将出来！〔末云〕却怎了？〔旦云〕你近后，我自开门对他说。

【水仙子】硬围着普救寺下锹镢，强当住咽喉仗剑钺。贼心肠馋眼脑天生得劣。〔卒子云〕你是谁家女子，夤夜渡河？〔旦唱〕休言语，靠后些！杜将军你知道他是英杰，觑一觑着你为了醢酱，指一指教你化做血。骑着匹白马来也。

〔卒子抢旦下〕〔末惊觉云〕呀，原来却是梦里。且将门儿推开看。只见一天露气，满地霜华，晓星初上，残月犹明。无端燕鹊高枝上，一枕鸳鸯梦不成。

【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

【得胜令】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梦蝴蝶，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痛煞煞伤别，急煎煎好梦儿应难舍；冷清清的咨嗟，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

〔仆云〕天明也。咱早行一程儿，前面打火去。〔末云〕店小二哥，还你房钱，鞦了马者。

【鸳鸯煞】柳丝长咫尺情牵惹，水声幽仿佛人呜咽。斜月残灯，半明不灭。唱道是旧恨连绵，新愁郁结；别恨离愁，满肺腑难淘泻。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并下〕

【络丝娘煞尾】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

题目 小红娘成好事 老夫人问由情
正名 短长亭斟别酒 草桥店梦莺莺

第五本 张君瑞庆团圆

楔子

〔末引仆人上开，云〕自暮秋与小姐相别，倏经半载之际。托赖祖宗之荫，一举及第，得了头名状元。如今在客馆听候圣旨御笔除授，惟恐小姐挂念，且修一封书，令琴童送去，达知夫人，便知小生得中，以安其心。琴童过来，你将文房四宝来，我写就家书一封，与我星夜往河中府去。见小姐时，说：“官人怕娘子忧，特地先着小人将书来。”即忙接了回书来者。

过日月好疾苦呵！

【仙吕·赏花时】相见时红雨纷纷点绿苔，别离后黄叶萧萧凝暮霭。今日见梅开，别离半载。琴童，我嘱咐你的言语记着！则说道特地寄书来。〔下〕

〔仆云〕得了这书，星夜望河中府走一遭。〔下〕

第一折

〔旦引红娘上开，云〕自张生去京师，不觉半年，杳无音信。这些时神思不快，妆镜懒抬，腰肢瘦损，茜裙宽褪，好烦恼人也呵！

【商调·集贤宾】虽离了我眼前，却在心上有；不甫能离了心上，又早眉头。忘了时依然还又，恶思量无了无休。大都来一寸眉峰，怎当他许多颦皱。新愁近来接着旧愁，厮混了难分新旧。旧愁似太行山隐隐，新愁似天堑水悠悠。

〔红云〕姐姐往常针尖不倒，其实不曾闲了一个绣床，如今百般的闷倦。往常也曾不快，将息便可，不似这一场清减得十分利害。〔旦唱〕

【逍遥乐】曾经消瘦，每遍犹闲，这番最陡。〔红云〕姐姐心儿闷呵，那里散心耍咱。〔旦唱〕何处忘忧？看时节独上妆楼，手卷珠帘上玉钩，空目断山明水秀；见苍烟迷树，衰草连天，野渡横舟。

〔旦云〕红娘，我这衣裳这些时都不似我穿的。〔红云〕姐姐正是“腰细不胜衣”。〔旦唱〕

【挂金索】裙染榴花，睡损胭脂皱；纽结丁香，掩过芙蓉扣；线脱珍珠，泪湿香罗袖；杨柳眉颦，“人比黄花瘦”。

〔仆人上，云〕奉相公言语，特将书来与小姐。恰才前厅上见了夫人，夫人好生欢喜，着人来见小姐，早至后堂。〔咳嗽科〕〔红问云〕谁在外面？〔见科〕〔红见仆了〕〔红笑云〕你几时来？可知道“昨夜灯花报，今朝喜鹊噪。”姐姐正烦恼哩，你自来？和哥哥来？〔仆云〕哥哥得了官也，着我寄书来。〔红云〕你则在这里等着，我对俺姐姐说了呵，你进来。〔红见旦笑科〕〔旦云〕这小妮子怎么？〔红云〕姐姐，大喜大喜，咱姐夫得了官也。〔旦云〕这妮子见我闷呵，特故哄我。〔红云〕琴童在门首，见了夫人了，使他进来见姐姐，姐夫有书。〔旦云〕惭愧，我也有盼着他的日头，唤他进来。〔仆人见旦科〕〔旦云〕琴童，你几时离京师？〔仆云〕离京一月多也，我来时哥哥去吃游街棍子去了。〔旦云〕这禽兽不省得，状元唤做夸官，游街三日。〔仆云〕夫人说的便是，有书在此。〔旦做接书科〕

【金菊花】早是我只因他去减了风流，不争你寄得书来又与我添些儿证候。说来的话儿不应口，无语低头，书在手，泪凝眸。

〔旦开书看科〕

【醋葫芦】我这里开时和泪开，他那里修时和泪修，多管搁着笔尖儿未写早

泪先流，寄来的书泪点儿兀自有。我将这新痕把旧痕湮透，正是一重愁翻做两重愁。

〔旦念书科〕“张珙百拜奉启芳卿可人妆次：自暮秋拜违，倏尔半载。上赖祖宗之荫，下托贤妻之德，举中甲第。即目于招贤馆寄迹，以伺圣旨御笔除授。惟恐夫人与贤妻忧念，特令琴童奉书驰报，庶几免虑。小生身虽遥而心常迩矣，恨不得鹣鹣比翼，邛邛并躯。重功名而薄恩爱者，诚有浅见贪饕之罪。他日面会，自当请谢不备。后成一绝，以奉清照：玉京仙府探花郎，寄语蒲东窈窕娘，指日拜恩衣昼锦，定须休作倚门妆。”

【么篇】当日向西厢月底潜，今日向琼林宴上拈。谁承望跳东墙脚步儿占了鳌头？怎想道惜花心养成折桂手？脂粉丛里包藏着锦绣？从今后晚妆楼改做了至公楼。

〔旦云〕你吃饭不曾？〔仆云〕上告夫人知道，早晨至今，空立厅前，那有饭吃。〔旦云〕红娘，你快取饭与他吃。〔仆云〕感蒙赏赐，我每就此吃饭，夫人写书。哥哥着小人索了夫人回书，至紧、至紧！〔旦云〕红娘将笔砚来。〔红将来科〕〔旦云〕书却写了，无可表意，只有汗衫一领，裹肚一条，袜儿一双，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琴童，你收拾得好者。红娘取银十两来，就与他盘缠。〔红娘云〕姐夫得了官，岂无这几件东西，寄与他有甚缘故？〔旦云〕你不知道。这汗衫儿呀，

【梧叶儿】他若是和衣卧，便是和我一处宿；但贴着他皮肉，不信不想我温柔。

〔红云〕这裹肚要怎么？〔旦唱〕常则不要离了前后，守着他左右，紧紧的系在心头。〔红云〕这袜儿如何？〔旦〕拘管他胡行乱走。〔红云〕这琴他那里自有，又将去怎么？〔旦唱〕

【后庭花】当日五言诗紧趁逐，后来因七弦琴成配偶。他怎肯冷落了诗中意，我则怕生疏了弦上手。〔红云〕玉簪呵有甚主意？〔旦唱〕我须有个缘由，他如今功名成就，则怕他撇人在脑背后。〔红云〕斑管要怎的？〔旦唱〕湘江两岸秋，当日娥皇因虞舜愁，今日莺莺为君瑞忧。这九嶷山下竹，共香罗衫袖口，

【青哥儿】都一般啼痕湮透。似这等泪斑宛然依旧，万古情缘一样愁。涕泪交流，怨慕难收，对学士叮咛说缘由，是必休忘旧！

〔旦云〕琴童，这东西收拾好者。〔仆云〕理会得。〔旦唱〕

【醋葫芦】你逐宵野店上宿，休将包袱做枕头，怕油脂腻展污了恐难酬。倘或水侵雨湿休便扭，我则怕干时节熨不开褶皱。一桩桩一件件细收留。

【金菊花】书封雁足此时修，情系人心早晚休？长安望来天际头，倚遍西楼，“人不见，水空流。”

〔仆云〕小人拜辞，即便去也。〔旦云〕琴童，你见官人对他说。〔仆云〕说什么？〔旦唱〕

【浪里来煞】他那里为我愁，我这里因他瘦。临行时啜赚人的巧舌头，指归期约定九月九，不觉的过了小春时候。到如今“悔教夫婿觅封侯”。

〔仆云〕得了回书，星夜回俺哥哥话去。〔并下〕

第二折

〔末上，云〕“画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始惊人。”本是举过便除，奉圣旨着翰林院编修国史。他每那知我的心，什么文章做得成。使琴童递佳音，不见回来。这几日睡卧不宁，饮食少进，给假在驿亭中将息。早间太医院着人来看视，下药去了。我这病卢扁也医不得。自离了小姐，无一日心闲也呵！

【中吕·粉蝶儿】从到京师，思量心旦夕如是，向心头横躺着俺那莺儿。请医师，看诊罢，一星星说是。本意待推辞，则被他察虚实不须看视。

【醉春风】他道是医杂证有方术，治相思无药饵。莺莺呵，你若是知我害相思，我甘心儿死、死。四海无家，一身客寄，半年将至。

〔仆上，云〕我则道哥哥除了，原来在驿亭中抱病，须索回书去咱。〔见了科〕〔末云〕你回来了也。

【迎仙客】疑怪这噪花枝灵鹊儿，垂帘幕喜蛛儿，正应着短檠上夜来灯爆时。若不是断肠词，决定是断肠诗。〔仆云〕小夫人有书至此。〔末接科〕写时管情泪如丝，既不呵，怎生泪点儿封皮上渍。

〔末读书科〕“薄命妾崔氏拜复，敬奉才郎君瑞文几：自音容去后，不觉许时，仰敬之心，未尝少怠。纵云日近长安远，何故鳞鸿之杳矣。莫因花柳之心，弃妾恩情之意？正念间，琴童至，得见翰墨，始知中科，使妾喜之如狂。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国之家谱也。今因琴童回，无以奉贡，聊布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裹肚一条，汗衫一领，袜儿一双，权表妾之真诚。匆匆草字欠恭，伏乞情恕不备。谨依来韵，遂继一绝云：阑干倚遍盼才郎，莫恋宸京黄四娘；病里得书知中甲，窗前览镜试新妆。”〔云〕那风风流流的姐姐，似这等女子，张琪死也死得着了。

【上小楼】这的堪为字史，当为款识。有柳骨颜筋，张旭张芝，义之献之。此一时，彼一时，佳人才思，俺莺莺世间无二。

【么篇】俺做经咒般持，符篆般使。高似金章，重似金帛，贵似金资。这上面若签个押字，使个令史，差个勾使，则是一张忙不及印赴期的咨示。〔末拿汗衫儿科〕休道文章，则看他这针指，人间少有。

【满庭芳】怎不教张生爱尔，堪针工出色，女教为师。几千般用意针针是，可索寻思。长共短又没个样子，窄和宽想象着腰肢，好共歹无人试。想当初做

时，用煞那小心儿。

小姐寄来这几件东西，都有缘故，一件件我都猜着了。

【白鹤子】这琴，他教我闭门学禁指，留意谱声诗，调养圣贤心，洗荡巢由耳。

【二煞】这玉簪，纤长如竹笋，细白似葱枝，温润有清香，莹洁无瑕耻。

【三煞】这斑管，霜枝曾栖凤凰，泪点渍胭脂，当时舜帝恻娥皇，今日淑女思君子。

【四煞】这裹肚，手中一叶绵，灯下几回丝，表出腹中愁，果称心间事。

【五煞】这鞋袜儿，针脚儿细似虬子，绢帛儿腻似鹅脂，既知礼不胡行，愿足下当如此。

琴童，你临行小夫人对你说什么？〔仆云〕着哥哥休别继良姻。〔末云〕小姐，你尚然不知我的心哩。

【快活三】冷清清客店儿，风淅淅雨丝丝，雨儿零，风儿细，梦回时，多少伤心事。

【朝天子】四肢不能动止，急切里盼不到蒲东寺。小夫人须是你见时，别有甚闲传示？我是个浪子官人，风流学士，怎肯去带残花折旧枝。自从到此，甚的是闲街市。

【贺圣朝】少甚宰相人家，招婿的娇姿。其间或有个人儿似尔，那里取那温柔，这般才思？想莺莺意儿，怎不教人梦想眠思？

琴童来，将这衣裳东西收拾好者。

【耍孩儿】则在书房中倾倒个藤箱子，向箱子里面铺几张纸。放时节须索用心思，休教藤刺儿抓住绵丝。高抬在衣架上怕吹了颜色，乱穰在包袱中恐锉了褶儿。当如此，切须爱护，勿得因而。

【二煞】恰新婚，才燕尔，为功名来到此。长安忆念蒲东寺。昨宵个春风桃李花开夜，今日个秋雨梧桐叶落时。愁如是，身遥心迩，坐想行思。

【三煞】这天高地厚情，直到海枯石烂时，此时作念何时止？直到烛灰眼下才无泪，蚕老心中罢却丝。我不比游荡轻薄子，轻夫妇的琴瑟，拆鸾凤的雄雌。

【四煞】不闻黄犬音，难传红叶诗，驿长不遇梅花使。孤身去国三千里，一日归心十二时。凭栏视，听江声浩荡，看山色参差。

【尾】忧则忧我在病中，喜则喜你来到此。投至得引人魂卓氏音书至，险将这害鬼病的相如盼望死。〔下〕

第三折

〔净扮郑恒上开，云〕自家姓郑名恒，字伯常。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早丧。后数年，又丧母。先人在时曾定下俺姑娘的女孩儿莺莺为妻，不想姑夫亡化，莺莺孝服未满，不曾成亲。俺姑娘将着这灵柩，引着莺莺，回博陵下葬，为因路阻，不能得去。数月前写书来唤我同扶柩去，因家中无人，来得迟了。我离京师，来到河中府，打听得孙飞虎欲掳莺莺为妻，得一个张君瑞退了贼兵，俺姑娘许了他。我如今到这里，没这个消息便好去见他；既有这个消息，我便撞将去呵，没意思。这一件事都在红娘身上，我着人去唤他。则说“哥哥从京师来，不敢来见姑娘，着红娘来下处来，有话去对姑娘行说去”。去的人好一会了，不见来。见姑娘和他有话说。〔红上云〕郑恒哥哥在下处，不来见夫人，却唤我说话。夫人着我来，看他说什么。

〔见净科〕哥哥万福！夫人道哥哥来到呵，怎么不来家里来？〔净云〕我有甚颜色见姑娘？我唤你来的缘故是怎生？当日姑夫在时，曾许下这门亲事；我今番到这里，姑夫孝已满了，特地央及你去夫人行说知，拣一个吉日成合，了这件事，好和小姐一答里下葬去。不争不成合，一答里路上难厮见。若说得肯呵，我重重的相谢你。〔红云〕这一节话再也休题，莺莺已与了别人了也。〔净云〕道不得“一马不跨双鞍”，可怎生父在时曾许了我，父丧之后，母倒悔亲？这个道理那里有！〔红云〕却非如此说。当日孙飞虎将半万贼兵来时，哥哥你在那里？若不是那生呵，那里得俺一家儿来？今日太平无事，却来争亲；倘被贼人掳去呵，哥哥如何去争？〔净云〕与了一个富家，也不枉了，却与了这个穷酸饿醋。偏我不如他？我仁者能仁、身里出身的根脚，又是亲上做亲，况兼他父命。〔红云〕他倒不如你，噤声！

【越调·斗鹌鹑】卖弄你仁者能仁，倚仗你身里出身；至如你官上加官，也不合亲上做亲。又不曾执羔雁邀媒，献币帛问肯。恰洗了尘，便待要过门；枉腌了他金屋银屏，枉污了他锦衾绣裯。

【紫花儿序】枉蠢了他梳云掠月，枉羞了他惜玉怜香，枉村了他殢雨尤云。当日三才始判，两仪初分；乾坤：清者为乾，浊者为坤，人在中间相混。君瑞是君子清贤，郑恒是小人浊民。

〔净云〕贼来怎地他一个人退得？都是胡说！〔红云〕我对你说。

【天净沙】看河桥飞虎将军，叛蒲东掳掠人民，半万贼屯合寺门，手横着霜刃，高叫道“要莺莺做压寨夫人”。

〔净云〕半万贼，他一个人济什么事？〔红云〕贼围之甚迫，夫人慌了，和长老商议，拍手高叫：“两廊不问僧俗，如退得贼兵的，便将莺莺与他为妻。”忽有游客张生，应声而前曰：“我有退兵之策，何不问我？”夫人大喜，就问：“其计何在？”生云：“我有一故人白马将军，现统十万之众，镇守蒲关。我修书一封，着人寄去，必来救我。”不想书至兵来，其困即解。

【小桃红】洛阳才子善属文，火急修书信。白马将军到时分，灭了烟尘。夫人小姐都心顺，则为他“威而不猛”，“言而有信”，因此上“不敢慢于人”。

〔净云〕我自来未尝闻其名，知他会也不会。你这个小妮子，卖弄他偌多！〔红云〕便又骂我。

【金蕉叶】他凭着讲性理齐论鲁论，作词赋韩文柳文，他识道理为人敬人，掩家里有信行知恩报恩。

【调笑令】你值一分，他值百十分，萤火焉能比月轮？高低远近都休论，我拆白道字辨与你个清浑。〔净云〕这小妮子省得什么拆白道字，你拆与我听。〔红唱〕君瑞是个“肖”字这壁着个“立人”，你是个“木寸”“马户”“尸巾”。

〔净云〕木寸、马户、尸巾——你道我是个“村驴扁”。我祖代是相国之门，到不如你个白衣饿夫穷士！做官的则是做官。〔红唱〕

【秃厮儿】他凭师友君子务本，你倚父兄伏势欺人。齏盐日月不嫌贫，治百姓新民、传闻。

【圣药王】这厮乔议论，有向顺。你道是官人则合做官人，信口喷，不本分。你道穷民到老是穷民，却不道“将相出寒门”。

〔净云〕这桩事都是那长老秃驴弟子孩儿，我明日慢慢的和他说话。〔红唱〕

【麻郎儿】他出家儿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横死眼不识好人，招祸口不知分寸。

〔净云〕这是姑夫的遗留，我拣日牵羊担酒上门去，看姑娘怎么发落我。〔红唱〕

【么篇】讪筋，发村，使狠，甚的是软款温存。硬打捱强为眷姻，不睹事强谐秦晋。

〔净云〕姑娘若不肯，着二三十个伴当，抬上轿子，到下处脱了衣裳，赶将来还你一个婆娘。〔红唱〕

【络丝娘】你须是郑相国嫡亲的舍人，须不是孙飞虎家生的莽军。乔嘴脸、腌躯老、死身分，少不得有家难奔。

〔净云〕兀的那小妮子，眼见得受了招安了也。我也不对你说，明日我要娶，我要娶。〔红云〕不嫁你，不嫁你。

【收尾】佳人有意郎君俊，我待不喝采其实怎忍。〔净云〕你喝一声我听。〔红笑云〕你这般颓嘴脸，则好偷韩寿下风头香，傅何郎左壁厢粉。〔下〕

〔净脱衣科，云〕这妮子拟定都和那酸丁演撒，我明日自上门去，见俺姑娘，则做不知。我则道张生赘在卫尚书家，做了女婿。俺姑娘最听是非，他自小又爱我，必有话说。休说别个，则这一套衣服也冲动他。自小京师同住，惯会寻章摘句，姑夫许我成亲，谁敢将言相拒。我若放起刁来，且看莺莺那去？且将压善欺良意，权作尤云殢雨心。〔下〕〔夫人上，云〕夜来郑恒至，不来见我，唤红娘去问亲事。据我的心则是与孩儿是；况兼相国在时，已许下了。

我便是违了先夫的言语。做我一个主家的不着，这厮每做下来。拟定则与郑恒，他有言语，怪他不得也。料持下酒者，今日他敢来见我也。〔净上，云〕来到也，不索报复，自入去见夫人。〔拜夫人哭科〕〔夫人云〕孩儿既来到这里，怎么不来见我？〔净云〕小孩儿有甚嘴脸来见姑娘！〔夫人云〕莺莺为孙飞虎一节，等你不来，无可解危，许张生也。〔净云〕那个张生？敢便是状元。我在京师看榜来，年纪有二十四五岁，洛阳张珙，夸官游街三日。第二日头答正来到卫尚书家门首，尚书的小姐十八岁也，结着彩楼，在那御街上，则一球正打着他。我也骑着马看，险些打着我。他家粗使梅香十余人，把那张生横拖倒拽入去。他口叫道：“我自娶妻，我是崔相国家女婿。”那尚书有权势气象，那里听，则管拖将入去了。这个却才便是他本分，出于无奈。尚书说道：“我女奉圣旨结彩楼，你着崔小姐做次妻。他是先奸后娶的，不应取他。”闹动京师，因此认得他。“夫人怒云”我道这秀才不中抬举，今日果然负了俺家。俺相国之家，世无与人做次妻之理。既然张生奉圣旨娶了妻，孩儿，你拣个吉日良辰，依着姑夫的言语，依旧入来做女婿者。〔净云〕倘或张生有言语，怎生？〔夫人云〕放着我哩，明日拣个吉日良辰，你便过门来〔下〕。〔净云〕中了我的计策了，准备筵席、茶礼、花红，克日过门者。〔下〕〔洁上，云〕老僧昨日买登科记看来，张生头名状元，授着河中府尹。谁想夫人没主张，又许了郑恒亲事。老夫人不肯去接，我将着肴饌直至十里长亭接官走一遭。〔下〕〔杜将军上，云〕奉圣旨，着小官主兵蒲关，提调河中府事，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谁想君瑞兄弟一举及第，正授河中府尹，不曾接得。眼见得在老夫人宅里下，拟定乘此机会成亲。小官牵羊担酒直至老夫人宅上，一来庆贺状元，二来就主亲，与兄弟成此大事。左右那里？将马来，到河中府走一遭。〔下〕

第四折

〔夫人上，云〕谁想张生负了俺家，去卫尚书家做女婿去，今日不负老相公遗言，还招郑恒为婿。今日好个日子，过门者，准备下筵席，郑恒敢待来也。〔末上，云〕小官奉圣旨，正授河中府尹。今日衣锦还乡，小姐的金冠霞帔都将着，若见呵，双手索送过去。谁想有今日也呵！文章旧冠乾坤内，姓字新闻日月边。

【双调·新水令】玉鞭骄马出皇都，畅风流玉堂人物，今朝三品职，昨日一寒儒。御笔亲除，将名姓翰林注。

【驻马听】张珙如愚，酬志了三尺龙泉万卷书；莺莺有福，稳请了五花官诰七香车。身荣难忘借僧居，愁来犹记题诗处。从应举，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

〔末云〕接了马者！〔见夫人科〕新状元河中府尹婿张珙参见。〔夫人云〕休拜，休拜，你是奉圣旨的女婿，我怎消受得你拜？〔末唱〕

【乔牌儿】我谨躬身问起居，夫人这慈色为谁怒？我只见丫鬟使数都厮觑，莫不我身边有甚事故？

〔末云〕小生去时，夫人亲自饯行，喜不自胜。今日中选得官，夫人反行不悦，何也？〔夫人云〕你如今那里想着俺家？道不得个〔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一个女孩儿，虽然妆残貌陋，他父为前朝相国。若非贼来，足下甚气力到得俺家？今日一旦置之度外，却于卫尚书家作婿，岂有是理？〔末云〕夫人听谁说？若有此事，天不盖，地不载，害老大小疔疮！

【雁儿落】若说着丝鞭仕女图，端的是塞满章台路。小生呵此间怀旧恩，怎肯别处寻亲去？

【得胜令】岂不闻“君子断其初”，我怎肯忘得有恩处？那一个贼畜生行嫉妒，走将来老夫人行厮间阻？不能够娇姝，早共晚施心数；说来的无徒，迟和疾上木驴。

〔夫人云〕是郑恒说来，绣球儿打着马了，做女婿也。你不信呵，唤红娘来问。〔红上，云〕我巴不得见他，原来得官回来。惭愧，这是非对着也。〔末背问云〕红娘，小姐好么？〔红云〕为你别做了女婿，俺小姐依旧嫁了郑恒也。〔末云〕有这般跷蹊的事！

【庆东原】那里有粪堆上长出连枝树，淤泥中生出比目鱼？不明白展污了姻缘簿？莺莺呵，你嫁个油煤猢猻的丈夫；红娘呵，你伏侍个烟熏猫儿的姐夫；张生呵，你撞着个水浸老鼠的姨夫。这厮坏了风俗，伤了时务。

〔红唱〕

【乔木查】妾前来拜覆，省可里心头怒！问别来安乐否？你那新夫人何处居？比俺姐姐是何如？

〔末云〕和你也葫芦提了也。小生为小姐受过的苦，诸人不知，瞒不得你。不甫能成亲，焉有是理？

【搅箏琶】小生若求了媳妇，则目下便身殒。怎肯忘得待月回廊，难撇下吹箫伴侣。受了些活地狱，下了些死工夫。不甫能得做妻夫，现将着夫人诰敕，县君名称，怎生待欢天喜地，两只手儿分付与。你划地倒把人赃诬。

〔红对夫人云〕我道张生不是这般人，则唤小姐出来自问他。〔叫旦科〕姐姐快来问张生，我不信他直恁般薄情。我见他呵，怒气冲天，实有缘故。〔旦见末科〕〔末云〕小姐间别无恙？〔旦云〕先生万福！〔红云〕姐姐有的言语，和他说破。〔旦长吁云〕待说什么的是！

【沉醉东风】不见时准备着千言万语，得相逢都变做短叹长吁。他急攘攘却才来，我羞答答怎生觑。将腹中愁恰待申诉，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则道个“先生万福”。

〔旦云〕张生，俺家何负足下？足下见弃妾身，去卫尚书家为婿，此理安在？〔末云〕谁说来？〔旦云〕郑恒在夫人行说来。〔末云〕小姐如何听这厮？张珙之心，惟天可表！

【落梅风】从离了蒲东路，来到京兆府，见个佳人世不曾回顾。硬揣个卫尚书家女孩儿为了眷属，曾见他影儿的也教灭门绝户。

〔末云〕这一桩事都在红娘身上，我则将言语傍着他，看他说什么。红娘，我问人来，说

道你与小姐将筒帖儿去唤郑恒来。〔红云〕痴人，我不合与你作成，你便看得我一般了。〔红唱〕

【甜水令】君瑞先生，不索踌躇，何须忧虑。那厮本意糊涂；俺家世清白，祖宗贤良，相国名誉。我怎肯他跟前寄筒传书？

【折桂令】那吃敲才怕不口里嚼蛆，那厮待数黑论黄，恶紫夺朱。俺姐姐更做道软弱囊揣，怎嫁那不值钱人样虾胸。你个东君索与莺莺做主，怎肯将嫩枝柯折与樵夫。那厮本意器虚，将足下亏图，有口难言，气夯破胸脯。

〔红云〕张生，你若端的不曾做女婿呵，我去夫人跟前力保你。等那厮来，你和他两个对证。〔红见夫人云〕张生并不曾人家做女婿，都是郑恒谎，等他两个对证。〔夫人云〕既然他不曾呵，等郑恒那厮来对证了呵，再做说话。〔洁上云〕谁想张生一举成名，得了河中府尹，老僧一径到夫人那里庆贺。这门亲事，几时成就？当初也有老僧来，老夫人没主张，便待要与郑恒。若与了他，今日张生来却怎生？〔洁见末叙寒温科〕〔对夫人云〕夫人，今日却知老僧说的是，张生决不是那一等没行止的秀才。他如何敢忘了夫人，况兼杜将军是证见，如何悔得他这亲事？〔旦云〕张生此一事必得杜将军来方可。

【雁儿落】他曾笑孙庞真下愚，若是论贾马非英物；正授着征西元帅府，兼领着陕右河中路。

【得胜令】是咱前者护身符，今日有权术。来时节定把先生助，决将贼子诛。他不识亲疏，啜赚良人妇；你不辨贤愚，无毒不丈夫。

〔夫人云〕着小姐去卧房里去者。〔旦、红下〕〔杜将军上，云〕下官离了蒲关，到普救寺。第一来庆贺兄弟咱，第二来就与兄弟成就了这亲事。〔末对将军云〕小弟托兄长虎威，得中一举。今者回来，本待做亲。有夫人的侄儿郑恒，来夫人行说道你兄弟在卫尚书家作赘了。夫人怒欲悔亲，依旧要将莺莺与郑恒，焉有此理？道不得个“烈女不更二夫”。〔将军云〕此事夫人差矣。君瑞也是礼部尚书之子，况兼又得一举。夫人世不招白衣秀士，今日反欲罢亲，莫非理上不顺？〔夫人云〕当初夫主在时，曾许下这厮，不想遇此一难，亏张生请将军来杀退贼众。老身不负前言，欲招他为婿；不想郑恒说道，他在卫尚书家做了女婿也，因此上我怒他，依旧许了郑恒。〔将军云〕他是贼心，可知道诽谤他。老夫人如何便信得他？〔净上，云〕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则等做女婿。今日好日头，牵羊担酒过门走一遭。〔末云〕郑恒，你来怎么？〔净云〕苦也！闻知状元回，特来贺喜。〔将军云〕你这厮怎么要诳骗良人的妻子，行不仁之事，我跟前有什么话说？我奏闻朝廷，诛此贼子。〔末唱〕

【落梅风】你硬撞入桃源路，不言个谁是主，被东君把你个蜜蜂儿拦住。不信呵去那绿杨影里听杜宇，一声声道“不如归去”。

〔将军云〕那厮若不去呵，祇候拿下。〔净云〕不必拿，小人自退亲事与张生罢。〔夫人云〕相公息怒，赶出去便罢。〔净云〕罢罢！要这性命怎么，不如触树身死。妻子空争不到头，风流自古恋风流；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净倒科〕〔夫人云〕俺不曾逼死他，我是他亲姑娘，他又无父母，我做主葬了者。着唤莺莺出来，今日做个庆喜的茶饭，着

他两口儿成合者。〔旦、红上，末、旦拜科〕〔未唱〕

【沽美酒】门迎着驷马车，户列着八椒图，娶了个四德三从宰相女，平生愿足，托赖着众亲故。

【太平令】若不是大恩人拔刀相助，怎能够好夫妻似水如鱼。得意也当时题柱，正酬了今生夫妇。自古、相女、配夫，新状元花生满路。

〔使臣上科〕〔未唱〕

【锦上花】四海无虞，皆称臣庶；诸国来朝，万岁山呼；行迈义轩，德过舜禹；圣策神机，仁文义武。

【幺篇】朝中宰相贤，天下庶民富；万里河清，五谷成熟；户户安居，处处乐土；凤凰来仪，麒麟屡出。

【清江引】谢当今盛明唐圣主，敕赐为夫妇。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随尾】则因月底联诗句，成就了怨女旷夫。显得有志的状元能，无情的郑恒苦。〔下〕

题目 小琴童传捷报 崔莺莺寄汗衫

正名 郑伯常干舍命 张君瑞庆团圆

总目 张君瑞要做东床婿 法本师住持南赡地

老妇人开宴北堂春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